

心

金
國
外
交

尼埃林 福禮門 著
張伯箴 丘瑞曲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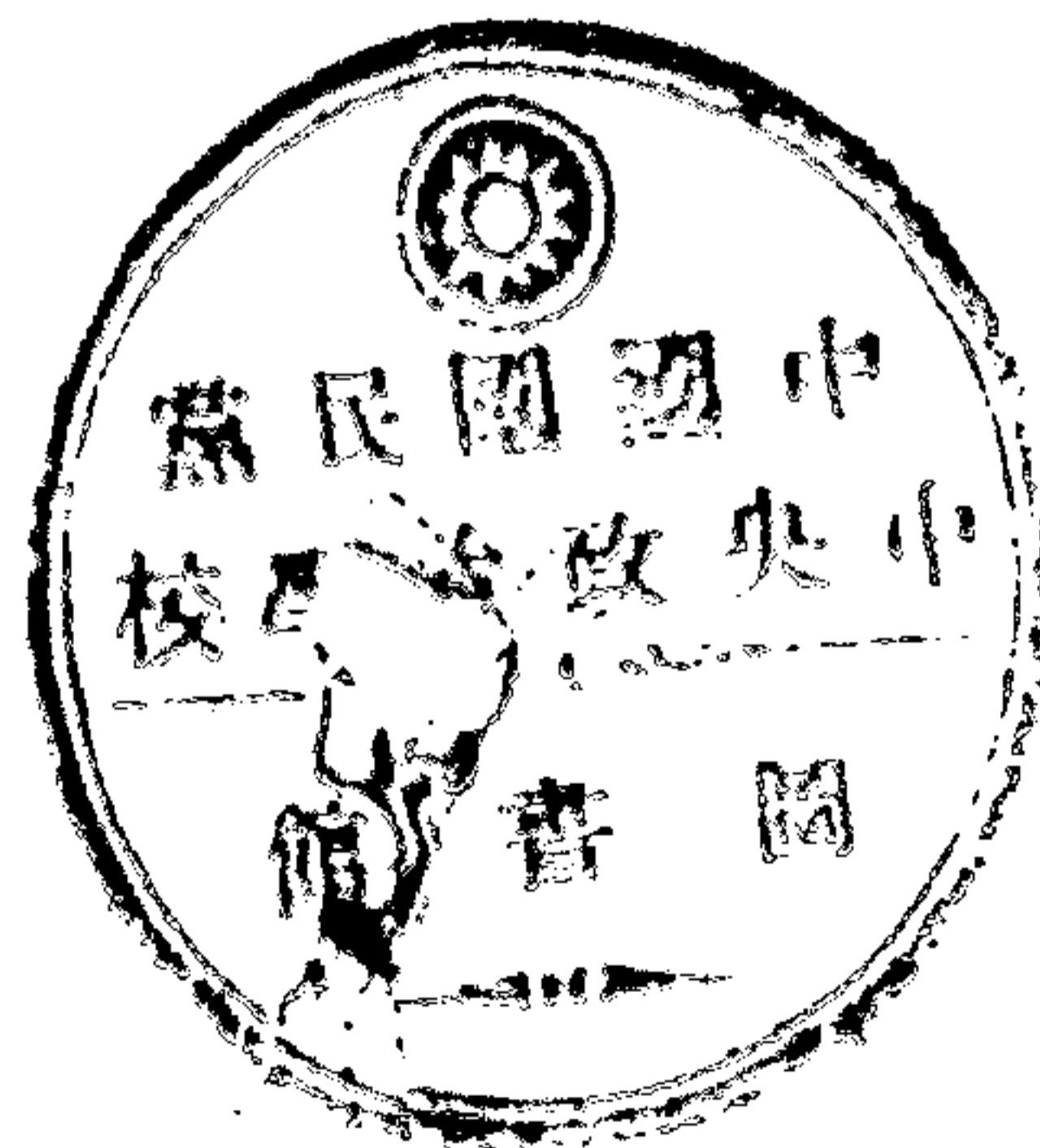
上海水沫書店印行



尼埃林
禮門合著

張伯箴
丘瑞曲合譯

金 圓 外 交



水沫書店

目次

著者序言·····卷首

總論：晚近帝國主義的經歷·····三

上編 美帝國主義的經濟背景

第一章 美國經濟的發展

(一)發展的五個時期·····一

(二)合衆國的經濟地位·····一三

(三)國富收入與剩餘·····一七

(四)輸入原料與食品·····二二

(五)國外市場·····二五

(六)資本輸出……………二九

(七)合衆國政府的債權……………二五

(八)實業投資的分配……………三六

(九)美國企業的新範圍……………三八

(十)經濟帝國主義的政治的聯繫……………四〇

中編 美帝國主義的實行

第二章 經濟侵略

(一)帝國主義的開關……………四七

(二)加拿大對於美國的重要……………四九

(三)提高加拿大對於資本的需要……………五〇

(四)英國銀行界對於加拿大最初資本的供給……………五一

(五)合衆國的投資者加入競賽……………五三

(六)大戰的結果……………五四

(七) 加拿大資本的國家性·····	五七
(八) 加拿大債券的銷售·····	六〇
(九) 加拿大中的分工廠·····	六三
(十) 和平經濟侵略的技術·····	六五
(十一) 政府指揮之下的經濟侵略·····	六六
(十二) 一九二二年的玻利非亞借款·····	六八
(十三) 經濟委員會·····	七二
(十四) 經濟侵略與政治干涉·····	七四

第三章 勢力範圍

(一) 在中國的「範圍」·····	七七
(二) 美國的權利範圍——滿洲·····	七九
(三) 門戶開放政策·····	八一
(四) 拳匪暴動·····	八三

(五) 滿洲銀行計劃	八五
(六) 滿洲鐵路權的爭奪	八八
(七) 錦州環環鐵路讓與權(一九〇九年)	九三
(八) 六國借款	九七
(九) 新銀行團	一〇七
(十) 中國儼如美國的勢力範圍	一二四
(十一) 近東勢力範圍	一二三
(十二) 油權鬥爭	一二九
(十三) 國際托辣斯	一三四
第四章 政治的「改革」	
(一) 經濟與軍事的基礎	一三七
(二) 一八九三年的夏威夷革命	一三八
(三) 巴拿瑪革命	一四三

(四) 墨西哥地亞士與油權·····	一五〇
(五) 衛塔政府與英國油權·····	一五七
(六) 華盛頓政府對於美國油權的庇護·····	一六〇
(七) 威爾遜與衛塔的對敵·····	一六一
(八) 威爾遜的干涉·····	一六二
(九) 英美合作·····	一六六
(十) 坦比哥的國旗事件·····	一七一
(十一) 委拉克路斯的佔據·····	一七六
(十二) 指定墨西哥的政府·····	一八〇
(十三) 美國煤油投資者之協助略期渣·····	一八四
(十四) 「沒收」問題與一九一七年的憲法·····	一八七
(十五) 煤油投資者對於墨西哥的控告·····	一九二
(十六) 煤油區中的反革命運動·····	一九三
(十七) 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墨西哥政策·····	一九五

(十八) 弱小國家之政治的統治……………一九七

第五章 武裝干涉

(一) 加勒比區域對於合衆國之軍事上的重要……………二〇一

(二) 聖多明谷之財政的征服……………二〇五

(三) 軍政府的統治……………二一〇

(四) 美國銀行界與武裝干涉……………二一四

(五) 海地之武力的征服……………二一八

(六) 花旗銀行的加入……………二一九

(七) 水兵的佔據……………二二三

(八) 戒嚴令的宣布……………二二七

(九) 條約的內容……………二三二

(十) 武力佔領……………二三四

(十一) 尼加拉圭保護國……………二四二

(十二) 美國權利的保障·····	二四六
(十三) 一九一一年的諾克斯——卡斯柯羅協約·····	二五二
(十四) 債款的錯綜·····	二五七
(十五) 彈丸外交·····	二六二
(十六) 尼加拉圭的剝削·····	二六三
(十七) 運河路線的購買·····	二六七
(十八) 武力主義——帝國主義的一種資產·····	二七三

第六章 武裝勒索

(一) 世界的糖罐子·····	二七五
(二) 勃拉特修正案·····	二七七
(三) 第二次武力的佔領·····	二八三
(四) 第三次軍隊登陸·····	二八七
(五) 第四次軍隊登陸·····	二九〇

(六) 古巴內政的控制.....二九三

(七) 古巴經濟權的佔有.....二九八

第七章 征服與購買

(一) 山經濟發展至政治統治.....三〇七

(二) 斐律賓共和國.....三〇九

(三) 與阿基納爾多的「合作」.....三一三

(四) 斐律賓的處置.....三一三

(五) 調和政策與民政府.....三一五

(六) 美國利益的進展.....三一八

(七) 伍德佛白司的報告.....三一九

(八) 維爾京島——軍事要隘.....三二五

(九) 維爾京島的購買.....三二九

(十) 海軍統治.....三三二

(十一) 帝國主義政策的歸納……………三四〇

第八章 戰債與解決方案

(一) 戰債與對政帝國主義……………三四三

(二) 戰債的抵押……………三四五

(三) 合衆國對歐洲各政府的債權……………三四六

(四) 英國債務解決法……………三四八

(五) 經濟勁敵的革除……………三五〇

(六) 剝削的技術……………三五四

(七) 世界征服的計劃……………三六〇

下編 帝國主義政策的發生

第九章 美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的演進

(一) 帝國主義的目的與要求……………三六五

(二) 門羅主義……………三六八

(三) 門羅主義之最初的實施	三七二
(四) 商業外交	三七九
(五) 近世帝國主義外交的破曉	三八三
(六) 戰線的延長	三八八
(七) 美國——東方的強國	三九三
(八) 合衆國的命運	三九七
(九) 門戶開放主義	四〇一
(十) 保護國	四〇三
(十一) 大棒政策	四〇五
(十二) 美洲的直布羅陀	四〇七
(十三) 金圓外交	四〇九
(十四) 油權與干涉	四一三
(十五) 國務院——商業顧問	四一九

著者序言

本書所以題名為「金圓外交」，係因牠包括合衆國國外經濟權利的發展，與聯邦政府所給與他們的外交和武力協助等，比任何別樣題名要來得完全。合衆國國外的經濟權利，是素乏完善的考察。自一九一五年來，合衆國國家報紙，僅除極少數外，也多不去記載。雖然金圓外交固不是一本美帝國主義史，但也可算得是合衆國的經濟和外交權利，已與未開發各國的經濟和政治權利陷入衝突中去。種種事實的敘述。至於要來收集這些事實的原故，第一是因為他們在帝國主義發展中，代表了顯明的形態；第二，是因為他們全屬新鮮材料，正適於用來作一個完善的³研究。美帝國主義史，則尚在準備著作中。

此外，本書共懷有兩種目的：第一，是用來指明合衆國實行帝國主義的政策

已經達到何種程度；第二，是要指出合衆國外交政策的特點。

著者當不認爲在這本書中所包含的理想，或所搜集的材料全是一種創見，但如他們所知，像用這種方式和目的去搜集材料，在別處到是從沒有看見過的。至材料方面，凡屬新鮮的，無不盡量採用；而取材於別人著作中的，也須同時與以感激。關於參考材料，均載於本書末尾的附註中。

再分插於全書中的，有各種圖表。載於附錄中的，有各種文件。

在本書的準備期間中，有許許多多的男女朋友們，曾給與不少的助力，現順此一並鳴謝。如 Melchior Guzman 與 Adrian Richte 曾代覓得并翻譯不少的南美洲各項文件，而 Adrian Richte 且還幫着準備關於古巴方面的材料。又 Robert W. Dunn 曾允許著者引用他那行將出版的著作中的統計材料。又 Edwin M. Borchard、Charles A. Beard、Harry Elmer Barnes、Raymond L. Buelc、Edward Medd Edries、Thomas S. Adams 等教授，以及 Lewis Gannett 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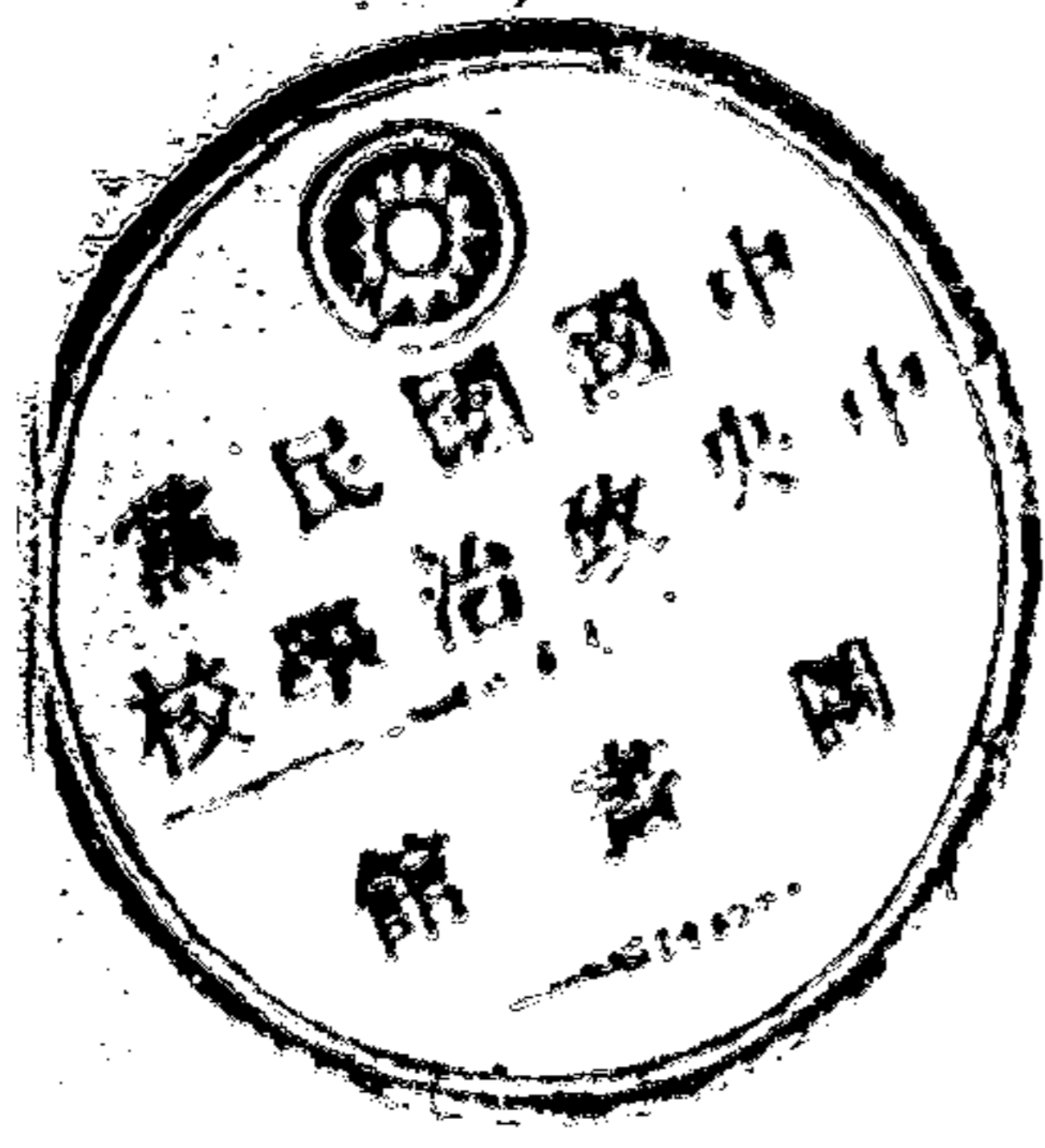
James Welton Johnson 等曾代校閱草稿全部或一部，并關於應着重之點以及結論等，貢獻了不少的意見。

此外著者也要感激 Ann Oles 女士，因她曾代備制各種圖表，Paula South 女士曾代用打字機抄打改正後的草稿，並代查核參考材料，和校閱等事； Natalie Brown 女士曾代整理草稿，以備付印； Marion M. Shields 女士，以及她的同伴們曾代抄打不少的初次草稿。

還有尤當向着表示謝辭的，爲紐約公共圖書館的經濟部。這個經濟部成員們曾很誠懇地，不厭煩地，并且極效力地去羅列本書中的材料，查核各項統計。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於紐約

金圓外交



總論 晚近帝國主義的經歷

552.52

322

2

主要的歐洲各國，無不是從封建制度中蛻化出來，再經商業和工業革命，始進入財政帝國主義時期。當這個轉變的時期中，經濟勢力的中心，最初是由地主移到工商業者的身上，後來才漸移到銀行家的身上去了。因之，歐西便於種地移的過程中，展開了一種經濟制度。在這種經濟制度之下，一切進款 (Income) 與勢力 (Power) 的來路，就全在取得各種工業財富——富源，器具，機器，銀行，商店——的統轄權。人們將這種財富視為一種職位 (Job) 而依以謀生的，蓋不知凡幾！

新的財富——如通稱之爲「資本」而用以便別那在農業社會中當作大宗財產



(南)

的「田地」這個名辭——所有者，藉着他們的工業資本所有權，遂變成那由機器生產所得到的大量經濟盈餘的主人了。他們變成這樣的主人，所以他們便負着把那些盈餘投入本國市場或者是移殖到未開墾的國外地域中去的責任。

可是投資的主人們，却不能完全這樣任意做去。蓋經濟的需要，有不得不勒令每個近代工業社會必須代牠的盈餘生產品開闢國外市場；必須統轄食料，燃料，礦產，木料，以及其他各種原料的來源；必須代牠取得盈餘資本投資的實業機會。因此，歐洲的資本家遂迫着去尋找市場，原料，和投資的機會去了，有很多盈餘資本，已投到美，亞，非，澳等洲中去，為的是在那裏開設商店或對於投去資本的報酬，都可獲得極厚的淨利。致令一切貨品與資本，也無不要基於這種最高的利率，才去銷售與放置了。

一九一四年前，經濟權利曾逼着歐洲的幾個主要實業團體在那未開發的非，亞，澳，美等大陸中，建起廣大的國外市場。他們的國家，則藉着「國旗隨投資者

而飛」的口語，都大大地來擴充海陸軍軍備，去用以保護牠的商人與投資者的國外利益。像這種軍備的設置，自一八七〇年到大戰開始的期間，在每個主要歐洲國家的預算中，均佔着極大的單另數目。軍備設置齊全後，首先就使牠在內部生活中，多少起一些積極的作用；因為這些軍備的所有者，在那些國家中都握有着重要的經濟權利。第二步就是用來保護國外投資者的財產，使不至受敵人的侵犯。

投資國在未開發地域的生活中所作的勾當，從較小的政治陰謀一直到主權的建立，沿途都是變更的。工業發達最圓滿的國家（如英國），已取得一個永無日落帝國的地位，內並包括有地球上最美觀的田園。（Tillian C. Knowles氏對於這個帝國的發展，曾有個深刻的研究。）

經濟的擴張與財政帝國主義的發展，在歐洲是從來沒有制止過的。日本因受了西方的影響，也重演過這樣的過程。封建的與農業的社會，已由工業革命，而變為工商業的社會——產生經濟的盈餘，增加資產或投資階級人口的數量，也同

樣擴充了帝國主義的利權。

這種尋獲國外市場，建立永久國外經濟權利，以及對於經濟權利所在地施以政治壓迫的過程，大半在歐洲顯現過了。但這也並非是特別地對於某某國如此，不過是爲使吻合經濟發展中的某一個時期而已。J. A. Hobson 氏曾述帝國主義「係私人，主要是資本家，利用政府機關去爲他們在國外取得經濟利益。」又 W. S. Culbertson 氏述帝國主義「爲西方文明之海外的經濟表現。」第一個定義係解釋帝國主義爲一種實業投機，第二個定義係解釋帝國主義爲一種無形資本主義的象徵。而歷史方面，又的確地說帝國主義，即商業階級起來掌握政權。然再從這三方面一看，可知帝國主義已成爲一種形態，社會在經濟發展中的某一個時期，是定要從中經過的。

合衆國也像日本和歐洲各國一樣，已經過了那由商業而工業革命的經濟階段；也像歐洲各國一樣，立出了一個制度，使盈餘財富，盡置於少數私人投資階

級的手中；也像他們一樣，於國內從事蕃殖生產。至於她照着他們的例規去尋找市場，移殖資本，以及在外國各港口代美國企業所開闢的新範圍究已達到如何地步呢？這祇好請到合衆國的最近經濟和外交史上去尋求答覆。

上編 美帝國主義的經濟背景

第一章 美國經濟的發展

(一) 發展的五個時期

自十八世紀中葉，有少數殖民散居大西洋沿岸，並深入內地，進而橫亘阿利根尼叢山 (Allegheny Mountains) 後，美國的經濟，就繼續不斷地往前發展。這種發展，簡括地可分為五個時期：第一，為移殖西北邊境時期；第二，為徙入西南境界時期；第三，為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前，如潮水似的人民和資本，橫渡平

原，經過落磯與塞拉內山嶺 (Rockies and Sierras) 而流至太平洋海岸時期；第四，爲本世紀初年，美國企業移入她的國旗未曾飛揚過的地域裏面時期；第五，爲通稱的經濟帝國主義時期。

一九〇〇年前，固然在國外有不少的美國商人；在墨西哥，夏威夷，加拿大，以及其餘鄰近國家裏面，也有不少的美國探礦師和實業家，但是還沒有大量的資本輸出，因爲那時國內對於資本的需要，遠過於投資剩餘金額的數量。

自從一八七〇年美孚煤油公司組織成立，經過近五十年的光景後，合衆國的經濟生活，就有一種極快的發展。所謂由未開拓的，農業的，債務國——輸出原料，借入資本以圖改進——的國家，進而爲開拓的，工業的，債權國——輸出製造品，資本，輸入原料——的國家的運動，在上次大戰時，更爲之迅速起來。這種運動固屬全然得勢，然而在戰前，合衆國已因握着了重要的經濟地位，就是不管戰與不戰，牠還會一定不斷的前進呢。

(二) 合衆國的經濟地位

合衆國有豐裕的富源與原料，廣大的機器與資本的置備，以及善於支配勞力，故能使生產神速，得居於強固的經濟地位。至於那三種要素，所供給她的是：大宗財富，大宗收入，以及大宗投資的金額，使她能迅速地達到世界經濟首席的地位。

合衆國的自然經濟地位，是非常鞏固的，她有三百萬方里的廣大面積，有很緊密地環繞着中部極肥沃的流域；有普遍不同的氣候；有無數而又優美的海港；有網形式的河流；有豐富の木料；有大宗重要燃料與金屬品的來源。

在合衆國經濟地位中還有一個重要之點，就是全用機器的設備來生產。當美西（美國與西班牙——譯者）戰爭以前，合衆國還是缺乏資本；不過那時倒還都能由歐洲借得，後來，因歐洲各國的大宗剩餘金額，都移作海陸軍準備之用時，

遂使這與世隔絕的合衆國，就傾其全力把所有的剩餘金額，從事於機器的製造。

那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去把已成的經濟狀況，分爲耕蓄，農產機器，大爐，棉織機等各種類別，但合衆國所包含的，則有全世界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六的人民，三分之一的鐵道，四分之一的電線，六分之一的郵務，五分之四的摩托車。至於工業資本與設備的總計，倒不易估定。但據一八七〇年時，所估計的工業資本，爲一十七億元；一九〇〇年時，爲九十八億元；一九一〇年時，爲一百八十四億元；一九二〇年時，爲四百四十五億元。

人類的追求，是使全部社會機器推移的發動力；而屬於靈敏人類的追求，却又爲經濟功能中一種決定的要素。在合衆國中，僅除了二千一百萬主婦與家主不能謀利外，其餘約有四千五百萬人則都是惟利是圖。計這四千五百萬人中，有七分之二是投身農業裏面，有三分之一是投身工業裏面，其餘不是置身於商業，運輸，礦產，家務等執務中去的，就是置身於他項執務中。因此，一世紀來，不斷

從歐洲移入的成年人，而益增其有訓練的男女羣衆了。

過去歐洲曾協助合衆國不少的資本，利息都依債照付，本金到後來才歸還。在一八三〇年至一九二〇年時，歐洲供給合衆國的移民，約有三千萬之譜，但合衆國却沒有付與一點酬報。尤其是在最近幾年中，這種人力的協助，更是豐富異常。計自一八七〇年到一九〇〇年時，移民來自歐洲的，不下一千零七十萬人。自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〇年時，也約有一千二百五十萬人之多。這班移民，都是先在歐洲受過訓練的，於年富力強時移往合衆國，而耗費其精力，從事於美國工業的建設呢！

以她那豐裕的富源，偉大資本的設備，和善於支配勞力等一同合併起來，結果使美國的生產，形成一種非常的發展。不過這種發展之有力的基礎，在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時，却已經建立了。而人口的增加，在後十五年中，也達到百分之三十的程度。

麥類出產增加	七〇%
穀類出產增加	二七%
棉花出產增加	五八%
煤炭出產增加	九〇%
煤油出產增加	三一七%
生鐵出產增加	六九%
鋼鐵出產增加	一三一%
生銅出產增加	八九%
灰泥出產增加	四〇六%

這些已得的利益，就是他們在那個戰爭時期中創造出來的；結果，使合衆國頓入於這種地位：產生全世界麥類供給的四分之一，鐵，炭供給的一半，鉛，銅，棉花等供給的五分之三，煤油供給的三分之二，穀類供給的四分之三，摩托

車供給的十分之九。

(三) 國富，收入，與剩餘

據一九二四年調查財產的計算，列一九二二年合衆國的國富爲三千三百二十億元。這個數目中，屬於不動產形式的，佔有二千七百六十億元；屬於鐵路及其裝置等，佔有一百九十九億元；屬於製造機，器具，用具等，佔有一百五十八億元；屬於電車以及他項公共設備等，佔有一百五十四億元；屬於出產及商品等，佔有三十六億元。至屬於衣履，個人裝飾，家具，私用汽車等，總共僅四十億元，尙不及全數的八分之一。

合衆國的國富，因歐洲各國於戰後都趨於紛亂狀態中，很不易於與他們作比較。以前 Harvey E. Fish 氏曾想免爲其難，去把戰後各國國富的計算，減低至一九一三年時金元價值所值之一般的程度，然後再估計各國戰後的國富如下：

英國	七〇・〇〇〇百萬元
法國	五七・〇〇〇百萬元
德國	五五・〇〇〇百萬元
俄國	四五・〇〇〇百萬元
意大利	二一・二五〇百萬元
日本	一五・〇〇〇百萬元
奧斯利亞——匈牙利	一四・〇〇〇百萬元
比利時	五・〇〇〇百萬元
美國	二三〇・〇〇〇百萬元

又統計學專家 O. P. Austin 氏，曾代花旗銀行 (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也做了一個各國國富的估計如下：

國 別

一九二二年

一九一二年

美國	三二〇・八〇〇・百萬元	一八六・三〇〇・百萬元
英國	八八・八〇〇・百萬元	七九・三〇〇・百萬元
法國	六七・七〇〇・百萬元	五七・一〇〇・百萬元
德國	三五・七〇〇・百萬元	七七・八〇〇・百萬元
意大利	二五・九〇〇・百萬元	二三・〇〇〇・百萬元
俄國	—	五六・一〇〇・百萬元
加拿大	二二・一〇〇・百萬元	一〇・九〇〇・百萬元
印度	二一・九〇〇・百萬元	—
中國	一九・一〇〇・百萬元	—
阿根廷	一三・二〇〇・百萬元	一一・七〇〇・百萬元
巴西	一三・〇〇〇・百萬元	—
澳大利亞	九・七〇〇・百萬元	六・一〇〇・百萬元

合衆國的國富，增加極其迅速。在一八五〇年時計算爲七十億元；一八七〇年時爲三百億元；一九〇〇年時爲八百八十億元；一九二二年時爲三千二百二十億元。至收入方面，也同樣增加。如在一九一〇年爲三百一十四億元，一九一五年爲三百六十億元，但在一九二〇年便增至七百二十億元，一九二二年增至五百九十億元。可是這些收入當中，有多少剩餘金額拿到國外作投資之用的，却不易於講出來。Hoskins氏曾以計算每年於國家收入之外所儲蓄的金額的方法，去解決這個疑問。據他計算的是：

年 別	收入總額	儲蓄總額
一九一二年	三三・〇〇〇・百萬元	五・〇〇〇・百萬元
一九一四年	三三・〇〇〇・百萬元	五・〇〇〇・百萬元
一九一六年	四五・〇〇〇・百萬元	一四・〇〇〇・百萬元
一九一八年	六一・〇〇〇・百萬元	二二・〇〇〇・百萬元

一九二〇	七二・〇〇〇・百萬元	一一・〇〇〇・百萬元
一九二二	五九・〇〇〇・百萬元	五・〇〇〇・百萬元

以上所述國富和收入的數字，雖較核算略高少許，但把合衆國的剩餘國富之可能性，尤其是在與歐洲各大國的國富和收入的比較中，很給了人一些概念。

目前已爲合衆國所達到的那個剩餘國富產生時代，竟把這個國家無形置於偉大財權者之列了。這點曾爲 W. S. Culbertson 氏於他所著的最近西方經濟發展三個主要時代的分析一文中，敘述得極其完善。所謂三個主要時代，即：一爲疆土侵佔時代；二爲發展生產效能時代；三爲現代經濟帝國主義方式的形成時代。這種發展的根蒂，則完全可於資本主義的本質中尋找得出來，因資本主義機器生產的組織，使產生出來的多量貨品，不能盡然獲利銷售；且資本積集迅速，致使貨品與資本二者的消費，停滯於生產之後。如是使那班新實業的統治者——資產階級——不得不長久地去尋找新的市場銷售他的貨品，尋找新的機會以供剩餘資

本的投資。

合衆國自從達到財政帝國主義時代，她的對外經濟政策，就常是順着以下的三種方向去發展：

1. 尋找國內工業所賴以生存的原料的來源與供應；
 2. 尋找市場以備容納剩餘的生產品；
 3. 尋找國外實業擴張的機會，或者也可說是尋找投資的機會。除此以外，牠還要尋找新的場所，以便經營貿易，工業，礦業，以及伐木業等企圖。
- 這三種發展的方向，目前都爲美國的企業順着往前進行。在這個企業之後的，就是那給牠一種推動力量的廣大財富與剩餘的基金。

(四) 輸入原料與食品

凡屬工業國家，無不一定要輸入那工業品所賴以造成的原料，與工人所恃以

維持生活的食品。合衆國當然是不會居於這個公例之外了。

合衆國自外輸入的原料，共有兩類：第一是合衆國完全不能產生的，如橡皮，苧麻，生絲，椰子油（斐律賓出產最多）等；第二是有些原料雖在合衆國國內尋找得出來，但不是限於量小，就是質糙，而且是於國外所能便宜購買得到的。如紙料，煤油，鐵苗，洋鐵，鎳，白金，鎘，石棉，錫塊，硝酸銀等。此外羊毛，皮革等類原料，因本國缺乏的原故，亦爲入口大宗。

至於食品，合衆國雖亦產生甚富，足供所需，但是也有大宗從國外輸入。這些輸入的食品，大都爲魚，肉，牛油，咖啡，橄欖油，可可，糖，香蕉，檸檬，棗子，無花果等類。

自前世紀中期以後，合衆國的輸入，曾經過一個很重要的發展。一八五〇年時，用於製造中的粗料，僅構成總輸入額百分之六又八，而半製成以及完全製成的食料，則構成百分之十二又四；至用於製造中的製造品，也包括有百分之十五

又二，而專用於消費的製造品，就構成全部輸入的百分之五十四又九。這就是說，合衆國輸入原料，那時僅佔百分之七，而製造品與半加製造品，却佔有百分之八十二那樣多。

到了一九一〇年時，這種情形就大大變更了。如用於製造中的粗料的輸入，即佔有百分之三十六又四；專用於消費的製造品，則低落到百分之二十三又六的程度，其餘各類仍如前狀。所以這時候的合衆國，便在國外由製造的購買而轉為原料的購買了。

在一八五〇至一九二〇年中，輸入原料的價值，約增加到一百五十倍之譜。同時製造品的價值，却僅增九倍的光景。

美國進口貨的性質，既由製造品而變為原料，當然是要使她的國外購買地，也有同樣的變更了。以前製造品都是從歐洲各國輸運進來的；現今的原料，大都是來自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羣島，以及斐律賓等處。

(五) 國外市場

國外市場的擁擠，是由於以下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那些發展極高的工業國的剩餘貨品，常不能在本國境內銷售；他方面是祇有以貨品輸出，才便於換得原料以及未加製造的出產物。所以在每個大工業國中實業界的利益，都是着重於國外貿易。合衆國，就是於上次世界大戰時，變爲大不列顛第二——全世界的主要對外貿易的國家。

合衆國也和其他工業國一樣，曾充過一世紀之久的輸出國；但是她那出口貨的性質，特別於十九世紀中期後，經過一個極大的變遷。

約在七十年前，所有合衆國的出口貨，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用於製造中的原料；有五分之四以上的是生貨與食料；而用作消費的製造品，僅佔那時出口貨總額十分之一以上的光景。

到十九世紀末，用於消費的製造品，幾增至全額六分之一；而用於製造中的原料，就降至全額三分之一。自一九一〇年後，這種變遷，還要比較迅速。原料降至全額四分之一。生貨與未經製過的食料，合共還沒有佔出口額五分之一。至半製成以及完全製成的食料，與用於製造中的製造品，以及用於消費的製造品，這時却已佔合衆國的出口貨五分之三以上。

合衆國既已這樣長久地專事輸出原料與食料，則所輸出去的那些貨物所定目的地，當是歐洲。後因她的經濟生活的變化——由輸出大量原料的場所，轉而為輸出製造品的場所——便使她形成主要工業國中之一員；同時，她的輸出市場，也就自然而然的遷移了。

出口貨的目的地既如演劇似的順序變遷，頂好再用數字去表明對於各洲的出口如何。自一八五〇年後，出口到南美洲去的，便相對地成一種固定形勢。那時，全合衆國的出口貨，就有百分之五又九是運往南美洲去的。殆至一九二二年時，

却依如前狀，僅他方面有些改變而已。再一九二二年運往非洲的出口貨，佔全額百分之一又五。這是自一八九五年後，也相對地成一種固定形勢的。又一九二二年運往海洋洲去的爲百分之二又七。這算微微地增加了一點。不過合衆國出口貨中的真實變化，只有拿她對歐洲與對北美洲及亞洲的輸出相比較，才尋得出來。在美帝國主義發展的初年，所有美國出口貨的四分之三，是運往歐洲去的。現在却幾近減少一半。同時對於亞洲方面的出口貨，却增加了五倍；對北美洲的出口貨，由全額六分之一升到四分之一。歐洲因爲是一個工業中心，主要的是吸收原料與食品；而亞洲以及美洲各國，因是製造品的銷場，故引起美國實業界越加注意了。

現今歐洲還是爲美國貨品的最好市場，牠的人民購買美國所輸出去的貨品，幾近一半之多。在這一半的輸出貨品中，有五分之二是運往英國去的；至爲德國所吸收的，也超過七分之一以上。總計英，德，法三國合共購買美國所運往歐洲

的出口貨全部十分之七，一九二二年時，有七個歐洲的國家，所購進美國的貨品，各值五千多萬元。英國因購買美貨價值八億五千五萬元，曾名列第一位；西班牙所購買的，價值七千一百萬元，故名列第末。

合衆國對北美洲的輸出，大都是運往加拿大去的。這個國家，約銷售她對北美洲各國全部出口貨的一半以上。如再加古巴和墨西哥兩國對北美洲的輸出，就共計有百分之九十以外了。

至對於南美洲的全部出口貨，僅及運往加拿大出口貨的一半。阿根廷，智利，巴西，以及科倫比亞等，都爲主要的市場。運往亞洲的出口貨，實際祇有中國和日本兩國來銷售。日本約取其一半的光景。運往海洋洲的出口貨，以入澳洲與新西蘭兩處的居其大半，爲四與一的比例。可是在非洲方面，則真沒有容納美國貨品的市場。

貨物出口的形式與出口的目的地底變遷，已明白非常。合衆國不再出口工業

國所需用的原料，要完全留下來以爲自用。她輸入她所缺乏的東西，而輸出製造好的貨品。

(六) 資本輸出

貨物的出口與進口，不過僅含帶一種暫時的經濟關係。經營這種貿易的商人，也算不得是恆久的。祇有資本輸出，則是美國的投資者取得國外礦產，鐵路，種植，工廠，以及其他固定財產的權利，使合衆國政府得藉以施其司法權。美國企業，是已逾越合衆國的政治範圍而到墨西哥的煤油區域中與古巴的糖產與中美洲的鐵路建設中，去尋覓經營的機會去了。

這個經濟發展的時代，已常爲人敘述過的。歐洲各主要工業國，沒有一國沒有這種經驗：認定剩餘資本與其在國內尋覓出路，不如投入國外市場，還來得有利多了。本世紀初，合衆國已經在她的經濟發展中達到這個地步；復由大戰的經

歷，又把那應經過較長久的時間方能達到的過程，僅收縮為十年之久。所以現今的合衆國，簡直是一個主要的投資國家，她不僅在國外有二百萬萬的經濟利權，而且還不斷有增長投資的需要。合衆國因早有不少的剩餘資本要尋覓投資以及可以投資的市場，故已成為而且繼續是資本的輸出者了。

在一九〇四與一九〇五年時，有大宗日本債券，充實了美國和歐洲的金融市場。後於一九〇七年三月間，將那一億一千五百萬元的債券拿來轉賣時，美商銀行就差不多承銷了一半。像這種交易，可以說是美國的金融界進入國際金融界的一種初次切實的企圖。

一九〇〇年合衆國的投資者，計共握有外國債券五億元。現來細分如下：加拿大的一億五千萬元；墨西哥的一億八千五百萬元；古巴的五千萬元；其餘南美洲各國的共五千五百萬元；歐洲方面的共一千萬元；中國和日本的共五百萬元。至外國所購入美國的債券（大都屬於鐵路的），約共三十億元。但據 Sir George

Paish 氏估計外資投入合衆國的，總共爲六十億元。銀行信託公司 (The Bankers Trust Company) 估計有七十億元之譜。像這種情形，還是置合衆國於負累極重的一個純粹債務者的地位。

但於以後的十年中，合衆國的國外投資額，却增長甚速。一九〇九年時，約爲數二十億元；及至一九一三年，竟達到二十五億元。這個金額，有一半投在南美洲方面，有四分之一以上投在加拿大方面。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已把斐律賓，拍托里科 (Port Rico) 讓與美國，她並且還另取得古巴的暫時保護權。後當大戰時，又把夏威夷拿來歸併了。如是使經濟發展的政治基礎得以立定；同時因經濟的發展，而能供給大量投資的剩餘基金。

固然合衆國於一九一三年時還是一個債務國，但她所投到國外的資額，比外國投到該國的資額，增加得迅速多了。

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很迅速地把合衆國由債務國轉變爲債權國。在那個

大戰期間，合衆國不僅把國外的三十億債券盡行贖回，並且還對外國與以物質或借貸形式的協助。這種協助，約值美金九十億元之譜。再在那四年半的戰爭期間中，合衆國對外輸出，共值二百二十九億七千四百萬元；輸入爲一百一十一億六千六百萬元。兩數相抵，合衆國竟佔一百一十億元的優越形勢。

像這種爲大戰所激起的對外投資的趨勢，甚至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的恐慌以後，還是繼續往前進展。據合衆國國庫的會計檢查官 D. B. Crisinger 氏曾總計一九一四年八月至一九二二年八月的期間中，『我們對於國外金融的協助』，大概是：

從外國贖回的美國債券	三・〇〇〇百萬元
美國政府借出去的債款	一〇・〇〇〇百萬元
債款的利息	二・〇〇〇百萬元
對外的商業放款	三・〇〇〇百萬元

從外國購入的金元債券

二·七三一百萬元

在本國出賣的外幣債券

六二〇百萬元

美國購入的外國流通券

五〇〇百萬元

總共二一·八五一百萬元

合衆國戰後輸出的資本，爲數尤巨。計充塞於合衆國中的外國債券，在

一九二〇年爲

六二二百萬元

一九二一年爲

六七五百萬元

一九二二年爲

八九七百萬元

一九二三年爲

三九八百萬元

一九二四年爲

一·二〇八百萬元

此外於一九二四年中，尙包括有五億六千七百萬元流入歐洲；有二億四千四百萬元，流入加拿大與紐芬蘭；有二億〇七百萬元，流入南美洲；有一億八千九

百萬元，流入亞洲。

如以前在美國市場中所銷售的外國債券，却還不能代表所移出去的全部資本額。因爲在那一年中，大宗短期的銀行放款已經開盤；並且還有大量的直接工業投資。所以想來找出一個確實的數目，到實在是一件極難的事。

除了那些債券購買與債款交付外，合衆國在加拿大與南美洲中的利權，還是繼續不斷地擴張。美國公司已接管了西班牙的電話裝設權。美國資本已從英國股東手裏把英智硝酸鹽與鐵路公司 (Anglo-Chilean Nitrate and Railway Co.) 收買去了。

一九二五年的資本輸出，據稱要超過一九二四年的額數。如該年三月十三日紐約時報登載了一個未決的外國債款表單，即爲數十億元以上；同時還斷定一九二五年中在合衆國銷售的外國債券，將必超過十五億元的數目。

總之，一九一四年以後的十年中，已證明美國實業所欠外國投資者的債務，實在是全數償還了。而外國實業家以及外國政府，還反轉來積欠美國實業家與美

國政府的債務，共計有二百多億元。

(七) 合衆國政府的債權

合衆國的國外資產，大概可分作兩類，即：歐洲各國政府所欠合衆國政府的債務，商業放款，投資，與全世界的各種企業。這種經濟的分類，便引起一種地理的分類。如合衆國政府借出去的債款，大都是在歐洲方面；而國外實業資產，則大都在美洲方面。

現今歐洲各國所欠合衆國政府的債務，約共有一百二十億元。這個數目中有九十五億元是代表原先的戰債，有十億元是代表合衆國政府售與歐洲各國政府的剩餘戰利品的債款，以及填補差額和未付的利息等。

至主要債務者，是：英國，計欠有四十五億七千七百萬元；法國，計欠有四十一億三千七百萬元；意大利，計欠有二十億〇九千七百萬元；比利時，計欠有

四億七千一百萬元。其餘如亞美尼亞，奧地利亞，捷克斯拉夫，愛沙尼亞，芬蘭，希臘，匈牙利，拉德維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俄國，巨哥斯拉夫等國，所欠的都不及他們那麼多。

(八) 實業投資的分配

合衆國的國外實業投資所代表的那種異常經歷，是爲 J. A. Hobson 所著的「帝國主義」一書，和 C. M. Hobson 氏所著的「資本移殖」一書，未曾包括盡的。至今，商務部曾做了好幾次的估計。保證信託公司 (The Guaranty Trust Company) 與聯合準備局 (Federal Reserve Board) 都在整理發行那充塞於合衆國中的外國政府，地方，公司等債券。至關於特殊區域中的大宗投資，祇有一班個人研究家注意到了的。

據 W. R. Ingalls 氏估計一九一六年中合衆國國外商業投資的總額，爲二十

九億七千七百萬元；一九二〇年中，爲三十九億九千三百萬元。又分配一九二〇年的對外投資於下：南美洲五億三千五百萬元，中美洲三千九百萬元，加拿大十四億五千萬元，墨西哥八億元，古巴五億二千五百萬元，歐洲方面，連分散於別國的投資額，合共四億七千萬元。

一九二三年銀行信託公司曾代美國人民分配於外國的投資額如下：北美洲三十五億五千六百萬元，中美洲四百萬元，南美洲八億二千三百萬元，西印度羣島三億五千四百萬元，總共在美洲方面的，爲四十七億三千七百萬元。（註：原表中，列投入非洲的金額，爲一百萬元，投入亞洲的，爲四億七千六百萬元，投入歐洲的，爲二十一億九千四百萬元，投入海洋洲的，爲二千二百萬元。）

但據商務部估計合衆國的投資，遠出於銀行信託公司所估計的實數。那也真不易於明瞭，何以在該公司的表冊中，把中美洲的投資，祇能寫出四百萬元，西印度羣島的投資，祇能寫出三億五千四百萬元？即單就中美洲的聯合水菓公司

(United Fruit Company)的財產，與古巴的合衆國糖業財產而論，也遠超過這些總數了。

商務部於一九二四年底估計國外的投資如下：

歐洲	一·九〇〇百萬元
亞洲與海洋洲	六九〇百萬元
南美洲	四·〇四〇百萬元
加拿大與紐芬蘭	二·四六〇百萬元

(九)美國企業的新範圍

國外貿易與資本輸出，對於美國的企業，已開闢了新的，廣大的範圍。那偉大天然財富的貯藏，雄厚資本的設備，以及合衆國的工業技能所產生的剩餘金額，都在國外找着了比在國內還要好些的投資機會。又如橡皮，煤油，生絲等原

料的急迫需要，爲合衆國中所不能大量產生出來的，就逼着美國的企業到國外去尋覓，期以掌握這種出產的來源。又戰債——合衆國國外資產中最大的一個單獨數目——已將十六個歐洲國家，置於合衆國國庫的債務者地位。

合衆國，也像其他各工業國一樣，由原料的供給進而爲製造品的銷售，自必在她的經濟關係中，要遇到使其調協的需求。一九二二年合衆國的輸出，超過全世界總輸出額的六分之一。計在那一年中，她的輸出總值爲三十七億六千五百萬元；而英國則爲三十一億九千萬元，法國爲一十六億七千三百萬元，日本爲一億八千三百萬元，意大利爲四億四千三百萬元。雖然她的那一些輸出，僅及美國經濟生產的總量一小部分，而她却已在建立與保持國外市場的爭奪中，取得了一個競爭者的地位。

戰後合衆國的收入估計起來，比英，法，意，俄，德等國合共的收入還要大。至她對於這些國家的剩餘投資，雖沒有一種適當的方法去估計，但她的那種

相當情況，却極顯然。

(十) 經濟帝國主義之政治的聯繫

合衆國政府與合衆國的投資者，對外國政府與國外財產所掌握的債權，總共有二十餘億元。在歐洲方面，爲大宗政府債款；在加拿大以及南美洲，則屬於實業投資。這些事實，當無須辯駁，因爲這都是根據國外美國實業界的統計去記錄下來的。如果從社會立腳點去觀察，則這些事實，即是美帝國主義統濟的構成。

經濟的活動，遲早總是要反映到政治的界限中去的。所以在國外投資要牽動外交政策時，那就僅爲時間上的問題。這在歐洲已是常有的事，如英，法等國就時常有關於政治爭論，是從國外投資發生出來的。可是在合衆國，這倒還是一個新的問題。自從合衆國開始形成一個投資國以後，差不多已經經過了一個時期；

而國外投資的政治問題，僅於過去十年中，才在合衆國的官場裏面，現出一個真的爭論。

然而却也不能斷定經濟投資與外交政策之間的關係中，有一定不易的聯繫。過去十二年時，爲歐洲各列強以前經歷所證實的合衆國的經歷，是顯出這樣一種發展，現在簡述如下：（1）資本移殖，而沒有任何政治聯繫的，如同合衆國與加拿大之間的經濟關係一樣。（見第二章）（2）資本移殖外國後，立即向國外政府要求於合衆國的司法權限之內，放置投資金。這種要求，大都爲護照、銀行合同，以及諸如此類。不過非政治的資本移殖與資本移殖於租借地間的分別，是不見得極其顯明，通常總是在變態的政治行爲中顯現出來。如波利維亞，現今就是在和平資本移殖與爲美國銀行家的政治約束間一種不明不暗的界線中。（見第二章）（3）美國的野心家已在中國費了三十年的工夫，謀獲得讓與權；其餘如致力近東煤油的管理，也越過十二年以上時光。（見第三章）（4）因美國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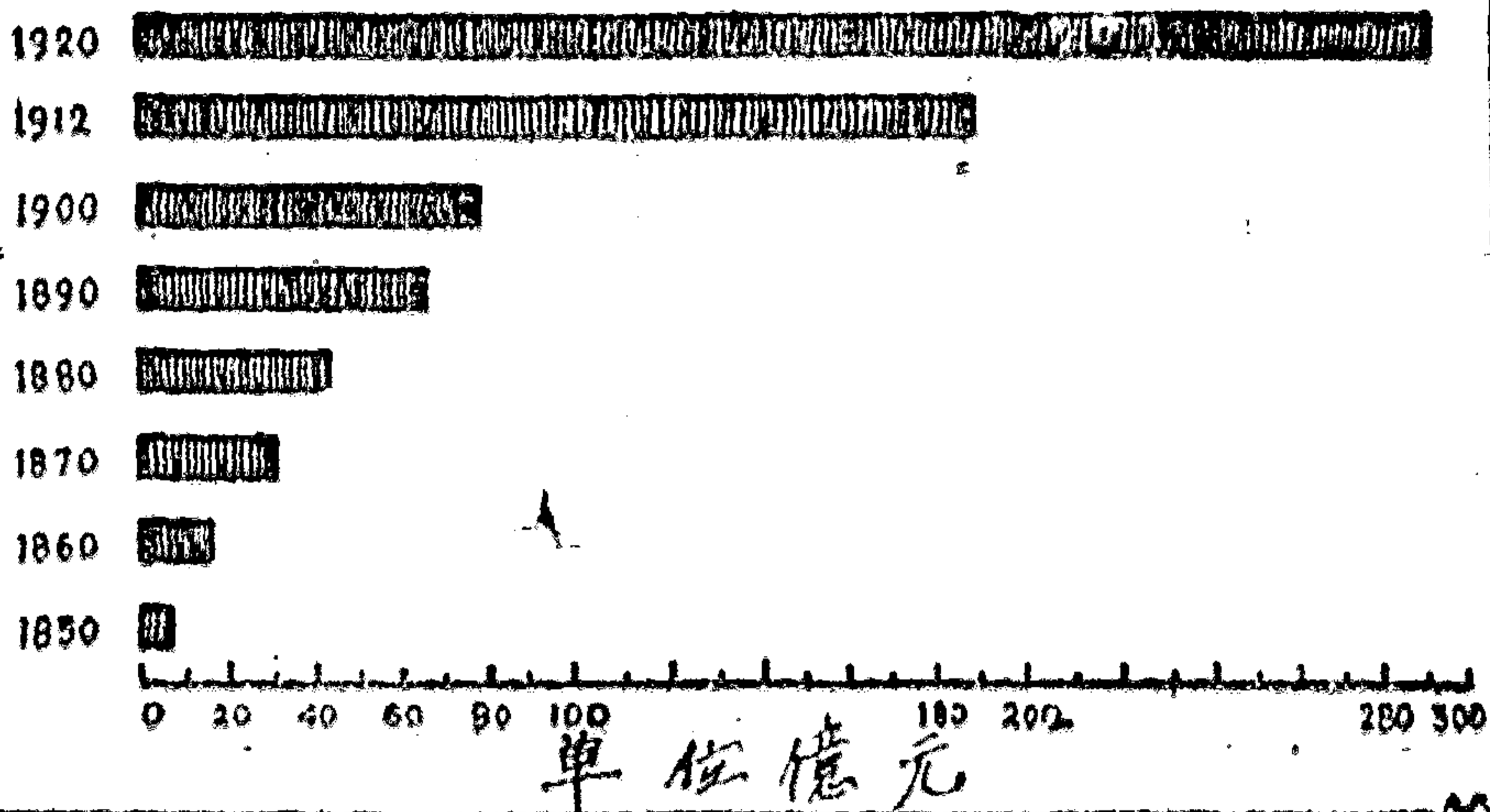
的灌入以及她的代表們參與地方政治活動，致引起干涉到外國（如夏威夷和墨西哥等）的內政。這種干涉，是採取鼓勵和援助革命運動的方式的。（見第四章）

（5）有些地方，合衆國的投資者因沒有得到地方政府的滿意待遇，他們便來要求政府與以協助。如合衆國以武力來干涉海地，聖多明谷，尼加拉圭等國的內政，便是這種例子。（見第五章）（6）到獲得了一塊土地由合衆國管理後，武力的侵佔，即行停止。（見第六章）（7）領土以武力爭服（如斐律賓，見第七章）與領土以金錢購買（如維爾京羣島 *Virgin Islands* 見第七章）的結果完成後，也不管他們的人民情不情願，就一齊併入美國的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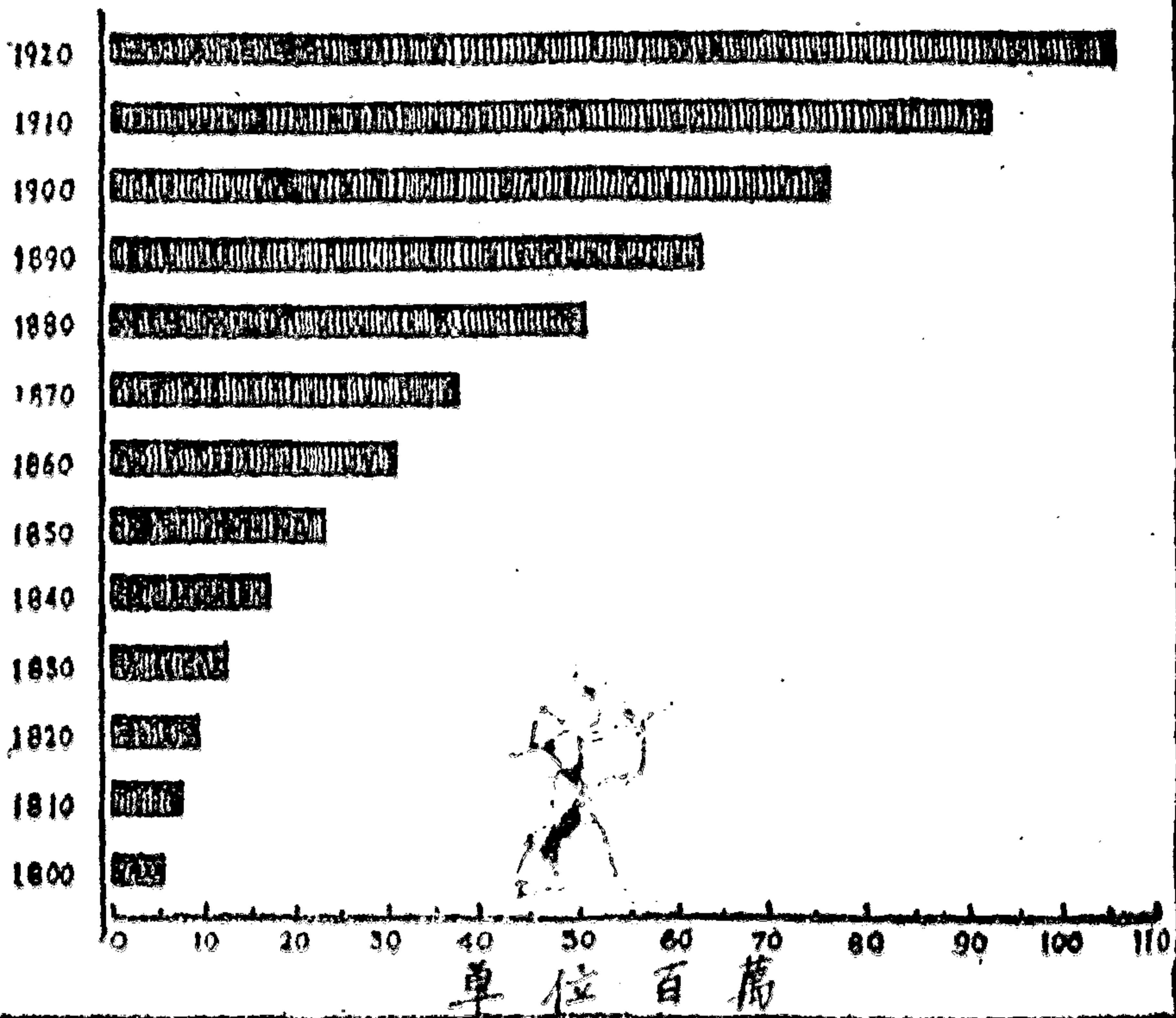
自從一個強國對待一個弱國有牠的極端自由意志後，這種圈套，就頂好是拿合衆國與加勒比各國（*Caribbean Countries*）間的關係來作證。又世界大戰，已使合衆國與歐洲各邦建立了很重要的經濟關係，結果，是合衆國握着有歐洲的重大抵押債款。

總之，合衆國的實業界及其政府官員們，在前後的整個過程中，是手牽手地去工作的。當這種合作之際，就有一種帝國主義的技倆發展起來，此刻猶在向前演進，並且還爲那民主共和政府們所接受實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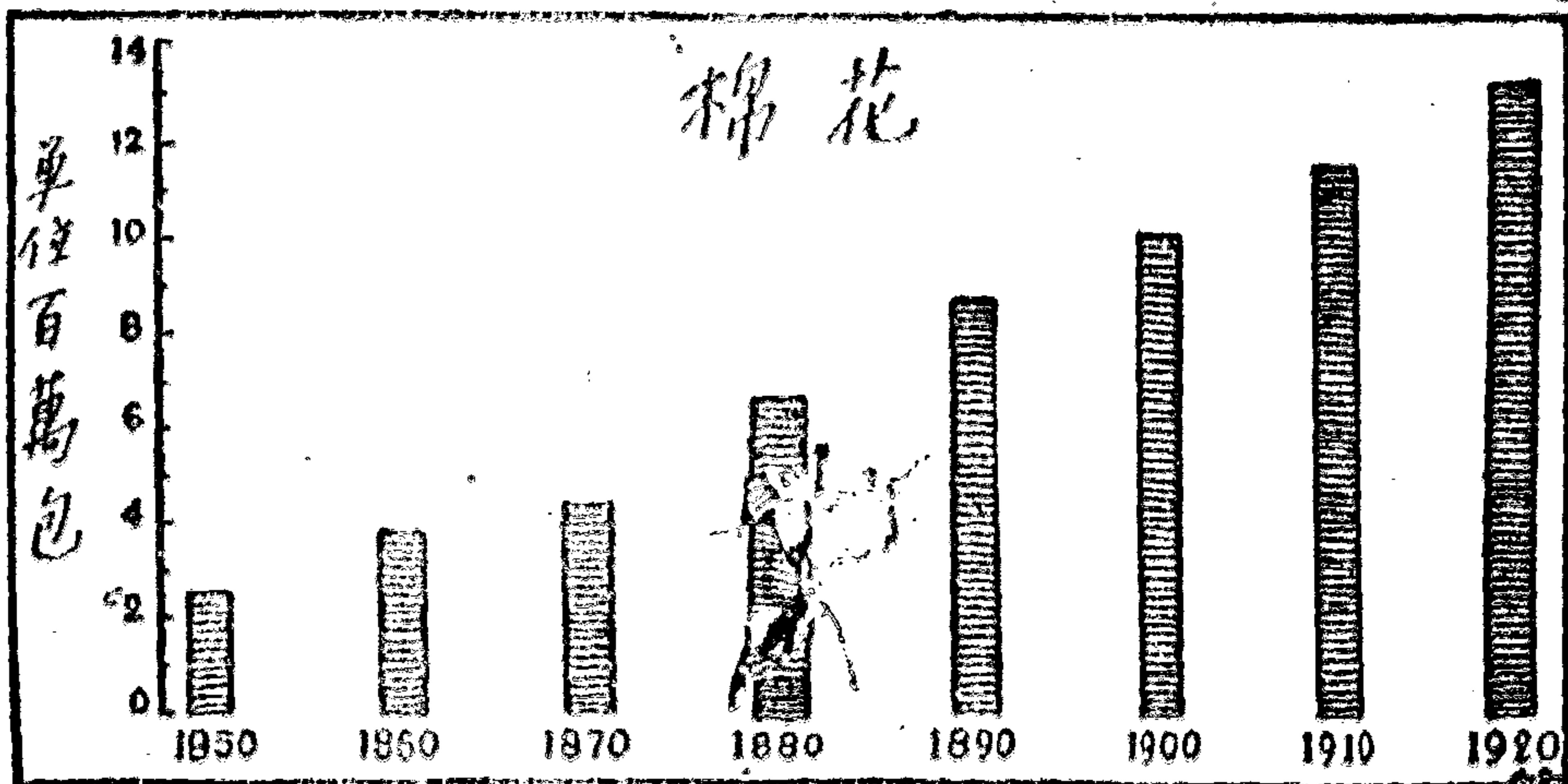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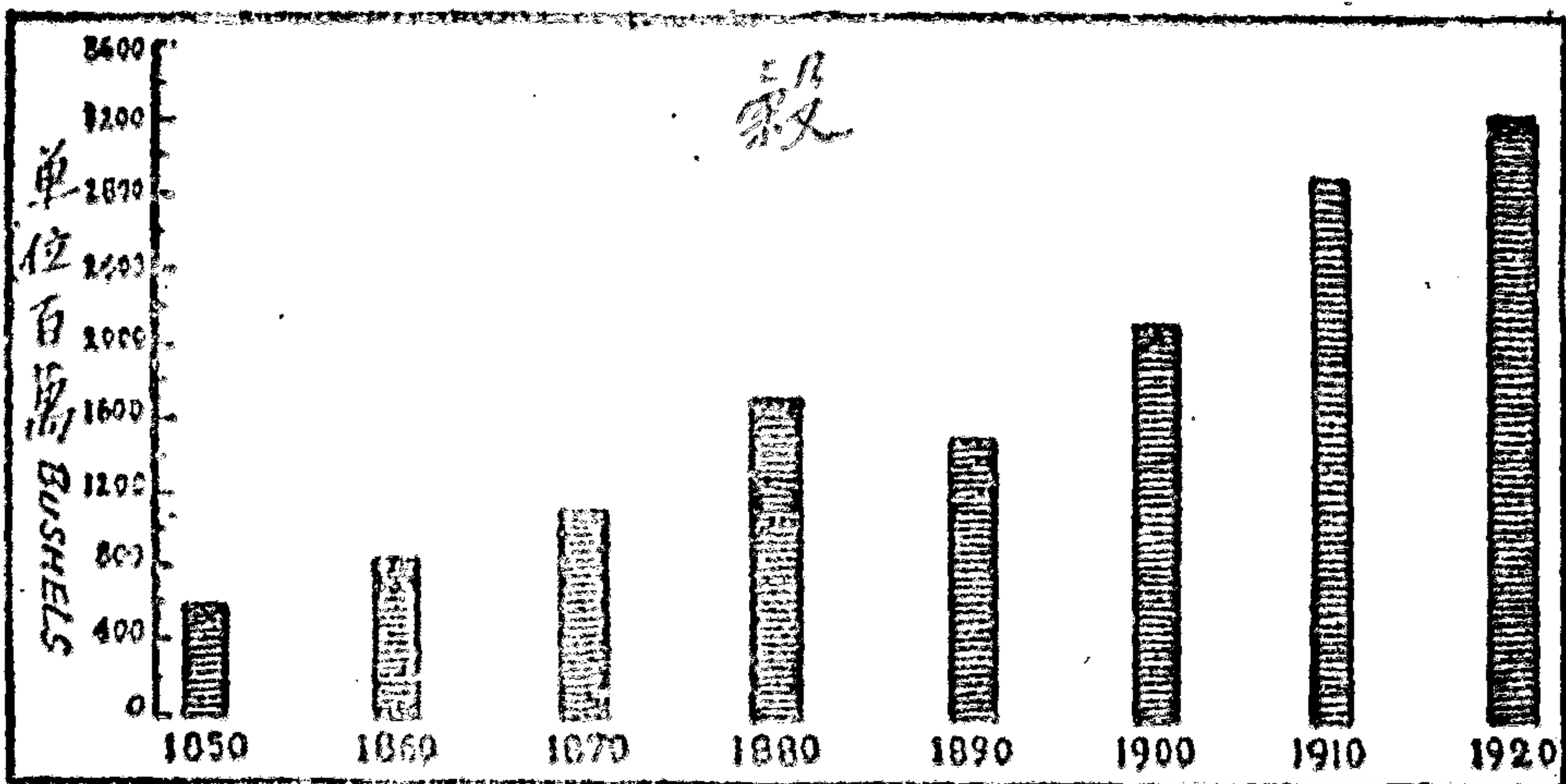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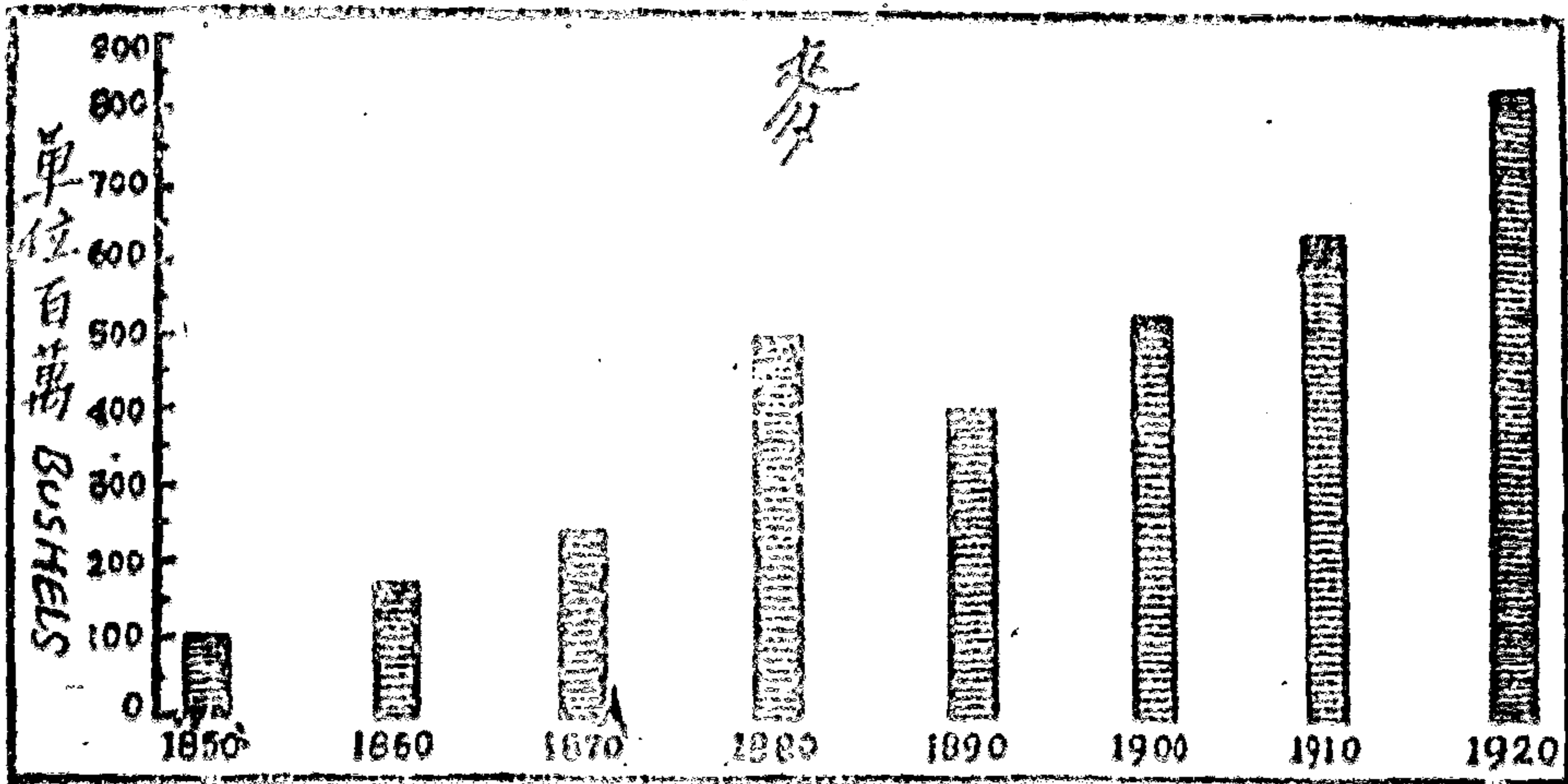
合眾國財富的增加 1850—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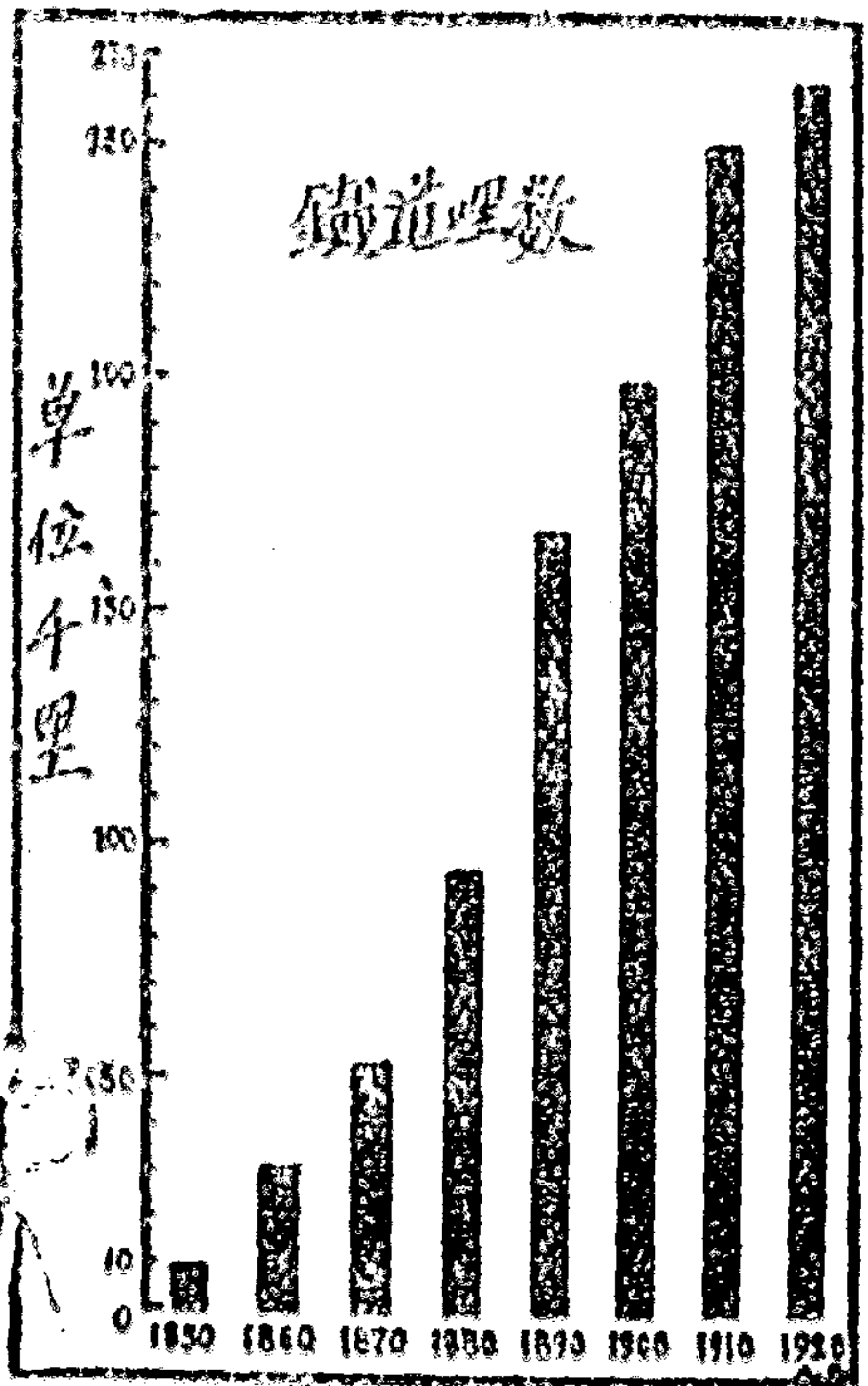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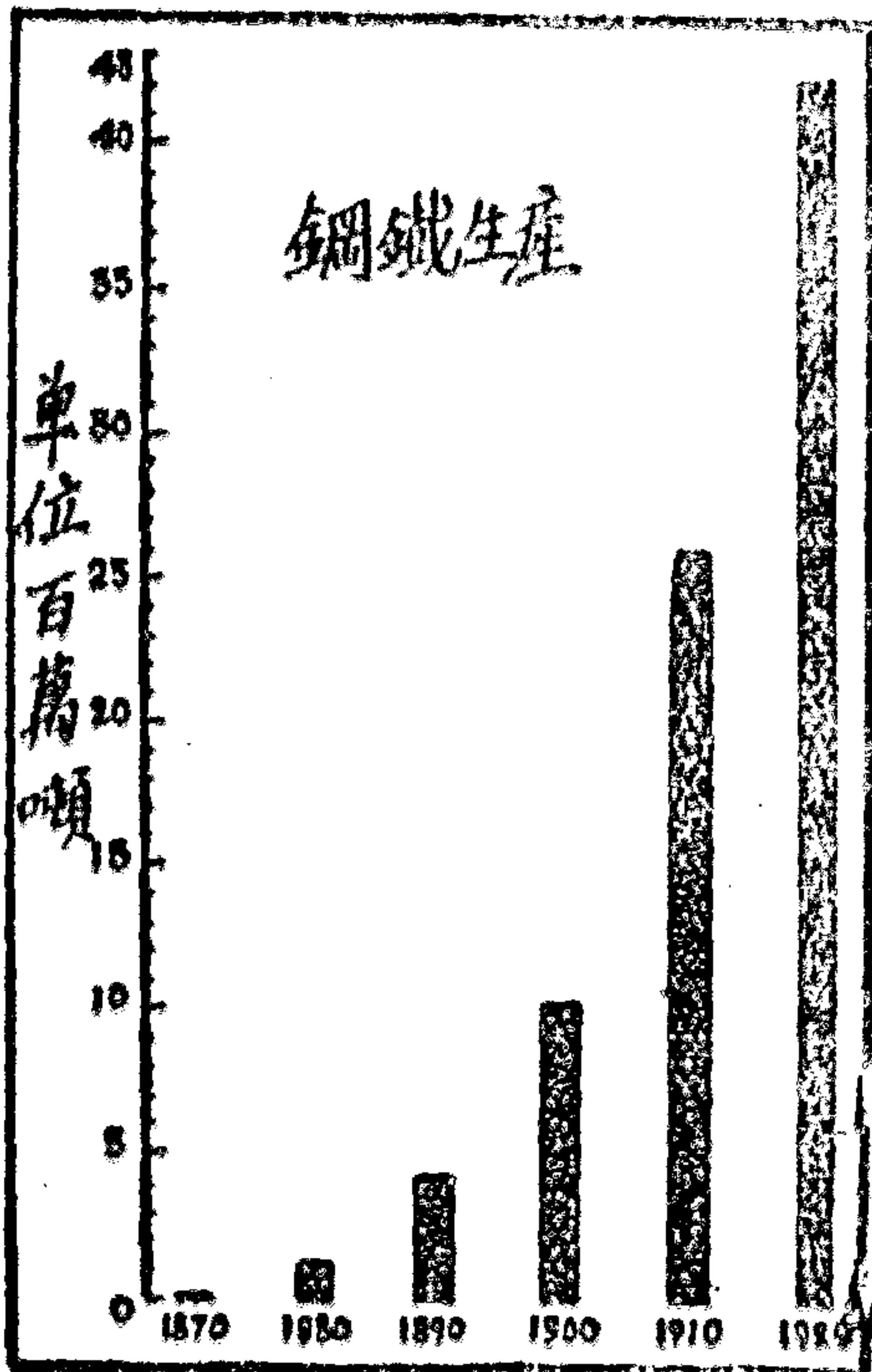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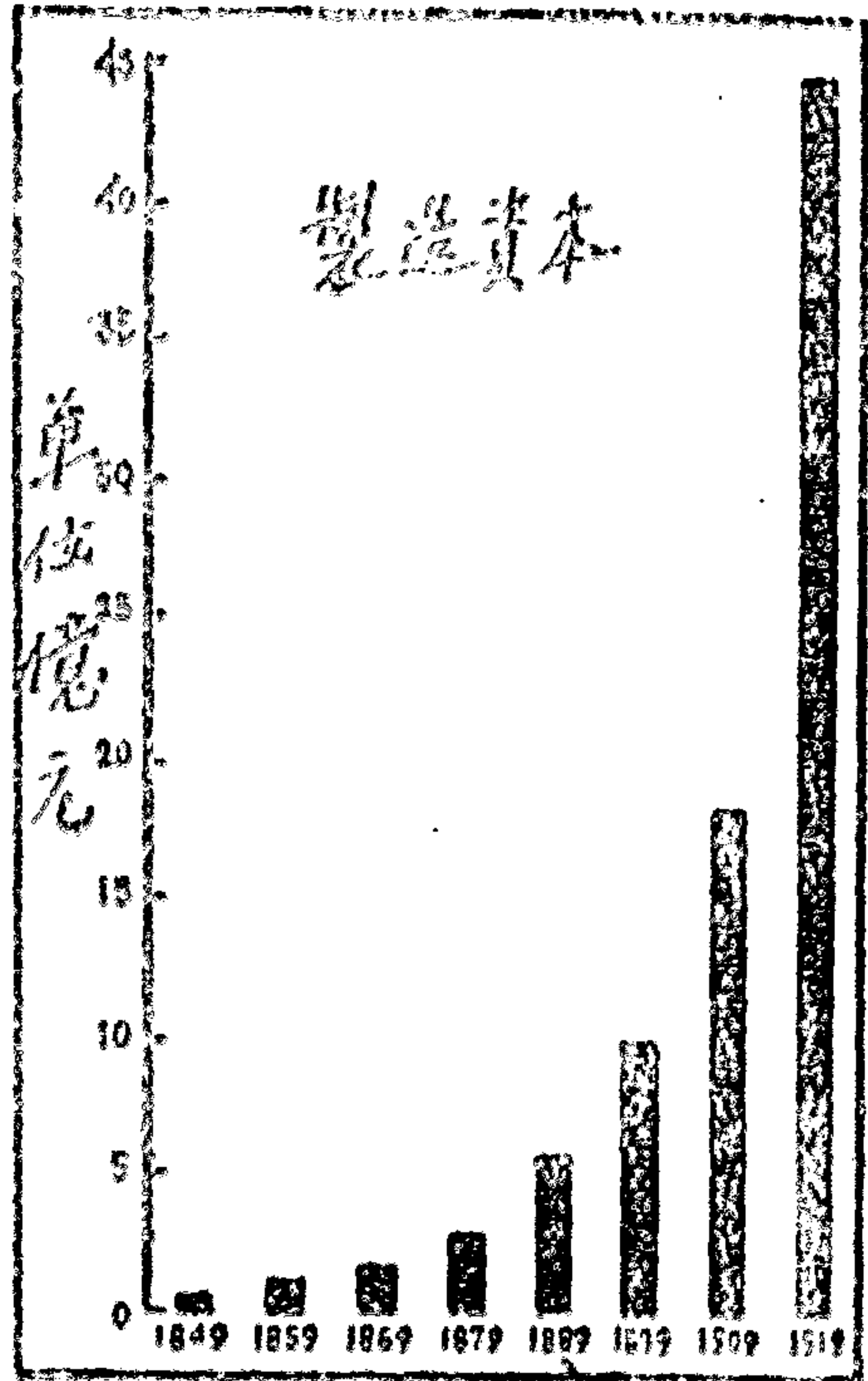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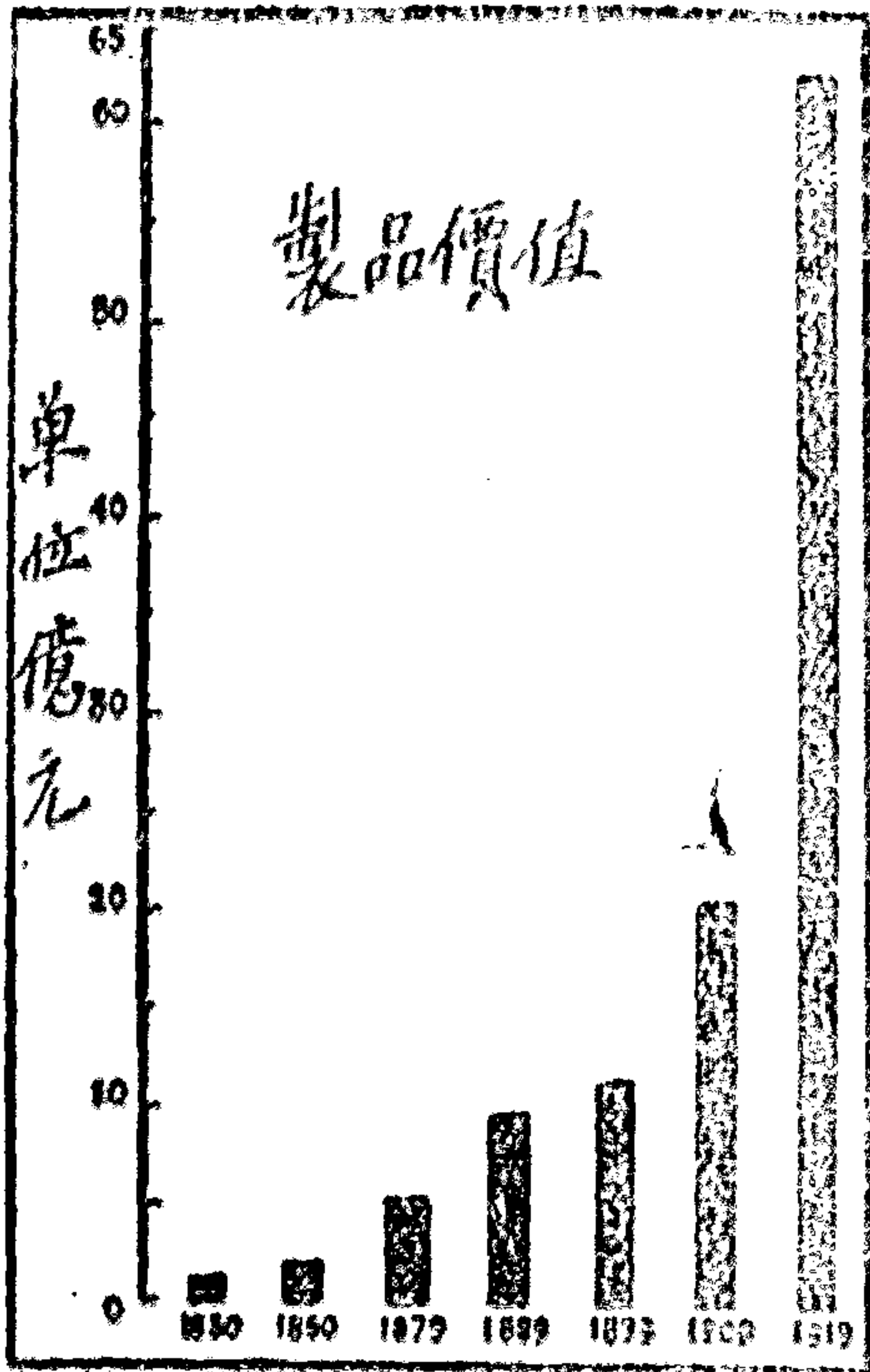
合眾國人口的增加 1800—1920



農業
數量的增加 1850-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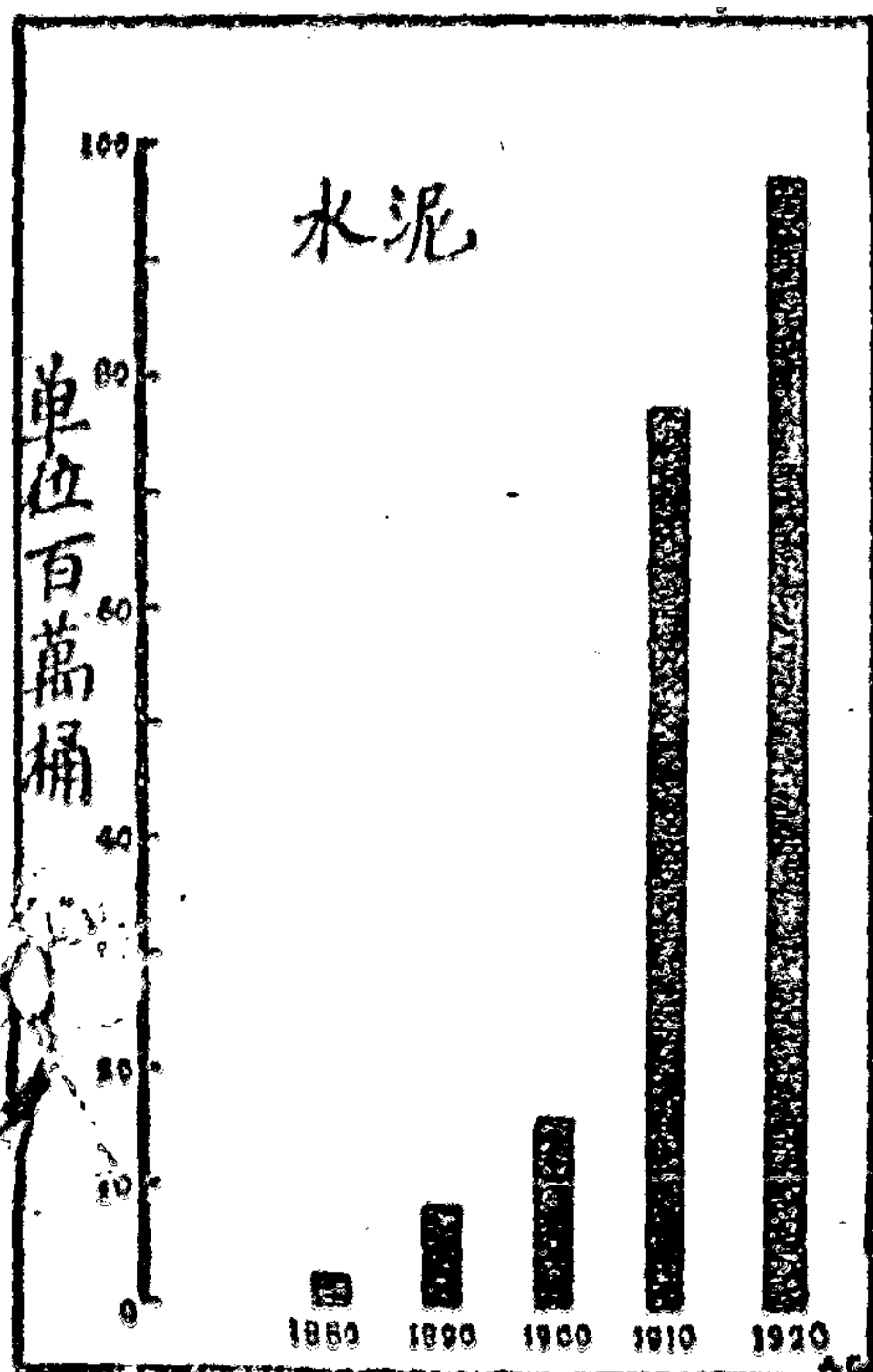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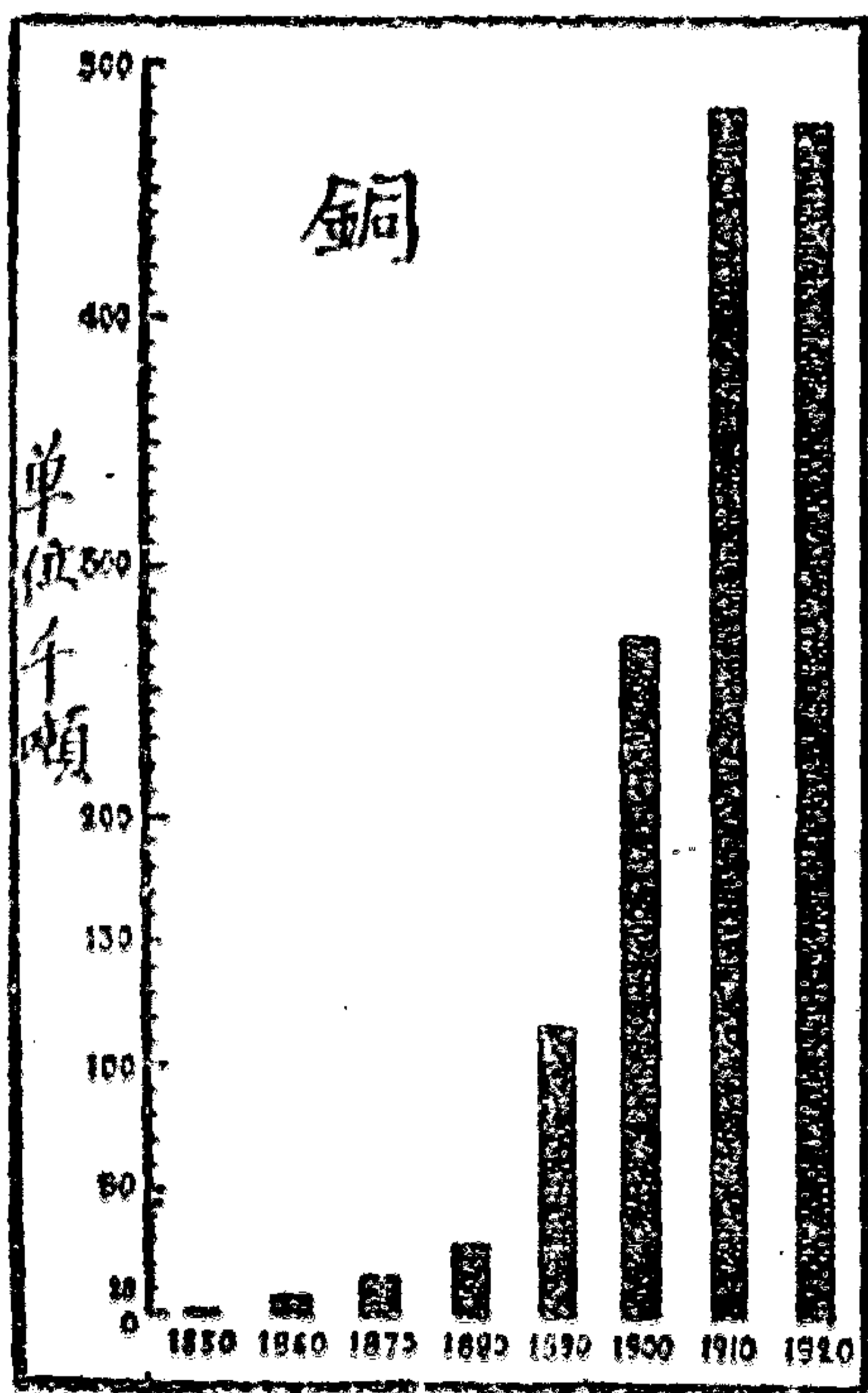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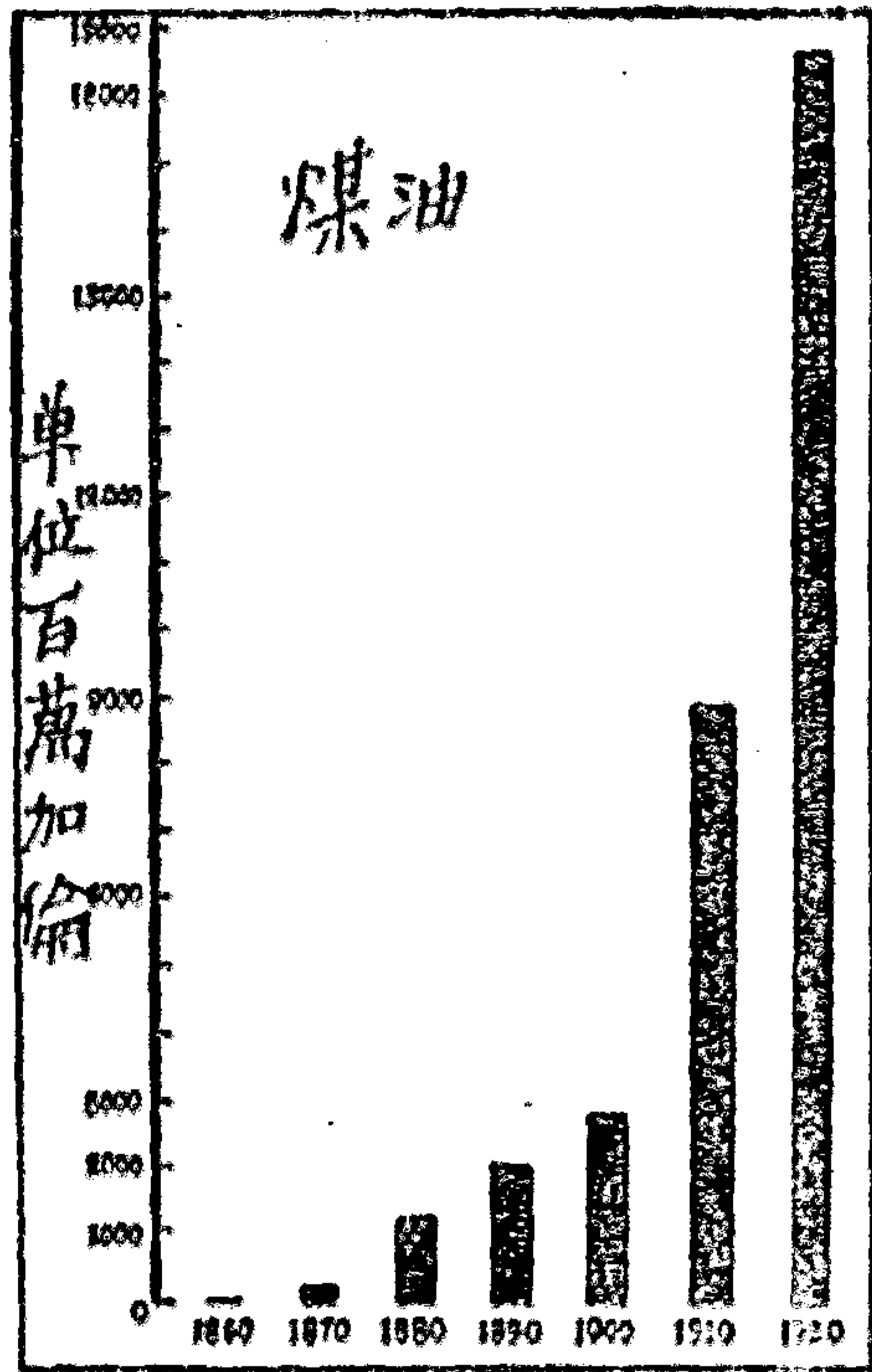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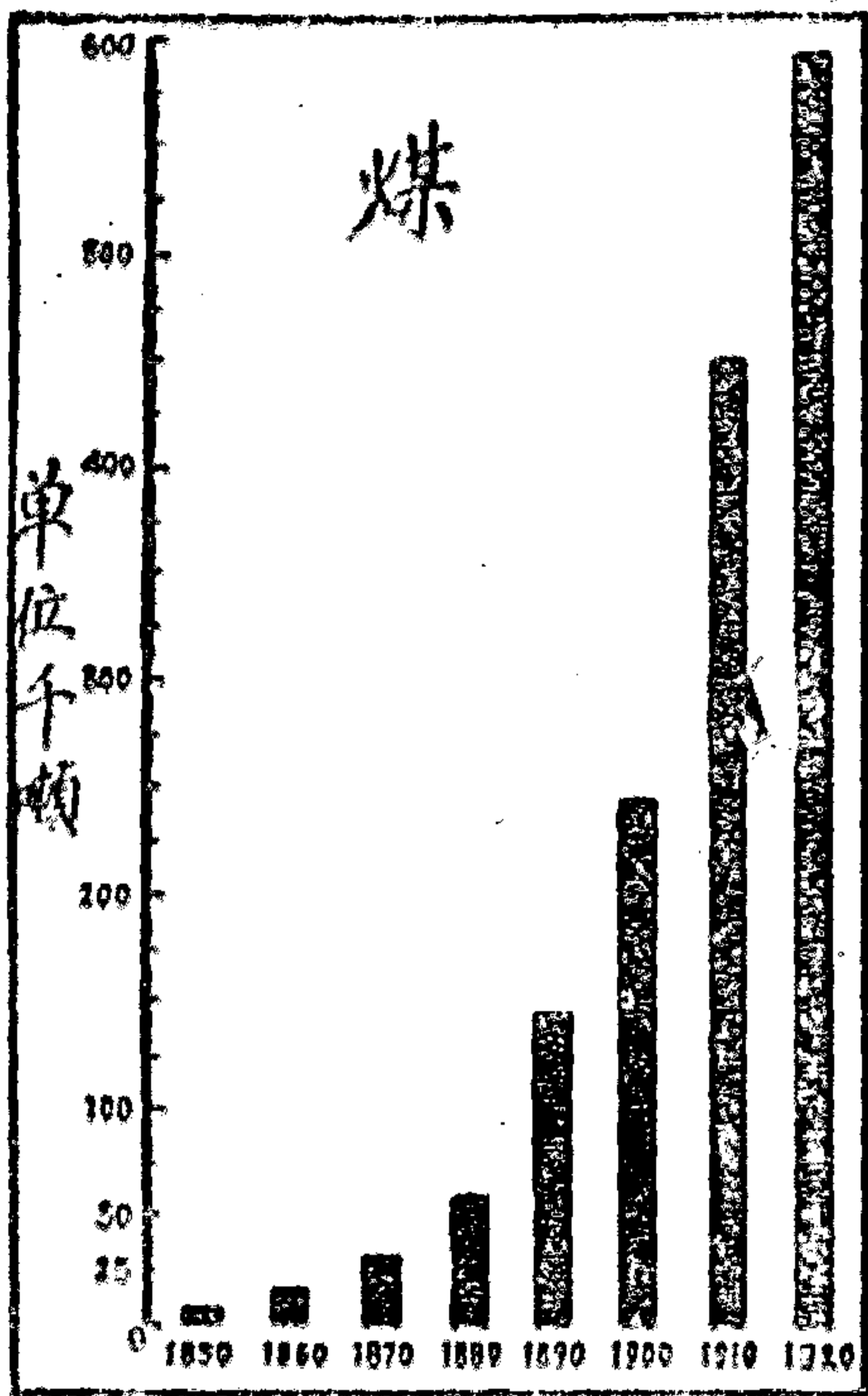


工業 1850-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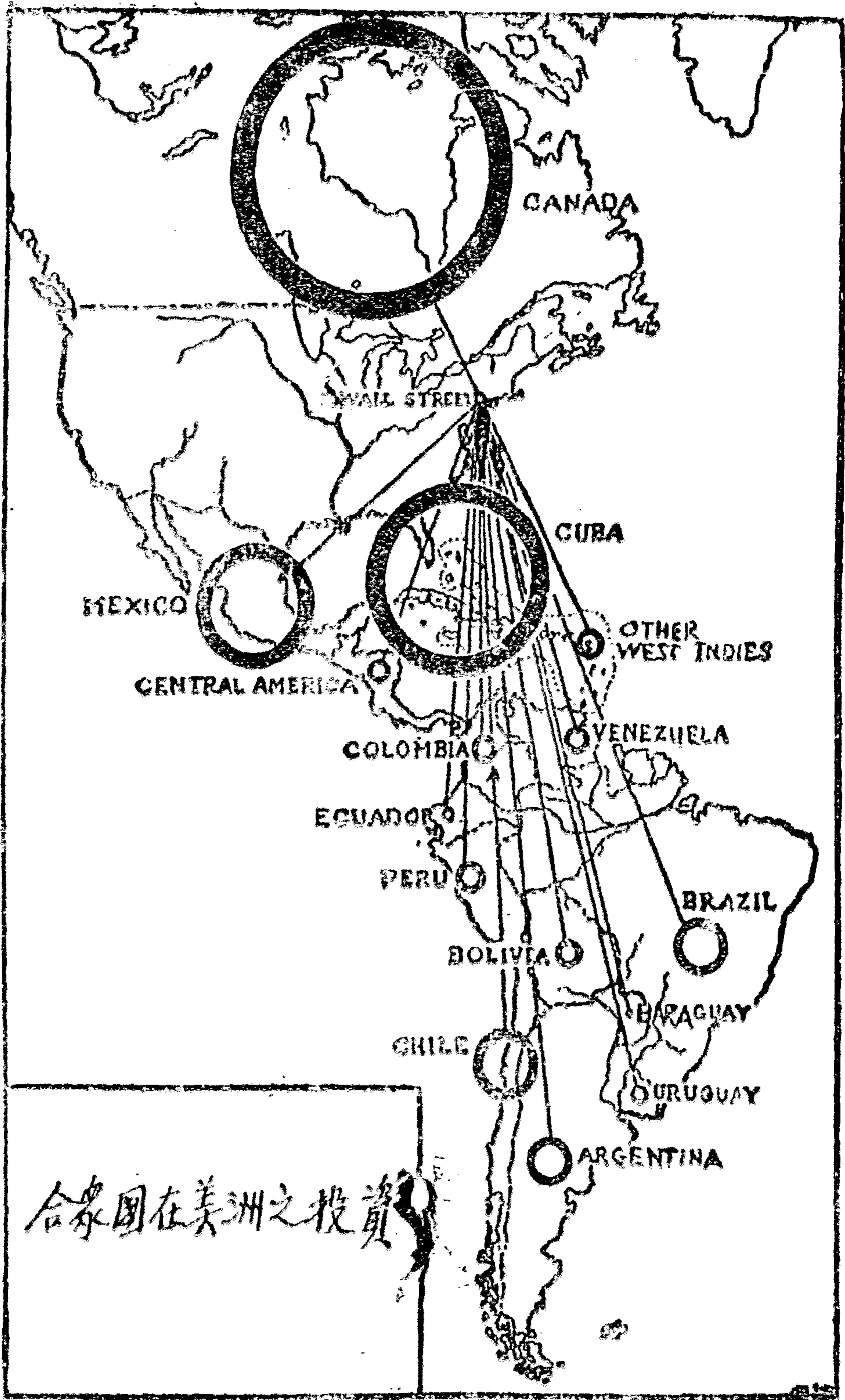


礦業

生產的增加 1850-1920



中編 美帝國主義的實行



合眾團在美洲之投資

第二章 經濟侵略

(一) 帝國主義的開關

和平經濟侵略——帝國主義的開關。是由資本移殖而形成的。

現今大概是資本要較勞力易於移動些。前世紀時，資本已從工業國侵入到世界最偏僻的地方去了。不過最初都是作運輸與貿易的投機，後來才從事礦產，農業，製造，交通，以及同樣企業的經營。O. K. Hobson氏，曾把英國海外投資，

作了一個詳細的敘述；即本書的開始，也把合衆國的同樣歷程，以及資本移殖的原則，應用於別個主要工業國家略俱分便等，也都述說過了。在現今這個時候，流動資本從紐約，波斯頓轉移到干薩斯城和丹佛等處，正如流動資本從巴黎，倫敦轉移到倍諾斯愛勒(Buenos Ayres)，好望角鎮(Cape Town)，多倫多(Toronto)等處一樣。雖國家的界線，使資本轉移較感困難；戰爭又不時地來阻止牠，不過要取得金融的護照，終較准與移居的護照容易多了。O. M. Hobson氏敘述過：『現代資本的移殖與人口的移殖愈形分開了。人可以從這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去，而對於他所遺留下的資本，還得保持他的完全權利與適意的處置。同樣，人可依然留在自己的國家裏面，而能把他的財產送到外國去，他不但可保持他對於那個財產的權利，並且還可得到那個財產所完成牠的職務的定期報酬。』

資本移殖，在文字和商業習慣相同的加拿大與合衆國兩個鄰邦中，是極易於研究的。因在這種境況裏面，資本的移動，簡直和合衆國的各洲間一樣的自由。

尤其確實的，就是當這方面有資本的剩餘時，那方面却正缺乏這個東西。

(二) 加拿大對於美國的重要

加拿大也和合衆國一樣，自古至今，都是爲歐洲人和他們的後裔居留佔駐着。只是墨西哥的人民，到有十分之九是印地安人。一九〇〇年前，加拿大的工業，發展極慢；但在近二十年中，尤其是在軍事需要的迫切之下，曾有很大的進展。二十五年前，合衆國的農民以及合衆國的銀行家，都在他們自己的境內，有廣大的範圍去擴充。不意那豐富的，而又未加開闢的加拿大的富源，對於合衆國的農民，礦師，森林家，以及其他實業家，是處於多麼重要的一個的地位。

加拿大要較合衆國大五十萬方里。耕種地，有五億三千七百八十萬畝（合衆國爲二億九千三百八十萬畝），森林有八億畝（合衆國爲五億畝）。再加拿大佔有全世界煤礦的貯藏六分之一。鐵礦僅在紐芬蘭一處，也就有三十六億三千五百萬

噸（合衆國全國爲四十三億噸）之多。據 H. O. Hegerl 氏的記錄，謂：橫過加拿大，從新布倫斯威克 (New Brunswick) 到英屬科倫比亞中間的貯藏，還是向來沒有充分去考察過的。

這種廣大耕種地與林產的面積，廣大煤鐵的貯藏，自使加拿大爲合衆國所企圖發展的一種必定的範圍。再過幾年之內，合衆國不能繼續產生大量麥食的供給去飼養她的人民時，加拿大的麥田就更變重要了。目前合衆國的木料供給已經是非常缺乏，而加拿大的林木，都被吸收來作紙料與木料等用。尤其是諾佛斯科的亞 (Nova Scotia) 的煤，與紐芬蘭的鐵，對於合衆國的重工業，有莫大經濟上的重要的利益。

(三) 提高加拿大對於資本的需要

加拿大是不能迅速地去開發她自己的富源。固然加拿大的領土和合衆國的一

樣，曾同時都做過殖民地，但加拿大的人口以及加拿大的工業，却被種種原因去阻止了她的發展。現在，加拿大的面積雖較合衆國的面積廣大，人口到祇有合衆國的百分之七那麼多，而且兩國間國富的差異，也一樣足以驚人。在十九世紀末，超越大陸鐵路線的完成，正是英，美兩國的資本深入這個屬地達到極高程度的期間。不過新加拿大的發展，到也是在那個時候立下基礎的。

(四)英國銀行界對於加拿大最初資本的供給

直至一九〇〇年時，英國資本投到加拿大去的，爲數還小。然剛於加拿大西部的開闢，與礦業，工業，林業，以及農業的發展——新範圍產生出來時，英國投資者就都很欣然地去攫取。如是因加拿大對於資本的需要無限，到一九一〇年時，英國資本投到加拿大去的，就比投到其他各屬地去的都多得多。

一九一三年加拿大在倫敦發行的二億四千五百萬鎊債券中，有四千七百萬

磅是在英國承銷了的，幾佔全數五分之一。這種進展，一直繼續到大戰暴發的前夕才止。如在一九一四年的上半年中，還有三千七百萬鎊以上的英國資本，是尋着同一出路的。

據 O. K. Hobson 氏估計於一九一三年中，英國投資者投到加拿大去的資本，共有四千四百萬鎊；投到澳洲去的，僅一千八百萬鎊；投到合衆國去的，一千八百萬鎊；投到巴西去的，一千五百萬鎊；投到阿根廷去的，一千一百萬鎊；投到其他各國去的，更爲數不多。至一九一三時，英國投資者的所有國外投資，他估計在加拿大的，共有五億一千五百萬鎊；在印度和錫蘭島的，共有三億七千八百萬鎊；在南非洲的，共有三億七千萬鎊；在阿根廷的，共有三億一千九百萬鎊；在合衆國的，共有七億五千四百萬鎊。

這樣，在大戰暴發時，加拿大還是英國投資金的收受者（那時英國是全世界的第一個投資國），僅除合衆國外，加拿大收受英國的投資，比世界任何國都

多

(五) 合衆國的投資者加入競賽

據一九一四年金融時報年刊 (Monetary Times Annual) 估計合衆國在加拿大的投資如下：

一九〇九年 二七九百萬元

一九一一年 四一七百萬元

一九一三年 六三六百萬元

一九一〇年英國在加拿大的投資，估計爲三億六千五百萬鎊。大戰前五年，美國在加拿大的投資，約少於英國的六分之一；但到大戰爆發時，約少於英國的四分之一。

雖然在一九一四年中，加拿大對於合衆國經濟的依賴很大；而她的大宗出口

貨都還是運往英國去，大祇進口貨還是從合衆國運來的。所以一九一三年中，價值三億五千六百萬的加拿大出口貨，幾有一半（一億七千萬元）是運往英國去，一億四千萬元是運往合衆國去。同年價值六億七千一百萬元的進口貨，幾有三分之二（四億三千七百萬元）是從合衆國運來的，僅一億三千九百萬元是從英國運來的。這樣，加拿大在英國所借的債款實大。外並還拿那個借款的一部，用付她在合衆國中所購買的貨品。

此外還另有兩種重要的進展，也已經是形成了的。農民多有從西部中區遷移到加拿大的麥產地帶去；工廠，商行，多有從合衆國來到加拿大的實業中心，設立分廠或分行。

（六）大戰的結果

大戰使對於加拿大貨物的需要增高了。一九一三年中加拿大的出口貨，價值

三億七千七百萬元；一九一七年的出口貨，就值一十一億七千九百萬美元。這些出口貨，固含有一部份食料和原料，但是也足以代表工業中一種猛進的現象。因此，加拿大的鋼產在一九一四年為七十四萬三千大噸，一九一八年則增至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大噸；綿紗的出口，在一九一四年為三十五萬六千碼，一九一七年則增至八十四萬六千碼；藥材和化學品的出口，在一九一四年計值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元，一九一七年則值九百一十六萬四千元；毛絨出口，在一九一四年計值八萬一千五百五十五元，一九一七年則值七十二萬五千一百四十八元。

至資本額投入加拿大工業中去的，在一九一五年為一十九億五千九百萬元，一九一九年則增至三十二億三千萬元。其餘如在礦業，水站，及各種需要大量資本投資的企業中，也都有同樣的擴張。當那幾年間，加拿大是滿負着戰債，并且還向她的人民，作一種非常的資本金的要求。

那時就是以大量資本去適應這種需要，在加拿大也還是不夠利用。英國又因

自己爲軍事需要所迫，加拿大再也不能大量地從那裏輸運資本進來。所以唯一的資本來源，祇有得自於合衆國。一九一九年時，合衆國的資本流入加拿大去的，計算有二億二千萬元。一九二〇年中，則增至三億二千五百萬元。據貝爾氏估計，一九二〇年中在加拿大的美國資本總額，約有一十八億元，而一九〇九年中，祇有二億七千九百萬元；一九一三年中，祇有六億三千六百萬元。這樣，自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二〇年間，增加了六倍以上；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〇年中，幾增加了三倍之多。

一九二〇年上春隨着大戰而來的一個工業恐慌時期，就給了合衆國的投資者侵入加拿大範圍中去的一個新機會。歐洲經濟狀況的紊亂，遂使大陸的投資，不得召引進來。加以加拿大的工業又力求穩定，湊成合衆國對於那方面經濟的發展，有一種非常堅強的激動。至加拿大人自己，也無非是因爲他們的工業，於大戰時擴張得太快，致令一九二〇年的恐慌一來，遂使他們都弄到有不能應付他們

的債務的地步。結果，他們祇有向他們鄰國的強固金融中心——紐約——求與以財政上的援助。同時，又因軍事上的需要停歇，使許許多多新開設的製造廠，發覺他們的貨品得不着銷路，便不是全行倒閉，就是去與美國銀行界訂立合同，幫助他們渡過這個恐慌時期。據 *American Economist* 報上記載，自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中，加拿大的工業掌入合衆國手中的，約從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之并。又據 *The Economist* 報的編輯說，這種增加的速度，一半是因爲加拿大的投資者於恐慌時期中不會保持他們的經濟地位；一半是因爲合衆國的投資者在加拿大境內設立分廠的行動太急速了。

(七) 加拿大資本的國家性

大戰以前，輸入加拿大的大宗資本，都是英國的。至大戰告終——一九二〇年前後——在加拿大的合衆國的資本總額，大概就有在該國的英國的資本總額那

麼多。據 W. I. Mackenzie 氏的一篇論文上講：「一九二〇年合衆國在加拿大的投資，係估計爲一十二億七千二百八十五萬元，其中主要項目，是：公債七億一千四百萬元；分工廠一億五千萬元；保險公司投資九千四百二十七萬六千元；英屬科倫比亞的鋸木場和礦產一億九千七百萬元。」原文上又說：「戰前以及戰後初年，英國在加拿大的投資，遠過於合衆國所投去的資額。可是，現今紐約的銀行界，到確信投在聯邦的，各省的，地方的，以及工業債券中的美金，已比英國的那麼多了。」

目前工業資本，還是爲加拿大人所掌握，不過合衆國在這個範圍中，已追趕英國的投資者了。卽如遠在一九一八年時，加拿大的工業股票，就有百分之三十四是在合衆國承銷了的。

一九二三年時，估計英，美兩國在加拿大的投資，是：

美國資本

英國資本

鐵路	四二五〇百萬元	八五〇百萬元
政府及地方公債	七〇一〇百萬元	四五六〇百萬元
工業方面：		
林業	三二五〇百萬元	六〇〇百萬元
鑛業	二三五〇百萬元	一〇〇百萬元
漁業	五百萬元	三百萬元
公益事業	一三七〇百萬元	一一六〇百萬元
他種工業	五四〇百萬元	一四五〇百萬元
抵押與田畝	七五〇百萬元	一八五〇百萬元
銀行與保險	三五〇百萬元	八〇〇百萬元

總共二，四七八百萬元

總共一，九九五百萬元

現在再拿上面的總數，來與一九一八年的作個比例：

在加拿大的外國投資

國別	一九一八年	百分	一九二三年	百分
英國	一,八六〇百萬元	七七	一,九九五百萬元	四二
美國	四一七百萬	一七	二,四七八百萬	五二
其餘	一四〇百萬元	六	三二三百萬元	六
共	二,四一七百萬	一〇〇	四,七九六百萬	一〇〇

(八) 加拿大債券的銷售

合衆國的資本之迅速移入加拿大，很可以把過去十五年中加拿大的債券的銷路來引證。一九一〇年加拿大的債券，有六分之一是在加拿大銷售的。至大戰暴發後的幾年，債券銷售於加拿大與合衆國中的，就不斷的加增；而銷售於英國中的，却實在減少了。

自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四年總計在各市場中債券的銷售如左：（單位萬元）

年別	在加拿大銷售的	在英國銷售的	在美國銷售的	總數
一九一〇	三九三	一八八一	三六	二三三〇
一九一一	四四九	二〇四三	一七六	二六六八
一九一二	三七七	二〇四二	三〇九	二七二九
一九一三	四五六	二七七五	五〇七	三七三八
一九一四	三二九	一八五九	五三九	二七二九
一九一五	一一四三	四一二	一七八六	三三三六
一九一六	一〇二九	五〇	二〇六九	三五六九
一九一七	五四六三	五〇	一七四七	七二六〇
一九一八	七二七四	一四六	三三三三	七七五四
一九一九	七〇五四	五一	一九九四	九〇九九

一九二〇	一〇一八	—	二三三〇	三二四九
一九二一	二一三三	—	一七八一	四〇三六
一九二二	二五〇二	—	二四二二	四九二四
一九二三	四二七九	二四	八四五	五一四八
一九二四	三三六八	三六	二三九五	五七九九

據聯合準備局編訂在合衆國中已經發出去的加拿大政府和地方的債券，項目共有一百八十九種，金額共有二億三千三百九十六萬四千二百四十四元。其中最大的一種（如Quebec省的），有金額七百萬元，最小的（如Prince Rupert, B.C.的），僅二千五百元。那些種數裏面，包括有自來水，學校，鐵路，電燈與水站，溝渠，以及其他各種債券。其中有六種是在一九一三與一九一四兩年中發出去的；有五十八種是在一九一五與一九一六兩年中發出來的；有十六種是在一九一七與一九一八兩年中發出去的；有四十九種是在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兩年中發出去的。

(九) 加拿大中的分工廠

合衆國在加拿大所設立分工廠的數目，從來是沒有完全地查考揭載出來。據 G. W. Austen 氏所述的，是：『在加拿大有六百至七百著名的美國工廠的分廠，如 International Harvester，Canadian General Electric，General Motors 等。但還有用加拿大人的名義，加拿大的董事，加拿大的經理，去開設的公司，而實際上，却都操於紐約，芝加哥，波士頓，匹茲堡，或其他各金融中心掌握中的，也不下數百家。』

又 Canadian Commercial Intelligence Service 也報告過合衆國的資本侵入加拿大裏面的速度。據說：『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時，工業的灌入，比從前任何時，都要變得廣泛。如在那兩年中，僅多倫多一處，合衆國的工廠，就開設有四十六家；而屬於加拿大的，則祇有十八家，屬於英國的，祇有四家。』又加

拿大聯合銀行的 A. G. Selater 氏曾計算在加拿大的合衆國分工廠的數目，有百餘家，而且還是年年繼續增加的。

至合衆國投資者在加拿大所佔的經濟地位，H. S. Chalmers 氏曾簡略申述如下：

「合衆國握有加拿大全部工業三分之二，全部鑛產三分之一；又握有林源的一大部分；外還於水站，不動產，以及別種資產中，有莫大的利權。再合衆國的投資者，不僅握有加拿大各省所發行的債券全部三分之一，加拿大各地方政府所發行的債券全部三分之一，而且於自治政府的債券中，還圖謀提高利息……」

「英國在加拿大的投資，大約共有二十億元，比戰前略微減少了一點。合衆國現今在加拿大的投資，是早已超過這個數目，約共有二十五億元之譜。……」

「雄強的英帝國主義者，必視加拿大企業之英國的所有權，變了合衆國的所有權爲一種悲痛。即想來抵制或辯駁，也都屬於無益的企圖。蓋資本不知以國家

爲歸向。……加拿大投資之可有可無的利益，已爲這種運動中決定的原素，而不顧及國界或政治的關聯了。」

(十) 和平經濟侵略的技倆

有充足的富源，經濟與社會的平行發展，以及土壤的毗連三種綜合起來，便使加拿大爲合衆國的大宗資本之必然的儲藏之所了。這種經過二十五年活動的資本移殖，已經達到這個地步——將許多加拿大的經濟機關，全置於美國國界和投資者的財政統治之下了。祇在戰後全世界沉入恐慌時，使那移入加拿大的美國資本，因需要的突然減低，曾暫時受到一點挫折。至英國的投資者，已全數從加拿大的範圍中排斥走了；以後，加拿大的重要財富，必不可免的要完全依賴合衆國資本的輸入，去從事開發呢！

可是這種資本的移殖，是沒有賴什麼武力或恐嚇去進行的，完全像東方的資

本向新開闢的西部邊境移殖一樣。不過在個例子中，不是西部邊境，而是爲朝北的邊境了。至在政治界限中的表現，也沒有生出嚴重的障礙。雖在荷大瓦和華盛頓政府的政治外表上有種變更，而移殖資本所代表的經濟力量，却依然要繼續吸收合衆國的投資者到加拿大裏面去呵！

(十一) 政府指揮之下的經濟侵略

凡資本是由政府特別准許之下，移入一個國家去的時候，則經濟侵略，就需有一種政治的色彩。這種准許，大概不外乎給與執照，或與以讓與權等。不過在各個事實中，得有准許權的人與給與該准許權的政府間，總立有一定的關係；尤其是准許權無一定限制或無一定期間的，這種情勢還要真確。所以如在那種例子中，得有准許權者，幾不得不採取這種步驟，一定要和給與准許權的當局去保持一種友誼關係。

有很好的一個例子可以拿來引證，即：明令讓與 *Wharf Co.* 在拉巴拉塔 (La Plata) 口岸有建築碼頭的權利。這個明令是於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發出的，其內容如下：

「國家行政部明令：

「第一條：此項讓與權帶有隨意不定的性質，政府如認為必要時，得於任何時有使其中止的權限；承讓公司方面，不得與以留難。

第二條：工程將照已定的詳細計劃去實施，並且要設置於水壓機廠的總指揮監督之下，俾於必需時，可隨同加以更改。」

明令中的另外三項，係規定承讓公司須付以合法的稅捐，須切實遵守所訂的章程，外並須付出此項工程之政府檢查其費用。

同樣在薩馬，古巴的聯合水菓公司的泊船處，也向政府要求一種授與權，俾使該泊船處得於法律上有所根據。因此有一個指令（第二八三號）就照着原樣頒

布，謂合衆國的任何執照機關，均得發行執照。

(十二) 一九二二年的玻利非亞借款

在一個強國的銀行界借錢與一個弱國政府的時候，普通所要求的條件，都是特別苛刻的。過去歐洲的銀行界，曾不知作了多少次這樣放債的事？近幾年來，合衆國的銀行界，也加入這個場合中去了。大多數合衆國的銀行借款，是借給南美洲各國政府。且有很多這種借款，是附有保證，使借債國政府得放置於銀行新的加的掌握之中。

一九二二年的玻利非亞借款，是銀行界契約方式一個極好的例子。

原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玻利非亞的法律，曾規定發行債券不得超過三千三百萬元。所以一九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玻利非亞的政府與以下各公司：

Dej & Nicolaus Investment Co.、*Spencer Trask & Co.*、*Equitable Trust Co.*所訂的

借款契約，遂遵行此律，僅訂定發行二千六百萬元的債券。但契約上所載的條款，却要求債務者須每年付還原本金百分之三十。付還的方法，分作為每月一付。到了付完利息百分之八以後，餘額就轉作減債基金，以備於一九三八年正月一日後，作贖回債券之用。該項債券將於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滿期。自今以後。這種債券一概免徵玻利非亞的稅捐。

再為擔保一九二二年債券本利的償還，玻利非亞共和國得給與保管人股票，基金，歲入，稅收等之最先抵押權，以使用於擔保本金全部的歸還，以及的利息，各項費用，以及對於契約之意外的開支，與手續費等。

a. 所有玻利非亞國家銀行的股票，至少要有一十一萬四千股屬於共和國，俾共和國得表明此刻足以管理該行。再共和國亦須同意遵照契約交付取款憑單，或股票憑單——代表上述股票的——於保管人。倘在借款尚未清還的時期中，國家銀行尚須增加股本，共和國得要求將另一部分股票，移歸該行管理；這宗股票，

也就立即爲債款抵押的擔保品。如是，玻利非亞國家銀行的管理，專係對於經理債款者去擔保了。

除開上述以銀行股票作爲債款的擔保品外，共和國又另承認了以下數項：

- b. 凡代表股票上的股息之一切收入，
- c. 探礦權或讓與權的稅收，
- d. 由酒精專利所入的賦稅，
- e. 由煙草專利所入的賦稅，
- f. 公司稅，
- g. 銀行實入捐，
- h. 抵押捐，
- i. 探礦公司的實利捐，
- j. 所有進口稅，

k. 所有出口稅，

l. 從波多西到蘇克里鐵路的建築，今後由特別法律所分派的一切基金，收入，以及賦稅等。

m. 從費拉仲到阿拉卡，與由波多西到蘇克里鐵路的一切財產初次抵押及留置權，和該路的一切收入等。

如上述的鐵路若因阻止抵押的結果出賣了，則買者即自購買日起，有經營該路至九十九年的權限；至所組織經營該路的公司，得免徵一切稅捐。

還有更進一步的保障，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以前，如沒有得銀行界的同意，不得再訂借外債。此後以及現有的債券正在發行時，共和國亦不得再增債額，除非是先於提出增加債額前二年，每年國課，能產出現行債款義務所需求的額數至少一倍或一倍半之譜；或者除非是在那幾年中，共和國所入的國課，足供牠一切的普通用度，而不需借貸或出賣資產才行。

像這種種規定，簡直是把玻利非亞的國家銀行，財產，幾條玻利非亞鐵路的收入，以及該共和國的國課，盡置於借款銀行界的手中。同時，於現行借款未清償期間，還實地去阻止另行借款的自由。

(十三) 經濟委員會

爲圖實地執行玻利非亞借款契約中所包括的條項，如是就有一個經常經濟委員會的組織。這個委員會中一共有三個委員。他們雖均爲共和國總統所指派，但其中二人是要屬於銀行界推薦去的。這兩個推薦去的委員，可以於任何時，得由銀行界的要求，隨意更調。

委員會遵照多數意見行事，由銀行界所推薦去的兩個委員，必須有一人當選爲委員會主席及總裁職務。

在債券發行期內，銀行界的代表，得被選爲玻利非亞國家銀行董事會的董

事；且共和國還須擔保其得以當選，及聯任等。

至委員會的一切耗費，即代表借款義務的一部分，並且還統括於每月所存於玻利非亞國家銀行的金額中。

再委員會的稅收，亦極單純，擁統。在債券發行時，以及一九二二年八月初間，所有這個國家的稅捐，國課，進項的徵收，都為經常經濟委員會去監督，支配。

像這種種對於組織上的規定，以及該委員會的功用等，完全是把共和國的一切收入，全置於那三個人的掌握之中。這三個人裏面，有兩個是借款銀行界推薦的，其中又有一人為總裁，專坐在玻利非亞國家銀行的董事會內，協助決定牠的政策。

經常委員會掌握着這個共和國的經濟關鍵，而銀行界則又管理着這個委員會。雖然那裏沒有什麼不履行條約的事，也沒有發生過政治的爭辯，但因借款契

約將玻利非亞公共收入的管理權盡置於借款銀行界的手下，使他們的代表深入於玻利非亞的政治生活中心去了。假如有不履行條約的事發生，那委員會中的委員就要自動地變成玻利非亞政治範圍中的重要角色，而一九二二年的借款也就要取得優先的地位了。在這種關係中，合衆國與玻利非亞政府間，曾有一個廣泛的國際爭辯；可是這種爭辯，將可以永遠不至發生起來，因為事實還是沒有改變，美國銀行新的加的代表們，依然在那裏掌握着這個姊妹共和國的財政呵。

(十四) 經濟侵略與政治干涉

經濟侵略與政治干涉間，是沒有什麼界線的。現代帝國主義的實行，即在於引起政府保護生命與財產。所以一個國家（如合衆國之類）當達到這個時代——財產所有者需要在國外擴充經濟權利——的時候，則這種權利之政治的保護，自必隨之而生。

固然合衆國在加拿大的投資比在任何國家中的要來得廣泛，嚴重的政府爭辯，却未常發生；可是南美洲的美國投資，到發生了不少的外交上的紛擾。結果使她用起海陸軍去事威嚇的，其例不勝枚舉。

雖然那也不能去確定某一點係經濟侵略引起政治的干涉，而近代帝國主義的歷史，却已認定這一點是十分普遍地達到了的。現今合衆國與南美洲的關係，也一定要指示合衆國如同其他的帝國主義一樣，正已達到干涉的一點了。

第三章 勢力範圍

(一) 在中國的「範圍」

有個時期，證實了廣大的中國富源給國際資本去開採，並且也證實了兩個新興強國向帝國主義的決鬪場中去參加。這一個就是日本，她因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的勝利，突然衝上了前列；一個是合衆國，她因一八九八年戰勝西班牙，忽變做了頭一等的強國。所謂初次讓與權的大爭奪，也同在那個時期中，在中國小賦

起來了。

中國因有豐裕的富源，四萬萬民衆，當爲歐美實業界和銀行界手中剩餘資本投資的適當地方。蓋因帝國主義的新技術今已開展，使由發現與移殖，或以武力去爭服疆土的時期，進而利用狡滑的政治財政動作，去謀統治弱小以及不知顧慮後來利害的國家。所謂「權利範圍」與「勢力範圍」等新名辭，還不是可以說由鐵路與銀行所得來的新式勝利品。

權利範圍，卽在某一國中的某一塊地方不明不白地宣佈不准任何其他國家去擴充政治勢力，而自己則在裏面指揮天然富源的開採。至權利範圍的掌握權，是由以下的幾個方法去努力來的：

第一步是外國投資者先在沿海岸一帶取得一個根駐地，然後就繼之以鐵路的建築，藉以圖天然財富之順利的開採，與範圍中之經濟生活的統治。第二步是設立銀行，或取得初次借款選擇權或讓與權，尤其是要着重在鋪有鐵路線及藏有礦

產區域裏面。又爲保障他們的特別利益起見，政府就站在投資者的背後，強迫中國贊同出讓在他們經濟統治下的領土；外彼此又一併加入共同協約，期以尊重各人的權利範圍。

(二) 美國的權利範圍——滿洲

自從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暴露了大清帝國懦弱無能後，帝國主義的新技術即在於圖謀中國經濟的屈服。如俄國則要求北滿洲與外蒙_地的權利範圍，以亞塔爾海口 (Port Arthur) 作根駐地；日本則要求南滿洲與內蒙古爲她的權利範圍，以台灣與澎湖島作根駐地；德國租借膠洲，便取得了山東半島作她的剝削範圍；英國則據有威海衛與揚子江流域；法國則轄有中國的西南方，內包括廣東，廣西，雲南，廣州灣。

至一九〇〇年末，合衆國在這種讓與權的爭奪中，還沒有得到什麼根駐地，

不過因她與西班牙戰爭的勝利，得到了一個斐律賓。這個斐律賓羣島，是俱有極大的太平洋海岸線，故使合衆國得變成遠東方而一個強國。此外，她的商人不斷地經營廣大的貿易，尤其是與滿洲方面的，已踰半世紀之久。以後當各列強的銀行界邀請築中國中部幹路——自北京經漢口至廣州——的時候，美國支那投資公司 (American Chinese Development Company) 也加入競賽。這個公司的關係者，有美孚煤油公司與美國製糖公司等。結果，美國於一八九八年取得這條路~~的~~段讓與權。

至於此路的北段，契約上是訂定給與比國公司。而美國支那投資公司却不顧一切，去從廣州以北建築兩條約三十里長的支路，後因領導者——前上議院議員布賴斯 (Brice)——的逝世，工程遂告中止。一九〇五年時摩爾根 (J. P. Morgan) 雖將比國的一部分權利購得，但因那時不利於在中國的投資，故未照原定計劃進行。結果，是粵漢鐵路的契約撤消，中國政府將美國支那投資公司的所有財產概

行贖回。這可說是美國財力在中國初次冒險的失敗，僅爲後來當作一個先例，要求向滿洲開拓的權利，與證實銀行界和政府圖謀那塊面積的經濟統治，一種堅決鬥爭的起始而已。

(三) 門戶開放政策

自美國支那投資公司取得粵漢鐵路讓與權一年後，國務卿約翰嘿(John Hay)曾向各列強宣布合衆國政府對於企圖開拓中國之國際的爭奪所取的政策——欲阻止中國的瓜分，與美國商人所認爲是他們的特殊利益範圍——滿洲——的攪取起見，國務卿嘿氏，又於一八九九年中發表了一個空洞門戶開放政策的宣言。所謂門戶開放政策，即承認特殊權利與勢力範圍；然却又堅持貿易機會均等。在那個宣言中，國務卿嘿氏，曾建議要求在中國圖謀勢力範圍的各列強，應對於各人權利或勢力範圍中的事，共據以下的幾點，發表一個宣言：

第一，斷不與在中國的任何商埠，任何權利範圍中之既得權利，或任何租借地發生抵觸。

第二，此時中國的協定關稅，應對於各口岸的出進口貨品，如同對於在該權利範圍中（除非他們是自由口岸）的一樣實施。至這些貨品，不管是屬於那一國的，其應課之稅，概由中國政府徵收。

第三，凡在這種範圍中的各口岸，對於別國來往船隻所徵之稅，不得於其本國來往船隻所徵之稅；又在各範圍中，有屬於其他各國人民的貨品由該國建築的，管理的，經營的鐵路轉運時，不得使所收之運費，高於其本國人民轉運同一貨品，至同一地點所收之運費。

嘿氏這種主張的目的，極其顯明。蓋因美國商人，是沒有別樣方法得入中國的市場。Thomas W. Lamont 氏曾經這樣說過：『由環境變遷所造成勢力範圍的階段，都是漸趨於毀壞中國的獨立與中國的主權。這種政策，於商業上是足以

將中國分成更細密的部分，使如合衆國這樣的國家，不至有一個部分不得廣行其貿易了。」

(四) 拳匪暴動

當中國人於外人剝削之下開始發生騷亂的時候，這種主張就頓時流行起來。至騷亂之達到極點的，則莫過於一九〇〇年的拳匪暴動。這次暴動雖爲列強鎮壓下去，但牠的餘波，却對於美國在中國的政策有很重要的效果。如是國務卿海爾更來利用這個時機，於一九〇〇年七月三日向英，法，俄，德，日本等國傳遞了一個通告，重申門戶開放的主張。在那張通告中，他力促列強通力合作，謀中國的永久安逸與太平，保全中國領土與統治權的完整，藉條約與國際法去保障各友邦的一切權利，並保持各國與中華帝國之均等公平貿易的原則。這個主張到足爲各列強於表面上接受了。他們所以接受的原故，大半是因爲列強的均勢問題，已

溫和地調協下去；同時也是因他們怕激起那獨立行動的結果出來。

雖然門戶開放的主張已經表面接受，而滿洲方面的美國權利，猶不斷的爲俄國資本家所恫嚇。一九〇一年時，俄國乘拳匪暴動的機會，在該省設立了一個軍事指揮機關；還有更重要的，就是同在那一年中，她新開了一條中東鐵路，開設了一家俄華道勝銀行。此外她還取得免稅輸入煤油到中國境內的特權，致使滿洲方面美孚公司的油價，大大低落。

合衆國對於中國的政策，爲一九〇三年總統羅斯福氏在舊金山所發表的一篇演說明白地述了出來。在那篇演說中，他竟宣言合衆國是亞洲的一個大強國。他說：

「我們領土面積的推廣，已經是不小了；在那些面積中我們勢力的擴張，也更大了。如果我們以十分足的決心去把持太平洋中美國地理上位置的利益，將來是一定能保全她的海上和平統治權。」

(五) 滿洲銀行計劃

美國資本企圖統治滿洲的鬭爭，到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却還沒有決然開始；祇察覺該範圍中，又來了一個主要的敵人。原日俄在滿洲抗衡的結果，日本人就半由哈里曼 (Edward H. Harriman) 以及他手下的銀行界，和 Kuhn, Loeb & Co. 等供其財力，而美國政府則於談判中積極活動。那時又適為巴拿瑪運河的告成，遂給與合衆國在太平洋中圖奪商業與政治獨霸的一個險要根據地——~~瓜~~和乎條約，還是在美國領土內新罕木什爾的朴次茅斯那裏簽訂的。這都是一些有意義的事實。至於美國的權利，均為該條約中所特別要應用於滿洲方面——美國範圍——的第三和第四兩款，一再確定門戶開放的主張解決了。

剛於朴次茅斯條約 (Portsmouth Treaty) 簽訂後，哈里曼又與日本的伊藤博文侯爵以及桂太郎等締結了一個合同。這個合同的用意，係圖將南滿鐵路日美

所有權拿來合併；並把那與鐵路一齊斷送各種煤，林木，礦產讓與權等一齊包括在內。當這個合同訂成時，鐵路猶屬俄國的財產；不過爲後來所沒有批准的朴次茅斯條約中第六款聲明移交於日本了。哈氏的意思，是要將南滿鐵路作爲修築環繞世界鐵路線計劃中的一部；乃日本也要與美國一同合夥，故足未與批准。但至條約批准一月後，日本又與中國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簽了一個御約。該約中所訂定的各條，係將美國資本屏棄於南滿鐵路以外去了。可是這個計劃，後爲有力的日本政治家所反對，足致沒有通過。

美國銀行界圖謀取得滿洲統治權的爭鬥，却未曾放棄。當南滿鐵路計劃失敗時，哈氏又另定了一個計劃，期以達到他的目的。他這個另定的計劃，是從國務院方面，尤其是從駐在奉天的總領事方面得到了強有力的援助。及至哈氏在美國會議完畢後，美總領事也同奉天巡撫唐紹儀締結了一個契約。該約的內容，係贊同以二千萬金元的資本，創立一個滿洲銀行，俾作滿洲政府的財政機關。這個銀

行是爲美國的握有財力者所設，而用以穩定滿洲的金融，與增設鐵路以及各項實業等；尤其是在於增設由新民屯至愛琿的路線，藉完成哈氏環球鐵路計劃的一部。至關於那個事實的通知書，是於一九〇七年八月七日遞與留在美國的哈氏。同時奉天總領事於他的日記中記下了這樣幾句有意義的預言：『草稿已經唐氏批准了。信件亦已投郵。實有極大的可能性。如爲採用，則我們將於滿洲開發事業中佔着重要的地位。我們在中國的勢力，要大大膨漲起來。』

一九〇八年總領事斯掘忒 (Sprengle)，就帶着那開設滿洲銀行契約的草稿回到紐約去了。回去以後，就隨着和代表銀行界的哈氏，Jacob H. Schiff, Otto Kahn 等，與美國政府，以及專爲促成滿洲銀行談判而來美國的中國代表——奉天巡撫唐氏——開了多次會議。蓋因中國代表，向來沒有去直接與美國銀行界交涉過，一切都由外交部代表進行的。

可是那個開設滿洲銀行的交涉，終因大清皇帝與皇太后於一九〇八年十一月

中崩喪，以及爲中國交涉借款的政黨失勢，又全告失敗了。

同時——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國務卿魯特(Root)與駐華盛頓日本公使締結了一個協約，要求各該國政府重視彼此在中國的權利範圍。這個魯特高平協約，復行確定了太平洋中的門戶開放原則；外并擔保日美兩國始終在這個區域裏面維持原狀。

(六) 滿洲鐵路權的爭奪

一九〇八年大清皇后的崩喪與袁世凱的失勢，致使美國銀行界企圖管理滿洲銀行的計劃全被停頓了。可是哈里曼，以及 *Kuhn, Loeb & Co.* 等還不情願放棄他們剝削滿洲的計謀。哈氏則猶致力於他的環繞全球路線的籌劃，因爲他要完成他的那種籌劃，必需有一條路線是從外西比利亞路線上的一處，通達太平洋岸全年不凍的一個海口那邊。自一九〇六年以來，他已經和俄國政府交涉過數次，要

求購買中東鐵路。但俄國却謂：假如日本——她那在滿洲的競敵——肯放棄她的戰爭上的便利，將南滿鐵路賣與美國銀行界，到也願把中東路拿來出售。不料日本完全拒絕。如是哈氏第二步就來計劃從錦州（Chinchow）北直隸灣的頭間起建一條平行路線通達黑龍江岸的瓊瑋。

爲使在滿洲方面的這種計劃，以及別的而且是更重要的運動得以進行成功，則那班與有利益的美國銀行界就一定要從他們的外交部方面得到極圓滿的合作才行。這種合作，是已得到新政府的允諾了。如一九〇九年三月四日總統塔夫脫（Taft）於他就職的演說中，即有一段是關於反對縮減軍備的話。那段話是：

『在東方所起的國際爭端，大都屬於門戶開放以及其他各種複雜問題，合衆國却還能保全她的利益與取得正當的要求。假如美國素來不以任何別種方法，而僅以那爲人所洞悉的口頭反抗與外交文書去企圖穩固權利，保障利益等，是無論如何行不開了。』

這個宣言，是塔夫脫政府所搏得「金圓外交」頭銜的政策之初次承認。果然，機會忽然又自己出現了。一九〇九年五月間，中國政府與英，法，德三國銀行界訂了一個借款建築湖廣鐵路的合同。該路內并包括自漢口至四川與由漢口至廣州兩線。如是美國銀行界也立刻組織一個團體起來，去援助美國資本家向中國政府要求鐵路建築讓與權。這個團體是以摩爾根爲首，主持一切事務，其餘如 *Kuhn, Loeb & Co.*、*The First National Bank*、*The National City Bank*，以及哈里曼等也都加入在內。馬上美國銀行界就開始力求加入那承募湖廣鐵路借款的國際銀行團。而國務卿諾克斯 (*Knox*) 也於公佈中國與英，法，德等國簽訂合同後四日，向中國要求容納美國團體。

不過這宗借款，是已經過好幾年的談判，故三國銀行團體與中國政府均反對重開容納美國團體的談判，以免遷延時日。但國務院依然堅持着，並一面派遣摩爾根團體代表到倫敦與三國銀行界交涉；一面國務卿諾克斯向中國與以外交上的

壓迫。那時駐在北京的美國代辦公使，曾得國務院的訓令，謂：『須嚴重警告中國政府，不要對於此事有什麼懷疑。美國團體定能如以前在巴黎和柏林會議的結果一樣，得着歐洲各銀行團體的容許，讓美國資本加入目前的這宗借款。』又美國專使也通告中國，謂：『如因那班人還再固執己見，公然不肯解決這個局面，必要時，美國人是歡迎有一個代為準備全部借款的機會。』

至其他美國政府的間諜們，也都為美國銀行界參與湖廣借款事，極其努力。如駐德公使喜爾 (David Jayne Hill) 曾向德外交總長說過他不至於想到他政府『會忽略美國在東方的資本與企業的利益』這樣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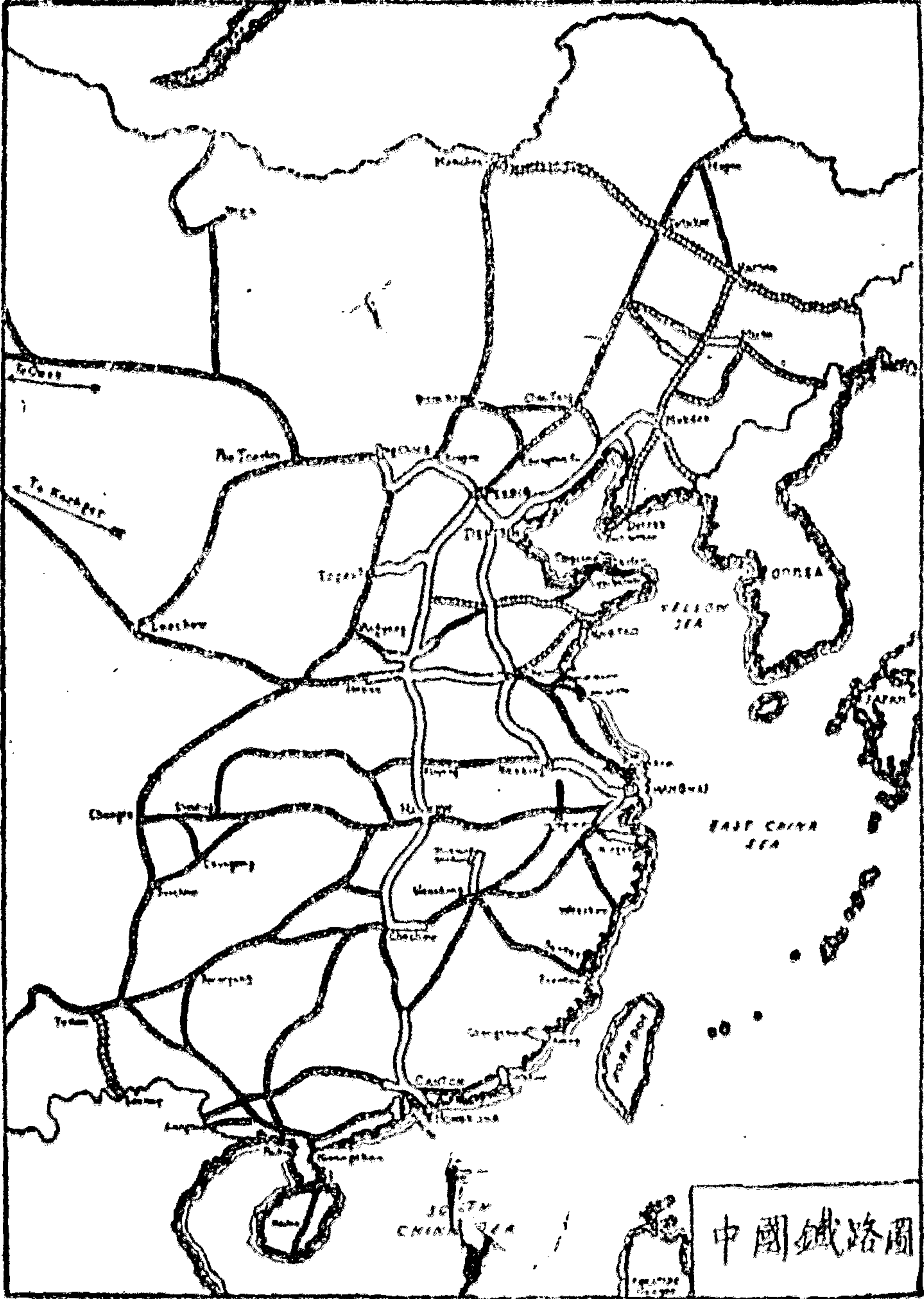
所有這些外交上的努力，似乎都屬勞而無功。中國政府且有意希望各列強自己衝突起來。如是總統塔夫脫便更進一步，打破以前一切外交方式，親來以個人名義致書於慶親王。在那封書信裏面，他說：

『余已給對於貴國政府容美國資本在現行鐵路借款中平均參與之某種意見衝

突的各報告所紛擾。……余茲遞此函，量閣下對於此種問題必有寬宏大度的反省，而立與兩國以極圓滿的結果。……余所以來與貴皇帝作此種非常直接的通函，蓋因其極關重要之故，而希望目前談判能得有圓滿結果。」


這種壓迫的結果，中國以及那三國便不得不來讓步，而允許美國團體加入進去。如是湖廣借款的初次合同，遂於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在巴黎草就了。

可是，這個湖廣鐵路借款的最後合同，還是到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日才簽字。簽字者為中華帝國政府，The Deutsch-Asiatische Bank，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The Banque de l'Indo china 以及美國銀行團——J. P. Morgan & Co.，Kuhn，Loeb & Co. First National Bank，National City Bank 等。在這個合同中，中華帝國政府命令那四國銀行團發行五厘利的六百萬鎊債券，以四十年為期，並將厘金，鹽稅，錢漕作抵。外英，德，美三



國工程師，均得任職於他們銀行團的權利範圍中。如是借款即於那年告成。

(七) 錦州瓊瑋鐵路讓與權（一九〇九年）

前奉天總領事斯掘忒，那時便是摩爾根團體駐在中國的代理人。他在取得湖廣借款參與運動中，曾出力不少。他並且還和滿洲當局開過談判，提議建築青州瓊瑋鐵路，以備給與美國資本一個根據地，來抵抗日俄那兩個競敵。一九〇九年十月二日，就簽訂了一個合同，規定原與英國公司（Pauling & Co.）建築青州間的鐵路，將由摩爾根團體出資建築。

這個錦瓊合同是於一九〇九年十月二日由滿洲總督，奉天巡撫，美國團體代表出面簽訂的。美國團體中包括有 J. P. Morgan & Co.、Kuhn, Loeb & Co.、The First National Bank、The National City Bank 等。而英國 Pauling & Co. 的工程師也曾加入簽字。合同訂定的結果，是：滿洲各省不得以超過百分之五的利率

向美國銀行界借用建築錦瓊鐵路的必需款項。至利息與償還宿欠等，由帝國政府擔保；外並以該路作抵押品。同時，美國銀行界與 Pauling & Co. 也草就了一個合同，規定該路建築的材料和器具，至少要有一半到歐洲與美洲去採辦的事，都歸美國人來經理。再美國銀行界所推薦的工程師，均得任用作該路建築事宜。

當摩爾根代表攜帶錦瓊路的合同放在口袋裏回到本國的時候，政府便想到牠可以藉這種方法，去實現哈里曼牽制滿洲路的原定計劃，俾將滿洲各路悉歸於國際銀行團的手中。因此，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六日國務卿諾克斯就遞給英國一個通知書，請求注意中國政府與美國團體以及英國建築公司所訂的新合同。外還附帶提出以下的幾項提議：中國應從有關係各列強收受大宗國際借款（1）使滿洲鐵路由願意出資建築的各關係國家授於該路所有者——中國——一種計劃，俾置於經濟的，科學的，公平的管理之下；（2）這種借款必不要使時間太促，庶乎能一定於期交付；而且也須本於這種條件，方能使牠引起銀行界與投資者的注意（3）參

加各國的國民，應於借款期內得監督鐵路制度；有關係各國政府應於這種期限內，得彼此本於平均的基礎上替他們國民以及物質方面享受選擇權。(4)日本與俄國亦應如英德兩國一樣參與這種計劃。

美國銀行界因挾有政府的援助力量，故希望藉以防禦滿洲為俄日兩國所吞沒。但是日本一再拒絕放棄她在滿洲的權利；俄國則因日本握有南滿鐵路，也就不肯把中東路拿來放棄了。

忽而法俄同盟，英日同盟高喊了起來。如是諾克斯的中立計劃，也就為有關係各列強置之不理。美國銀行界因諾克斯的外交的結果，不但沒有察覺他們的敵在滿洲鬆馳一點，并且還使那於五年前經過血戰的日俄兩國趨入互相協約中去了。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日，俄兩國竟簽訂一個協約，聲言遵重彼此在滿洲的利益範圍。

美國銀行界在企圖分享南滿與中東兩路的股份運動中一再受了挫折，又轉回

來要實現十月二日的合同——建築錦瓊鐵路，可是日俄兩國不但不情願讓美國銀行界去統轄他們的鐵路，並且都不肯有那條對敵路線的建築。固然這個十月二日的合同，是已經中國皇帝的敕令批准了，中國也當然是宗主國，乃日俄兩國竟因那條擬築的錦瓊鐵路對他們在滿洲的利益有所矛盾，便向國務院提出抗議。同時英國又在暗助她的同盟國，故自合衆國不去堅持反對這三大列強的攜手以後，青瓊計劃，也就准與暫時作廢了。

不過這個時候，美國在遠東方面的勾當，以及國務院與在牠那一部分世界中的投資財政機關間的親密關係，很穩固地建立了起來。這種政策曾給W. W. ROGGE 氏（係於湖廣借款與錦瓊借款談判時美國駐華公使）明白地表示出來。他說：

「像我們對於那些在東方——從斯坦波爾到東京——的顯著事實，多久閉着眼睛不見，而我似乎是明白那裏的政治，財政，貿易等，都是手攜手地進行。貿易的利潤固不能完全獲得，我們的勢力和威信，僅除却對於政治和財政上的活動

担負危險責任外，也不能全然保持。鄙意以爲我們必須贊助去實行我們大國在遠東以及在太平洋上廣大權利方面之一種不露面的任務。」

(八)六國借款

在湖廣借款中，國際財政讓與權的鬥爭，對於中國就有兩種直接的影響：第一，中國政府因美國銀行界依賴華盛頓政府的力量堅欲與歐洲合併以圖剝削中國之故，得到了一種極深刻的印象；第二，使帝國趨於必然的破產狀態，好讓中國財政有爲外國資本家完全統治的可能。實在，清朝已在外人強迫剝削之下顛搖了，除非是牠能穩定那形將毀壞的國家金融。果然又有以穩定金融與開發滿洲富源爲目的的五千萬元借款大計劃製成了。這個財政讓與權，是獻與美國銀行團體的。這個計劃，便是一九〇七年奉天的唐巡撫與駐奉天美總領事爲設立滿洲銀行所擬就的那個合同的新花樣。結果，美國團體遂藉着這個計劃，再企圖掌握滿洲的

「經濟咽喉。」

當這個計劃爲全歐熟悉的時，英，法，德三國銀行界即建議滿洲的金融與開發計劃，須由四國銀行團聯合實施。這個建議，起初爲美國銀行團所拒絕，雖然牠在湖廣借款中爲圖取得一個股份，曾力求實行門戶開放政策的；後因以下的幾個原因，還是逼着牠允許了這個要求：（1）美國銀行界的希望，是在於鞏固牠在滿洲抵抗俄國的地位；（2）有限制財政上競爭的需要；（3）美國銀行界不能在美國市場上承銷大宗中國債券，因爲美國尚非大的國外債券投資者，她的大工業還是要吸收美國資本的。

國際財政托辣斯的紀元，就算如此開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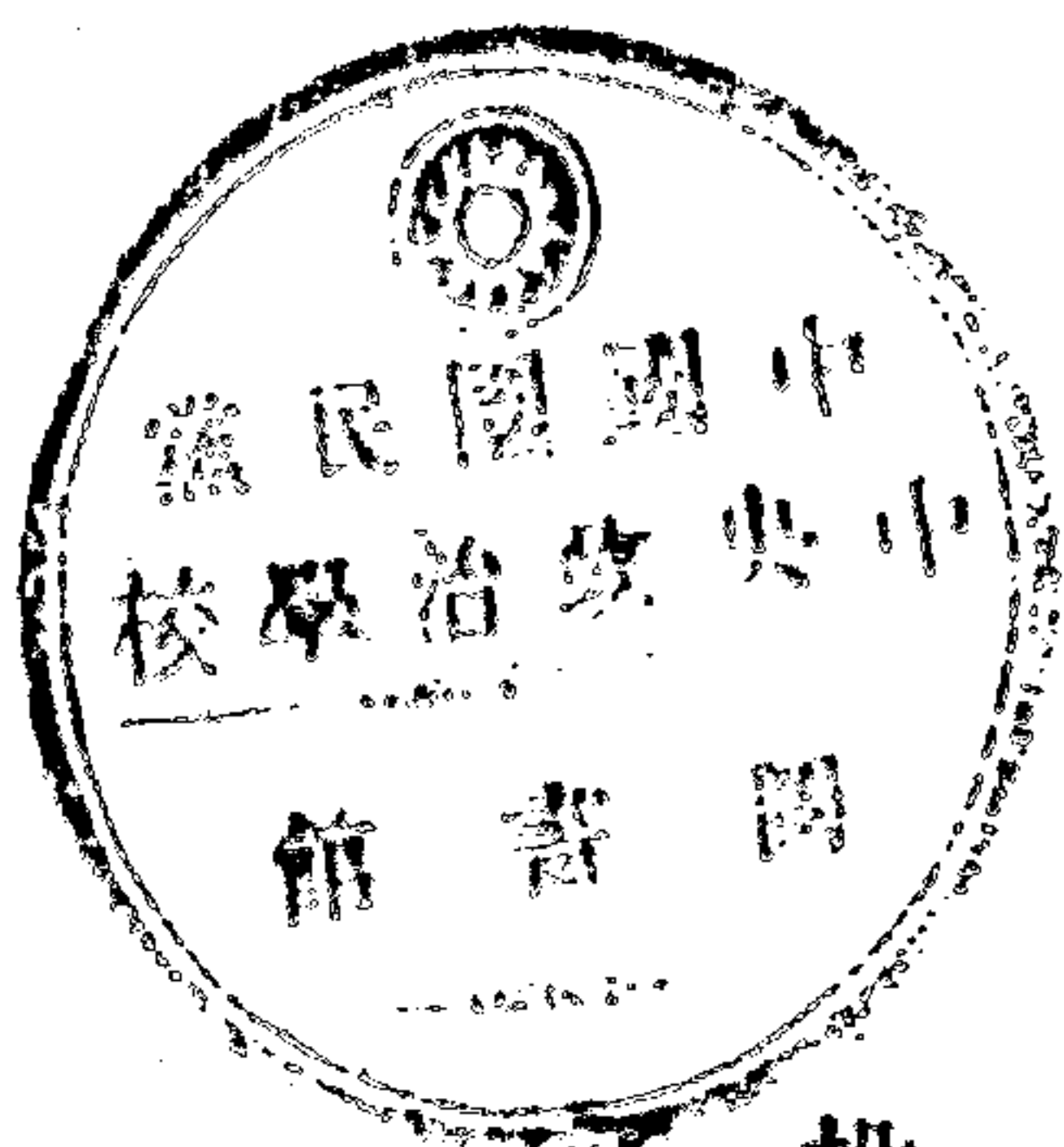
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五日，美，英，德，法四國爲承募滿洲金融與開發借款事，草就了一個合同。這個合同是由中華帝國政府，J. P. Morgan & Co.，Kuhn, Loeb & Co.，The First National Bank，The National City Bank，The British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The German Deutsch-Asiatische Bank, The French Banque de l'Indo-chine等簽字。這個合同上規定以一千萬金磅（約五千萬金元）用作統一中華帝國的幣制與備作振興和擴充東三省實業的基金。借款利率為百分之五，以四十年為期。至於担保品，四國銀行團得有菸葉，生產，消費，以及鹽稅等作抵。這些稅收都在合同中聲明，不得作其他各種借款，要來，義務，或抵押的擔保。倘遇有背約事發生，銀行團得有最先要求權。中國如沒有得銀行團的允許，不得取消或減輕這些稅收。

此即所謂中國幣制借款合同。在中國的財政統治中，牠又算劃分一個新的時代出來了。前司管滿洲銀行合同美總領事斯掘忒，曾為摩爾根公司的財政代表，後復司管此項幣制借款事。剛於簽訂此項借款二日後，他給摩爾根的信上說：「星期六所簽訂借款合同的重要，五年後更好實現了。這是由於國務卿諾克斯所創始的新政策初次實行的結果。」又在簽訂那個合同的那一天，他的日記上所寫

的是：「幣制借款已成，金圓外交最後還是證明無誤了。」實在，這個合同，就算代第一個中國銀行團——後擴充為現今的銀行團——立下了一個基礎。牠並且還想代有關係的四國銀行界造成一種專利，故特於第十六款中規定，「如中國政府決意要招請外國資本家與中國實業家一同參與此項借款所計及的滿洲實業，或者是要從從事發生相連的關係，則訂約各銀行得首先被請參與。」因此，當其他列強企圖對於滿洲的剝削造成專利時，美國銀行界也再不顧及那已經證實於他們極有用的門戶開放政策了。不料日俄兩國却偏來抗議那由美國財力所掌握的專利權，並要求基於同等的條款，准許他們加入。

正在這個爭論中，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爆發了。十一年前，拳匪們曾向歐美實業家企圖讓與權的初次爭奪與以反抗；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是反抗滿清之腐敗懦弱，致有二次爭奪讓與權的陰謀，把中國變成外人財力的奴隸了。當中華民國成立，各派亦於最後糾正他們的偏見時，由混合政府袁世凱的名義通告四國銀



行團，謂：中國想借一萬二千五百萬金元，作為善後費用。同時各銀團國家的政府亦得有通告，謂：迫於事實的要求，日俄兩國銀行界，應併入銀行團中去的。如是經過長久的複雜的談判後，中國就在隔壁簽訂了一字不易而包括有六國銀行團一切重要要求的合同。至於那個草稿合同中的條款，均經各該政府嘉納批准了；惟牠們却還於原訂的條款外，堅決要加上一條，即：在重要政府機關中得聘用外人，並得為稅務徵收員以及海關監督員等。

這是一九一三年中的事。也正是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即總統位的初期。當他即位時，美國銀行界曾詢問過這位新總統對於前所提出的六國借款的態度如何？這種訪問的形式，是為一種探詢的作用，看新政府讓不讓美國團體去參與這宗借款。到了他視事兩星期後，威爾遜總統就頒布了美國政府對於在中國投資的新政策的文告。文告中他把政府對於摩爾根團體的協助，拿來明白勾銷了。其原文如下：

「我們根據探詢前政府所得的報告，謂有美國銀行團體從事參與中國政府目前所需求的一宗借款。……現任政府亦曾給這個銀行團體詢問過是否也要求他們去參與這宗借款的話。……政府已謝絕去作這種要求，因為牠沒有承認過借款中的條件，或者在這種要求中明白包括自己方面的連帶責任。」

「借款條件，我們似乎認為是很有影響於中國行政的獨立；而且這種行政，就是被牽累了，也不會感覺到牠應該列入條件中去的。至伏在請求銀行界募集的借款中，該方面的責任，一定會引起武力干涉這個正在覺醒東方大國的財政甚至政治事務之不幸的結果出來。條件中不僅包括有特殊稅捐——有的已經取消，有的已經酌減。——用作擔保該項借款，並且還要由外國機關去管轄那些稅捐。如果我們政府，因着有這種擔保，這種管轄，去鼓勵借款，則所含的責任，是很明顯地違犯了我國國民政府所持的主張。」

財政帝國主義的戰略與目的之正式披露，是含有一種重要決議案在內。這種

重要決議案，已指明其背後的主要動作，是爲最初威爾遜政府所代表這個國家的實業利益，要重於財政的利益了。如決議案上說：『合衆國政府，真摯地希望這個國家與中華民國間得增進極廣的而又極密切的貿易關係。現任政府行將努力助成那必要的立法方法，以便給與美國商人，工業家，訂貿易合同人，工程師等目前所缺乏的信用上和經濟上的便利。因爲沒有這種便利的取得，則他們將去與他們的工業和商業競爭者比較起來，是多有不行了。』

美國團體因政府取銷其協助的結果，如是立即退出六國銀行團。這種退出，很顯示財政帝國主義是必要有外交上的協助才行。美國團體既已退出，留下來的卽爲一個五國銀行團，所謂二千五百萬金鎊的善後借款，遂於一九一三年中在牠的庇蔭之下訂成了。雖然美國銀行界企圖剝削中國的野心在那時沒有實現，可是美國資本開始在遠東所起的作用，到很明顯的占有優越地位。所以便不得不與日本愈形衝突起來。因爲日本，也是在那裏力圖統治太平洋。一九一二年五月間，

日本大板的朝日新聞曾載有一篇關於六國借款的時評。那個時評上說：

『以無租界無地理上便利的合衆國，竟已僭取中國政治的和財政的指揮權。……她，以勇敢的機巧的外交手段，竟勝過那握有優越權利的英，日，俄三國，而逼迫他們退居末席。』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爆發——不僅是在中國，而且是在世界各部帝國主義的利益，衝突達到極點一種表現。——使獵取租借權的活動暫告停止。合衆國會趁着這個屠殺的時候，做了一些瑣屑的貿易。如在一九一六年五月美國國際公司 (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係摩爾根所另組織的一家國外貿易支店——從中國政府方面取得一個疏通山東省內南段運河河道的借款合同，合同上規定借款額為三百萬元，利率百分之七，以三十年為期；並將田畝及由疏通該河後所收的地稅與通行稅及航捐等作抵。又同月芝加哥的 *Sierra and Carey Co.*，也從中國得到一千五百里鐵路建築的讓與權。

一九一七年時，始察覺合衆國在世界大戰中是一個極活動的份子；同時也察覺俄國因實行社會革命，一定是要在中國境內離開帝國主義競賽的路途。所遺留在滿洲的兩個勁敵，此時到可趨於諒解的地步。那已經是指點出來了，當企圖權利範圍的競爭達到極點時，各競爭團體都主張遵重彼此的範圍。但因爲要在中國方面達到一種彼此諒解的目的，遂有以子爵石井爲首的日本委員會來到美國，與國務卿蘭孫 (Lansing) 於十一月二日簽訂了一個極有意義的祕密協約。

這個蘭孫石井協約，誠意地應許合衆國對於遠東帝國主義加以擁護。所以合衆國遂於這個協約的條款之下，承認了『日本在中國，尤其是在她的所有權所接近的地方，有特殊權利。』另一方面却又拒絕『干犯中國獨立與領土完整的任何計謀，』而各自保證去拘守門戶開放政策，或『工商業機會均等。』又兩國政府均主張反對任何列強作有危害於中國固有的獨立與損害門戶開放原則的特殊權利的要求。像這種協約，分明是要來干涉『那個東方大國』的政務，而這種干涉行

動，是於四年前爲威爾遜總統表示反對過的。實在，中國亦已反抗過這個蘭孫石非協約，且宣言她『不受其他各國所訂的任何協約的束縛，僅尊重現行條約中規定因領土相接的另一個國家的特殊利益。』

爲解決因帝國主義利益衝突在中國所發生爭端的企圖，已於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中完成了。山東省即爲那時最重要問題之一。蓋因自一八九八年來，該省是屬於德國的勢力範圍。一九一四年日本乘大戰爆發之便，佔據山東省中那個原爲租借的口岸——膠州，並且還伸張她的管理權於該省中其他各處，屯兵於各險要地方。到一九一五年正月十八日，日本即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勒令將德國在山東省的特權，一齊轉給日本；外並要求其他種種特權，使該省完全讓與日本管理。另一方面，日本又要求南滿洲和內蒙古東部的管理權，其中包括有鐵路的實際專利，礦產，財政的讓與權，以及警察，軍事都歸其管理等。隨着這種要求之後的，就是哀的美敦的恐嚇行動，中國遂迫不得已，於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

五日簽訂條約，承認了這種要求。

正當這個談判進行的時候，華盛頓政府就通告中，日兩國，謂：合衆國「不能承認已訂的，或中，日兩國政府行將可以訂成的任何協約或任何事業，而有損害於合衆國及其在中國的人民的條約權利；中華民國政治與領土的完整；或關於中國的國際政策，即普通所認爲的門戶開放政策等。」

那時日本曾打算着：如果是協約國戰勝，她即決定固守山東，並爲鞏固自身起見，來與英國訂立密約去協助她的計謀。當巴黎和會考慮到山東問題時，日本代表就以退出會議與反對國際聯盟提議來恐嚇，除非日本對於山東省的要求，是全獲批准了。威爾遜總統前曾主張援助日本；他所以要來援助的原故，大概是怕日本如真退出和會，她「將會在東方去新建她自己的聯盟。」

(九) 新銀行團

日本在巴黎和會的勝利，不啻是與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一個打擊；而美國實業與財力的企圖，反將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傾覆了。可是，這種勝利，終給一九二〇年中國銀行團的形成所抵銷。本來中國是因美國壓迫的原故，於一九一七年加入協約國這方面作戰。同時政府為要來統治中國，又召集那曾甘在中國投資的美國銀行界的代表會議，結果復成立一個團體，包括有三十六家銀行，外並由 J. P. Morgan & Co.、Kuhn, Loeb & Co.、The National City Bank、The First National Bank、The Chase National Bank、The Continental and Commercial Trust and Savings Bank of Chicago、Lee, Higginson & Co.、The Guaranty Trust Co. of New York 等七個機關組織事務委員會，舉持一切。可是銀行界都願意組織一個混合團體，專以承募中國借款為目的；而承募的條件，據他們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八日遞給政府信中所述的是：

(1) 中國借款由四國銀行團承募，而該銀團中應包括有「英，法，日，美

四國政府所承認的財政委員。」

(2) 所有美國銀行團中的人員，應放棄他們現在所掌握的任何借款讓與權，凡對於中國借款事，應當作四國銀行團的專業。

(3) 合衆國政府應於原則上準備承認：因戰爭的結果，致我在國際關係中，不管是外交和商業方面，均有所改變。

(4) 合衆國政府應「於發行……時」，將牠明白公布出來，使大家知道借款事，是因政府提議去作的。

國務卿對於這種誠懇的要求，允許在中國實業方面，政府決來援助銀行界。

如是他便於第二天——七月九日——的答覆中說：

(1) 政府已提議應作此項借款，且於發行時，亦不必顧累前述的那種事實。

(2) 政府「很願意於各種正常方法中去加以援助，去作鼓勵與有力的表

示；並且還去採取各種可能的步驟，來保證外國人民以誠意締結的公平合同得以實施。」

外交部已於形式上將政府參與這種計劃中的事公布了。同時我們還可以於以後的來往信件中，看到威爾遜自一九一三年從老六國借款取銷協助後，政府的政策，是何等地全變了。不僅是華盛頓願意去協助銀行界，並且還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八日發了一個通知給英國外交部。那個通告上說：

「那可以肯定的說，合衆國政府前非謂外人管理稅收，或由彼此同意而要求的他種特別擔保應加以反對；也非謂於某項特別借款的條件之下，反對任用一外國顧問去監督幣制改革的實施等。」

當各國政府一齊來交換關於銀行團事件的文書時，有關係的四國銀行界，也都集於巴黎討論各項條款。那時主持該討論會會務的，即以代表資格出席會議的美國代表團財政顧問拉蒙特氏(Thomas W. Lamont)。結果，於一九一九年五月

十二日草就了一個預備協約。

在任何真實協約簽訂之前，有兩個嚴重的障礙須得克服。這種障礙，美國銀行界和政府曾在會議中聯合奮鬥過的。後數月中，又以合衆國爲主動，於該四國政府間，曾傳遞過很長的外交上的函件。

第一個障礙，就是英，法兩國政府不願意對於他們的團體擔保放棄例外的外交上的協助。五月十二日於巴黎所草就的銀行界協約，即申述各銀團對於各該國政府放棄其他外交上的協助，得另行規定。合衆國是很情願給摩爾根團體這種協助的。關於這一點，却也要記得這個時候，美國銀行界已變成所有歐洲最強大的債權者地位了。他們並且宣布過，日，美兩國將要來挾制銀行團中的英，法兩個團體。可是英，法兩國，却都不願意他們的團體去壟斷中國的借款，故特來積極主張；如有其他英，法團體情願到中國去投資時，應准與進行。結果，還是摩爾根團體的計劃勝利了。後來由國務院提出的一個妥協辦法，也足爲英，法兩國政

府所接受。那個辦法是：

四個參與團體的各該國政府，將遵照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至十二日各銀行專家在巴黎所訂的決議和協約，去盡力協助銀行團中各該國團員所從事的一切工作。至於爲取得任何特殊借款合同發生競爭的事情時，則駐在北京的四國外交代表，便對銀行團負責，去共同協力，以求達到那種借款的目的。

第二個障礙，如從美國銀行界與國際關係的觀點看來，甚至於還要顯得嚴重些。當時，日本因想獨佔滿洲和蒙古，曾提議應將這兩個區域屏於銀行團工作以外。立刻英美兩國就提出反對，美國銀行團也同起抗議。如是這個錯雜的談判，遂由摩爾根團體和國務院聯合共同進行。一面拉蒙特通告日本銀行界，謂：「蒙古和滿洲都是中國的重要區域，如想把他們屏於銀行團的範圍以外，是定難應准的。」一面國務卿蘭孫又根據蘭孫石井協約，致書於日本政府，謂「日本儘可以坦白的信任合衆國和加入銀行團的其他兩國，決不至慫恿任何動作，而防害

日本的重要利益。』同時拉氏藉華盛頓政府的准許，個人跑到日本去。直經過長久的談判，遂成功了一個妥協辦法。這個辦法，也都為有關係各國接受了。至政府於帶有國際性的財政談判中所起的作用，在牠的一九二〇年四月三日備忘錄裏面，簡明地表白了出來。該備忘錄上說：『美國政府準備同意拉氏在東京所提出的妥協條款。』這個妥協的辦法，是：將南滿鐵路以及其他各線『已經日本人完成實質改進的，均不列入銀行團範圍之內；但所計劃的洮熱鐵路（由洮南府到熱河）以及從該路連接海口的計劃路線，則一齊併入於銀行團的工作中。

關於蒙古和滿洲問題，日本剛一取消其保留條件，美國銀行團就馬上停止爭論。如是由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The Banque de L'Indo chine, The Yokohama Specie Bank Limited, 與美國銀行團——J. P. Morgan & Co., Kuhn, Loeb & Co., The National City Bank, The Chase National Bank, The Guaranty Trust Co. of New York, Lee Higginson & Co., The

continental and commercial Trust and Savings Bank of Chicago.——的代表於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在紐約商會將中國銀行團協約草就簽訂了。

協約簽訂後，中國就得到她的第一次銀行團的表面通告。那曾經國務院所常加以保證的那個東方大國的主權，也就再不在意了。

(十) 中國儼如美國的勢力範圍

自一九〇〇年來美國投資者和外交部仗着美國的優越經濟地位，對於所爭執的那個銀行團協約，算是已經達到了目的；因之中國也就變為美國的勢力範圍。

據協約上所載的銀行團目的，是在於交涉和進行中國借款事，尤其是在對於中國政府，或政府各部，或中國各省，或全為中國政府所有或管理的各公司，或任何中國省政府的借款事。『該約第三和第四兩條規定，在銀行團經營的一切事業中，所有各國銀行團體，均屬完全平等；並且每個團體亦得保持拒絕參加牠

所不願意經營事業的自由。又第五條中規定，如上所述，則各方對於任何事業不得聯合負擔責任，僅各團體去各自清理各方所約定的義務。又第六和第七條規定，凡不能在牠本國市場中發行中國債券的任何團體，得要求其他各團體，將牠的券額併入他們的債券中一齊發行。這個最末一項，算是指明了現今在遠東方面的真實情況。美國——半個世界的債權者——已衝上前陣，儼如在東方一個佔有優越地位的西方強國了。

『因為戰爭的原故，英，法兩國市場於幾年之內恐不能售銷中國的，也不能銷售任何國家的大宗外國債券。因此，美國團體為境遇所迫，便從舊銀行團中不甚出色的地位，一躍而為新銀行團中極重要的份子了。』

『在這個新銀行團中，美國，如她在裏面所表現的，一定要準備作極大的活動。若果如此，則她將可以同英，法，日三國之有經驗的夥伴們對於中國經濟與財政的發展，去立出一個充分的，廣大的計劃出來。……從她那駐在北平的代表

言語中看來，她可以以同情的態度，對於現形混亂的國家去任用勢力了。

所以這個新銀行團不啻是國務院對於中國方面所欲試用的兩大政策的享用機關。第一，是自從牠給美國資本自由移入中國市場後，便得有門戶開放的勝利；第二，是自從將所有的鐵路以及其他公益事業歸銀行團建築，由國際間去管理，并由美、日兩國爲其主幹後，諾克斯的中立計謀也復活了。舊的勢力範圍即將取消，中國要再轉入於新的勢力範圍，而由國際財政托辣斯去剝削了。我們不會再見另有勢力範圍在中國建立呢。自從羅斯福總統將庚子賠款移作中國留美學生教育基金後，這個國家就成爲中國表面上的朋友；可是這種表面上的親密，倒還沒有給那不幸事件——一九〇五年的排斥華人條律——來改變。據拉氏說，新銀行團可不要認爲是「一個慈善機關」，因爲牠如沒有得着一個平均的極邊利潤，牠便不能盡其義務了。美國團體於新銀行團成立後，便在湖廣鐵路建築中變做一個主要份子，因爲一九〇九年時，牠是怎樣努力去爭那裏面的一個股份呵！這個

銀團的組織係威爾遜政府撫育而成；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國務卿休士（Charles E. Hughes）曾通告摩爾根公司，謂他極稱許銀行團的目的。美國的擁有資財者因把中國構成一個國際經濟範圍的成功，使美國資本得以自由移入，故遂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所召集的華盛頓軍縮會議時，得到了國際間外交上的承認。至這個會議所涉及的問題——軍事問題與遠東問題——都是很關重要的。

該會議關於遠東問題所得到的和協，即表示美國政策的勝利。門戶開放，實是又經了一度的確定；前諾克斯計劃——制止勢力範圍的爭奪——也得以實現了。

在那次會議中山美，英，法，日所簽訂的四國協約，限定各列強去維持太平洋的現狀。四國政府亦宣誓尊重太平洋區域中關於他們的海島所有權與海島統治權的權利。又附約中曾指明「海島所有權與海島統治權」等條款，對於日本僅得

適用於庫頁島，台灣，澎湖島的南部。

四國協約對於合衆國最重要的一項，爲該約中第四款。該款係規定該約一經四國政府批准後，則英日兩國於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三日所締結的同盟即行廢除。

蓋日本爲美國在遠東的財政與政治利益之最可怖的勁敵，所以參議員洛治(Lodge)曾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八日就很真摯地對參議院說：『該約中最重要之點，即爲英日同盟的廢除，這種同盟的廢除，就是該約之主要目的。』他并且還接着說：『英日同盟在我們與遠東和太平洋方面的關係中，是一種最危險的成分。』

至華盛頓會議時所簽訂的九國條約，是直接有關於中國的。簽約者，爲美，比，英，法，意，日，荷，葡，中國等九國。各列強均同意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以及領土與統治的完全；并且還一再宣誓去遵守門戶開放的原則。再任何列強不得乘中國變亂的機會，企圖取得有礙於其他各列強的特殊權利，又關於勢力範圍和讓與權的競爭等，該約規定任何政府不得專去尋求或幫助牠的人去尋求

特殊商業和經濟的利益，而有勝於其他各強國的人民。又各有關係政府，均不得協助他們本國人民彼此間於所指定的中國內地各部中國謀創立勢力範圍或準備互相享受額外的機會的任何協約。『而中國亦保證不得以不公平的態度防害任何列強使用她的鐵路。』

又於華盛頓會議時，中國要求各列強公然承認她的關稅自主，取消領事裁判權，藉圖她的統治與領土的完全。原中國各通商口岸的關稅，係一八四六年中英南京條約所訂定的最高限度，為值百抽五。後一八四四年中美條約，亦將此種關稅協約包括進去。至外人監督中國海關的稅收，是起於一八五三年當太平黨徒佔駐上海，海關閉門的時候。外國領事既已開始去徵收關稅，如是美，英，法三國領事便於次年從中國方面訂下一些條約，規定設立一個外國海關監督局。因此，外人遂於一八五八年開始加入中國海關行政，亦即一九二二年中國外交部長得以宣訴：在中國各通商口岸中的四十四個稅務司，就沒有一個是中國人。中國代表

於華盛頓會議席上曾力辯現行值百抽五的關稅，對於中國政府，是爲一種不斷的財政損失。中國實屬不如列強所說的那樣穩固，如果各列強要她達到這個地步，除非她收回了她的關稅自主權。可是這個會議，始終沒有交還中國這個權柄，祇規定修政稅則，使於目前世界財政的狀況之下，真能達到值百抽五。所謂關稅問題，該會就是這樣地把牠結束了。

同樣中國代表申訴外人在中國所保持的那種領事法庭，是干犯了她的領事主權，而要求與以撤消。合衆國是由一八四四年條約，從中國得到領事裁判權；其他各國得到這種同樣特權的，約略後一點。一九〇三年時，中美所訂的通商條約中，曾允許放棄領事裁判權，「祇要是中國法律的狀況，行政上的設施，以及其他各種理由能保證牠可以這樣去實行的，就足夠了。」這種相同的條文，在一九〇二年的，中英通商條約中與一九〇三年的，中日通商條約中，都附入了。華盛頓會議也沒有把領事裁判權撤消，便規定組織一個委員會去考慮這個問題；不過各列

強却均能自由去接受或拒絕該委員會的意見。

華盛頓會議將前摩爾根團體藉中國銀行團於經濟上所成就的種種，現又使其於政上多方成就了。不僅使門戶開放政策穩固不拔，并且各列強都同意不再在中國尋取勢力範圍。這個最後的一點，曾爲哈定總統於催促參議院批准華盛頓會議條約的函件中，特別着重過的。此外，他還宣說九國條約，已將前所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權利的一九一七年蘭孫石井協約廢除了。直至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才宣布華盛頓與東京的兩政府已正式同意撤消那個約協。可是那保證美、日兩國政府共同維持太平洋現狀的一九〇八年魯特高平協約，却依然繼續有效。

中國銀行團的勢力，使牠自己感覺山東協約，係華盛頓會議的一個副帶的產物。故在第一次中，日兩國關於山東問題的開始談判時，曾有國務卿休士和巴爾福(Sir Arthur Balfour)參加；以後又有英，美兩國的代表參加。結果是從遠東方面的重要根據地中，把美國的勁敵排了出去；把以前爲日本所操縱的讓與權移

交銀行團。至中，日兩國間的協調辦法，是規定將山東交還中國，撤退駐在該省的日軍。中國方面，則從日本移借以十五年為期的債款，作贖回青濟鐵路之用。不過關於青濟路兩條準備擴充的路線——即由濟南府至順泰與由高密至徐州府兩線——係商定歸公，作為國際銀行團一般的活動。因此銀行團得操縱中國的借款，美國銀行界得在那些鐵路擴充中更大獲其利了。

美國那樣公開地企圖達到太平洋中優越權的目的，特以財力和外交結合起來去急急進行，致將自身一再陷入衝突的境界中。起初是與日俄兩國衝突，後來又專與日本衝突。如遠在一九〇七前干尼科 (Baron Kaneko) 曾這樣宣說過：『我們必須竭力與合衆國爭執太平洋的此種統治權；也要竭力企圖遠東市場的管埋權。』新近——一九一九年——如從遠東回來的杜威教授 (Pro. John Dewey) 又曾這樣寫着：

『為求真實的利益起見而應當記錄下來的，即四星期前曾與我談過話的每個

居民——中國人或美國人——都相信未來的大戰種子，現已在中國深深地種下了。」

日本之認遠東，就如同認爲是她的化外經濟帝國。她已經在進行亞洲門羅主義，而要求「亞洲歸諸亞人」。她的企圖——堅持蒙古與滿洲不得包括於新銀行團的事業範圍之內——如在她的實際鬥爭中代她自己去保持遠東方面的化外經濟統治，就全然與合衆國對她自己保持那種額外的權利去統治西半球一樣。乃卒經摩爾根財團以及國務院對日本應用壓迫手段取消了她的一切要求，而與日本帝國計謀一個重大打擊。

(十一) 近東勢力範圍

美國在近東的投資，大都投到煙草與煤油兩種實業中去的，可是這一塊區域却已變爲美國的「勢力範圍」。華盛頓政府對於那種發展，曾表示願意幫助在那

個區域中的美國投資者；至其表示的旨意，在合衆國海軍調查局所頒布的文告中，就陳述無遺。現摘錄如下：

「我們在近東方面有廣大的利益，尤其是在煙草和煤油實業中的。早在一九一九年時，曾有好幾隻美國驅逐艦奉令開往君士但丁堡，使他們在近東方面盡其義務。……世界這一部分中的財源之可能的發展，已爲美國商業界的代表們很慎重地研究過。這些代表們曾得有海軍的種種援助，如運送他們往各處去，并供給一切商業活動的新聞材料，這些新聞，都是海軍軍官們於他們常繞游黑海的旅途中所得來的。……海軍不僅援助我們的商店取得貿易，并且還於貿易機會發現時，便馬上通知美國商店，或與以極完全的報告等。……在土耳其三木遜(Samsun)地方，常駐有一隻驅逐艦，以便保護該埠的美國煙業利益。……那裏所開設的美國公司都實際地完全依賴駐在該埠的有力戰艦，去爲他們的煙草輸運上解除痛苦。」

有一個駐紮在土耳其海面的海軍軍官，曾經得到一個租借地，那個租借地後於美國投資者的掌握之下，貢獻了無數的財源。在一九〇九年時，這個軍官——海軍少將支斯得爾(Colby M. Chester)——就從土耳其政府得到一個預定契約，圖以美國資本建築海口，鐵路，以及鑛產的開採。這種企圖，曾為羅斯福總統撫育過的。一次有一隻美國軍艦於環行世界歸國途中，特畢逕停泊土國的士麥拿(Smyrna)地方，去載土耳其的一大批官員到那隻軍艦上去。這不是有什麼別的用意，完全是為美國租借地的利益起見而出此。殆後支斯得爾圖將前訂契約的批准時，就扯着一個敵人——德國資本家團體——巴格達鐵路公司(Bagdad Railway Company)和他為難。同時，又因土耳其革命，致將批准事延展下去了。到一九一〇年該約才經新公共工程部長簽字，并交國會與以批准。美人之所以得能戰勝德國資本家，完全是因國務院出力協助的結果。

原當談判進行時，國務卿諾克斯因早就準備把「金元外交」伸張到美國財力

所甘與的一切勢力範圍中去，特通告海軍少將支斯得爾謂他對於這個租借地極感興趣；同時副國務卿恆丁敦威爾遜（Huntington Wilson）於一九〇九年往君士但丁堡參加新土耳其皇的加冕典禮時，便公開地宣說他來此的目的，是在於援助支斯得爾的要求。此外，於正式條約移交土耳其國會後，歐洲各國政府，均由駐君士但丁堡的法官，紛紛向駐在君士但丁堡的代理美國公使卡德（John Kildare O'Shea）致賀，表示佩服他在奪取租借地中所任用的外交能力，使那個爭奪地得到圓滿的結果。

但是支斯得爾的前途，還是陳列着不少的困難。因接連幾年，土耳其全陷入戰爭的境況中。如在一九一一年與意大利發生戰爭，一九一二年又兩次參加巴爾幹戰爭，最後又加入世界大戰。不過這些戰爭，都沒有影響到這種計劃。一九一二年，有阿托曼美國投資公司（Ottoman American Development Company）的組織，去開墾這個租借地。至這個公司的組織，遂以「須得有本國政府作堅固靠背」

爲條件的。據 Henry Woodhouse 氏說：美國人民在外國作開關貿易的企圖，沒有一個比支斯得爾團體從聯邦政府所得到誠意的協作還多。

當世界大戰時，支斯得爾契約曾懸擱了一些時候，但在一九二二年時却又佔着上風。阿托曼美國投資公司復行以歌則爾斯將軍 (General George W. Goethals) 爲主席組織起來。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一日土耳其國會曾擴張支斯得爾租借地的範圍。至四月三十日就由土耳其的公共工程部長和美國公司於昂哥拉簽訂一個正式條約，使對於該租借地的租借權發生效力。這個新租借地要比舊的約大三倍，而且是世界最富饒區域之一。

該約既已成立，支斯得爾團就來準備建築三條鐵路路線，共長二千七百一十四里，使與現在各路線互相銜接。該路有一條是由亞力山大勒達灣 (Alexandretta Bay) 至哈浦特 (Harput) 以及阿哈拿 (Arslan) ——係一廣大銅礦貯藏的地方——與比得列斯 (Bitlis)；然後又經過摩蘇爾 (Mosul) 至叩谷克 (Kerkuk) 與蘇

利曼奈 (Sulei Manieh)。此外又有一段路線準備由哈蒲特經卡爾忒 (Chalty) 擴充到栖威斯 (Sivas)，與再從哈蒲特橫經兩大煤油區直達凡 (Van)。

第二條路線，是由昂哥拉到栖威斯和三木遜。這條路線的鋪設，就是爲使牠變成對於黑海方面的貿易一個進出口的要道。另一段是從卡爾忒到黑海，並從達拉布松 (Trebizond) 到挨不斯倫 (Brzerum) 築一條平行支路。

第三條路線，係經約芝格得 (Yozged) 將昂哥拉和三木遜連接起來；又由微薩里亞築一條支路，將昂哥拉到栖威斯線和巴格達鐵路的終點——烏立基西拉——連接起來；外且有一段路線由挨爾斯倫擴充到波斯邊境巴耶芝得 (Beyzed) 城。這樣，則美國財團不啻是要來鋪設一種網形的路線，分布於這個國家裏面了。

然還不止此，克斯得爾財團并得有每條路線兩旁二十公里地的礦產所有權。這些礦源約值一百億金元。挨爾斯倫，比得列斯，以及凡等煤油區，估計可取得八十億桶以上的煤油。又阿哈拿的銅礦，估計可得二億噸上等生銅。而且這些

地方，也富於煤油，金，白金，銀，鐵，錫，白鉛，洋鐵，水銀，鈷，錳，鏷，鎳，鎘，煤，鹽等礦產。

(十二) 油權鬥爭

美國資本在遠東方面的進展中，所遇着的主要敵人爲日本；在剝削近東的企圖中，又與早在那裏佔有勢力範圍的大不列顛衝突起來。支斯得爾租借地的發展，曾因美孚煤油公司與英國煤油投資者圖奪美索不達米亞的廣富煤油區所起衝突紛擾過的。原摩蘇爾區域，既包括在支斯得爾租借地之內，却又於戰前包括在土耳其煤油公司——一個英國公司——所取得的那個租借地當中去了。實在，這一個區域，已給大戰時所訂的英法協約，劃分爲英國的勢力範圍；且於休戰後，英國軍隊亦曾駐紮過摩蘇爾的。一九二〇年時，由聖勒摩會議 (San Remo Conference) 所訂的色佛爾條約 (Treaty of Sevres) 將土耳其問題——米索不達米亞

——解決了。這個米索不達米亞，後來係變為伊拉克王國 (Kingdom of Iraq) 而形成一個獨立國家，曾由國際聯盟授與英國委託管理權。所謂包括在支斯得爾租借地中的摩蘇爾區域，遂因此變成英國的領土。此外，又於聖勒摩會議時，英、法兩國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五那天，簽訂了一個協約。依照該約，法國將取得土耳其煤油公司中四分之一的利益，而以摩蘇爾的油權讓與英國。

這樣一來，美孚煤油公司遂本着門戶開放政策，提出要求加入摩蘇爾煤油區的開採權。站在美孚煤油公司侵入近東煤油區域企圖的後面，即華盛頓方面的全班政府人員。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二日參議院即索求關於煤油區的尋覓，或煤油區的獲取與開採事件中，外國所加於合衆國人民的限制達到何種程度，以及政府將應取何種步驟去解除這種限制等項報告。一九二〇年夏季，華盛頓與道甯街 (Downing Street) 間就傳遞關於煤油問題的訊息。當聖勒摩協約新聞給衆週知時，國務卿科爾比 (Bainbridge Colby) 就向英國提出抗議謂：合衆國雖非國際

聯盟會會員，却不應把美國利益屏棄於國際聯盟所設的委託管理權之外。他並還力辯着，聖勒摩煤油協約，有違犯門戶開放原則，合衆國政府對於那無確實證據之土耳其煤油公司的租借地，礙難簽字而與以承認了。刻遵 (Mont Onnon) 回答說，在米索不達米亞中的租借地，係土耳其煤油公司於大戰前所獲得的。科爾比對於這點，又來加以反駁，謂：這種報告，本國政府早已接到過的，不過均指明大戰前土耳其煤油公司在米索不達米亞沒有取得煤油區的租借與煤油開採等權利。這種爭執，至哈定政府就職時，還要來得尖銳。如是國務院也很努力給美孚煤油公司開闢巴力斯丁 (Palestine)，并且還代牠與英國外交機關進行爭奪假碧 (Djabir) 地方的煤油田。又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國際聯盟理事會於巴黎開會時，外部曾要求該會對於前德國各殖民地的委託管理權問題再行加以考慮。同時，美孚煤油公則在倫敦和煤油業的名人們進行私人談判；結果，遂將土耳其煤油公司的一股，於一九二二年七月獻於美國托辣拉承受了事。因此，這個摩蘇

爾，現在就爲兩方——土耳其煤油公司與支斯得爾的阿托曼美國投資公司——所爭辯了。正在這個爭辯達到極高點的時候，土耳其人忽提出不僅要收回摩蘇爾煤油區，連其餘包括在支斯得爾租借地中的兩個煤油區，也要一併收回。至法人於戰前所要求由薩茅佛 (Samouy) 到塞法斯 (Sivas) 的鐵路建築權，也包括在支斯得爾租借地裏。故土耳其煤油公司的要求勝利與否，尚須根據摩蘇爾問題最後的處置而定。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所召集的第一次羅散會議 (Lau Sarne Conference)，原係作調解近東方面煤油權的糾紛。國務院爲美孚煤油公司的原故，已要求注意門戶開放政策。此刻——於羅散會議時，駐羅馬美國公使柴爾德 (Richard Washburn Child)——他曾以私人資格出席——宣說美國政府已經再三申明不承認聖勒摩協約，而祇知保持牠的權利與擔保門戶開放而已。可是這個會議終沒有解決什麼問題；不得已，遂於一九二三年由四月至七月間，又召集第二

次羅散會議。這個會議的召集，曾有一個布告宣示支斯得爾租借地已由昂哥拉政府給與最後批准了。因此，摩蘇爾又變爲那團結在土耳其煤油公司與支斯得爾團體中的英，美，法，三國實業界的戰場了。國務院爲正式放棄對美國團體的協助，乃遣派非正式代表格勒（Joseph O. Grew）出席該會，并一再陳述合衆國向來沒有承認土耳其煤油公司的租借地有法律上效力的。

那時國務卿休士亦否認支斯得爾團體已得到政府合理的，政治的允准，或是一種擔保——在發生任何爭辯時，政府必定負責地代其申辯租借地有法律上的效力。

據最近的報告，指示阿托曼美國投資公司中的英，美，兩國投資者二年間鬥爭的結果，是管理權已落在那以海軍少將支斯得爾和他的兒子們爲首的美國團體手裏去了。至於該公司的股票，英國雖握有七千股，而美國却也有三千股之多。目前還在進行談判，期將那七千股都接收了去，俾支斯得爾團體取得該公司全部

管理權。該公司的租借地已爲昂哥拉政府批准了，支斯得爾團體也正在籌劃實施巴格達鐵路建築的計劃，以及煤油與礦產開採的工程。

一九二五年三月中有一個正式通告謂伊拉克王國的樞密院已經和土耳其煤油公司簽訂了一協約，同意給該公司一個二十五年爲期的租借權，去開採摩蘇爾與巴格達的煤油礦。這個談判在一九二二年中美國各團體開始加入土耳其煤油公司時，就已經完成了。至目前該公司的組織，係包括有英波團體的股本百分之二十五；法國團體的百分之二十五；皇家殼油公司的百分之二十五；美孚煤油公司與Sinclair Consolidated Oil Corporation 的百分之二十五。因此支斯得爾團體與美國煤油團體，就算明確地在近東方面建立了一個勢力範圍。

(十三) 國際托辣斯

消滅遠東方面「勢力範圍」競爭的政策，已易以美國的國際托辣斯政策，使

今後好專去從事於剝削中國的企圖。在這個托辣斯——中國銀行團——中，美國團體因美國已佔着世界的優越經濟地位的原故，遂能行其操縱的作用。這個托辣斯將要在中國經營一切未來的債款和讓與權。牠已爲華盛頓軍縮會議時簽訂的九國協約所贊許。不過摩爾根團體的企圖，將會在遠東方面釀成美日兩個勁敵出來呵！

至於在近東方面，國務院已代美孚煤油公司開闢了一個勢力範圍；外并有美國軍艦駐在那裏協助美國的商人和投資者。且還以土耳其煤油公司原型，橫成英，法，美投資者的國際托辣斯，同去開採近東的煤油田。

前內務長 Franklin K. Lane 氏一九二〇年在他的著作中寫了這麼幾句話：

「如果不僅是國民，而且政府自己，也來參加經濟競爭與置身於商店或製造廠中，那是很能顯而易見的，是沒有希望去和解由商業對敵所不斷發生出來的衝突呢！」

第四章 政治的「改革」

(一) 經濟與軍事的基礎

凡投資各國，爲保持經濟權利起見，常不知不覺地藉着經濟與軍事上的重要之故，去干涉落後和弱小國家的內政。這種干涉，可爲私人投資者的，或政府官員們的工作，亦可以爲投資者與官員的工作。過去六十年時，歐洲各帝國與非，亞兩洲間的關係，便可給與不少這種原則的證據，即在合衆國外交的紀年史中，

也把這種原則重再證實過了。

至于干涉別國的內政，而尙沒有達到武裝干涉與侵佔之點的，頂好以「改革」(Regulation) 這個名辭去解釋。

在許許多多的例子中，合衆國不以武裝干涉與侵佔而去實行「改革」的，如一八九三年的夏威夷革命，一九〇三年的巴拿瑪革命，以及一九一一年後的墨西哥革命，都爲顯著的事實。

(二) 一八九三年的夏威夷革命

夏威夷早爲美國企業的目的地。一八七五年時，曾訂了一個互利條約，規定夏威夷的某幾等糖產，得自由運入合衆國去。結果，該約立即發生效力了。在該約未簽訂之前，夏威夷糖的進口，是從來沒有達到二千萬磅的數量。那年便算是初次達到了的。自此以後，增加率就非尋常可比。一八八二年，進口額超過一萬

萬磅 一八八七年，即超過二萬萬磅之多。這個互利條約的結果，是使夏威夷的種植者於經濟上和路易斯安那 (Louisiana) 的種植者聯成了一氣；又兼夏威夷的土地特別宜於產糖，故夏威夷終能得着固定的利益，而來壓倒他們美國的競爭者了。

實業家就立即取得這種利益。凡獲得最高利潤的種植者，都是美國人。他們均在夏威夷的經濟事業中，握有優越的地位。

一八九〇年的麥金利關稅條例 (McKinley Tariff Act)，將糖列入自由貿易中，藉使夏威夷的種植者，來直接與古巴，爪哇，巴西去競爭。立刻該島就逢着一個恐慌時期。蓋自麥氏關稅條例通過後，在火奴魯魯的生糖價格，曾有一日由一百元一噸跌至六十元一噸。而種糖地畝和糖業股票的價格，也同樣低落。據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衆國公使史蒂芬斯 (Stephens) 所報告那時的情況如下：『種糖與製糖主人們的損失，已不下一千二百萬元；且這種損失，大部份是

降到住在這裏以及在加利佛尼亞的美國人身上。如果不與以實在救濟的方法，則這裏糖業的恐慌，還是不會中止的。』

爲圖夏威夷的復興，兩個動作是在所必需的。第一是將夏威夷歸併於合衆國的版圖。第二是對於與夏威夷同來競爭合衆國市場的糖產，概行課稅。

在夏威夷的美國商業界，就都準備一致行動，共同協助建立合衆國的保護國，并圖取得承諾。如是來聳動在夏威夷的美國人的輿論，贊同設立公署委員會。果然，這個委員會於一八九三年正月組織成了，以總審判官多爾 (Dole) 爲主席，主持會務。

史蒂芬斯公使曾與委員會各代表商議，要求政府遣派軍艦駐紮火奴魯魯，用以保護美國人民的生命與財產。一八九三年正月十六日，便有波士頓的指揮官率領軍艦駛到。立刻阿胡島 (Island of Oahu) 總督和外交部長向合衆國公使提出正式通告，反抗「未取得本政府的允可」遽而登陸的軍隊。而史蒂芬斯公使的回

答，却滿口承認負其完全責任。

當美軍登岸的第二日，公安委員會即由該軍全幅武裝保護之下，晉見政府，勒令宣布取消夏威夷的君主專制，改稱臨時執政。這個執政存在的期間，以至與合衆國合併的條款談判同意後爲止。在上項布告宣讀後一個鐘頭內，皇后以及她的政府人員尙未棄職，猶握有皇宮，營房，警署時，合衆國公使就應允承認這個臨時執政。

立刻有委員們來到合衆國，察覺哈禮遜（Harrison）總統與國務卿福斯特（Foster）對於新政府非常表示好感，遂即擬就了一個合併條約。但待到該約，於二月十五日簽字，呈交參議院時，已是革命暴發後一個月的時光。及至三月四日克利夫蘭（Cleveland）政府秉政，又將該約從參議院取出，并對於整個事實加以討論，雖爭執未曾避免，大體却均贊同。

那時在領域擴充者與反領域擴充者間，就來了一個長的爭執。夏威夷終於美

西戰爭激發時（一八九八年七月七日），由聯合決議，把她歸併了。但同時——一八九四年——威爾遜關稅條例（Wilson Tariff Act）已決定復課糖稅，藉圖該島的復興。於是使那曾於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四年間衰落過的糖產，此刻又繼續地發展起來。新的種植已經開始，原有的糖業，也增加其產額了。至輸入合衆國的糖產，是日多一日，這個海島，又復如從前一樣的興盛。

一般歷史學家，均認為這種革命，係美國的一種冒險行爲。因在夏威夷的較有勢力和擁有財產各階級，都來援助這個革命，且希圖歸併。而合衆國方面，又恐有別國去奪得這個獎品，更激發了她擴張的願望。據 O. A. Best 氏的論著中說：『那裏的革命，大半爲美國實業界所激起。』即革命者，也是這樣宣言，謂：『投在該島的資本，有三分之二爲美國人所有。且參與革命工作的人員，並非掠奪者，冒險家，而是最守舊，最能遵從法律的公民，主要納稅者，以及工業的領袖們。』又合衆國史蒂芬斯公使也曾以這種見地指示着革命的領袖們說：

「有以審判官多爾爲首的四個高尚的人，其中如 P. O. Jones 氏者，卽爲波斯頓本地人，他很富足，在該島中，握有財產權利，且居住了不少的年數。」

這樣如法組織起來的革命運動——由美國實業家所慫恿。由合衆國外交代表所協助，以及由新關稅條例所禦防的革命運動——當很足以去避免史蒂芬斯氏前所預知的那種重大財產的損失呵。

(三) 巴拿瑪革命

「改革」原則的第二個例子，卽爲一九〇三年的巴拿瑪革命運動。原爲開闢那條橫過巴拿瑪土腰 (Isthmus of Panama) 的運河，幾費了數世紀的苦心。法人曾經有過這種志願，企圖完成此項工作，足因病疫的傷害與缺乏資本之故，致遭失敗。及至合衆國與科倫比亞經過許許多多的談判後，又爲着那巴拿瑪與尼加拉圭路線的關係問題，經過煩難的辯駁後，國會遂令總統去談判開闢那條橫過巴拿

瑪士腰的運河。如果談判沒有結果，即令總統於適當期間中，去取用尼加拉圭的航線。條約終於照着這個律令訂成了，并經參議院與以批准。此外還規定合衆國應付與科倫比亞一千萬元，作爲該運河開闢時所經過六里路程的永遠租賃金。而科倫比亞國會，亦因以批准該約爲目的，曾召集一次特別會議，乃該會經極久的討論後，依於一九〇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無結果地休會了。

遠在該會休會以前，是很明顯地沒有採行過任何行動，而大多數科倫比亞的人民，尤其是巴拿瑪的人民，無不直言無忌地訴說國會的失敗。有兩個居住土腰方面的人——Jose Agustín Arango 和 Dr. Manuel Amador Guerrero——曾商於 Captain J. R. Beer 氏——巴拿瑪鐵路的運輸經理——希圖組織革命。乃經這一次商議後，Dr. Amador 氏即前往華盛頓，接見國務卿約翰嘿。同時前法國運河公司的總工程師 Philippe Bunau Varilla 氏亦抵達紐約，贊助那個革命計劃。如是 Amador 氏即隨身轉回巴拿瑪去，不過他的黨羽們却還沒有明白信服合衆國的鼓

動，認此事已達到焦點了。

那時駐在波哥大 (Bogotá) 的合衆國公使波佩勒 (A. M. Beaupré) 曾於十月三十一日通知國務卿嘿氏，謂科倫比亞國會沒有批准條約休會了，外并加着說：『此地民衆大爲從考加 (Cocle) 與巴拿瑪方面傳來退出運動之各種衝突報告所騷擾。』後二日他又在一封信中反覆申述科倫比亞中的騷擾，有更甚於巴拿瑪之反叛的可能。

同時關於土腰方面的事件，也如演劇那樣快的往前推進。十一月二日代
軍部長曾電駐紮在科倫 (Colon) 的 Nashville 軍艦司令官，謂：『須防禦任何懷有敵意的軍隊登陸。』同時又傳訊與另外三艦，謂：『須維持自由與無阻礙的交通。如遇有軍隊來恐嚇阻礙，就去佔駐鐵路路線。再在巴拿瑪五十里之內，不許任何懷有敵意的軍隊於任何地點登陸。如對於任何軍隊有所懷疑，即以重砲去佔駐安空山 (Ancon Hill)。……政府軍傳已逼近土腰。如果決斷他們登陸後定會發

生衝突，就須防止他們登陸。」因此，在規定舉行革命的前一天，合衆國的海軍就都得有明令，去防止科倫比亞政府軍於土腰方面登陸。

又在巴拿瑪也同時準備舉行革命。可是這班預定的暴動者們，似乎於最後的頃刻，倒還猶豫起來；代理國務卿盧密斯(Hoopes)遂從華盛頓電駐巴拿瑪的愛爾曼(Ehrman)，謂：「土腰方面的舉動報告過了。務須迅速地，完全地向本部傳達訊息。」這個電報是下午三點四十分鐘發去的，當晚八時一刻得到愛爾曼覆電說：「此刻猶無舉動。夜間再作報告。形勢頗趨緊張。」兩句鐘後，又接到愛爾曼的一個電報：「今晚六時已經舉事，但未流血。海陸軍官已下獄，今晚即行組織政府。」同夜十一時十八分鐘時，盧密斯遂指令愛爾曼務須迅速地阻止科倫比亞軍從科倫往巴拿瑪前進。

那天有四百科倫比亞軍隊已在科倫登陸。當時進到巴拿瑪的軍官們，却都爲叛黨逮捕去了。可是駐在鐵路線那一端的 Nashville 艦司令官 Hubbard 氏對於

科倫方面的情形，還完全隔閡，曾於十一月三日電海軍部長，謂：『在土腰方面沒有宣布過革命，也沒有什麼騷擾……或者今晚在巴拿瑪方面有一種運動發生。』直到第二天他才報告昨晚已經成立了革命政府。

實在那時情勢，對於徒手的叛黨們倒很緊張。在科倫方面的科倫比亞的軍隊，都全幅武裝了起來，政府也盡了各種方法來招募異軍，去鎮壓這種反叛。合衆國的海軍因老於處置這種事件，就來勸誘駐在科倫的軍隊再行登船轉駛；又另一船載着援軍，亦逼近巴拿瑪，也被阻登岸，開回卡他漢納 (Cartagena) 去。

這時駐在波哥大的合衆國公使波俾勒就很費了一點躊躇。十一月四日他將反叛的經過報告於國務院，六日又通知該部，謂勒斯將軍 (General Reyes) 已握有特權，并希望明悉合衆國是否準備幫助科倫比亞去保持她那土腰方面的主權。如果合衆國承認科倫比亞駐紮軍隊於土腰方面，則勒斯將軍就可應合衆國的旨意，或宣布戒嚴令，明令批准條約，或者是召集國會再開一次會議。又十一月七日波

俾勒復電告，謂勒斯將軍已握有全權，且一定要明悉合衆國是否願意依照一八四六年條約中第三十五款的規定，與他一同合作來保持土腰方面的主權。

這種提議可惜來得太遲了。合衆國却已經定奪了她的方針。當革命破發後第三日——十一月六日，國務卿嘿氏曾電告波俾勒：「巴拿瑪的民衆，以同心一意的運動，解決了他們與科倫比亞共和國的政治問題，而繼續保持他們的獨立；已採行他們的政制——共和政體，俾合衆國得來與之發生關係。合衆國總統將照以前與各該國間所早樂於存在的友誼聯絡，很誠意地稱許科倫比亞與巴拿瑪的政府和平地解決了該兩國的糾紛。」

波俾勒對於這樣一個電報似乎不甚了解。所以他又去電詢問是否勒斯將軍能自由去指揮巴拿瑪的事務。後嘿氏於十一月十一日回答他說：「那並非決意承認科倫比亞軍隊得於土腰方面駐紮，因為這樣，就會引起戰爭。」他後面還說：「我於十一月六日曾電告我們已與臨時政府發生關係」的話。這樣，則再沒有什


麼得以留下讓科倫比亞去作，祇好來提出抗議，和以斷絕外交關係去恐嚇了。

至承認新巴拿瑪共和國的過程，是俱剛柔並施的一種形式。當革命破發後的第三日——十一月六日，代理國務卿盧密斯曾通告駐在巴拿瑪的愛爾曼說：「當你認為滿意這個已經在巴拿瑪建立共和政體的而沒有民衆出來反對的實際政府時，你就可以將牠當着這個國家的責任政府，而與之發生關係。」

當天——十一月六日——愛氏即通告國務卿，謂 Philippe Bunau-Varilla 氏已被任爲駐美特命全權公使。次日——七日——Bunau-Varilla 氏亦將他的任命通告國務卿約翰嘿，并說：『美洲各國的慈母，這樣撫愛她那新產生的幼兒，特來力勉她那高貴的使者，去作人民的解放領袖與導師。美鷹 (American Eagle) 已允准展開她的雙翼，照護着我們的共和國領地。』立刻國務卿也來與以答覆，而羅斯福總統且於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革命暴發後十日——就把 Bunau-Varilla 當爲巴拿瑪代表而與以接待。

總計科倫比亞國會休會後三星期，巴拿瑪的革命，就「賴有美政府的同情，而不是與以協助的」實現了。所謂革命政府，還是用專電去承認的，條約也草成簽訂了。這一切事件，僅共費時一十四天。

(四) 墨西哥地亞士與油權

一八九三年的夏威夷革命與一九〇三年的巴拿瑪革命，因過去久遠，已成美國史中所認為稱意的一部。在那些例子中所證實的事實，都可當作美國投資者對於弱小鄰邦內政的「改革」一種可怖的成案。至一九一〇年與一九一七年間墨西哥的「改革」，也還不是美國投資者與聯邦政府官員們干預這個鄰國內政所表現出來一種同樣的明證，因合衆國的投資者均在這個國家裏面握有廣大的富源與資本。

前拿破崙第三所企圖建立一個拉丁美洲帝國的野心，在一八六七年時完全失

敗了。後四十年中，合衆國與墨西哥間的關係，漸漸親密諒解起來；直至一九〇八年的仲裁條約告成時，即爲這種關係極高的表現。不料一到一九一一年時，「墨西哥的爭執」，就爲馬得羅革命 (Madero Revolution) 觸發了。

原在地亞士統治之下，墨西哥曾享受過和平的，表面的發展，不過這種發展之主要的受益者，却均爲富足的墨西哥公司與外國公司等。所以人常謂墨西哥富墨西哥人窮。至地亞士的權勢，係完全建築在那班來承租租借地而握有工具去開發墨西哥的廣大財富的人們身上。實在，剩餘資本來自外國投資者手中的，確爲數不少。據一九一一年所估計投入墨西哥去的資本如下：英國人有三億二千一百萬元，法國人有一億四千三百萬元，美國人有十億五千八百萬元，墨西哥人有七億九千三百萬元，其餘約有一億一千九百萬萬元。

當一八七六年地亞士開始秉政時，墨西哥還是一個封建式的國家，少數地主們握着有數萬或數百萬畝地，由一班農奴們在上面耕種。後因鐵路，礦產，以

及別種實業之准與承租，遂在墨西哥的東北區域——工業區域——造成一個實業階級的人們出來。如馬得羅 (Francisco Madero)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掛名領袖——就是這個階級中的一員。他在革命的初期，即從這個實業階級中取得協助的。

雖然大地主與實業階級間免不了破裂，但因沿坦比哥 (Tampico) 與塔克斯彭 (Tuxpan) 鄰近海岸有煤油的發現，故破裂得以稍延時日了。

一九〇〇年時，多漢 (Edward L. Doherty) 與美國資本家團體曾取得塔方羅 (Hacienda del Tullio) 這個地方。這塊不動產，約佔地二十八萬畝，係以三十二萬五千元購買來的。隨後，他們又於該地毗連之處，取得一十五萬畝。最初在墨西哥所出產的，或者所消費的煤油，都是從阿板諾 (Tlapano) 地方於一九〇一年五月十四日所開的那個井中流出來的。很多煤油實業家都對於這個新煤油區之有無煤油，非常疑慮；可是多漢却偏來詳細敘說他如何相信，如何忍耐，而足贏得

了一宗財富。

據 Clarence W. Barron 氏所推測墨西哥煤油區價值的大概，是：『加里佛尼亞煤油井，每日可出油一百桶至二百桶的光景，而大井則於一日可出六百桶之多。』加里佛尼亞的出產，要高於合衆國煤油實業一般的產量。假使再用以下的數目字來比較，墨西哥的出產倒足令人有些懷疑。如加舍諾 (Oaxaca) 一處的第七井，在一九一〇年九月十日開始出油的一天，就得有七萬桶之多；後因將其加以阻塞，每日亦尙能產出二萬五千桶。總計九年間，該井共產出煤油一億以上。合衆國的油井，平常都是用機器去抽汲；墨西哥的油，都是由壓力而使其自動流出來的。如 Cerro Azul——號稱爲全世界最大的油井——在其產力最不可及的時候，曾出過一百四十萬桶，後因減低至九百鎊的壓力，每日該井出產額，也在四萬五千至五萬桶之間。這一個油井，那時雖已流了三年多，猶不甚減色；卽多漢氏所證明那在一九〇四年掘開的一個油井，自經不斷地流過十五年之久，

而每日還能出八百桶的煤油。

把上面煤油出產的數量一看，可知煤油在墨西哥各種實業中由不足輕重的地位，進而升到首席地位了。據最初的正式報告，謂一九〇四年中，產額爲二十二萬零六百五十桶，次年又略有增加；到一九〇六年，就超過一百萬桶以上，一九〇九年，爲數三百三十三萬二千八百零七桶；到一九一〇年即增加四倍，爲數一千四百零五萬一千六百四十三桶。一年一年地增加，直至一九一三年時，竟達到二千五百九十萬零二千四百三十九桶之多。因此，僅十年之久，墨西哥在煤油出產中由不關重要的地位，忽躍而僅後於合衆國——煤油的最大出產者了。到一九二〇年，墨西哥的產額，除合衆國不列入計算外，超過全世界各處油產總共的數量。所以在一九一〇年時，就顯示墨西哥煤油田爲世界上一個最豐富的經濟獎品。

當那相同的幾年——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五年——中，因煤油應用推廣，遂

引起英國的政治家與實業家都來從事於煤油礦的探尋。如是多漢等就立即揀着一個強有力的勁敵了。雖然多漢固屬最初佔有那個煤油區，此時他的勁敵，却要來和他競爭起來。

考德雷爵士 (Lord Cowdray) 曾來到墨西哥，向墨西哥政府提出一些港口改良的意見。但當他提出的期間，他已取得煤油讓與權；而地亞士因個人對於考德雷爵士極其友好，又想採行一種以乙制甲狡滑政策，去阻止任何人不得施其優越勢力去干預墨西哥的政務，故特讓考德雷爵士取得煤油讓與權，使他變爲美國資本團的一個切實競爭者。

地亞士向考德雷爵士之示以厚意，即美國煤油投資者將在墨西哥揀着厄運的預兆。果然當一九一〇年地亞士當選爲第八屆總統時，似乎在墨西哥煤油區域中，英國資本團要戰勝他們所有的敵人了。

可是地亞士却忽略了那正在企圖墨西哥實業發展的新興實業階級。故於一九

一〇年選舉時，他們當中便有人——即馬得羅——曾提議反對地亞士；反對倒沒有生效，却還被地亞士取消其選舉權。如是他即來開始作反地亞士的革命運動；外并提出要求條件出來：地亞士如不肯自行告退，或承認公平選舉亦可。但這種要求都沒有給地亞士履行，馬得羅遂立即領導那普遍於墨西哥北部的革命運動。

一時全國各地也都來響應着，而造成反地亞士政權的革命，那班不滿的，被剝削的，手無寸土的農民們，以及新發展的而又受過桎梏的實業階級，都企圖從那專橫政府的手中取得政權；同時在英，美煤油公司間，也發現極嚴重的權利衝突。馬得羅卒因美國煤油投資者與以錢財的供給，竟達到推翻地亞士政府的目的，而自居於政府的地位了。

不過有一般墨西哥人，如 Jose Vasconcelos 氏——在革命過程中與馬得羅聯絡最密切的人物——曾極力宣示馬德羅政黨，從沒有任意使用過美國的金錢。假

如他所說的是事實，但有一點却爲誰也不能否認的，即：馬德羅深具有袒護合衆國的意思，而合衆國政府亦曾乘最早的機會來承認他過。這種即早承認，還不是要馬德羅去限制英國煤油投資者，而多來施獲於合衆國的煤油投資者。

(五) 衛塔政府與英國油權

馬德羅僅卽位兩年的光景，就被革職了。繼任者，爲衛塔 (Victoriano Huerta) 這個人。

馬德羅係被合衆國視爲至友。雖馬德羅政府從沒有爲墨西哥人民所一致愛戴過，而剛於一九一一年選舉後，合衆國卽立刻來與以承認。一九一二年三月十四日總統塔夫托曾下令禁止那企圖反抗新政府的叛黨們在美國購買軍械。可是馬德羅政府，到底於一九一三年二月被叛黨費里克斯地亞士 (Felix Diaz) ——前總統的姪子——與衛塔——聯軍總司令——來推翻了。

及新總統威爾遜繼任，墨西哥的內戰疊起，全國混亂不堪；加以那代表封建地主們利益的政府——衛塔，似有準備來繼續實施地亞士的舊政策的趨勢。這個政策中，有一部是向那以考德雷爵士爲首的英國煤油投資者示惠的。當時有一考察家言：「衛塔依持着地亞士向美國煤油投資者施行恐怖，向考德雷爵士表示好感的政策，極其顯明。考德雷爵士的公司，已簽訂代衛塔承募三厘利的債款。……此乃英，美，兩國資本家所要爭得的一種有利的獎品。……」

關於主要各國，當時在墨西哥煤油區所掌握的那種權利的性質，多漢氏曾這樣敘述如下：「雖然英，德兩國都在尋求獲得大量煤油供給的來源，而我却還認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祇要合衆國切實利用她自己的企業，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人民的勇敢精神去獲得，去掌握全世界煤油供給的一個適當部分就夠了。如果不能這樣作法，則合衆國國外的煤油供給，立刻便要爲別國人民和政府獲得去了呢！……現在在墨西哥的美國公司，大小共約有五十至一百家之間；所握着可

以探採煤油出來的土地，大都由購買或租借所獲得的。……這種由美國人發現的煤油田——幾俱有合衆國的煤油田那種日常生產能力，俱有幾億桶煤油的價值——誠爲合衆國所必要探圖的煤油供給的來源。這種煤油的供給，將會促成商艦的建造，使能與世界各大國，或有或可以建造的任何別種商艦的成本去競爭。……墨西哥不僅是大量煤油的來源，而且有莫大的無止境的供給；凡屬別種大的供給來源，均於政治上，種族上，以及地理上，不及美國在墨西哥的煤油租借地那麼優越。」

同時英國政府在墨西哥也獲得煤油開採權。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一四年時，兩國報紙曾自由討論過威爾遜總統與葛樂伯爵的外交背後之煤油鬥爭問題。討論係先由墨西哥的情況，轉而涉及煤油供給方面去了。一九一三年時有一個美國評論刊物上就這樣說：『果然，情況真因皇家艦隊中以燃燒煤油的戰鬥艦開到時，就受了牠的影響。所謂英國的海上女主人地位，已在危險中了。煤油爲今世之

王，正如棉花於我們國內戰爭時爲昔日之王一樣。美國人民或者還沒有認識這個煤油的重要，可是歐洲到已經認識了牠了。」

(六) 華盛頓政府對於美國煤油權的庇護

衛塔政府對於英國煤油投資者施以恩惠，對美國煤油投資者與以壓制等，都爲威爾遜總統與國務卿布利揚 (Bryan) 所極其相信的。他們相信英國煤油投資者不僅從衛塔政府手裏已取得租借地，並且還想取得其餘的權利。那皮爾生財團 (Pearson Syndicate) 的首領考德雷爵士與英國駐墨西哥公使卡登 (Sir Lionel Carden) 等，都被威爾遜和國務院認爲是在那裏與衛塔密謀統轄墨西哥的煤油田。國務卿布利揚曾向英國某外交家說，英國在墨西哥僅有一種權利，即所謂煤油而已。該外交家回答說：『這恰如美孚煤油公司的人員在紐約所告訴我的一個話。你所執的意見，即如美孚煤油公司所廣爲傳播的一樣。你所進行的政策，亦即他

們所決定實行的。你可謂不明其義的去增進美孚煤油公司的權利。」

(七) 威爾遜與衛塔的對敵

因堅信衛塔對於英國煤油投資者的友好，而引起厲行政治陰謀的政策，財政的約束，形式上的辯駁，以及最後之武力干涉等，都是以驅逐衛塔離開墨西哥的政治舞台為目標。從前南美洲人民因總統威爾遜的預選演說與著作，相信將在他來執政時，他們必能得到絕對自治，而不會再有北美來干涉的願望，均把這種幻想擺脫儘盡了。衛塔是於一九一三年二月把馬德羅政府推倒了的。三月十一日——總統威爾遜即位的第七日——就這樣宣言：『我們不能同情那奪取政權而專為個人利益或野心的政府。我們乃和平之友，不過我們也曉得在這種環境之下，是不會有永久和平的。』這種說話，不啻為一種暗示，表示合衆國再不去探行以前的政策，立刻承認實際政府。可是其餘主要國家已經承認了衛塔，祇有威

爾遜想以拒絕承認那由革命取得政權的臨時政府的方法，在美洲建立一個「正直帝國」呢。

因此合衆國與墨西哥的關係，又顯現了一種新的態度，亦可謂直接干涉時期的開始。這種拒絕承認衛塔政府的行動，曾涉及合衆國與南美洲各國的關係的變更。至今承認問題，還是根於新政府的健全與確能保持長久這幾點去解決的。不過這種「正直」的門羅主義——合衆國會由不與以承認而用來改革南美洲的主義——却非是決對不易的。

(八) 威爾遜的干涉

在威爾遜總統就職三月中，衛塔即碰着了那喀朗渣(Carranza)，費拉(Villa)，以及其他可怖的立憲黨領袖們。當時威爾遜所取的态度，即認爲這般人自力行他們那種可望實現的主張後，衛塔政府，是決不能生存的。

自決定要推翻衛塔協助立憲黨的主張後，威爾遜總統即召回美國公使——他曾爲和平與治安之故，力請承認衛塔的一個人——而代以林德（John Lind）爲合衆國總統特派駐墨西哥城的信任代表。待將此事通告國會時，威爾遜便說：『墨西哥的現狀，是與墨西哥方面所履行的國際義務，墨西哥自身文明的發展，以及在中美洲所主持的政治與經濟條件均不相符合。』

因此，林德便得到一個訓令，囑向塔衛提出以下的幾條意見：

- (1) 墨西哥全境，從速停止戰爭，并須慎重觀察，嚴訂精密停戰辦法。
- (2) 給與一種保證，使人人願意參加那急行的與自由的選舉。
- (3) 衛塔將軍須同意不得再把自己列入本屆候選總統的地位。
- (4) 各黨須同意遵從選舉的結果，并得忠心合作，去組織和協助新的行政機關。

此外，威爾遜的信任代表亦附帶建議，略謂衛塔政府，如履行了上項所提出

的意見，則合衆國政府將可代爲介紹於美國銀行界，立即擴充借款。不料這些提出來的意見，均爲衛塔政府所拒絕，並認爲是對於墨西哥的政務一種壓制的，不需要的干涉。可是威爾遜却還準備再進一步地干涉下去。故於八月二十七日參衆院開聯席會議通過決議案時，他便宜說他將「照各國最好的中立慣例，以嚴禁各種軍械由合衆國運往墨西哥共和國的任何地方去。」那個決議案中包括合衆國準備於一定期間來實行干涉，以及暗示干涉的理由。故宣言「墨西哥終久到使全世界注目的地步；中美洲已爲世界商業的航線與經過土腰自由聯絡各海洋的交通所接觸到了。墨西哥的前途，如同其他中美洲各國一樣，是未可限量的。可是那種至上的禮物，也祇有她以公正的態度去訊速地，自由地接受和享用，方才能歸她所有了。……墨西哥如能選擇，能獲得最公平的立憲的道路，在她的面前，就陳着有個偉大的，令人羨慕的將來。……我們暫等待着，敵人們的衝突，不久必無疑地更形尖銳起來，蓋因目前的情狀，是必要造到最終的境地，並且還

是快要造到的。『同日總統還發了一個訓令給駐在墨西哥的領事們，叫他們向各地當局傳達一個通告，謂虐待美國人民，是會引起干涉問題出來的。』

合衆國壓制墨西哥的方針既已這樣明白宣布，則現在便爲時間與方法的問題而已。十月一日托累昂 (Torreón) 被費拉所佔據，不啻是給衛塔政府一個嚴重的打擊。同時合衆國之干涉的要求，在美國報紙上亦更較堅決地主張起來。主張雖屬堅決，但有一個重要的障礙，而爲當時頗難解決的，即爲英國已承認衛塔政府問題。據某觀察者言：『威爾遜曾與英國外交部關於卡登 (Sir Lionel Carden) 駐墨西哥的英國公使——公開援助衛塔政府事，作過多次激烈的爭論。』當時佩治 (Page) 大使，亦盡力吸引葛樂同意新「正直外交」的主張，藉表示以和平方法去解決墨西哥政務之不斷失敗的事實，是使合衆國認爲有重演她對於古巴處置的必要了。

(九) 英美合作

十月二十六日，選舉在墨西哥舉行了。這次的選舉，即以在墨西哥城的情形而論，是沒有用過任何威力的。但選舉的結果，不知係因何種手法，使那會宣布不列入總統候選人中的衛塔，復行當選爲過度的立憲總統了。如是國務院立即隨着這次選舉之後，宣布牠要推翻衛塔政府的決心。

十一月七日國務卿布利揚便來電告美國各外交官吏說：「雖然總統感覺他還不能把他對於墨西哥的政策來詳細宣布，不過他相信他應立即使信任你們的政府明白他的靈敏判斷力，即：他當前的任務，爲要求衛塔脫離墨西哥的政治舞台，合衆政府現正在採取達到此項目的之必要的方法。」至推翻衛塔的第一個應取的方法，爲使英國與他脫離關係。此時道甯街便來與合衆國談判取消那不利於英國商業的巴拿瑪運河通行稅。十一月太爾男爵 (Sir William Tyrrell)——前葛疊祕書

，英國外交總長——行抵華盛頓，爲討論報答取消巴拿馬運河通行稅，英國所給與合衆國在墨西哥自由行動一種鋪排的手續。至十一月十四日毫斯少將（Colonel House）即報告太爾男爵與威爾遜總統的談話，謂在他們談話時，威爾遜對於通行稅問題所費的苦心，很使太爾男爵感着意滿；同時他在他的報答中亦聲稱他的政府將力與我們的政府合作，並且還說他們能盡力邀請德法兩國加入，藉圖合力劃除衛塔政府的。這次太爾男爵與威爾遜總統關於對付南美政策的談話如左：

在接見將畢，太爾男爵向威爾遜總統說：『當我回到英國後，我將必一要求述說你們對於墨西哥的政策。你可以告訴我那個政策是什麼？』

當時威爾遜總統就以誠懇的態度注視他，說：『我將去教導南美洲各共和國選舉好人！』

太耳男爵回答說：『是的！不過，總統先生，你是素知的，英國人缺乏想像力，我須將這種話去向他們解釋。他們還不能看到衛塔，喀朗渣，以及費拉

等三人間的區別呢！」

英國既已允同來推倒衛塔，威爾遜總統就準備比前還要來作重地敘述他的目標，更公開地以干涉來恫嚇。十一月二十四日國務卿布利揚又電告美國的各外交代表們說：「合衆國政府的目前政策，是要使衛塔將軍完全孤立，使他不能得到外國的同情與協助，且不能取得本國的信用等，而逼着他走開。政府希望着，同時也相信着這種孤立政策，定能完成此項目標；並且還以鎮靜與耐心去等待他的結果。如果衛塔將軍還不能因環境的逼迫而告退，則合衆國即居有這種任務——去以非和平的方法使他走開了。……」

正當這個時候，合衆國便以墨西哥的財政封鎖去自願。雖然佩治大使已經通告國務院，謂英國政府認衛塔的奔潰為必然的，危急的，而且是情願的，但他們却又認為是合衆國的工作。及至合衆國剛來施以壓迫的行動去防止衛塔從歐洲借的借款時，即釀成衛塔於一九一四年正月頒布一個明令，命停止交付內外政府債

券利息六個月的結果出來。這種國家破產的宣告，當不能不歸功於威爾遜的財政封鎖。

同時那爲合衆國所公開袒護的喀朗渣與費拉的軍隊，又在北方大得勝利。如是國務卿布利揚即通告別國政府，謂：合衆國將撤封閉港口令，則立憲黨必能以武力去奪取政權。國務院也暗示着：合衆國不僅要來指令墨西哥不要選誰爲總統，并且還要來指令應當去選誰爲總統。至關於墨西哥政務的改革，她和歐洲各列強是概不去參與的。

合衆國所袒護的軍隊節節勝利了。讓墨西哥人去自相殘殺，總較企圖出兵侵入該國境內，要來得合算些。所以合衆國便準備放棄那個「正直」政策而供給軍火於這個名義上獨立國家內戰中的一方。二月三日將封閉港口，禁運軍火令撤消了，同日威爾遜總統還發出一個布告，謂當宣布封閉港口時，合衆國並非中立國。但實際上，她於宣布時，曾說封閉港口，係遵行各中立國最好的慣例，後又於取消

封港口的宣言中，却說禁止軍火輸入墨西哥的法令，是屏棄接收中立的慣例。目前合衆國決意讓墨西哥去自行解決她自己的政務，以其自己的力量，與自己的意志，於短促時間內，置該國於立憲政體的基礎之上。因此，遂將那法令取消了。

在墨西哥的美國投資者還是繼續地逼迫政府去實行干涉。如參議員佛爾(Forbes Fair)——爲多漢的多年密友，亦爲在墨西哥投資者之一——曾於三月九日向合衆國參議院詳述和解或非政治的干涉與在墨西哥的內政方面作政治干涉之間的細微區別。他贊成政府應「立刻利用牠的海陸軍力量，去保護在墨西哥的我們本國人民以及別國僑民；應假與他們援助力，使這個不幸的國家去恢復治安，維持和平；并把統治職務置於能幹的俱有愛國熱忱的墨西哥人民的手中。」這種由一個共和國參議員所擬定的政策，已爲這個民主政府——適在那謹慎期待機會去恢復墨西哥的治安——去實地進行了。

(十)坦比哥的國旗事件

約一年來，合衆國政府這樣積極地去干涉墨西哥的內政，爲的是要驅逐衛塔，放置實力，期以在墨西哥的美國投資者更能獲利。故一般在墨西哥擁有土地，礦產，實業，以及煤油投資的人們，無不大聲疾呼地要求實行干涉。威爾遜總統曾爲這一點宣言過，他說：『我已思及我自己是合衆國全國的總統，而不是在墨西哥擁有投資利益的少數美國人民團體的總統。』可是財政的封鎖，已將衛塔的金錢褫奪去了；威爾遜總統的信任代表又在墨西哥城發了一些哀的美敦書；而另一人則去與喀朗渣開談判，第三人去與費拉來商議。同時各外國政府復行與以通知，謂：衛塔一定要走，合衆國將給與立憲黨們的協助。看到以上的事實，則一九一四年四月的事件，卽爲近代美國政府的狡猾手段之顯明的例子。

在四月九日那天梅約海軍上將 (Admiral Mayo) —— 係駐紮在坦比哥 (Tain

(3) 地方合衆國軍艦的司令官——電告華盛頓政府：『本日上午有墨西哥兵士多人逮捕發餉員與 Dolphin 捕鯨船的水手們；有一部分已被他拘在一隻掛有旗號的小船中，其餘則被他們趕過兩個街口；趕走後，再回到那隻船上，把拘留在那裏的水手釋放。薩拉哥撒將軍 (General Zaragoza) 已口頭表示歉意。我却已提出抗議，要求懲罰肇事隊伍的長官，并限於二十四小時內向美國國旗致敬。』當天，梅約上將亦通告薩拉哥撒將軍，謂：致敬時，尚須鳴炮二十一響，這是美軍應得的一種報答。至衛塔政府所提出的反抗，係謂：『美國水兵於軍事警備之處登陸，那裏正當建築工事，且以前曾受敵人攻擊過的。乃他們登陸既不先與以通知，又沒有得着墨西哥政府的准許，則防守司令官一見有着軍服的人登岸，自應上前拘捕，以便探查究竟。』況且水兵均已立即釋放，拘捕他們的官員，亦已受懲罰，而衛塔且於一布告中明白表示對於此次事件的歉意，并命令加以窮究。至四月十一日，梅約即作了一個書面報告，謂：肇事之後，衛塔軍隊司令官，曾立

即表示歉意，并以掩飾話語申述執行逮捕軍官不明戰時法規，故發出他的命令出來，不准任何船隻停泊於倉庫碼頭——即美國水兵登陸之處。

這種事件在尋常境况之下本可以如此了結，可是牠到還給了兩個很好的機會去積極從事反抗這個衛塔政府。合衆國政府雖重視衛塔將軍的和平態度，但還固執地要他在墨西哥的領土上向美國國旗致敬。在談判還沒進行很深以前，就有十隻美國戰艦於四月十四日載水兵聯隊開抵坦比哥；外并傳說全北大西洋艦隊均準備衝進墨西哥灣去的。當時衛塔曾提議將全部坦比哥事件提交海牙國際法庭去斷；到這個提議失敗時，祇要美國軍艦能於同時放炮二十一響，他也同意放炮二十一響。他并述說他以前不肯先來行禮，因為他相信合衆國政府必不還禮，而致侮辱了他的政府。那時美國駐墨西哥城的代辦公使奧勻涅息(Nelson O'Shaughnessy)即電告政府，謂絕對同時行禮，是能做到的一種最上辦法。可是國務卿却固執前見，謂合衆國尚未承認衛塔政府，故該政府當先行鳴炮二十一響。又奧勻

涅息夫人曾於四月二十五日在美國使館寫了這樣幾句話：「我常有一種厭惡的感覺，即我們來摧殘這班人民，也還是沒有出路。我們似乎有些幸災樂禍了。」實在，坦比哥的國旗事件與鳴二十一炮行禮的爭論，係企圖在墨西哥作干涉的口實，這是許許多多旁觀者所明瞭的了。

四月十八日衛塔政府與奧勻涅息代辦公使就一齊來作最後一次的圖謀，期使不因這種平常事件，引起干涉的行動出來。衛塔已允許合衆國的要求，先行鳴炮禮，祇要奧勻涅息代辦公使能簽訂一個草約，聲明：如墨西哥軍艦行禮之後，則美國軍艦也定要照國際慣例，鳴炮回禮。那時美國代辦公使到準備簽訂這一份公文，可是却被國務卿布利揚命令制止了。據他說，合衆國不必用文字上的允許去聲明答禮；因為這樣做去，儼如承認了衛塔政府，「而違反統總尙無承認衛塔政府的旨意。」華盛頓政府方面這種不屈的態度，更使衛塔相信合衆國是決意要來侮辱他與墨西哥了。除此之外，他還要使所有的反政府政黨團結一致，去抵抗外

國的干涉。於是合衆國無條件的要求，就這樣攔了下來。那早想把衛塔置於一種地步使能實地施行驅逐他的計劃，威爾遜總統於四月二十日兩院聯席會議討論墨西哥事件時，曾重再演說了一次。

自坦比哥事件很明顯地沒有給梅約的報告述說清楚後，威爾遜總統即宣告說：『此事如果可以歸咎於一個軍官的無知或侮慢，當然就讓牠去算了。不幸，這不是僅有的一個例子，最近已發生過不少的這一種事件出來。這些事件不但不能免除，且還能引起一種映象，認衛塔將軍的代表們都實行越軌行動，表示不顧及本政府的威嚴與權利，并且還深深感覺着他們能任意亂行，是全無危險的。……自坦比哥事件發生後數日，有從美國軍艦遣派的一個傳令兵，於經委拉克路斯 (Vera Cruz) 時，忽遭逮捕，監於獄中。又從本政府遣往墨西哥城本國公使館去的一個官員，亦曾被電報局的當軸扣留，直至我們的代辦公使親自去要求，才與以釋放。』

威爾遜總統既昧於事實，便也不問以上三項事件之輕重與否，即來喚醒全國的激奮，并要求國會准許他利用合衆國的武力，去從衛塔將軍以及他的黨羽們手中取得合衆國的威嚴與權利一種極完全的承認。那是很明顯的，嗚砲二十一響的敬禮，是無論如何得不到的，坦比哥事件是完全不會有結果的。唯一的出路，祇有來實行前一年所宣布過的政策——對墨西哥用兵，方才能達到政府所決意要使衛塔脫離墨西哥的政治舞台的目的。

(十一) 委拉克路斯的佔據

總統的文書，頓時在國會中引起熱烈愛國的演說。議長溫德華(Oscar Underwold)曾根據美國國旗與在墨西哥的財產利益之相連的關係，訴墨西哥之不斷地侵犯，不啻爲一種戰爭，且還認定這種戰爭，是已經開始很久了。他說：「戰爭從不會由一件事中發生出來的，而且是不會有過的。年餘來，我們在墨西哥共和國

所碰着的是一種紛亂無秩序的狀態，危害合衆國人民的生命與財產。……我們一天一天希望能達到和平解決的地步。但是我敢向你們說，那種和平如不需用武力，是永不會來到這個國家的。這個國家，是不情願保障她的民權，扶持她在國外的財產權利，且不願屈服向本國國旗致敬。要曉得國旗爲使美國人民在國外安全的一個東西了。』可是總統的公文還未經國會批准前，忽因情形的突變，就命令把委拉克路斯立即佔駐起來。

那是四月二十一日晨二時半，總統因國務卿布利揚突來電話通知，謂德意志郵船公司號載有軍火，將於該晨十時達到委拉克路斯地方。同時海軍部長丹涅爾斯亦得着這樣的電報。當經他和他的兩個閣員與他自己的秘書酌議後，威爾遜總統就說：『從速佔駐委拉克路斯罷。』原來那隻德國輪船，係代衛塔軍隊載運軍火的。四月二十一日，該輪——載運軍火給這個實際墨西哥政府的——被總統命令扣留了。如是水兵們，藍衫隊就一齊於委拉克路斯登陸，當即佔據海電局，

郵政局，電報局，海關，火車站。次廿八時，又於礮火掩護之下把全城佔領了。在該城中的墨西哥人，因為沒有宣布開戰，故都呼喊美國水兵登陸爲非法以示抵抗。結果都被美國海軍上將夫勒拆（Admiral Fletcher）下令強迫制止了。同時衛塔將軍於委拉克路斯宣布他無意作戰，且命他的軍隊完全撤退；撤退時，並截斷沿路路軌。

委拉克路斯的佔據，合衆國方面共耗費了十七條生命——水兵與藍衫隊；墨西哥方面共損失了兩百條生命——男，女，兒童們。合衆國的表面目標，是爲對於美國國旗在坦比哥地方所受的侮辱，以圖取得圓滿的報復。自經這種報復後，再也沒有什麼要求了。其實她那真正的目標，還是在驅逐衛塔；讓立憲黨去執掌政權。蓋此卽威爾遜總統教導墨西哥「選舉好人」的方法呵！當礮火還在委拉克路斯繼續不斷地開放時，駐在墨西哥的總統信任代表林德曾在一張布告上宣說：「我們與革命黨人沒有什麼爭端，所以，當衛塔被斷絕接濟時，革命黨人即可努力

衝上前去。以衛塔的情形論，勝利已不很遠了。」

雖然美國政府以佔駐委拉克路斯當給與立憲黨的協助，而喀朗渣到認為是種違犯墨西哥主權的行動。從前他通知過海爾（William Bayard Hale）——威爾遜總統的另一個信任代表——謂「無論那一國都不能得着允許去干預墨西哥的內政」的話。此刻——四月二十二日——他便來通告國務院，說衛塔的個人行動，固不足以陷墨西哥與合衆國發生惡烈戰爭，但是我們領土的侵犯與貴軍隊在委拉克路斯口岸的駐紮，違犯我們自由和獨立主權的存在，到足以陷我們沉入於不等的戰爭中去了。……我解釋大多數墨西哥人民的意志，不外是對於自己的權利多麼輕視，對於外人的權利多麼尊重；請你僅把已經開始的仇視行動來停止，命令已佔有委拉克路斯口岸各處的貴國軍隊盡行撤退，以及把合衆國方面對於最近在坦比哥所犯的事件的要求，提交立憲政府。『合衆國對於喀朗渣的國民立場的表面上，是盡力防止立憲黨協助衛塔。於是特派委員卡洛忒斯（Orestes）就

倚賴費拉，將國務院對於立憲黨的通告來傳達。該通告係謂合衆國在邊境擴張軍事行動的目的，『完全以略朗渣將軍，費拉將軍，以及他們的屬員們的態度所左右。』結果，是費拉去代略朗渣所提的抗議向合衆國來道歉。因之，合衆國似乎是可以藉武力去自由改革墨西哥的內政了。

(十二) 指定墨西哥的政府

合衆國對於南美洲某一國內政的干涉，常常使南美洲各國俱有一種戒心。記得衛塔曾經這樣宣言過：『墨西哥不僅是來防範她本國的主權，并且是來防範全南美洲的主權了。』四月二十五日，遂有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國代表們提議仲裁合衆國與墨西哥間的糾紛，以圖『防止後來更深的流血。』這個提議均為衛塔與合衆國所接受。兩政府代表亦均往尼加拉圭與各仲裁人員去集議。可是正當對於那個會議猶在繼續談判時，而孚士登將軍 (General Funston)——指揮美國軍隊

的——忽於四月三十日從海軍手中接管了委拉克路斯，并自稱爲該城軍政長官。外并遵照陸軍部長的訓令與總統的指示，將總財庫，海關，民事法庭，郵政局等統歸美國軍隊去管理。

在尼加拉圭所開的那個會議，簡直沒有想來解決威爾遜總統用以藉口侵佔委拉克路斯的那三項事件。會議剛開始的時候，威爾遜總統就申述他的目的，是在剷除衛塔，而將政權置於立憲黨的手中。後美國的各代表又得着通告，謂：「以一種或兩種手段去剷除衛塔，此刻已顯明爲不可避免的。當前的問題，還~~是~~在於剷除的方法，時機，以及環境等。……現今我們會議的目的，係想找出三種方法，去用以完成那不可避免的手段，而不使再流血。所謂不可避免的手段，即言我們不僅來剷除衛塔，并且使革命達到完成的地步，將政權從衛塔手中移交於那般代表民衆的利益與要求的人們。」又美國代表們所得的種種通告中，威爾遜總統曾一再申明，謂合衆國定要墨西哥完全接受她所提出的政綱。如五月二十七日的通

告上說：『去設立一個中立的臨時政府，是沒有什麼效用的。一定要實際地，確然地，真誠地，贊助那所必需的農民與政治的改革，一定要對於他們的暫時規約加以保證。……在這種政府沒有完全成立，預先訂定的政綱未盡量施行以前，合衆國是不能鬆手的。』

『我們隨便地下了這種斷定，不過我們希望你們不要就照着這種方式陳述於仲裁者之前，然却也要使其明晰而後可。』

『我們心中所懷的事實是如此：目前立憲黨的成功是必然的。唯一的問題——合衆國方面不以武力來干涉的問題——我們現在所能回答的，是一定要有這幾點：能否限定結果？何以能使不再流血？有那一種能行的臨時辦法，去安排全局與領導俱有和平希望以及永久調協的選舉？像這些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圓滿答復出來，以後怕還需以武力——不由我們的，即由立憲黨的——去解決呢。』

拿着這種恐嚇手段——除非墨西哥能和平接受合衆國所提出的政綱，不然，

決以武勒令執行——美國代表就在尼加拉圭向各仲裁人員以及衛塔的代表們提出以下的幾條議案：（1）立憲黨得爲墨西哥的臨時大總統；（2）選舉籌備會中立憲黨得佔大多數；（3）合衆國的海陸軍得長期駐在墨西哥境內，直至選舉時爲止。這無異於要以合衆國武力去監視墨西哥的選舉，如同她前在聖多明谷和尼加拉圭兩國中所作過的一樣。不料這種提議不僅爲衛塔的代表們所擱置不理，而且喀朗渣的代表於布法羅（Buzot）會晤美國代表時，也宣言仲裁人員「應停止圖謀解決墨西哥的內政。……他們不得把仲裁人員所給與他們的任何事項當作一種禮物，甚至那種禮物是他們所要來求得的。……沒有一個被仲裁人員所指派的人，甚至就是喀朗渣自己，能認爲滿意的，因爲凡屬仲裁人員方面所生出的事項，都是他們的政黨或墨西哥人民所不願接受的。」

尼加拉圭會議，算是沒有成就一件事項。美國軍隊因已將委拉克路斯——衛塔的軍事根據地——控制了，故喀朗渣和費拉的軍隊奪取坦比哥，而可以從那裏

得到軍火的接濟。當他們繼續向南邊推進時，衛塔即被迫出走了。他是於七月十五乘職離開墨西哥的，臨走時，也沒有再要求他補償那『被侮辱的合衆國國旗的尊嚴。』如是數星期內，喀朗渣即於都城中就了墨西哥元首的職位。而威爾遜總統的教導墨西哥選舉好人的政綱，似乎是已算施行了。

(十三) 英國煤油投資者之協助喀朗渣

不僅合衆國政府反對衛塔，協助喀朗渣，而且合衆國的煤油投資者也是這樣。一九一九年多漢氏曾當着參議院委員會之前，把這一點供述得極其明顯。

英國煤油投資者與英國政府於那一面聯成一氣；美國煤油投資者與美國政府則於這一面聯成一氣。『英國人幫助銷售衛塔的大宗債券，於那時是極有利於衛塔政府的，是爲盡人所知的事實。我們的政府則表示對於衛塔仇深似海，即決意去援助他的敵人。所以我們的行動與我們的政府是一致的，英國人的行動，與英

國政府之想像的同情心是一致的。』

又當多漢氏證言之際，還這像承認着：當威爾遜總統拒絕承認衛塔時，多漢煤油投資團即停止納稅，所以斷絕了衛塔的一種重要國課的來源。

當時主席問：那時你們向衛塔政府繳納你們的煤油運輸稅沒有？

多漢回答說：在那時以前，我們都繳納過的；不過……：剛於我們政府反對衛塔而不與以承認時，我們就都拒絕付稅給他了。

且多漢當阿基拉將軍 (General Aguilar) 領導之下的立憲黨們來到墨西哥 (Mexico) 煤油區，要求一萬元現款時，曾如數照付了。此外多漢煤油投資團亦至少有三次給與立憲黨的接濟。

第一次係多漢於紐約 Belmont 旅館會見立憲黨的代表 Felicitas Villareal——時，曾給他十萬元現金，以接濟他們的需要為目的。

第二次係多漢曾派了一個代表去見喀朗渣，并告訴他『擔保我們對於立憲黨

的友誼，與我們對於衛塔拒絕付稅等。……另外又告訴他，如果他們需要任何種煤油燃料，我們是很喜歡來供給的，錢數，祇要記一筆帳在那裏就可以。」總計這種燃料的供給，供值六十八萬五千元之多。

第三次多漢煤油投資團援助喀朗渣的事實，則可謂神祕極了。前 *House of Petroleum Co.* 曾出了三千四百六十六元八角六分的一張支票，用來於某時付與那正在積極贊助承認喀朗渣塔拍博士 (Dr. Henry Allen Tupper)。這個事實，多漢所承認，但他却不明白這筆款項到底是如何使用了的。

爲綜合對於墨西哥政治觀察的結果，多漢氏曾說：「這不過是一百或一百以上的事件中的一個事件，指示了在國外營業公司的一種複雜經歷；同時却也是因着那種原故，顯示了我們公司當立憲黨需要援助時，對於他們所取的态度。如我們所知，在墨西哥營業的每個美國公司，自威爾遜總統向衛塔表示反對後，無不對於喀朗渣與以同情，或協助，而我們却是兼而有之呢。」

此外多漢還說有許許多多的美國公司，也做過這種同樣的事體。如他所言，則在墨西哥的美國投資者是順着合衆國政府的指導，還是如威爾遜，布利揚等所言，合衆國政府是受投資者的唆使，都不過是意見的問題而已。實在兩方面在制墨西哥的政治生活中，彼此倒沒有發生過什麼紛歧的問題出來呵！

（十四）「沒收」問題與一九一七年的憲法

喀朗渣因從美國政府與美國煤油投資者取得積極的援助，結果是把他國所扶持的衛塔手中政權奪了過來。祇是在這個情況中有一種要素，而有威爾遜與多漢所不了解的，就是那墨西哥的革命。

墨西哥革命，在其最初所表現的形態，純爲一種以增長個人權利爲目的的墨西哥政治領袖間的鬥爭。可是一到喀朗渣顯露頭角時，革命便入於一種不同的形態中去了。這時已不是喀朗渣控告衛塔，而是喀朗渣，渣巴塔(Napata)費拉，以

及其他贊助土地改良的人，來控告衛塔爲地主，爲軍閥，爲聯邦政府的工具。喀朗渣本也是一個地主，但他却提出了那個土地改良的口號。援助革命的農奴們所要求的土地與和平，立憲黨都允許來給他們了。所以一九一四年時，就墨西哥的革命羣衆而論，革命已非全爲個人的，政治的，而且是走入了一種社會的階段中去了。這裏當然不能來討論墨西哥革命，不過却也要指示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日與一九一七年二月五日所召集的憲法會議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所已經把新的憲法宣布過了。從外國的投資者的眼光看來，在這個憲法中所包含的重要主張，就是墨西哥地裏面的所有權，依然屬於墨西哥人民。至該項主張的原意，均在第二十七款中敘述過的。

『在本國領土範圍之內的一切土地與水上所有權，原來就是賦與國家的。』這是第二十七款開始的話語。國家授權利於私人，是以後去確定的。不過『國家得於任何時有權向私人財產去課稅，至課稅的多寡，係以公衆利益所需求的爲

限；除此以外，牠也還有權去整頓自然財富的開發。……再國家還賦有一切礦產或原料所有權。而這種礦產，原料等，係代表一般貯藏物，而其本質是與土地成分不同的。」同款後段，還將水上權利的所有權完全賦與國家。

可是國家或政府對於一國的土地所有權的確定，在大多數現代國家的法律中，都屬極平常的一件事，不過他們都是把牠包括在公用土地收用權的原則中；而墨西哥將這種原則應用於金銀，銅，尤其是煤油礦方面，則對於外國投資者當要造成一種恐慌的現象出來。就表面上講，墨西哥人民因屬自主，而有權設法救濟他們自己的內政，無需外人干涉。實際，墨西哥的富源全操於外國資本家（特別是美國的）之手。所以當立憲黨——曾得過合衆國的經濟與外交上協助的——提出那第二十七款議案時，國務卿蘭孫即遞一通知書於美國團體代表帕刻（Charles Parker），內并包括反對那第二十七款提案的抗議。這個通知書後也交到憲法會議上去了。蘭孫在該通知書所指出的，係謂這種條款，實際是含有沒收的意義，

非要加以修正不可。

這個通知極長，合衆國國務院在那個裏面所反對的，首先是憲法會議所提出的該第二十七條條款，其次則反對喀朗渣政府的實施。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九日喀朗渣曾遵照第二十七條條款頒布了一個命令，徵收煤油稅。四月二日國務院便以合衆國政府之嚴重抗議，反對那包括上述命令中有侵害或違犯美國人民財產之合法要求權利來回答。這個爭論牽延很久，直至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二日國務院便要求喀朗渣「暫行停止該項命令的執行，好讓美國政府去詳細考慮他們的條件，目的，以及結果等，因為那都是有影響於美國人民的權利與財產的。」喀朗渣對於這個抗議遂於八月十三日與以回答，謂前令再不能緩期執行。他并且還請國務院注意事實，即以前所頒布的命令，係墨西哥政府經濟立法中的一部分，而非外交表面上的法律問題。隨着這個答復之後，墨西哥的代理外交部長又於八月十七日在一個詳加研究的通告上指示着：任何自主國都俱有決定他自己經濟政策的

權限；且這種政策既然與任何特殊國的人民的財產權利沒有抵觸，自非外交表面上的法律問題。此外并希望任何國的國民能遵守他們所投資之國的法律。故該代理外交部長曾這樣寫着：

「墨西哥政府在這件事務中所立的準則，並非國際法中之一種別開生面的舉動，乃不過爲國家平等原則之一種簡單的應用而已，各強國政府在他們與弱小國家的關係中，到常將此點忘却了。」

喀朗渣很明顯地有這些同樣的成竹在心，故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他便向墨西哥國會說：「不幸墨西哥政府嘗試行那或有損於美國人民的改革時，即從合衆國政府方面接到了多少有些奮激的意見。此種意見，確能損害我們立法的自由，取消我們照着我們理想進行的權利。美國國務院與美國報紙都以這種理由來辯駁，謂我們的任務均含有沒收的意義的。墨西哥政府却希望北方共和國能尊重墨西哥的主權與獨立。……革命已樹立了各種改革政綱，藉以圖謀墨西哥人民的幸福與

進步。本政府正想來注意與鞏固牠的現行權利，但決不能接受這種原則——墨西哥人民的自由應有一定限制的。」

美國國務院因徧處都傳有這樣訊息，就很誠心地來保護在墨西哥的美國投資者；尤其是因大多數的訊息都是關於煤油稅的命令，故訊息便全集中於煤油權問題的一方。至墨西哥民衆方面，則無不是堅持這種權限，來依照他們自己憲法上的規定去徵收稅捐。因此，合衆國的外交重心遂被移到反抗墨西哥憲法與墨西哥法律的實施那一方面去了。

(十五) 煤油投資者對於墨西哥的控告

合衆國的國務院當時並非單獨地在那裏奮鬥。多漢曾於他證言之際，就述了這些令人可信的話語出來，他說：『我要把煤油投資者與我們政府和墨西哥間的直接爭論，輕輕地放了過去。』又關於各煤油公司之所以拒絕墨西哥政府命令的

這一點，他也說是『係得着國務院的暗示與同意。』

各煤油公司不僅專來拒絕遵從墨西哥的法律，并且還來開始實行推翻墨西哥政府的運動。這個運動計共分有三種步驟：第一，津貼墨西哥煤油區域中的反革命派；第二，在合衆國中舉行反墨西哥的公開運動；第三，往巴黎正式向和會提出要求，謂墨西哥不得置於那被請加入國際聯盟會員國之列。

(十六)煤油區中的反革命運動

自一九一七年的憲法頒布後，煤油開採者，就開始繳納一定的月金於當地地主佩里斯 (Peterson)。這個人是握有租借於 Mexican Eagle Oil Co. 產業的所有權。他並統率有一個有組織的軍隊，且於後二年共握有這個國家一大部分的財產。他的軍隊，大概是於一九一七年的憲法頒布與實行反對那個憲法時所組織的。

據 L. J. DeBecker 氏的筆記，謂他在墨西哥城美國公使館中聽說『煤油投

資者曾每月付與佩里斯的現款二十萬元，爲的是要他來保障他們的權利。……第二天我又從煤油投資者的代表方面聽到令我希奇的話：他們願意見佩里斯爲墨西哥的總統，因爲他是他們的朋友。」

又在墨西哥的煤油業聯合會，亦曾這樣宣言過；佩里斯的軍隊，僅在煤油區域中工作。……蓋因該國政府，有企圖沒收他們煤油財產的準備。」同時並述及一九一六年中佩里斯曾提出照月付款的要求。這個款項是因得有國務院的允諾，卒如數照付了。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多漢在參議院前所述的證言如下：

主席 我們的國務院預先不知道你們付款與佩里斯？

多漢 是的，並不僅預先知道，而且還是經牠允准了的。

另外還有一個證言；

參議員 Brandegee 你們現在還付給津貼於任何人以圖保護麼？

多漢 我們現在還付給津貼於佩里斯呢！

參議員 Brandegee 現在還付多少？

多漢 我不知道。

參議員 Brandegee 你知不知道各公司所付出的總數？

多漢 總共不到三萬元。

所以根據他們自己的證言，則兩年多以來，各煤油投資者就給養了一部分私人軍隊，由佩里斯去指揮；每年所耗的金錢，亦在數十萬以上。至他們所以要給養這部分軍隊的原故，是因為墨西哥政府的法律中，有『沒收他們的煤油財產』這一項的規定。

(十七) 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墨西哥政策

自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九年時——即自從墨西哥煤油田的重要已證實沒有疑

間的時候——墨西哥就入於永久的騷亂狀態中去了。墨西哥革命並非根源於煤油的發現，乃是根源於合衆國對各個革命政府的態度上面。這個態度，也並非出於合衆國政府的本意，而是爲那般在墨西哥煤油田中美國投資者的表現所激動起來的。在墨西哥被摒棄於國際聯盟的發起會員最初年間——地亞士對考德雷煤油投資者表示好感時——合衆國政府的信任官員們以及美國煤油公司的代表們，均在墨西哥的政治生活中演過了很積極的行動。

自總統以下合衆國政府的官員，無時不是公開地向那班叛黨們獻媚邀寵，爲的是好使他們願意在煤油區域中增進美國人的權利。這種行動，俱有各種方式，從以外交抗議反對侵犯煤油區域中美國人的財產權利，一直到以武力奪取委拉克路斯的程途中，就公然盡力去削減那向英國煤油團示惠的一個墨西哥叛黨的政權。

另一方面，美國投資者在墨西哥的政治生活中、甚至於演過更積極的行動，

如：拒絕付稅給某一個叛黨，而來代其對敵的叛黨準備煤油借款；津貼大宗金錢於立憲黨去作反衛塔政府的運動；供給土匪領首領一定的月金，藉用以保障煤油公司反抗那應付與憲法政府的賦稅；在合衆國中舉行反對墨西哥的公開運動；隨着合衆國總統同赴巴黎和會，并在那裏勸告他決不要讓墨西哥在國際聯盟中與其他各國立於同等他位。

國務院也一再代在墨西哥的美國煤油投資者出力，堅決要求墨西哥憲法須加以改正，俾美國投資者得有發展的機會，能多從墨西哥富源取得利潤了。

這當然還可再詳爲引證，不過如上所述，也足以證明合衆國政府與合衆投資者於一九一九年前十年間，在墨西哥內改的「改革」中，是共同行動的。

（十八）弱小國家之政治的統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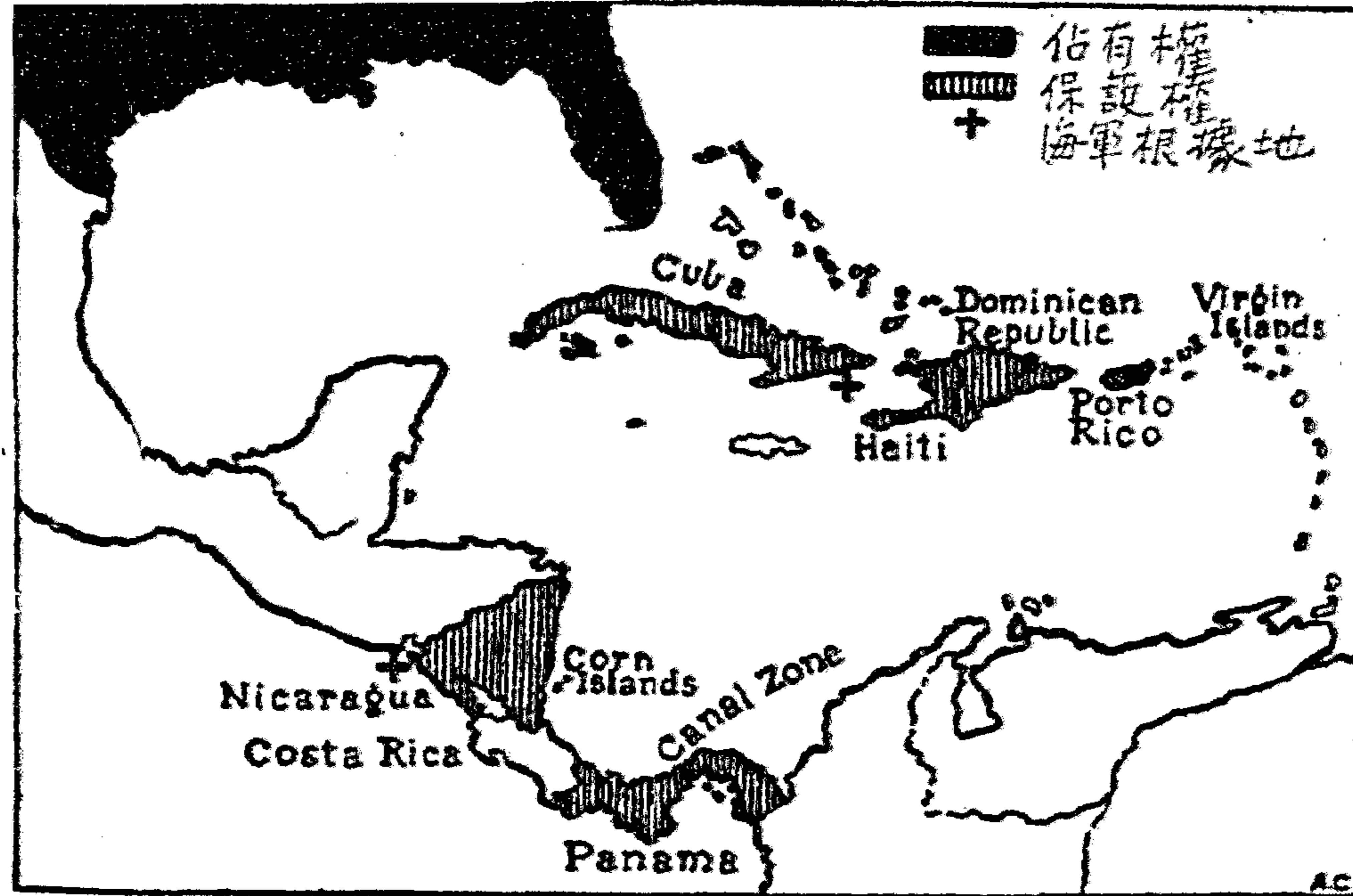
美國投資者在控制南美洲的內政中所採取的政治改革，實在是爲一種政治

的統治，而反對其有自治權限的，這種事實已爲當今一般歷史學家所承認了。如 Wm. R. Shepherd 教授在最近一篇論著中對於昔時爲合衆國所自命的自由思想作了一種譏諷式的引證：

『在國際俗語中還有一些有趣的名辭，如「美洲的二十一個獨立共和國」，「在這個西半球自主國的平等」，「小國的自決」，甚至「泛美利加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等名辭。這些名辭，怕除開作裝飾品外，再也不能實用了。若果加勒比各國實在不算是獨的，而且大半都是屬於英國皇家殖民地之列的，則以他們對於合衆國的關係而論，其採取這些誤用的名辭的不符，自屬顯明至極了。』

又 Albert Bushnell Hart 教授還更坦白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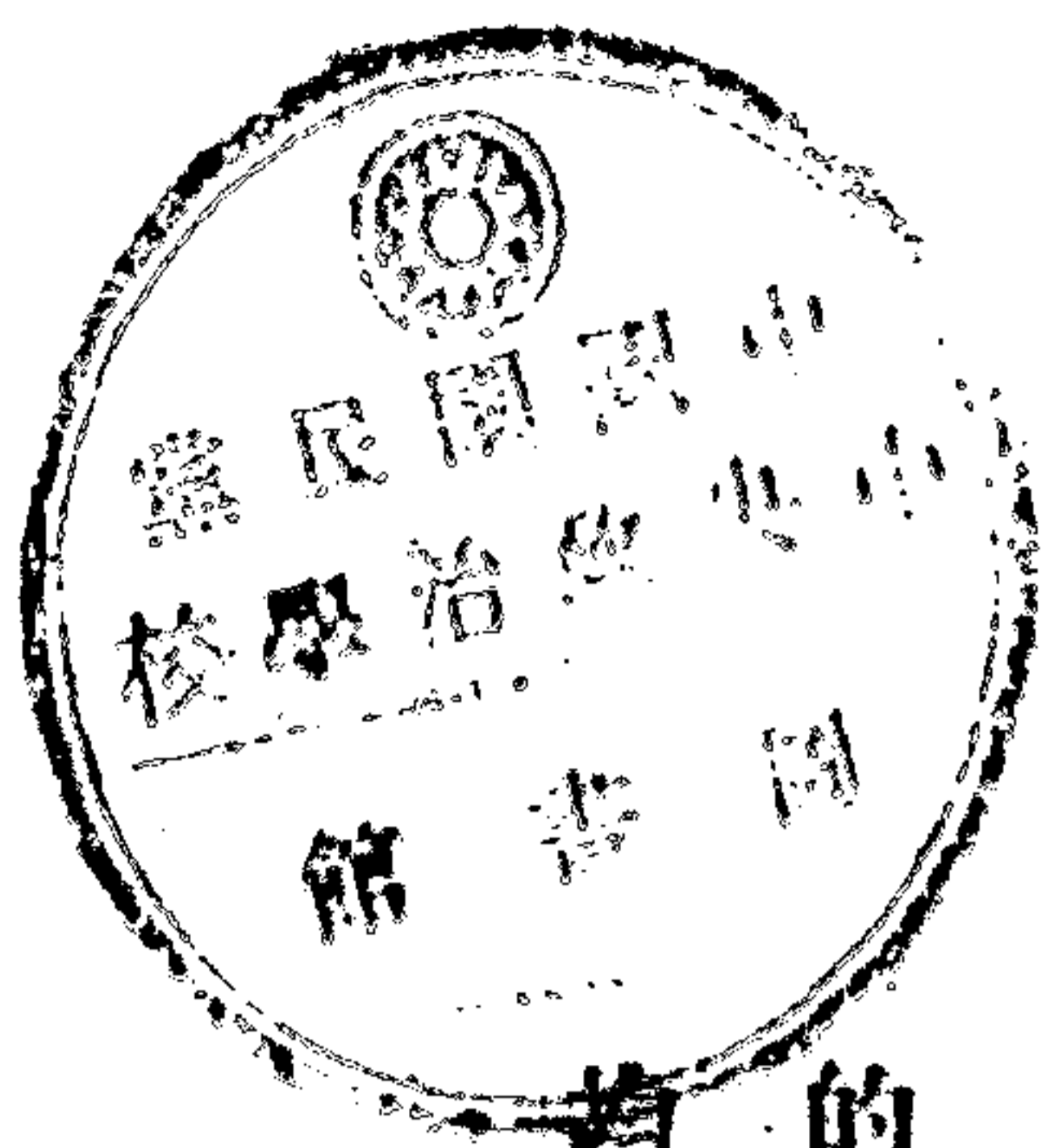
『此外一九〇六年與一九一六年間，合衆國還取得了古巴，海地，巴拿瑪，聖多明各，尼加拉圭等鄰近南美洲國家的保護權。總共這五個國家包括有一十五萬七千方里的面積，六百六十萬人民。』



一九〇四年的古巴條約，就含有這種理想——使該約漸能普及於加勒比區域的全部的根苗。照該約的規定，古巴不得加入任何國外聯盟，或在任何政務中，如沒有經合衆國的默認，不得實行任何重大的改革。

所以政治的改革，如果以語句來述明，那就是：

在弱小國家中，美國握有重要投資的，就決意希望他們的內政爲合衆國政府所統轄，俾其有利於美國投資的人們。這種主張，便是『現今門羅主義的方式』，而爲前帝國主義運動的首創者，代表們——麥金利，羅斯福，洛治；金元外交的代表——塔夫特；以及那來擁護的，帝國主義的，財政的，教會的代表——威爾遜，所開展，所扶持的。



第五章 武裝干涉

(一) 加勒比區域對於合衆國之軍事上的重要

在勢力範圍如中國，近東，與完全殖民地所有權如斐律賓，拍托里科之間，還立着有所謂被保護的國家。固然這些國家均非合衆國所有，但他們却都在她的政治和經濟統治之下。被保護國——如聖多明谷，海地，尼加拉圭——曾經均以武裝去干涉過的。這三個國家，係位於加勒比海 (Caribbean Sea) 的四週；

該海因有軍事與經濟上的重要，遂決定牠對於美國的發展，爲一種不免的掠奪之物了。

加勒比區域對於合衆國的重要，係因牠的土壤相接，又爲原料的來源與銷售製品的市場，且又爲巴拿瑪運河以外之另一軍事上的要隘。巴拿瑪運河的開闢，頓將加勒比在世界貿易航線中升到一個指揮的地位。威爾遜總統曾宣言「美洲」爲穿過土腰由這個海洋達到那個海洋的世界各大貿易與交通航線所全接觸到了。此外加勒比又爲到巴拿瑪運河出入的要道，企圖擴張者曾贊助將牠變作「美國的一個湖」。

加勒比之軍事上的重要，就逼着合衆國在那個區域中尋求海軍根據地。除開在墨西哥灣有好幾個好軍港，在自己領土內於歧衛斯特 (Key West)，佛羅里達 (Florida) 等處有海軍根據地之外，她已取得那屬於南方各小共和國的海口。再從瓜坦納摩 (Guantanamo) 與古巴方面，合衆國復掌管着那古巴與聖多明各開

的溫華得孔道 (Windward Passage)；從拍托里科方面，她又控制着那麼拿孔道 (Mona Passage)。合衆國既已把海地，聖多明谷變爲保護國，她便在前一國中獲得了摩勒聖尼古拉 (Mole St. Nicholas)，在後一國中獲得二馬納灣 (Samana Bay) 等一等海軍根據地。再尼加拉圭條約，已給與合衆國大穀島與小穀島 (Great Corn and Little Corn Islands) 的所有權，以及在封舍卡灣 (Gulf of Fonseca) 建築軍港的權利。此外於一九一七年從丹麥手中所獲得的維爾京羣島 (Virgin Islands)，也供獻了一個優美海軍根據地，而巴拿瑪運動河，則因之形成美國海軍勢力的中心。

除開以上的軍事重要之點而外，世界大戰又將加勒比各國變爲合衆國的經濟勢力的範圍，這不僅及於貿易方面，而且也及於借款方面去了。『在好幾個事實中，已證明我們政府取得談判的領導權。如尼加拉圭，海地，聖多明谷三國的債務整理會議，就不是在這些國家中，也不是在紐約銀行界的辦公室中，而是在

國務院與海島事務局 (Bureau of Insular Affairs) 中舉行了的。」

某美國當局曾這樣概括地敘述過，謂加拉比區域爲「一種熱帶，如同歐洲各國前在世界其他各處所獲得了的一樣。……他們都是很大的天然市場，爲現今和將來出入巴拿瑪運河最大的商業要道。從他們那裏可以爲我們工廠得到原料與次等食料，可以交換我們的主要食品與製造品。他們也已經變作了美國資本投資的地方，使於必要時，得實施政治權力至一種或大或小的程度。」

加勒比在經濟與軍事上的各種重要之點，堪稱爲美洲方面的地中海，而環繞着牠的國家，卽爲「美洲的熱帶。」在合衆國方面因圖發展的需求，以及她的資本家又急於有圖謀積集資本的必要，想找出最近與最易的出路，故採行一種外交政策，使許許多多加勒比國家，於這種或另一種外交形式應用中，悉置於合衆國的直接統治之下。如某歷史學家曾這樣說過：「古巴還不及長島 (Long Island) 之具有獨立形態；聖多明各島，以及兩黑人共和國，還不及紐約州之具有獨立形

態。尼加拉圭與巴拿瑪僅爲形式上的共和國，表面上的自主權而已。……

合衆國的加勒比政策，已直接或間接地與那位於加勒比與該海灣的各國接觸過了。牠的特點，最好是把她對於這三國——聖多明谷，海地，尼加拉圭——所實施的拿來敘述一下。

(二) 聖多明谷之財政的征服

加勒比各國最初受美國武裝干涉，與保護權之實行建立的，即爲聖多明谷這一個國家。

以武裝干涉聖多明谷而將她當作美國保護國的事實，已在她於「美帝國」中的地位完全確定時，更加顯明了。當格蘭特總統 (President Grant) 提議併吞這個共和國的時候，他曾經這樣宣言過：

「要求獲得聖多明谷，係因她那地理上的位置之故。她控制往加勒比海的門

戶與土腰方面商業上的運輸。她擁有最肥沃的土壤，最廣闊的港口，最適宜的天氣，以及全西印度羣島之最有價值的林產與礦產等。假使全歸我們所有，則可於數年之內建起一種極廣大的沿海貿易。……倘遇着外國戰爭，她可給與我們全羣島的控制權，而便於防範敵人沿着該海岸的侵犯。』

一八九三年中，聖多明谷改進公司 (San Domingo Improvement Company) —— 一美國商號在紐約設有機關的 —— 曾負有一十七萬金鎊的債款。這宗款子，係一荷蘭公司借與聖多明谷政府；並另由該政府與該公司這種權利去徵收所有的關稅，用以清償此項債務。乃至一九〇九年時，聖多明谷共和國的總統及明尼芝 (Minnes) 忽指定他自己的某局去徵收關稅，如是該美國公司即向華盛頓方面國務院上訴，要求保障牠的權利。及經交涉後，多明谷政府遂被勸誘以四百五十萬金元來收買這個公司的債款。一九〇三年正月一日，兩國政府代表就簽訂了一個草約，并規定了這樣的一種處置，同時還規定設立一個仲裁機關，去確定分付的辦

法。此外兩方還同意着：如聖多明谷無力償付時，合衆國得指派一財政人員去接管某幾處海關。這是合衆國在這個小共和國中第一次的經濟把持。

財政困難，阻礙了聖多明谷不能清償她的債務，同時又是傳遍了這種報告，謂法，意兩國的軍艦，都正開往該島以武力收回債款。如是國務卿嘿氏即來趁着這個機會訓令美國公使陶遜 (THOMAS C. DAWSON) 向多明谷政府建議，謂係牠要求合衆國來接管牠的海關。加之外國投資者又在各方面從事逼迫，摩臘爾斯總統 (President Morales) 不得已，祇好來允准了。

一九〇五年二月四日兩國政府遂草就了一個草約，規定合衆國代聖多明谷執行破產接收者的執務，來接管她所有的海關，處理她的財政，解決內外債的要求。合衆國所應徵收的關稅中，以百分之五十五作償還執有公債債券的人們，其餘款項，則給與多明谷政府作行政費用。當時華盛頓方面的參議院曾拒絕批准這種劇烈的草約，可是羅斯福總統却已與那獲得同樣結果的多明谷共和國總統締結

了一個「執行的合同。」這個合同係規定美國人爲關稅徵收員，并以美國軍艦爲其協助。同年美國總接收員——係羅斯福總統所稱呼的——即由合衆國海軍保護之下前去徵收關稅；外并發行公債，作爲償還外國債權者的用途。羅斯福的戰略，那時在國會內外都受過極嚴厲的批評，結果，參議院還是決定給與和解——法律上的保障。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該院即批准一個經過修改了的條約，規定：（1）合衆國總統需代聖多明谷指派一關稅徵收員及幫辦數人；（2）合衆國政府需供給他們一種必要的保護；（3）多明谷政府如未得合衆國的同意，不得增加牠的債務或減低牠的稅收。於是美國總接收員依照此約的規定，發行二千萬元金債券，作償還聖多明谷的國債。至關稅徵收的總額，係照以下幾點去充用的：第一，爲付與接收人員的費用；第二，爲償付債券的利息；第三，爲交付所定每年的數額，以備償還債券的宿欠；第四，爲債券的購買，抵銷和退還等；第五，爲將所餘的稅款給與多明谷政府支用。條約中所規定那筆二千萬元的債券，係

Kuhn, Loeb & Co. 來承募的。這個條約至今猶有效力，合衆國政府便照着該約去繼續徵收關稅五十年，期以償還紐約銀行界的息金。

聖多明谷的財政既已由美國人管理，接着又干涉到她的政治生活中去了。一九一一年中多明谷總統被刺，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第二年秋間塔夫特總統就遣派了兩個特派員去考察情況。他們係乘礮艦去的，并隨帶有水兵七百五十人。他們的提議，係要求臨時總統的退職。不過合衆國的這種干涉，祇會引起更深的革命的暴發行勳出來。

聖多明谷條約履行的例子中，有一點就可以從借款契約裏面看得出來。這個契約，係花旗銀行經國務院的允准於一九一四年訂成的。如是該行照着契約上的規定，借與聖多明谷六厘利的債款一百五十萬元。該約曾特別聲明：這宗債款，是遵照一九〇七年七月八日所批准之合衆國與多明谷共和國間的正式條約去募集的；至本利的付還，則以關稅來作抵。

一九一三年威爾遜總統就職時，也還是沒有改變態度。九月九日國務卿布利揚曾通告聖多明谷，略謂將以合衆國的威權去竭力阻止革命而協助「合法的政府。」乃革命運動却依然繼續進行，合衆國遂調去了一隻兵艦；同來國務卿亦通告革命分子們，謂他們就是成功了，合衆國也不得來承認他們，并且還要來把持那屬於聖多明谷的海關關稅的一部分。又駐多明谷的美國公使，曾進行準備新的選舉，同時爲要制止多明谷政府的反抗，使用兵艦遣送了三位美國特派員去監視選舉的舉行。及至第二年選舉時，也同樣是經美國特派員去監視過的。

(三) 軍政府的統治

美國在聖多明谷所實行的財政與政治干涉，卒致引起武裝干涉的結果出來。一九一六年四月間在聖多明谷又發生了一次暴動，此時——一九一六年五月四日——合衆國的水兵就一齊登陸了。

當時及明尼芝總統卽行退職，由多明谷國會選舉痕立揆芝博士 (Dr. Healy) (Dr. Healy) 爲臨時大總統。乃國務院却拒絕承認這個合法選舉的總統，并聲言如要承認，除非他能與合衆國簽訂那自一九一五年華盛頓政府對於聖多明谷所要求的條約。這個條約甚至比那在一九〇七年中逼着該共和國所訂的條約還要來得劇烈；其性質與目的，簡直與前威爾遜政府逼着海地所訂的那個條約一樣。該約係要求多明谷的海關，國庫，軍警等，均由美國人去管理，指揮。可是痕立揆芝總統却拒絕承認國務院所提出的那些條件，於是十月十七日又從華盛頓方面來了一個訓令，命令美國海關徵收員拒絕繳付這個合理選舉出來的多明谷政府所應得的稅款。

僵局就是這樣隨着形成了。全國都一致擁護着總統，各種政治上不同的主張也都忘却了。一般官員們因美國官員要到條約簽訂時，才准與發薪，故都聲言能支持幾久不要薪金去作他們的工作，就去作幾久的工作。像這種對於美國要求的

反抗，雖屬被動，然極其普遍。後來還是經美國來福鎗的掃射，才把這種僵局打開了。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艦長納樸(H. S. Knobbe)忽宣布戒嚴令，他驅逐多明谷官員們，解散會國，禁止選舉，自稱為最高立法者，最高審判官，最高行政長官，并建立軍政府與軍法會議，設立嚴密審查機關，徵納賦稅，增加國債。這種軍事獨裁，據正式宣布的戒嚴令上說，係遵照華盛頓方面的訓令去建立的，因為合衆國政府曾經要求聖多明谷採行某種必需的處置方法，而為該政府所不願或不能採行的。因此合衆國便自由地建立一個軍事獨裁，藉以達到逼有聖多明谷去簽訂一個條約的目的，好讓美國投資者來完全統轄這個國家的財政與行政。

這個軍事獨裁，直至一九二四年始告終結。在未結束以前，係美國海軍少將為軍事長官，並執掌一切行政與立法的職務，而多明谷的國會則被停止職權。閣員均以美國海軍與兵水隊中的官員們去充當。那時在聖多明谷也還駐有一位美國公使，不過他的職務則純然是虛假的。直至聖多明谷情願簽訂所提出的條約，軍

政府才告終結。於是合衆國得以「合法地」去實行她從前以武力所行的種種了。此正如一九一二年國務卿諾克斯當企圖取得參議院的協助，來向尼加拉圭與洪都拉斯作此種同樣的調解辦法時所宣說的：『這種調解工作的結果，即是債權者此刻得按時收受他們的利息，』那一句話一樣的意義了。

美國佔據的結果，是將多明谷政府拿來放逐了，政府府庫被強奪了，國會被解散了，選舉被禁止了，數千名水兵散布於全國，對於土人們有無限的威權，公共集會不得舉行，城鎮，村莊，都被那由飛機擲下來的炸彈炸毀了，家家都受檢查，看有無軍火等武器，土人被殘殺，暴虐不堪。此外劊子手威勒 (Weller) 的總營也設立了起來，專事抑制與壓迫。如有抗議提出時，提抗議者即受嚴重的懲罰，與禁錮。如有企圖抵抗或防禦時，就以刀，彈相加。軍政府的行動不得隨意批評，違抗命令者，即受酷刑與監禁。……多明谷的人民無代價的納了賦稅，他們便拿來亂事揮霍，而沒有方法可以詢問的。……這種抑制，壓迫，殘忍，弊

政的政策，曾繼續施行有五年之久呢！

(四) 美國銀行界與武裝干涉

美國投資者與軍政府間的直接關係，已給這兩個公司——Speyer & Co. 與 Equitable Trust Co. of New York——於一九二〇年六月二日所發出的一張通告中指點出來了。該通告中說：

『聖多明谷的合衆國軍政府，代多明谷共和國發行了四年期海關行政八厘利基金債券二百五十萬元。』該通告中又說，這個債券共包括有以下的條款：

『那已經合衆國允可，而爲多明谷共和國任何政府當作該共和國的一種合法的，有約束力的，不能撤銷的責任，去擔保此項債券的承付與有效，又一九〇七年美國與多明谷政府之正式條約所規定多明谷海關總接收員的職務等，都得伸張到此項債券中去的。』此外該通告中還加了這樣一句說：『在此項債券未經收回以

前，多明谷共和國如沒有得着合衆國政府的同意，不得隨時增加她的國債，或修改她的海關稅則；至關稅一項，須依由合衆國總統所指派而專向其負責的海關總接收員去繼續徵收。」

這張通告，也把從海軍少佐梅約 (Arthur H. Mayo) —— 係美國海軍軍官任聖多明谷軍政府的財商部長 —— 寄來的一封信載在裏面，該信係述說軍政府的目的，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六日寄與 Equitable Trust Co. 和 Speyer & Co. 兩公司的。

「軍政府非要於多明谷共和國與合衆國政府間的撤兵條約十分議妥後，方能裁撤。這個條約還包括有另外幾點 (1) 批准軍政府之一切法令 (2) 承認二百五十萬元的借款； (3) 擴大多明谷海關總接受員的職務與權力，直至上述債券還清為止。」

「至所有債券，均以多明谷共和國的海關關稅與其他國課來擔保。」

關於所標榜之借款目的，銀行家的通告是這樣敘述的：「此項借款的處理，

大部分是用於完成那些重要的公共工程，一小部份是作債務憑單的退還之用。此項工程將由美國工程師監督之下去進行，而所用於購買材料與器具的那一部分借款，將在合衆國中使用。」

又一九二二年中 Lee Higginson & Co. 也發出一個同樣通告，謂：聖多明谷的軍政府在合衆國政府轄制之下，實行代多明谷共和國發行二十年期海關行政五厘半基金債券六百七十萬元。……」此項債券因經國務院批准，故即聲稱聖多明谷軍政府已擔保「此項債券的收受與效力，將爲多明谷任何政府當作該共和國的一種合法的，有約束的，不能撤銷的責任。」該銀業務者的通告中，也曾照樣把海軍少佐洛茲 (D. W. Rose)——係美國海軍軍官任聖多明谷軍政府的財商部長——寫給 Lee, Higginson & Co. 的一封信載上去了。那封信算是又來向銀行家擔保在借款未清還期間，多明谷的關稅「概由合衆國總統所指派的官員去徵收，去支用；而現在所募的債款，在該海關收入上，亦得有最初要求權。」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威爾遜政府，提議從聖多明谷撤回美國海軍的計劃，後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哈定 (Harding) 政府，也把這一個相同的計劃提了出來。這個計劃，係使軍事長官去做臨時多明谷的執政，而授他一種召集選舉的權限。如果聖多明谷人民肯與美國政府代表訂定一個協約，批准美軍佔據時一切法令，并將多明谷軍隊的指揮權與編置權交與美國軍官，則他們就可以得有這種和平自主的處置。這種建議，却為聖多明谷的人民所排斥而不來接受，并且還特別反對那美國軍政府向美國銀行家以他們的名義所募的債款，因為那種債款，要聖多明谷繳付百分之九至百分之十九的利息。直至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多明谷共和國才承認與合衆國簽訂的那自一九一六年來駐在該國美國軍隊撤退的條約。同時，還從華盛頓方面發出布告，謂駐在多明谷共和國中一千八百名水兵，儘於七月十日後立即開始撤退。後來又在報紙上宣布說，七月十二日發斯揆芝將軍 (General Horacio Vasquez) 與費勒斯揆芝 (Frederico Velasquez) 正式就多

明谷共和國的正副總統職務，同時美國國旗從礮台上卸下，讓多明谷的標號懸掛起來。所謂合衆國在多明谷共和國的軍政府，就如此宣告結束了。祇是聖多明谷因簽訂了一個將自己變為實際被保護國的條約，才博得一個半獨立國家的地位。

(五) 海地之武力的征服

合衆國對於海地以武力的侵佔與實際保護國的建立，也還不是這兩條平行線——一為政治的，一為財政的——的政策施行的結果。這兩條路線既湊合起來成為一個合一的政策，使美國握有財權者與國務院常一併拿來實施。

據二十四個有名美國律師關於海地方面的報告，指示海地從一八〇四年當她脫離法國獨立時，她確是一個共和政體的自主國家；但到一九一五年合衆國逼着她簽訂一個比以前逼着聖多明谷所簽訂的還要厲害的條約，她就不能算是獨立的國家了。海地有人口三百萬，他們的生活都多多少少是俱有原始經濟的形態，且

又常罹政治的紛擾。該報告還說，雖然這些紛擾時有，而美國人民却向來沒有受過生命與財產的損害，甚至在革命暴發的時候，也沒有有一個外人受過騷擾。外人投資，無論何時都是受重視的；該國外債的利息，亦莫不付還的。『她與外國政府的關係，是向來沒有受過逆意的批評。她對於合衆國，是向來沒有表示敵意，也沒有給與我們政府干涉該國內政的口實。』

美國以前在海地的權利，是屬於海軍方面的。一八四七年時，曾企圖取得那在聖多明谷與摩勒聖尼古拉東邊海岸，海地西北海岸的三馬納灣各港口統轄權，以作她的海軍根據地。一八九一年合衆國會遣派海軍上將加拉地(Charrard)帶領大隊軍艦入駐波爾德奧普林西(Port au Prince)——海地的都城，去交涉摩勒聖尼古拉的讓與事，但海地政府却拒絕談判，如是軍艦亦被召回。

(六)花旗銀行的加入

自花旗銀行來到海地營業後，國務院的干涉，就成爲一種固定的政策了。原在一八八一年時，以法國資本設立的海地國家銀行，是依賴海地國庫去管理的。到一九一〇年，該行因與法國銀行界所舉的新政府債券有關，又重新改組，更名爲海地共和國國家銀行（The National Bank of the Republic of Haiti），依如舊銀行一樣，將海地財政付與該行管理。該行並與法國銀行界訂了一個契約，規定逐年借款與海地政府。

此時花旗銀行很在那裏羨慕了起來，而國務卿諾克斯因想進行他的「金圓外交」政策，也出來干涉此事，表示反對該項契約，並聲言「美國銀行界亦應去參與。」他曾召集了一個紐約銀行界的會議，結果是在一九一一年中，由以下的幾個銀行：National City Bank、Speyer & Co.、Hallgarten & Co.、Ladenburg, Shollman & Co. 去做股東，承認了新銀行的二千股份。

剛剛於歐戰暴發後，國務卿布利揚與美國銀行界在數次接見中就建議美國銀

備應實行獲得該行中法國的股份，而將牠變為一家美國銀行。這個建議，曾時時重提了起來；及經過幾次擴大會議後，花旗銀行遂將其他三個美國團體所掌握的股票買得來了。這是一九一七年時的事，及再經過了兩年，由國務院提出幾個建議後，花旗銀行便把這個法國機關的資產，以一百四十萬元全部買了下來，如是海地國家銀行，遂完全變為花旗銀行的私有財產。

這樣，國務院即開始採取幾種步驟去保險銀行界的投資。當一九一四與一九一五年時，國務院藉口該國內政的紛擾，六次向海地直接要求取得海關管理權。國務卿布利揚曾於一九一四年十月中寫給威爾遜總統的信中說：

『我似乎感覺最重要的，即為駐在海地海面的海軍軍力，應立刻增加，這不僅是在保護外人權利為目的，而且也是本政府去圖解決紛亂國家政務的素志的明證。』

國務院曾利用在北部省分革命破發的時機向渣莫爾 (Zamor) 總統提議，謂

他如果簽訂一個正式條約，將海關移交美國管理，他方才能繼續掌握政權。不料他拒絕投降海地的獨立，遂即退了職了。後十二月十日所新選舉出來的總統，駐在海地美國公使也以同樣的提案正式向他提出，却又給他擱置不理了。

經一星期後，合衆國水兵忽然在波爾德奧普林西登陸，竟往海地國家銀行的地窖，劫去五十萬元現款，帶到 *Nacogdoches* 砲艦上去了。後來又運往紐約，存放於花旗銀行的地窖中。本來這筆現款，是海地政府的財產，特存放在那裏，作收回紙幣之用。於是海地立刻提出抗議，反對這種侵犯她的主權與財產所有權的行動，而要求與以解釋。可是合衆國什麼也沒有答應她了。

據法喃 (Roger Farnham) ——花旗銀行的副行長——於一九二二年在參院委員會前的證言，謂這次水兵的強劫，係國務院與花旗銀行所舖排的。此時國務院與銀行界之唯一目的，似乎是要以強劫海地政府的現金的方法，逼迫牠去簽訂一個條約，使該國海關移交於美國管理。一九一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國務卿布利

揚出海軍部轉給卡珀頓海軍上將 (Admiral Caperton) —— 駐海地水面的美國軍隊司令 —— 一電爲下：

「你須向該國政府發一個警告，謂動用該行的基金的任何企圖，卽等於逼迫你採取周全的方法，去防止外國股東權利的侵犯。」

一九一五年三月合衆國派遣專員福爾德 (Ford) 去與海地政府談判海關由美國管理的提議，又爲海地所擱置。至五月間，復有一個專員到達，並提出協定的草稿，內係規定：(1) 由合衆國以武力的保護調停；(2) 由外人提出要求公斷；(3) 禁止摩勒聖尼古拉讓與或借用於任何別國政府。這個最後的一條卽指明華盛頓之政治目的與花旗銀行之財政目的，此刻已鎔合而爲一個計謀了。

(七) 水兵的佔據

當七月二十七日正在談判這個條件的時候，革命卽在波爾德奧普林西暴發

了。基拉米 (Guillaume) 總統逃匿法國公使館，并於同日在波爾德奧普林西的監獄中屠殺了無數政治犯。在這個騷擾時期，是沒有一個美國人或其他外國人受了一點損害的。可是那美國兵艦到於七月二十八日入駐波爾德奧普林西港口，由卡珀頓海軍上將帶領水兵登岸。至革命却非爲水兵登陸的原由，而全然是國務院所欲得的一種「期望機會」，好使水兵去登陸了。

海地的立法機關，曾集議選舉新總統去補已故總統的遺缺。而卡珀頓海軍上將却因遵國務院的命令，去強迫這個立法機關暫緩舉行選舉，讓美國海軍軍官把情形檢查清楚再定。這樣去干涉一個徒俱虛名的獨立共和國的目的，在卡珀頓海軍上將於一九一五年八月二日遞給海軍部的通告中表示得極其顯明：

「許多次數的海地革命運動，大都緣於那般自命爲 *Cocle* 軍隊所致。……他們曾要選波寶 (*Bobo*) 爲總統。……在海地是不或有穩固政府的，除非把 *Cocle* 遣散消滅了。

「如果合衆國希望談判海地財政管理權的條約，則那種行動，此刻在波爾德奧普林西是不能避免的。爲要完成這個目的，必須有水兵聯隊加入那駐在康涅狄格(Connecticut)水兵中去。……合衆國與海地間的將來關係，完全靠這次所採取行動的結果如何，很希望將合衆國的政策全部示知。」

海軍上將卡珀頓此時即以水兵的威力企圖迫着簽訂前國務院與花旗銀行由談判和財政壓迫所沒有得到的條約。至所取的第一個步驟，是要得到一個候選人情願完成美國的目的。這樣一個候選人員果然找着了，名叫達笛規納佛(Setho Day figuereve)，他表示着他如被選爲海地的總統，便情願接受合衆國所提出的任何條件——內包括承認海關管理權與摩勒聖尼古拉的讓與兩項，關於這個候選人，卡珀頓海軍上將會於八月五日電告華盛頓海軍部，謂他——達笛規納佛——向與任何革命沒有關係，且還認定海地應贊同合衆國所提出的任何條件。……如果被選舉了出來，是定要賴美國的保護力量扶持的。」可是達笛規納佛却不能隨意

行動，因他深知在美國水兵的鎗口之前，海地已無救助的方法了。

卡珀頓海軍上將是很誠意地保護着花旗銀行的權利的，曾命令海地政府去恢復國庫對於海地國家銀行的職務，因為這個職務係海地政府察覺牠不能隨意去領取款項時，於正月間將其撤消了的。

海軍部因既已找着了一個候選人員情願接受華盛頓的條件，遂於八月十日電告卡珀頓謂「當海地人民希望選舉總統時，可准其舉行。合衆國是很願達箇規納佛得以當選。……合衆國却定要堅持着，海地政府不得讓與任何租借地於任何外國政府。合衆國政府將隨其他各種問題之後，向那個改組過的政府，提出摩勒聖尼古拉讓與的問題，以期解決。」所謂其他各種問題，係指海關管理與花旗銀行投資的保護等。同日國務卿也電告駐波爾德奧普林西的美國公使，謂「爲圖選舉後不會有任何誤解發生，故應立即使候選人們完全明白合衆國希望將海關實際管理權以及關於海地共和國事務之財政管理權都移交出來，因爲合衆國有圖謀實際

統治的必要了。』另外該電還加了一句有意義的話說，合衆國可以協助由這些條件所舉出來的政府，『至牠所需求的任何長久時期。』

在海地國會投票選舉新總統的那一天，水兵就前來守護會場的大門，卡珀頓海軍上將的高級職員們，便在會中巡邏。結果，是達笛規納佛當選了。

(八) 戒嚴令的宣布

選舉後二日，大衛 (Robert Beale Davis) ——駐波爾德奧普林西的美國代辦公使——即向新海地政府呈遞條約的草案，外并附以覺書，述『華盛頓方面的國務院希望海地國會立即通過一個決議，讓海地總統無條件來接受所提出的條約。』這一個新的草約，較以前所提出的還要厲害。不僅海關，財政，要給美國管理，並且還要徵募地方警察，由美國人去編制，去統率；禁止海地不得出賣租借她的土地與任何外國政府。其實國務卿蘭孫在他那八月二十四的電報所陳述的

各條款均爲海地政府於一年多以前就明瞭了的。

但是海地却沒有以前那麼情願就丟掉她那獨立共和國的生命。國務院亦似乎已經注意到這一點，故爲要保證海地政府來接受條約，遂命卡珀頓海軍上將去佔據十個主要海關，徵收關稅，編制警察和臨時共公工程，協助海地政府。這個命令均爲卡珀頓一一實施了。八月十九日他電告華盛頓說：

『合衆國現已在另一個國家的政務中實際完成其武力干涉的行動了。目前在海地起來仇視這種行動的敵人，已存在有數年之久。那些嚴重敵意的接觸，祇有在那種反抗未組織起來以前，由給與合衆國管理權的迅速軍事行動，去使其避免。我們現已握着這個國家的京城與另外的兩個重要海口。』

由八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二日之間，美國軍隊就把那設在海地的十個主要海關的海關奪了去了。如是幾月之久，所有的關稅，專由美國海軍軍官去徵收，去支配。本來各地海關爲國家收入之僅有的來源，故爲圖所提出的條約得所批准，乃

於現行的壓迫外，又來掠奪海地政府的所有收入。因此，全國遂播滿反合衆國的行動與條約的空氣了。總統達雷規納佛以及他的閣員們都畏懼退職，卡珀頓遂電告華盛頓政府，謂他們既已退職，應以美國軍官爲首，把軍政府建立起來。他的電報上說：『目前海地已達到最嚴重的時期，我們此刻即應決定將來的方針。假如就是把軍政府建立了，我們的責任，非要到這國的事務上了正軌，美合衆國的優越權利有了擔保時，不能忽略海地的情況。』這些爲軍事獨裁所擔保的優越權利，其包括在所提出的那個條約裏面。卡珀頓海軍上將會向駐在海地水面的某艦艦長解釋說：『我們在波爾德奧普林西企圖達到條約的目的，也有我們自己的困難。一切都不能稱意，我將會逼着在此地去建立一個軍政府。』

果於九月中，由卡珀頓海軍少將所領的軍隊就完全把海地佔據了，所有各大城鎮，都由他的軍隊來守衛；賦稅，均由其徵收，支用，而不與一文給海地政府。至政府法令以及國庫都操於海軍部的手中。在九月三日那一天，遂正式宣布

戒嚴令。目的自然是在催促條約的批准。

這種「附加壓迫」的結果，使海地政府毫不得參己見地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十六日把該約簽訂了，同時還草就了該約暫時施行而尙待最後解決的一個辦法。照着海地的憲法亦如合衆國的憲法一樣，凡未經參議院批准的條約，是無法律上的效力的。所以海地參院的反對，似與美國所征服的利益不相符合。因此，卡珀頓即照着華盛頓方面的訓令，執着未經簽字銀行鈔票的交付憑單引誘海地政府，並宣言正式條約批准後，立刻可以把他們交還海地的當局。十月三日海軍部長會令卡珀頓準備一星期款項付與海地政府作日常開支，外并加着說，「歸還薪金的問題，於條約批准後，立即分途解決。」

十一月十日海軍部長丹赫爾斯（Daniels）會電給卡珀頓一個通告，這個通告，可算是美國投資之政府協助的摘要。

那一紙電報中說：「與總統達笛規納佛一道準備着，使他於參議院會議通過

條約批准案以前，召集一次開議，並且還要你設法得以出席，去向總統和閣員們作一個報告。現將你應報告的話語述之如下：（我以至誠來報告於貴國總統以及諸位閣員們，本人深為一般民意對於條約不斷地擁護所欣幸。現各階級的人們，無不堅決要求立即批准條約，而牠却將於星期四得以批准了。我深信諸位上流人們能了解我對於此事的意見，我並且也深信條約如果不獲批准，則敝政府必有這種決心，在海地保持着統治權，直至達到所需求的地步為止。牠還要立刻來把海地置於完全太平的境地，擔保那對於這個國家及其工業的發展所必需的內部平安，以期救濟現今一班失業的饑民。同時現政府還能得到實際的援助，去達到穩固的狀態與永久的和平；而那些提出反對意見的人，祇能預期得到他們的行為所應得的待遇。合衆國政府特別地期望現參議院對於此項條約立即與以批准。）

很希望你能把這些話述說得十分明白，去移開所有的反響，而獲得即時的批准才好。」

後來卡珀頓海軍上將果將這種情狀弄得非常明晰，條約遂於次日——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經海地的參議院批准了。

(九) 條約內容

條約的第二款，因國務院與海軍部，以及卡珀頓海軍上將的水兵三方合力逼的結果，規定「海地總統，將照合衆國總統所推薦的人委派爲總接收員。這總接收員。得於海地共和國的各埠進口地方與幾處海關，去徵收，接受，以及支用所有進出口貨的關稅。」另外又規定「海地總統將照合衆國總統所推薦的人委派爲財政顧問，這顧問得爲接近財政部長的官員，以便致力於其建議與工作，而使部長得到有效的助力。」

第五款係規定「凡由總接收員所徵收的，所接受的一切款項，均用來作以下的幾種開支：第一，付給薪金，與總接收員，他的幫辦，雇員們的津貼，以及接

收的費用，——內包括財政顧問的薪金與雜費。……第二，付還海地共和國國債的利息與基金；第三，付與警察維持費。……其餘款項，則給與海地政府作為經常費用。」

又八，九兩款係規定禁止海地如沒有得着合衆國的同意不得增加她的國債，或改變她的關稅稅則。第十款是規定招募「有能力的警察，內包括海地本國人，歸美人編制，訓練，」並於其他事件中，得監督管理軍械，火藥，以及軍事供給等。又第十一款，是禁止海地不得把她的任何土地隨意出賣，出租或諸如此類等處置。此約以十年為有效期間，但如任何訂約方面認定牠的目的還沒有完全達到時，得再延長十年的期限。

此約於一九一六年五月經合衆國參議院批准了。牠至今猶在有效期間中，美國水兵也依然駐紮在海地的領土裏面。美國這次之干涉海地，總其成者，實在是那乘合衆國海軍軍艦來往紐約與波爾德奧普林西間的花旗銀行副行長法喃氏一

人。

(十) 武力佔領

海地政府照着花旗銀行的法蘭氏的意見，和威爾遜總統的推薦委派了 John Avery McIlhenny of Louisiana 氏爲財政顧問。這個財政顧問，名義上到是海地的官員，事實上却是把海地全置於花旗銀行的挾制之下。一九二〇年七月中，他通告海地政府，謂他已得到國務院的訓令，要求海地對於這樣規定的一個協約必須與以即時與正式的採納：

「(1) 銀行契約的修改須取決於國務院花旗銀行總行。

「(2) 海地共和國國家銀行照着海地的法律登記，而改爲一家新銀行時，得仍稱爲海地共和國國家銀行。

「(3) 撤兵協約的第十五款的實施，係禁止非海地貨幣的輸入與輸出，但如

財政顧問認爲有貿易上的需要者不在此例。」

國務院與花旗銀行所提出這個新協約的目的，是想使花旗銀行以壟斷海地的財政。致令海地人，歐洲人，甚至於美國的各貿易公司都表示反對這種提案，因這種提案，足以使所有別的銀行業務者們以及商人，都成爲花旗銀行的附屬品了。但是美國的財政顧問却因美國公使的命令把海地官員們的薪金扣留，來不斷地逼迫海地去接受這種協約。如是，海地政府遂卽向華盛頓抗議這種行動。乃抗議不僅無效而國務院反來通知牠說，薪金須當扣留，直至海地接受了財政顧問的條件，方才與以發放。

財政顧問既一面鞏固了花旗銀行對於海地的經濟統治權，一面軍事當局便來加緊政治上的控制。在一班美國水兵的眼光看來，以爲海地既於一九一八年採行新的憲法，則當軍隊在海地佔據時合衆國政府所施行的法令，自可藉以批准承認了。又新憲法也取消了海地的最老的一種保障法，係規定外人不得握有土地。

在海地曾經實行過殘酷的衝鋒，去反抗美國的侵佔。據某觀察者言，有三千徒手的海地人被美國水兵慘殺了。但據美國水兵團的報告，說被殺了的，有三千二百五十人之多。從波爾德奧普林西到海地角（Cape Haitien）的道路建築工程，係由一水兵軍官負看護之責；他因發現那已經廢弛不用的海地原有路律（Ouvrage），遂決意再去強迫實行，所謂路律，在海地是這樣規定的，即每個公民須在公路上作幾天工作，使保持原狀，或者是納付一宗錢財。……如是就沒有一個能作一點事的海地人，得以幸免，幾如過去數世紀非洲奴隸的情狀無異。雖然這個係屬暫時的，可是他們已算被視為奴隸了。海地人民都是整日整夜地從他們的家庭懷抱裏，從他們小的田莊裏，或者是當他們在郊外泰然行走時，捉去並強迫地帶到這個國家很遠的區域中去作苦工。凡是反抗或拒絕不去的人。即被毒打。……凡企圖脫逃的，立遭鎗斃。

這種殘忍行爲，遂引起一種片時的暴動。這一次暴動的領導者，係一個受有

極深教育的海地人，名佩刺爾特 (Charles Magne Perrier)，他曾被迫穿着罪人的衣服，在海地角街上作過苦工的。不過這次暴動是被壓下去了，佩刺爾特也被刺殺了。

在過去的那五年中，海地的人民所經歷的那種犧牲，那種痛苦，那種摧殘，那種侮辱，以及那種禍患，是在她的不幸歷史中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據新近由海地參觀回來的美國人說：『假如合衆國現在就離開海地，她便要留下一千有餘的寡婦，孤兒們無路可歸，使這個國家更要滿布匪盜，使一班人怨恨，憎惡，灰心；而對於她那人權保障者的稱號，也留着永遠不滅的痕跡了。』

然而這種慘酷行爲，還是在繼續往前實施，美國的實業與財政，都因侵佔的結果而大獲其利。弼京頓 (H. M. Pilkington)——海地美國投資公司 (American Development Company of Haiti) 的副總裁兼經理——曾於一九二一年向那討論佔據事件的參議院委員會這樣述說過條約的利益：

『我第二步就要來把我的實業與我們所稱爲這個國家——海地——的統治或政治階級發生關係，因爲每種工業或者是別種企業，是根本依靠着所在國家的法律。以及這些法律之實施上面的。……這個公司募集債券之最大的特點，是在於合衆國誠意履行此種條約，而爲外國資本當作擔保根據的。』

花旗銀行還要來不斷地緊握着這個小共和國的經濟命脈。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海地國有鐵路——內幾包括該島的全部路線——因海地政府無力償付已經發行債券的利息與減債基金的結果，現今趨於破產的地步。如是就有以法喃氏爲首而受花旗銀行挾制的財團取得了讓與權。法喃氏是於該路失敗時，爲合衆國聯邦法庭指派爲接收員的。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海地與合衆國又簽訂了一個草約，將一九一五年的條約，擴充至三十年，並聲明係因一筆債款之迫切的需要，故延長至十餘年，兩年後，一九一九年十月三日又另有一個草約簽訂了。海地遂依照這個草約，承認

發行以三十年爲期的四千萬元的國債券。至用來擔保此項債券的稅收，均由合衆國所指定的官員來徵收，即在一九一五年條約滿期後，亦是一樣。到了一九二二年初，在海地的美國財政顧問，花旗銀行，海地美國糖業公司(Haitian-American Sugar Corporation)，以及西印度貿易公司(West Indies Trading Company)就開始作借款給與海地的談判。三月中財政顧問——McIlheny——報告那專事討論海地常務的參院委員會，謂有三個公司，都請求募集此項借款。(這三個公司，即：National City Bank, Speyer & Co. Lee, Higginson & Co.)。這樣，遂對於外交的伎倆上又放出了一個有趣的暗示，因爲從事實看來，花旗銀行已壟斷了海地的財政，McIlheny氏已由威爾遜總統照花旗銀行當事者的意見，委派爲海地的財政顧問。當代理國務卿非力普斯(William Phillips)正式邀請美國銀行界擔任一千六百萬元的借款時，那公開投入競爭場中的海地借款的事實，在九月間還是沒有變動。結果，債券還是由海地照例發了出去，並由海地負其責任；不過各

銀行家均得有通知，不要把他們所出的價格送交海地政府，而由國務院南美事務司轉交美國財政顧問。這個債券在海地的內地稅上有初次抵押權，在關稅上有第二次抵押權。該兩項收入的來源，均已爲美國人所管轄了的。這宗債券，爲一九一九年草約中所規定的那四千萬美元債券之第一批的發行。當然，無論所出的價格如何，而募債的讓與權，是爲花旗公司 (National City company) ——花旗銀行的分行——取得去了。

這個債券，是十月間才出現於紐約的市場，并於發行布告中，載有 McHenry 氏的一封信。這封信著重之點，係云該債券是由海地的內地稅與關稅來擔保的；一九一五年條約，給與合衆國有委派海關接收員與財政顧問的權限；一九一九年草約又給與合衆國有委派那用來擔保一九二二年債款的稅務徵收員；（並且合衆國還管理着海地債務的加增與關稅的減低等事項。十月十一日，當一千六百萬美元之債券的契約簽訂時，McHenry 即辭退了海地的財政顧問職務。哈定總統遂另

派了一位美國人——John L. Ford 氏——來繼任。所以除開美國公使外，又有一個美國財政顧問，一個美國海關總接收員，以及美國水兵等，致海地常因特別軍事專使們的包圍，迫着通過那國務院與美國銀行界所定的各種重要計劃。一九二〇年九月間，當海地反對花旗銀行管理海地國家銀行時，華盛頓政府乃遣派奈卜海軍上將 (Admiral Knapp) 去解釋爭端，並且還授他有超於駐在海地美國公使的權限。

到了第二年春天哈定做總統的時候，在海地的最高美國官員均稱爲大員——這是英國對於總督們常用的稱呼。那位大員是合衆國水兵團的旅長拉塞爾 (John H. Russell) 這個人。他的使命，如國務卿休士 (Hughes) 所解釋的，是去把一九一五年條約拿來實行。另外他還遵照海軍部長但比 (Denby) 的訓令，設立了軍法會議，宣布謀反法。五月二十六日他向海地人民發出一道命令，宣言各種演說以及文字等有對於在海地的合衆國軍隊表示敵意，或鼓動反抗合衆國的官員，

或海地總統，或海地政府的，一概禁止；有違抗這種命令的，即行拘往軍事法庭審判。一九二一年八月間，曾有三個海地的新聞記者被拘。爲的是他們批評美國之無理的佔據。

此外於一九二四年，當海地樞密院設立了一個內地課稅局，專去徵收關稅以外的各種稅捐時，又來實行將海地置於美國經濟統治之下之更進一步的舉動。這個稅局原來亦係規定由美國總接收員去監督，故他得另去委派一個美國人去掌管這個新局。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國務院即宣布已派定利馬（Lima）美國使館代理商務隨員 Dr. William E. Dunn 氏爲該稅局的管理人。

（十一）尼加拉圭保護國

美國外交家與美國銀行界在尼加拉圭之軍事上和財政上的利害關係，如同在聖多明谷與海地的一樣，這兩重關係結合起來，遂演成初次外交的和以後武裝的

干涉。軍事上的重要，是著重於將封舍卡灣作爲合衆國海軍根據地的計劃，除此以外，還有更重要的，即爲另開一條橫過尼加拉圭的運河河道，藉以成就巴拿瑪運河的利益。這樣一條運河河道的尋求，由來已非一日了。

一八五〇年，英美兩國間之克雷吞——部爾衛 (Clayton-Bulwer) 條約，規定開一條橫過尼加拉圭的中立運河；後經仔細考慮，認爲這一條運河，對於巴拿瑪是不相連屬，應由合衆國去建築的。雖然合衆國提議要來建築運河的河道，曾爲別的中美洲各國所爭辯過的，致於一九〇六年中引起革命與戰爭暴發的結果出來；及至一九〇七年暑期，似乎中美洲的所有五個共和國都迫着要來作一次總的戰爭，如是羅斯福總統與墨西哥的地亞士總統同來威壓這幾國政府，從速中止仇視行動外，并提出條件，以事調停。一九〇七年，該五國代表遂於合衆國領導之下在華盛頓會議，簽訂了八種正式條約，圖謀增進中美洲的聯合。這些條約中最重要之點，爲規定設立一個中美洲裁判法庭 (Central American Court of Justice)。

裏面包括五國人員，由每國派出一人充當，以便將所有爭端交與該庭作最後的裁判。雖然合衆國沒有簽訂一個協約，可是她於各項條件之下均佔有優越的作用。以所塔夫特總於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中向國會作他的年終報告時，就敘述『自華盛頓正式條約於一九〇七年中通知合衆國政府而將牠當着諮詢與顧問者以來，本政府就不斷地常爲這一個或那一個，以至所有的五個中美洲共和國，前來祈求竭力維持那些條約。差不多每次的投訴，都是反對尼加拉圭的則拉亞政府，故意使中美洲常居於緊張紛擾的狀態中。』

則拉亞 (José Santos Zelaya) 政府曾反對過合衆國藉取封舍卡灣與運河河道，去擴張統治尼加拉圭的企圖，以及美國投資者在這個共和國中建起他們的勢力等。

一九〇九年時，已有一次反則拉亞的革命暴發了。這一次革命，係由阿道浮地亞士 (Atolfo Diaz) 來資助的。阿氏本爲 (La Luzzy Los Angeles Mining Company

——美國公司——布魯非爾德斯 (Blue-field) 地方的一個常駐的職員，每年得有薪金千元。雖然不清晰他有無他項來源，可是他能代革命墊出六十萬元，却是實事。這筆款子，他後來却依然歸還他自己了。

駐布魯非爾德斯的美國領事摩法特 (Thomas C. Moffat) 因預先知道關於革命的事，乃於十月七日電告國務院，謂革命明日就要暴發，新政府將必來請求立即與以承認。他並且還很顯明地把革命黨的秘密軍隊的調動以及他們的計劃等都拿來報告了。五日後，他又來報告華盛頓方面說，臨時政府已經成立，係以朱安愛斯特達將軍 (General Juan Estrada) 爲首。這個政府是對美國投資者表示好感的，並且還願保證那不爲外人所有的一切讓與權的革除。及至反則拉亞政府與叛黨間的戰爭更變尖銳時，合衆國就更公開地來顯其身手。如聯合水菓公司的輪船以及其他美國的船舶，都得有駐在中美洲國務院的代表們的指示與協助，均掛起尼加拉圭的國旗，來代革命黨輸運軍隊與軍火。

至於與則拉亞政府作公開暴裂的藉口，是後來一九〇九年中的事，因當時有兩個美國海盜，企圖炸毀載運則拉亞軍隊軍艦被捕，旋即帶往軍法會議審訊并於認罪之後處決了。可是這兩個海盜是在革命軍中從戎，所以負有戰爭的各種責任，而國務卿諾克斯却於十一月一日遞給駐在華盛頓的尼加拉圭代辦公使一個嚴厲通牒，并把他的護照給他，而公開宣言合衆國是站在革命者這一方的。該通牒中說：『雖然你的外交職位已算完結了，而我却還樂於來接待你，如同我樂於接待革命的代表一樣，蓋因兩方都不過是合衆國政府與我所靠着來保護美國權利的實際當局間一種非正式的通訊機關而已。』

(十二) 美國權利的保障

則拉亞既被迫退職逃往國外，尼加拉圭國會遂舉馬得里斯博士 (Dr. José Ma
driz) 繼任。可是合衆國却依然協助愛斯特達的革命，來反抗馬得里斯政府。馬得

里斯亦曾向塔夫特總統提出抗議，反對美國干涉這個共和國的內政，但是合衆國却堅持要那代叛黨載運軍火的美國船隻，應准與通過那由執政政府所封的港口，並且還堅持要把關稅付與革命黨人。不幸那布魯非爾德斯地方的關稅，已被用來作美國銀行團體於一九〇四年所借的一宗債款的擔保品了。

然而政府軍隊却打敗了叛黨，而逼着愛斯特達退到布魯非爾德斯——他們曾想來封鎖他的地方。立刻美國水兵登陸了。他們便來阻止政府軍隊不得封鎖或襲擊布魯非爾德斯。這樣，遂給與叛徒們一個機會再去編制他的軍隊，以及藉着美國軍械的供給，而使他們得能奪取政權。八月二十日當馬得里斯的軍隊爲愛斯特達的軍隊擊敗後，他即退職了。如是一星期後，愛斯特達與洽摩羅將軍 (General Emiliano Chamorro) 便進入馬拿瓜 (Managua)——尼加拉圭的都城。

一九一〇年十月十一日，國務院委派陶遜 (Thomas G. Dawson)——駐巴拿瑪的美國公使，前佈置美國管理聖多明各海關的專家——爲對尼加拉圭的特別代

表。他曾得有訓令，謂「恢復財政與付還合法的內外債務，即應勸其協商一宗借款；至該借款，須以一部分關稅作擔保，該稅則照兩國政府間的協約去徵收。因爲祇有這樣，才能得到借款，達到牠的目的。」此外又有一電訓令陶遜說，務去獲得一條憲法，規定對於「外人之適當的保障，」以及關於 Cannon 和 Groce 兩人死後的撫恤。且他已得到固定債務的清理權以及未清理的債務權，國務院曾允許於借款與尼加拉圭的計劃擬就時，即應利用她的妥善機關，去擔保那本於尼加拉圭與有名望的美國財政家間的條件所締結的契約。

當 Brown Brothers and Company 得知這種計劃時，他們遂向國務院提議去承募尼加拉圭的借款。這班銀行家是已經與 George D. Emery Company 訂了一個合同，從尼加拉圭方面去收集他們於一九〇九年九月——則拉亞退職時——所放置的那六十萬元款項的。一九一一年二月二日 Brown Brothers and Company 曾致書國務卿諾克斯說：

「我們明白尼加拉圭政府正行考慮取得一筆新債款的勸告，而用以償還她現有的債務，以及政務上的開支。我們也明白尼加拉圭政府希圖徵求我們政府的妥善機關，去和牠訂立合同，以便使所要求的擔保得有美滿的根據。如果這種報告是極其真確，則我們就敢冒昧地來說，我們是很願意有談判這種債款的機會。此外我們還要來加一句說，即我們已參與 *George D. Emery Co.* 對尼加拉圭的要求權，這種要求權，係根據一九〇九年九月十八日的草約而來的。因此，我們在整理該國財政中俱有特殊利益的權利。」

國務卿諾克斯的回答，係謂 *Brown Brothers* 應與其他美國銀行界承募尼加拉圭所要求的任何借款，有同等機會。

同時陶遜亦來實行提出他的訓令。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於一美國軍艦上，由愛斯特達革命的幾個主要首領們簽訂了各種協約，即後來所稱爲陶遜協約 (*Dawson Pact*) 的。這種協約，訂定合衆國政府——曾協助他們取得政權的——

須根於以下各條款，方才來承認革命政府：

(1) 立刻招集國會，選舉愛斯特達爲大總統，河道浮地亞士爲副總統，任期兩年。愛斯特達不得使自己連任，則拉亞的黨羽們不得加入政府機關。

(2) 遵照合衆國國務院的旨意，委定一混合委員會去解決各種要求條件，內包括 Cannon-Croce 的賠款問題。

(3) 尼加拉圭得請求美國政府的妥善機關去發行債券，以關稅收入的一部來擔保，而該稅則照兩國政府的旨意所訂的協約去徵收。

當時陶遜卽把這種協約電告國務院，外并加着說，尼加拉圭將另有正式通知，且還要求合衆國遣派一個財政專家來代她擬定財政計劃。這個正式通知果於不久時間之後到達了。

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守舊派國會果如陶遜協約所定，選舉愛斯特達與地亞士爲正副總統了。一九二一年正月一日塔夫特總統，卽正式來承認愛斯特達

政府。三星期後，國務卿諾克斯訓令駐尼加拉圭的新美國公使，囑他去實施陶遜協約的各項條款。該訓令中還附帶地說，合衆國政府已派定瓦茲 (Ernest H. Waz) 爲財政專家。隨後他又來訓令美國公使說，尼加拉圭政府須速與合衆國簽訂一個正式條約，合衆國須指定一部分的關稅收入，作銀行界借款契約的擔保。另外，諾克斯也述及駐美的尼加拉圭公使卡斯掘羅 (Salvador Castriño, Jr.) 曾要求他的政府，派他去簽訂所要求的正式條約。

那時陶遜協約還是守祕密的，祇有在尼加拉圭失敗的自由黨人們得到了一份，而把牠印了出來。愛斯特達將軍因求合衆國協助而承認的各條款，在尼加拉圭竟引起極大反對的聲浪。一般愛國分子們看見陶遜協約中的借款條件與海關之歸美國管理等，竟無異於已成爲一個實際被保護國家。此外，選舉之受美國人的控制，更緊張了那時的情況。如是一九二一年二月中駐尼加拉圭的美國公使即電告國務卿諾克斯，略謂「尼加拉圭之廣大羣衆的意見，對於合衆國，都是仇

視的。一般愛斯特達的閣員，對於我們的動機雖不是完全不相信，然亦有點懷疑。』後來他復於三月二十七日的電報中說，愛斯特達總統『既完全倚賴着我們的協助，同時也相信於困難中我們是必定來協助他的。』

(十三) 一九一一年的諾克斯——卡斯掘羅協約

協助愛斯特達抵抗尼加拉圭人民的反對之主要目的，為承募債款與以海關管理權作擔保該債款的兩點。四月中，尼加拉圭國會遂決定採行保障這個共和國的獨立的憲法，并指揮反抗外人藉借款而圖謀統治。這個憲法竟遭美國代表的反對。且當國會逆着他們的旨意來實行時，愛斯特達遂將國會解散，重再召集了一個新的國會。這一步，是受了華盛頓方面國務院的稱贊的。但結果就未把反抗鎮壓下去，愛斯特達因以辭職，將副總統阿道浮地亞士擁護了起來。

但是地亞士并不比愛斯特達要孚衆望些，而美國到要使他久於其位才行。五

月十一日美國公使電告國務院說：『我已得着保證，國會將照國務院所指示的任何計劃去鞏固地士亞的總統職位。爲圖實效計，一隻軍艦到是需要的。』又五月二十五日復電告『謠言流行，謂自由黨已在全國組織了一個協會，並宣言以推翻借款爲目的。』他并還加着說，『自由黨佔有保守黨大多數，至少在借款未通過以前，需有一隻軍艦駐於科林多（Corinto）。』國務卿諾克斯回答說，地亞士不能允許他辭職，已有一隻軍艦奉命開到尼加拉圭來了。

當尼加拉圭的人民與美國代表間的鬥爭還在進行時，國務卿諾克斯已與美國統治政府下的尼加拉圭代表於華盛頓簽訂了一個正式協約。這個一九一一年六月六日的諾克斯——卡斯掘羅協約，規定由美國銀行界去募集一千五百萬元的債款給尼加拉圭，而尼加拉圭的海關，由合衆國來管理。尼加拉圭也須自己承認，如沒有得到華盛頓政府的同意，不去變更關稅稅則；并且還須願意向國務院作財政上的報告。同時國務院又與 Brown Brothers and Company J. and W. Seligman

and Company 各銀行談判承募債款事，規定諾克斯——卡斯掘羅協約應爲尼加拉圭政府與銀行界所簽訂的契約中一種不可少的一部。

一千五百萬借款的合同，於六月二十一日爲銀行家所接受了。至債款則由 Brown Brothers 與 J. and W. Seligman 將自己當作銀行家交付出來，償還他們自己——尼加拉圭的債權者。其償還的方法如下：清理尼加拉圭的債務；設立銀行，由美國銀行家去經營；改良國有鐵路將由他們來管理；再依照他們的條件，建築一條新的鐵路，該路的讓與權，由他們從尼加拉圭去取得，并以尼加拉圭的款項給他們去建築。

不料合衆國的參議院拒絕批准諾克斯——卡斯掘羅協約，結果，使六月二十一日爲銀行界所接受的債款合同，也不得通過。如是，銀行界又另外接受了一個合同，這個合同，是美國統治下的尼加拉圭政府於九月一日簽訂的。Brown Brothers 與 J. and W. Seligman 於這個合同之下，借與尼加拉圭臨時款項一千五百萬元。

銀行界均贊同改組國家銀行，而來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票，其餘百分之四十九，則讓尼加拉圭掌握。

債款協約（即普通所稱之國庫債券合同 Treasury Bill Agreement）所規定的條文如下：（1）十萬元債款用作所擬設之銀行的基本金；（2）餘款用作改良尼加拉圭的幣制；（3）銀行家得僱用貨幣專家去改良幣制，但由尼加拉圭去付給他們的報酬；（4）銀行界得把那用來改良幣制的款項——二百四十萬元——存放於合衆國抵押信託公司（United States Mortgage and Trust Company）；（5）債款得以關稅來擔保；（6）關稅得由美國人去徵收，這個美國人，須經銀行界推薦，經國務部允准，然後再由尼加拉圭去委派的；（7）關稅不得不經銀行界的同意，即行更改。該合同還另給與銀行界於酒稅收入上有要求權，并且還對銀行界保留着一種權限，去乞求合衆國保護現行合同的侵犯，與協助其努力實施。銀行界與尼加拉圭得依合衆國的國務卿的仲裁，而停止各項爭辯。國務卿諾克斯曾

令美國代辦公使堅持尼加拉圭國會繼續會議，期以達到批准九月的借款合同爲止。

駐尼加拉圭的美國代表與華盛頓方面的國務院間的消息，却是不斷地表示合衆國在準備對於這個小共和國實施政治與財政的統治。七月十二日美國代辦公使報告國務卿諾克斯說，「一般所表示的意見，係謂合衆國政府已拋棄她保護尼加拉圭反抗外人握有已毀的各種租讓與合同中的權利。……我却極力堅持着，在國會未批准借款合同前，再不採取何種行動的。」到了一個月以後，他又電告「那對於借款合同與讓與權的反響，現更形定奪了。」

九月三十日國務院所回答的，是：「於國務院考慮之下，來向你訓示關於尼加拉圭的事項，那未定借款合同的批准與設立債務委員會命令的修改等，都屬最重要之點，應在未及注意其他各問題以前去處置的。」及至十月五日，又來訓示他說，「注意之點，應使專趨於借款與債務委員會兩件事務上，因爲他們都居首

要，應於其他政治問題未及考慮以前去處置的，並應使不為無謂的討論。『十月九日尼加拉圭國會果將借款合同批准了。

如是國務卿諾克斯乃依照這種合同委派哈謨大佐 (Colonel Oxford D. Ham) 為尼加拉圭的關稅徵收員。哈謨大佐係為 Brown Brothers and company 和 J. and W. Seligman and Company 當作「足為我們信任」的一個人所推薦出來的。於十二月十一日起，他即來徵收尼加拉圭的所有的關稅。隨後又有紐約的康南特君 (Mr. Charles A. Conant) 與哈禮孫君 (Mr. Francis C. Harrison) ——前在印度為文官職務——於十二月亦同抵馬拿瓜，代銀行界任金融專家。

(十四) 債款的錯綜

愛斯特達之所以被迫離職，是因他圖謀阻止保障尼加拉圭獨立的憲法的採取。他的繼任者——阿道浮地亞士——在美國軍艦的實際勢力協助之下，仍繼續

施行愛斯特達的政策。當借款合同迫着尼加拉圭實施時，國會却已通過了一個新的憲法。代辦公使君特（Gunter）曾通告國務院，謂此種憲法，係規定所有政府僱員，僅除任職於債務委員會中者外，均須尼加拉圭人；且一經採行後，該憲法非得有兩屆國會的批准，不能隨意更改。君特曾要求憲法簽字須當遷延，蓋因他已想到海關當局，均非尼加拉圭人，而為美國人了。地亞士總統與梅納（Mena）將軍——國會的控制器——允准該憲法未到一月一日，是不來把牠公布的。可是國務卿諾克斯却堅持要遷延至一月十八日新任美國公使到達時，方許公布。

尼加拉圭國會當時極其憤恨美國的干涉。一月十二日牠即命以明令公布新憲法，並宣言「合衆國代辦公使對於憲法所實行的阻礙，簡直是給國家自主權與國會的尊嚴一種侮辱。」

新美國公使到達後，在尼加拉圭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來研究這個新憲法，並通告國務院他所考慮的各條文，是可加以反駁的。他曾請國務院注意第二條條

款，該款係規定『無論任何合同或條約有反於國家獨立與威嚴的，或影響於牠的主權的，均不得締結。』又第五十五款規定『僅國會得單獨以間接的方法去保證借款，訂立合同。』此外該憲法還規定外人應如尼加拉圭本國人一樣，把他們對於政府的債權顯示出來，並禁止企圖個人利益的壟斷。

又第八十五款第十四節，外策爾 (Wissel) 公使亦請國務院特加注意過的。蓋因該段係授與國會這種權力，去讓與或租借國家財產，并得令行政機關『本於適合共和國條件之上』去執行。此外還規定『國課或賦稅，不得讓與或出租。』

這個憲法雖包括着這些條款拿來公布了，但美國銀行界於以後各項契約合同中，却絲毫沒有去理會他們。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他們——銀行界——又與尼加拉圭訂立了一個補充借款合同。此項借款——五十萬元——的一部，係給金融專家用作穩定匯兌；其餘——二十二萬五千元——係與尼加拉圭政府作經常費用。至借款期限為六個月，利息六厘，外加銀行界的手續費一厘。擔保品，則

爲關稅（僅後於一九二一年借款的抵押權），所有國有鐵路與航路的抵押權，以及尼加拉尼對於倫敦厄忒爾保加（Ethelburga）財團的債權等。在此項合同規定之下，凡任何鐵路或輪船的出賣，或與厄忒爾保加財團設立任何合同，均得用來作歸還這種債款的處置。倘有餘裕，則用來償還一九二一年的債款。此項合同還規定尼加拉圭應將她所有的鐵路與航路統移交於在合衆國所組織的免稅公司。各銀行業務者均具有一年選擇權去購買這個新公司一百萬元本金股票的百分之五十一。如果銀行界實行了這種選擇權則他們得借與這個公司五十萬元，用於擴張及改革等項。此外百分之四十九的股票，銀行家亦得有選擇權；尼加拉圭在債款未清償以前，除了銀行界以外，不得把她的股票賣與任何別人。又在償還期間，美國銀行界得完全經營與管理所有鐵路及航路，並得選舉董事會。至於借款談判，由國務院與銀行界聯合進行。

這個合同簽訂兩月後，美國銀行界又與倫敦厄忒爾保加財團訂立了一個合

同。原厄忒爾保加債券所代表的一宗債款，係前則拉亞政府於一九〇九年中所訂借的，計為數一百二十五萬鎊。今照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簽訂的合同上規定，倫敦方面的餘額，即關於該債券的利息與基本金扣除後的餘額，統轉到美國銀行界方面尼加拉圭的帳目上去。這個餘額總共約一百一十九萬五千元。五月二十五的合同，係由美國銀行界以尼加拉圭的名義去交涉的。依照該合同中的條款，共和國須承認美國銀行界與倫敦實業團有權『請求合衆國保護這個合同中一切規定，不得侵犯，並協助其今後得能實施。』在各項規定條款中，所有債券，均由美國人所徵收之尼加拉圭的關稅來擔保。這樣看來，美國銀行界在整個談判中，是全與國務院互通聲息的。

當與厄忒爾保加的執有債券者簽訂這個合同的那一天，美國銀行界又與尼加拉圭簽訂了一個補充三月二十六借款合同。原三月二十六的借款，係定厄忒爾保加債券為一部分擔保品。而五月二十五日的補充合同便規定關於該項債

券的利息及基金完全付還後的餘額，應用來償還美國銀行界代尼加拉圭所承募的債款。

(十五) 彈丸外交

這個時候，地亞士總統之不孚衆望已形變劇了。他也僅僅因美國的協助，才得居於其位。他的反對者，都在國會中要求重行選舉。美國公使乃因國務院的准許，遂來宣告他們謂在解決尼加拉圭的政務以前他們應設立所擬議的國家銀行，以期把這共和國，置於十分穩固的財政基礎之上。

可是自由黨却拒絕等待了。七月二十九日他們即宣布革命，將大的軍用材料貯藏所，一部分鐵路與輪船，以及幾處海關奪佔了去。尼加拉圭銀行的美國經理科爾 (Mr. Bundy Cole) 遂電告紐約 Brown Brothers and Company 請求保護，該公司當時回答他說，國務院已通知了他們，謂布特勒少將 (Major Butler) 行

將領水兵由巴拿瑪到達了。八月十五日布特勒少將便帶了四百十二名水兵登陸，即以一半駐於銀行附近。國務院方面亦曾於一九一二年九月四日通告駐馬拿瓜美國公使說，『關於美國銀行界在尼加拉圭所投到鐵路與輪船方面的資本，以及關於救濟這個國家財政恐慌的計劃，均已實施保護。』英國水兵既已登陸，便立刻來取一種反抗革命黨人的劇烈行動。結果是把革命完全消滅下去了。革命既已消滅，復來舉行選舉。十一月二日地亞士又重新當選為總統，並以四年為任期。

（十六）尼加拉圭的剝削

在革命時期中所耗的各項費用，自不得不逼着地亞士再來要求美國銀行界與以借貸了。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四日所談判的借款合同，係議定銀行界借與尼加拉圭五十萬元，而以美國管理的尼加拉圭銀行所徵收的煙酒稅來擔保。除此以外，

銀行界亦須得有尼加拉圭名下百分之四十九的百萬元鐵路股票的購買選擇權，至這五十萬元借款，則由尼加拉圭海關所放置的基金與厄忒爾保加金項下去籌辦出來。可是這個合同却爲尼加拉圭國會拒絕批准了。

當銀行界正在進行尼加拉圭鐵路選擇權的談判時，威爾遜就當選爲合衆國的總統了。一九一三年二月二日駐馬拿瓜的美國公使曾報告國務院說，「銀行界均不願再墊出款項，也不願接受新的建議，除非定奪了那行將接代的政府是繼續實施現行政策的。這對於地亞士總統是屬極其失望，因他很希望於現任華盛頓政府猶未退職時，使財政問題達到確實解決的地步。不過地亞士總統却已允許我，他在未與國務院事先商妥，決不締結確定的借款合同。」國務卿諾克斯對於這一點來回答他說，「未來政府對於中美洲的政策行將改變的謠傳，是毫無根據的，」並且還令他好與科爾——尼加拉圭國家銀行的美國經理 Brown Brothers and Company 的代表——去酌商。

銀行界因從國務院方面得到了這樣的保證，便於一九一三年十月八日又與尼加拉圭訂立了一個新合同，這個合同所規定的如下：

(1) 銀行界得實行他們的選擇權去購買一百萬元鐵路股票的百分之五十一。

(2) 他們同意借與尼加拉圭款項一百萬元。

(3) 他們同意借與他們握有百分之五十一股的鐵路款項五十萬元，作為擴充與改良等用。

(4) 銀行界亦得購買一十五萬三千元國家銀行股票的百分之五十一。

(5) 他們得有優先權去購買其餘銀行與鐵路股票的百分之四十九。同時他們還得有一切股票的管理權。

(6) 如果尼加拉圭不履行條約，銀行界得有權出賣銀行與鐵路股票至六個月之久。

(7) 銀行家對於一九一一年借款合同所賦與大西洋鐵路的讓與權的選擇權，完全取消。

(8) 銀行與鐵路各須有九個董事。其中由銀行界推薦六人，國務院推薦一人，尼加拉圭推薦二人。

(9) 內地稅務的徵收權得由尼加拉圭收回。

美國銀行界所墊出的兩百萬元給尼加拉圭作為鐵路股票與債款交付的，該共和國僅實收七十七萬二千四百二十四元。其餘金額，係用來償還所有以前的債款，補充匯兌基金，購買國家銀行中的股票，以及交付銀行界的各項費用。像這樣處理的結果，不僅美國銀行界去收集了所有以前的債款，而且尼加拉圭反還欠了他們一百萬元，她那厄忒爾保加的餘款也消沒了，鐵路與銀行還要由銀行界去管理，去經營。

當十月八日的合同進行談判時，國務院也正在進行那橫穿尼加拉圭的運河河

道，而願與以三百萬元作代價的談判。至這筆款項的給與，係意欲尼加拉圭能將牠作償還她對於銀行家的債務之用。十月八日的借款，是因有國務院的准許去承募的。Brown Brothers and Company 與 J. and W. Seligman and Company 曾在一件呈文中指示着他們已注意到那未決的運河條約。該呈文中有一段說：

『合衆國國會應當批准與尼加拉圭所訂的未決條約，以備在封舍卡灣建築軍港，取得開關尼加拉圭運河的永久權利。至在條約中規定付與尼加拉圭作代價的三百萬元，可使該國政府達到能清理大部分債務的地步。』

(十七) 運河路線的購買

那給與合衆國去開關橫穿尼加拉圭運河權的條約，是於一九一六年二月十八日簽訂的。這個條約普通都稱爲布利揚——察摩洛條約(Bryan-Chamorro Treaty)。合衆國照着該約所訂的條款，付與尼加拉圭三百萬元，而取得以下的幾項讓與

權：

(1) 沿聖約安 (San Juan) 與大湖 (Great Lake) 路線或在尼加拉圭領土中任何別的路線上，有開闢外土腰運河權利。

(2) 大穀島與小穀島 (Great Corn and Little Corn Island) 以及在封舍卡灣中的海軍軍港的租讓管理權，以九十九年為期。

(3) 合衆國對於海軍軍港得有續租九十九年的任意權。

這個條約所給與合衆國政府的利益，哈謨大佐——在尼加拉圭的美國關稅徵收員——曾述及該約永遠消滅「其他強國來尋求獲得那些讓與權的危險；」增進「與南美洲更好的外交與商業關係；」并且還是「我們所正欲鍊成的重要國防的鏈環線，與我們在巴拿瑪運河投資的堡壘。」這樣，則布利揚——察摩洛條約，無異如把尼加拉圭變為合衆國的另一個被保護的國家。

在布利揚——察摩洛條約中有一款曾聲明該約沒有包括過一點，是意欲影響

哥斯達黎加 (Costa Rica)，薩爾瓦多爾 (Salvador)，洪都拉斯等國的任何現行權利的。這裏便須回憶到一九〇六年與一九〇七年中，有幾個中美洲共和國，爲對於那個領地——包括在擬議的尼加拉圭運河中的領地——的爭端，曾引起一種戰爭；後因合衆國在中斡旋，主持設了一個中美洲裁判法庭。這個法庭，曾於其組織時，被高呼爲國際裁判機關的模範。卽塔夫特政府也一再來請求過這個法庭去解決中美洲的爭端。

當布利揚——察摩洛條約進行談判時，哥斯達黎加與薩爾瓦多爾都來抗議過的。尤以封舍卡灣爲軍港一點，特別使其驚異非常。及至該約批准時，他們遂來向中美洲裁判法庭控告，并宣言該約侵犯了他們的權利。後經該法庭判決，尼加拉圭應維持她與合衆國簽訂條約以前的原狀。可是尼加拉圭與合衆國却都不肯依從法庭的這種判決了。結果，尼加拉圭遂拒絕不再加入那個法庭，而於一九一八年中，將牠正式解散了。祇有那合衆國爲欲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指令尼加拉圭

拒絕履行判例，而來破壞她自己的建設呵！

自從在一九一三年中完成尼加拉圭之財政與軍事的征服後，美國銀行界以及國務院已保持着實際的統治權。一九一八年中，曾又派定尼加拉圭共和國的高等委員會，去監視這個共和國的用度。該委員會中包括一個尼加拉圭人，兩個美國人。這兩個美國人，該均由合衆國國務院所選派出來的。至委員會的報告，須向尼加拉圭政府與國務院各呈一份。

一九二〇年中山 *Brown Brothers and W. Seligman* 所管理的尼加拉圭鐵路，因應加修理，故美國銀行界遂即承募九百萬元的借款於尼加拉圭。這宗借款的目的，據他們所宣布的是：（1）償還尼加拉圭的外債，內包括厄忒爾保加的債券；（2）使尼加拉圭得以購買「那種尼加拉圭的太平洋鐵路股票，」如同別個政府來握着以圖利的（3）去建築一條達到大西洋邊岸的鐵路。

一九二四年七月間，尼加拉圭遂將 *Brown Brothers and W. Seligman* 的

債務還清了。結果，是太平洋鐵路收歸該共和國所有。不過在這個鐵路的新董事會中，委派了兩個美國人加入在內。這兩個人——綽特 (Joseph H. Choate) 與貞克斯 (Jeremiah W. Jenks)——即前派去充當高等委員會委員的。同年九月間，尼加拉圭又以三百多萬元把國家銀行中美國銀行界的股票買了回來。可是，這還不是和以前鐵路的例子一樣，銀行之形式上的轉移，當不認為是美國管理權的完結。自馬提涅司總統 (President Martinez) 向哈謨——美國海關徵收員——保證尼加拉圭一定維持金本位後，就委派了一個美國委員會去修改尼加拉圭的銀行法與財政法。這個委員會中，包括有林得堡 (Abraham F. Lindberg)——前駐尼加拉圭的特派關稅徵收員——與貞克斯——前高等委員會的委員，鐵路董事會的董事——兩人。

銀行界既已一面實行其統治尼加拉圭的經濟生活，而國務院以及美國的水兵則來監視尼加拉圭的政務。可是那對於美國統治下之守舊政府，尤其是對於察摩

洛黨的反抗，自一九一三年後，還是沒有消沉下去。一九二二年暑期，突有一次暴動發起時，政府即宣布戒嚴令。華盛頓方面則運去來福鎗一千枚，機關鎗多架，子彈數百萬發，以便該守舊派政府用來保持其統治權。又一九二二年春季，復有一次恐嚇察摩洛政府的暴動。結果有三百自由黨人被拘，并同時宣布戒嚴令。再加以美國水兵的恐怖行動，故察摩洛政府得以平安無事了。

至美國水兵的行動，也和在海地一樣，時與土人發生衝突的。一九二一年二月，美國水兵曾引證尼加拉圭的 *Times* 報有批評美國軍隊的話語，而來把該報打毀了。打毀後，也不來照戒嚴令去懲罰，而交與合衆國海軍法庭去審判，結果祇處他們兩年有期的監禁。又同年十二月中水兵與本地巡警在街市上衝突了起來，又一九二二年一月中，水兵與本地巡警互相戰鬥，結果尼加拉圭死四人，傷五人。直至一九二五年八月，美國水兵才完全從尼加拉圭撤退；可是來代替他們的，却是那班經過美國人訓練和統率了的本地警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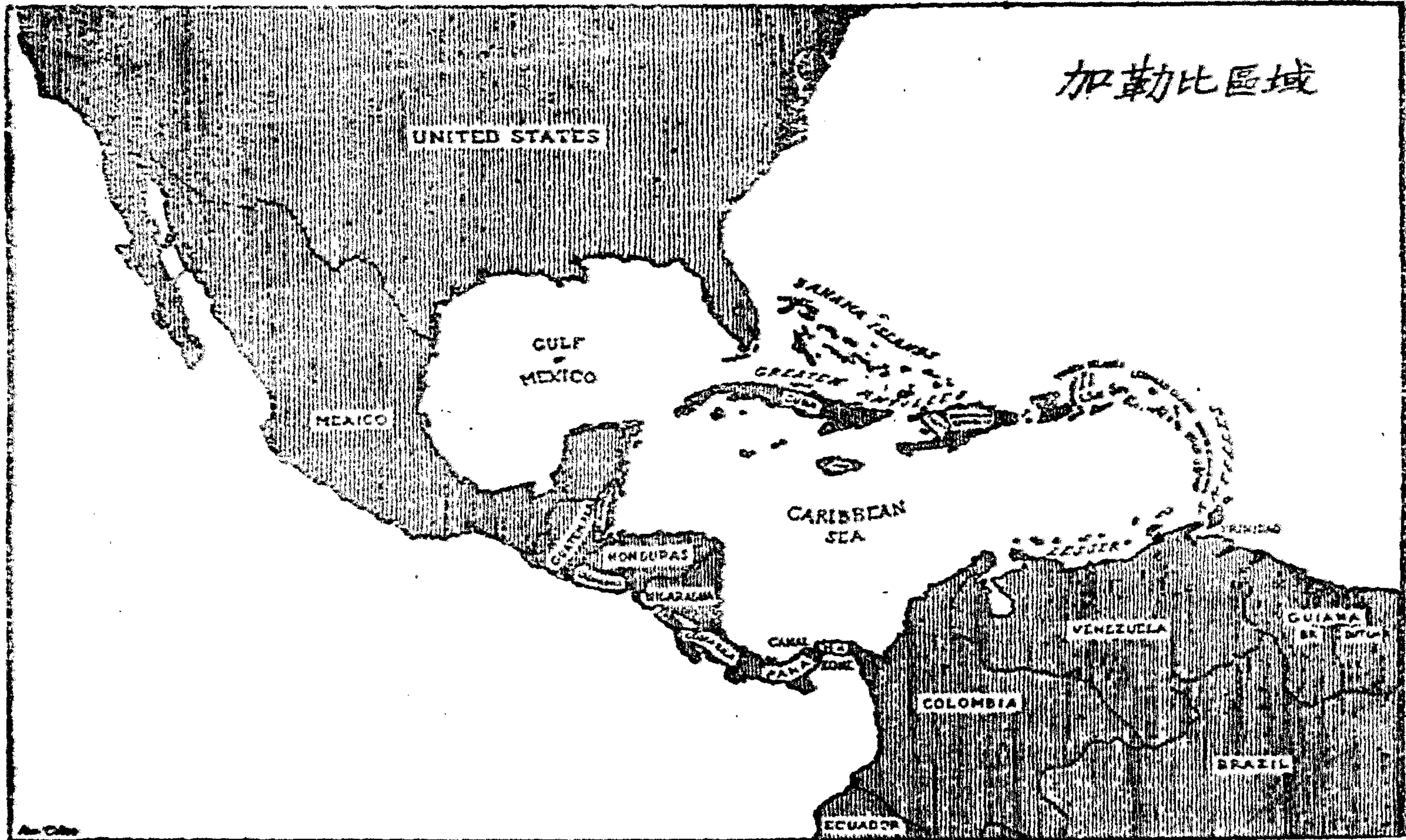
（十八）武力主義——帝國主義的一種資產

雖然在上述各個例子中，合衆國的軍隊都無不去參加過，其實那種改革，何需應用到武力上去。不過她的軍隊是太順手了，故於稍有必要時，她就不管其問題之嚴重與否，就把牠應用起來。如她在海地，聖多明谷，以及尼加拉圭所行的事實即其明證。

合衆國既稱富足，又有精良的武備，設置周全的海軍，并在加勒比區域迅速地發展了她的投資，自然要使她來轉向她的一些弱小鄰邦去要求他們承認她的經濟與軍事上的權利了。可是這般弱小國家却還認定他們有獨立與自主權利，所以他們常以他們的「權利」的名義去提出抗議。其實那也極其明白，弱小國家是沒有什麼權利可言，祇有強國認定怎樣就是怎樣。抗議既屬無益，反抗又遍加阻攔，最後還因迫於政治或經濟上的需要，強國即以牠的兵力去伸張出來。

這便是法國在北非洲，日本在高麗，英國在印度，埃及的歷史，也可說是各大帝國在他們與落後國家的關係中一種普遍的經歷。過去的二十年中，合衆國在加勒比區域，因藉着武裝干涉，曾對於這種經歷，又新添了幾個重要的篇幅呢。

加勒比區域



第六章 武裝勒索

(一) 世界的糖罐子

當合衆國於一八九八年中向西班牙宣戰時，美國在古巴的投資，總共爲五千萬元；到一九〇九年，便增至一億四千一百萬元；現今則共有一十二億五千萬元；一九〇二年時，合衆國對古巴的輸出，約爲數二千五百萬元；待至一九二三年來，即達到一億九千三百萬元。過去二十二年中，由古巴運往合衆國的進

口貨，計從三千四百萬元增長到三億五千九百萬元。合衆國於一九二三年那一年中，買進了古巴的出口總額百分之八十三，同年古巴係列爲這個國對外貿易的第六位。

這種非常的經濟發展，係繫於糖業之上的。蓋古巴素稱爲全世界的糖罐子 (Sugar bowl)，雖然牠——這個海島——還沒有美西西北州那麼大，而牠每年的出產要較印度多一百萬噸之多，爲世界第二個產糖的國家。古巴計出產全世界的甘蔗百分之二十八，她每年的糖產之賣與合衆國的，計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合衆國所消費的糖，約有一大半是從古巴來的。

糖產之對於古巴，如同煤油之對於墨西哥一樣。不過美國在這個小島中的經濟利益，却超過糖產的種植了。那投入古巴富源中的一十二億五千萬美金，糖業就吸收去七億五千萬元。其餘金額，均係投入鐵路，公益事業，城市中的不動產，煙草，工廠，礦產，商品，農業，以及運輸等類中去的。

（二）勃拉特修正案

美國在古巴的經濟優越權，是藉着政治統治來達到的。有一個歷史學家會這樣宣說過：『古巴猶之如長島，是一樣非獨立的國家。』以前美國在古巴的政治權利的歷史，本書中處處都可以找得出來。至古巴之實際的——而非正式的——吞併，在美西戰爭西班牙失敗，與一八九九年古巴爲合衆國軍隊暫時佔據時，即已起始了。當戰爭開始的時候，合衆國的態度，如在正式文告中所表述的，是要來宣示全世界，係爲對巴古取得完全獨立的一種慷慨的企圖。乃一八九八年四月的戰爭決議案，却包括有一段說，『合衆國從今後決棄絕任何野心或任何圖謀而來對於所述的海島施行統治，立法，或管理權，除非是用來謀太平爲目的。外并確定她的決心，擬於那種目的完成時，概將此島的行政以及統治權歸還牠的人民。』

西班牙軍隊，是一八九九年一月一日離去古巴，該島的政權遂移交於伍德將軍 (General Leonard Wood) 之手，這個將軍，是代表合衆國來執行軍政府職務的。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五日伍德將軍於哈瓦那 (Havana) 召集國民會議，代古巴共和國製定了一個憲法，并與合衆國訂立了一個條約。該憲法的規定僅及於總統議閣，國會，大理院等項，而關於古巴對於合衆國關係，國民會議却一字沒有提及。伍德將軍曾依照華盛頓政府的訓令要求國民會議將美國陸軍部長以利戶魯特 (Elihu Root) 所提出的各條件併入新憲法中去。這些條文，係約束古巴永遠不得締結任何有損於這個島國獨立的條約，并永遠不得募集超過牠的經常收入的國債。同時合衆國得有權來參與保護古巴的獨立；前美國軍政府的一切法令，須完全認爲合法，并且古巴還須讓與合衆國海軍根據地。

華盛頓政府要求的這些條文列爲古巴憲法中的一部，遂在該島中引起了很大的奮激。不過古巴方面因早想她的新憲法得以批准，美國軍隊撤退，故國民會議

提議把魯特部長的條文附加到他們曾以照例的公文所批就的文書上去，並指認美國所添加的各節，毫無屈服古巴的獨立。但是魯特部長却拒絕古巴這種調停，堅要把他的條文列為古巴憲法中不可少的部分，不得有所註釋。

魯特部長的條文——內并附有伍德將軍所提出的幾點——即普通所稱為勃拉特修正案 (Platt Amendment) 的。這個勃拉特修正案，在無任何公文知照前，就在古巴國民會議席上通過了。國會既已採用修正案，遂令合衆國總統應於該國政府照着這樣一種憲法——確定與合衆國未來關係的憲法——建立時，就馬上把古巴的統治權交還該島的人民。其條文如下：

(1) 古巴政府永不得與任何列強訂立有損或漸趨有損於古巴的獨立，也不得以任何形式讓與或准許任何列強在該島任何部分取得營地或管理權，而用來作為殖民，或軍事要塞與海軍等目的。

(2) 該國政府不得收受或訂借任何國債，使該島的經常收入，於支出政府的

各項費用後，不夠償付利息，以及準備減債的充足基金。

(3) 古巴政府須同意合衆國得實行這種權限，去參與保障古巴的獨立，維持每個政府能適合於保護生命，財產，以及個人的自由，並革除那巴黎條約所加於合衆國對於古巴的義務。這均爲古巴政府現所保證實行的。

(4) 當合衆國的軍隊佔據古巴時，凡合衆國在該國所行的法令，均須批准，而使其有效，再所要求的一切合法權利，均須加以維持與保障。

*

*

*

(7) 爲使合衆國得保持古巴的獨立，和保護她的人民視爲己任起見，古巴政府得出賣或租與合衆某特殊之處的土地，而爲煤業或軍港所必需者，去與合衆國總統共同訂定。

(8) 爲更求担保起見，古巴政府得將前定各條，均載於與合衆國所締結的永久條約中。

古巴的憲法會議允接受第一與第四兩條，其餘則均不肯來接受。尤其是第三條被認為對於古巴的主權一種恫嚇。那時從古巴所提出一個抗議上說，『合衆國的義務，是在於使古巴獨立。』可是魯特部長偏固執地要把勃拉特修正案完全併入於古巴的憲法中；而國民會議，經伍德將軍照着魯特部長的訓令，宣說『勃拉特修正案的第三條並非謂干涉古巴政府的內政，不過是合衆國政府根於公正，與誠實的立場一種行式上的舉動。』等話語後，即被迫接受了。這個勃拉特修正案，係於一九〇一年六月一日併入古巴憲法中去的，但牠却早已於同年三月二日就變為合衆國的法令了。後在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古巴與合衆國間所訂之特別條約中，牠便為其主題。

古巴人民關於美國統治權正式確定之一般的不滿，經美國政府官員以重複勸聽的保證話語將其減輕了。可是剛於美國軍隊撤退，古巴政權交與巴爾麻（Fornes Estrop Palma）總統後，對於勃拉特修正案的疑慮，又幾乎立即開始起來。如古

巴曾提出抗議，反對某美國領事直接而又非正式責備古巴政府；反對水兵不經古巴的允許自行於南邊海岸登陸，作磁石的測量；反對駐聖地牙哥(Santiago)的美國領事強迫當地官員改良衛生狀況。不過，合衆國對於這些事實，也假意地來承認了古巴的權利，接受了她的抗議的。

同時合衆國却又想根據勃拉特正案的第七條規定，去取得兩個軍港，——一爲瓜塔拿摩(Guantanamo)位於東南邊海岸，一爲巴伊阿吡大(Bahia Honda)位於西北邊海岸。這個巴依阿吡大軍港，自一九一二年來，尙未被佔據，蓋因另有一個新約（從未批准過的）已將牠放棄，而圖於瓜塔拿摩換得更大的權利。至她所以肯來放棄，係因有巴拿瑪運河，該軍港就更比較以前重要了。這祇要拿古巴的地理上的位置一看，便可知合衆國爲圖統治加勒比區域計，是非來取得那些軍港不可。且該島距合衆國極近，離歧衛斯特(Key West)僅約百里的路程。再哈瓦那與歧衛斯特間的狹隘海峽，爲入墨西哥灣之唯一的門戶，便對於北方的

運輸。

(三) 第二次武力的佔領

一九〇六年合衆國於勃拉特修正案的庇護之下，去以武力干涉古巴的內政。該年八月中，隨着巴爾麻總統重新當選後，在古巴就起了一次總暴動。紫雅斯博士(Dr. Alfredo Zayas)——這次暴動領袖之一——曾述及「暴動乃爲武裝反抗前次選舉時所舞的弊端。」駐哈瓦那的美國代辦公使斯里拍(Jacob Steper)便強求巴爾麻政府去以非常行動抵抗那班暴徒，尤以斯泰哈特(Frank Steinhart)——駐哈瓦那的美國總領事——從中主動最力。斯泰哈特原係隨第一次的美國侵佔軍隊來到古巴的，曾充過伍德將軍的文牘，及美軍撤退時，遂被任爲美國總領事。現在人們都稱他爲古巴的煤油大王，他握有三千六百萬元資本的 Havana Electric Railway, Light and Power Company，並且還在好幾個別種重要企業中投資。

斯泰哈特於九月八日曾電告華盛頓政府，謂總統巴爾麻要求合衆國派遣兩隻軍艦——一往駐哈瓦那，一駐提恩翡哥斯 (Cienfuegos)。

他的電報上說：『他們應立即前來。政府軍不足以壓服暴徒們，也無力保護生命與財產。巴爾麻總統將於下星期五召開國會會議，國會將亦要求我們以武力來干涉。不過却要保守秘密的，即爲巴爾麻要求派遣軍艦這一點。除開總統，國務卿和我，是再無別人知道的。』

兩日以後斯泰哈特又電告請求派遣軍艦，謂巴爾麻總統因爲沒有接到答復，非常憂慮。九月十日副國務卿培根 (Robert Bacon) 即來回答說：『已經派了兩隻軍艦來了，星期三可達。羅斯福總統囑我來述明：恐怕你自己還不會明白本國所要來干涉的那種反抗。你應去通知巴爾麻總統，謂此地的輿論，多以爲去從事干涉，將必得着最大的損失，除非是於古巴政府已精疲力竭，再不能克服暴動時行之，到來得適當。』

羅斯福總統爲應斯泰哈特以及斯里拍代辦公使的一再請求，特派陸軍部長塔夫特 (William Howard Taft)，副國務卿培根往哈瓦那。剛於九月二十八日他們達到時，巴爾麻總統即得到他的閣員全體的辭呈，隨後亦因他自己亦要辭職，遂以解散的方法，去阻止國會選舉臨時總統；同時並要求合衆國來接收古巴的政權。如是就有一個臨時政府，由塔夫特，培根等組織了起來。他們并於合衆國總統的保證之下，與卑爾將軍 (General Franklin Bell) 所統率的美國軍隊扶持之力，去實行巴古的統治權。至十月十三日，塔夫特將古巴的臨時政府職責交與馬龔將軍 (General Charles E. Magoon)，而自己即轉回華盛頓去了。

古巴之第二次的武力佔據，係從一九〇六年起，至一九〇九年時止。在這個爲馬龔將軍所佔據的三年中，古巴人所受的苦痛，均認爲是該島歷史上最悲慘的一段記載。當第二次佔據之初，古巴有現款一千三百萬元存在國庫裏面，到後來——一九〇九年——馬龔將軍退出該島時，反而虧空一千二百多萬元。

這些錢，大半是消耗於浪費以及爲公共設備之非法的契約上面。還有許多爲馬龔將軍所准許的讓與權，均於他退出時，爲古巴政府所取消了；不過還有些依然保存着；蓋因合衆國宣言她已實際擔負其實踐的責任。有一個最重要的讓與權，爲在哈瓦那城中鋪築道路，開設渠溝，係給與 McGinney and Rokeby Construction Company 的，其餘則係給與 H. 個 Reilly 的。

至最有利益的讓與權，是給與那位急於要求干涉的總領事斯泰哈特。他所得的讓與權，係擴充上述之 Havana Electric Railway,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的業務。現在在古巴，牠便是最重要的公益事業的組合，具有資本三千六百萬元，斯泰哈特即任總經理。這個公司的電車路線，不僅及於全市各重要街道，并且還供給哈瓦那全城以及環城區域中的電燈與發動力。牠在哈瓦那海口，有兩個很大的碼頭。一九二一年糖業恐慌，逼迫各銀行一起歇業，與進口貨物減低至經常額數四分之一時，該公司却在營業中大獲實利了。總計那年該公司所得的淨

餘，有五百萬元以上。

斯泰哈特總領事在他的別種活動中，也可以稱爲是 Speyer and Company 的駐古巴的財政代表。他曾代 Speyer and Company 成就了一九〇九年的二千六百萬元的借款，去資助上述的那個鋪路讓與權。

這在古巴的歷史中爲第二次借款。第一次借款（一九〇四年的三千五百萬元）——亦係出於 Speyer and Company 的——是用來償還戰債，而該債券，却大多數是爲美國人照折扣賣了去了。

（四）第三次軍隊登陸

第二次的美國武裝佔領於一九〇九年中完畢，由哥麥司（Cohen）卽位爲總統後，美國對於古巴內政的干涉，還是沒有中斷。三年來，國務卿諾克斯，曾一再照舊實行過的。一九一二年中——隨着種族騷動的暴發後——勃拉特修正案復

被破壞，美國軍隊因之又作第三次的登陸了。

原來種族騷動是由有色人種獨立黨與哥麥斯總統間的衝突所激盪起來的。黑人黨曾訴哥麥斯總統把該黨經馬龔將軍主持下的臨時執政所允准的政治地位拿來褫奪了。故宣言哥麥斯政府，應負責實施美國佔據時的法令。黑人黨特起這種有價值的暴動，去爭回牠的政治權利。

當時駐在哈瓦那的美國公使，就一再來報告美國人的財產會有危險的電訊。而一九一二年五月三日哈瓦斯卸貨工人又罷起工來；如是美國軍艦，就立即派遣往瓜塔拿摩和聖地牙哥兩處駐防。五月二十五日又派戰鬥艦往古巴，並添派兵額往歧衛斯特。又有一礮艦派往奈卜灣(Nipe Bay)——那裏聯合水菓公司有大規模的糖產，西美鐵公司(Spanish-American Iron Co.)——爲 Bethlehem Steel 的支部——有礦產與作坊。此外國務卿諾克斯還發了二個通告給駐在哈瓦斯的美國公使，令他去通知古巴政府，謂牠既無力保護在古巴的美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

故合衆國政府，祇有行其慣例，領兵登陸，從事保護了。」該通告中還另加一句說：「這並非干涉。」

六月五日，國務卿諾克斯又示以表面干涉的恫懾，特來電告駐在哈瓦那的美國公使說：「將有四隻軍艦由岐衛斯特派往瓜塔拿摩駐防。希望這種處置，立能喚醒古巴政府，從速盡其職責；你亦可向古巴總統作嚴厲的表示，謂政府方面如一再無力妥爲保護僑民的生命和財產，本政府出於不得已，而於其條約權利與義務的責任之下，去實行干涉的行動了。」

美國戰艦的遣派與軍隊的登陸，竟於古巴政府之不斷的抗議中實行了，蓋該政府已在盡力抵抗騷動，并已於幾日之內將其平息，暴徒們亦因首領服誅，完全潰散，不能再起；然而美國的軍隊，却還是以後才撤退的。

直至次年——一九一三年，門諾卡爾(Mario Garcia Menocal)始行就職爲古巴的總統。門諾卡爾，係一般富糖產種植者——保守派，而爲華盛頓政府所悅

意的；可是他的外交部長托楞忒博士(Dr. Cosme de la Torriente)却於各項細故中，反對美國國務院的侵入。致門諾卡爾被迫將他撤職，不過他——托楞忒——到還是自行辭退了的。

(五)第四次軍隊登陸

一九〇六年的武裝佔領與一九一二年美國軍隊的登陸，均係古巴內部的政治爭執所招引來的。另一個政治爭執所惹起威爾遜政府照着前任的政策，進兵古巴，到最能觸動美國人的觀感。這一回的事因，是起於一九一七年的古巴選舉。選舉的結果，照着保守黨所投的票數門，諾卡爾總統又復行當選了。原於預選時，已明示自由黨可操勝算，但後經長久遷延，致門諾卡爾竟復得勝利。如是由黨遂向古巴大理院去控訴，該院亦即代自由黨的訴狀來證實，謂選舉箱是開過了的，選舉票是私造的，名冊是在一個秘密地方訂成的，且在遙遠省份中，自

由黨都被武力屏棄而不得來投票。據大理院的判例，新選舉應在六省中的兩個省份裏舉行，因那幾省都是趨向於自由黨方面，料自由黨是定能獲勝的。

同時自由黨也向美國國務卿蘭孫控訴，要求古巴政府去保證公平的選舉。蘭孫雖表面接受了他們的訴狀，但是沒有採取什麼行動。此舉既無結果，自由黨遂圖謀把門諾卡爾禁錮於他的鄉間屋子裏面，由副總統——被他們所稱為誠實君子的——來主持選舉。立刻就有幾個自由黨被監禁起來了，保守黨大作其革命的呼聲。華盛頓方面的國務院，便發出一個嚴重通告，正式忠告着說，非理所選出的政府，合衆國不得承認，而革命運動亦在所不許。

合衆國雖有這種忠告，而自由黨到已佔據數城，連聖地牙哥一併在內。如是駐哈瓦那美國公使袁薩勒司(William F. Gonzalez)就以合衆國政府的名義發了一個宣言給革命軍人，謂他們如果不解除武裝，即將與以嚴厲懲罰，他又忠告他們說，他們一定要對財產所受之一切損失負責任，並陳述威爾遜總統所持的主張，

即由革命創立的任何政府，是得不到合衆國去承認的。這真是有意義極了，從合衆國向暴徒們所發出的恐嚇，竟比從古巴政府所發出去的還來得正式些！

正當爭論時，古巴政府即照着合衆國的模樣，向德國宣戰。在國務院遞給古巴的形式賀文中，曾述及同由革命黨應視為合衆國與古巴的共同敵人。

經過這種似類的公文傳遞後，就有兩百名水兵於聖地牙哥登陸，把該城從自由革命黨人手裏奪了回來。這種武裝侵佔，是與那被控訴的選舉同時舉行的。奈因事前沒有好好地準備去打開那自由黨以武力來反抗的局面，門諾卡爾僅僅得以當選。在參加這次被美國軍隊所消滅的革命運動中的自由黨，有前總統哥麥斯與紮雅斯博士兩人。

一九一九年二月間美國公使袁薩勒司曾向古巴人民發了一個宣言，在這個宣言中，他宣告那行將到來的克洛德將軍(General Enoch H. Crowder)，係於第二次美國軍隊佔據時，在馬巽將軍下服過務的，他將帶領軍艦前來古巴，並以防止

紛擾爲目的，去從事研究古巴的選舉法。另外還聘請美人司蒂芬孫 (Harold B. Stephenson) 來修改戶籍法。祇是美國人藉爲着古巴爲題，而來執掌古巴的行政了。

(六) 古巴內政的控制

克洛德將軍的到達，係表示美國在古巴新政策的開始。經常治理，此刻使用以代替那臨時的武裝干涉。克洛德將軍，曾不斷地向古巴政府傳遞通告和建議，其他美國行政者又接踵而來。一九二〇年時，有美國汽船巨子委員會前來古巴，以疏通哈瓦那海港。古巴政府接受了牠的報告，制定法令；但後來海港的淤積，却依如前狀。第二年，又有 B. S. Wells 與 Oscar Wells 二人來到了，一個是爲使克洛德將軍常與華盛頓方面接近，一個是來改組古巴的銀行業務。

同時——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拉什奔 (Albert Rathbone) 也來到古巴就任

古巴政府的財政顧問。據說，他是因應古巴的要求，乃被派來的，但是古巴的財政部長坎梭 (Leopoldo Cancio) 却從不知此事。因此該部長遂行告退，拉什奔就取得了他的位置。

這個美國財政顧問研究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財政恐慌，係為糖產過剩所致。固然，大戰後，合衆國的糖產管理局 (The United States Sugar Control Board) 曾猝然停止過職務。其實古巴的財政恐慌，却夾雜了另外的兩種情形：第一，古巴欠了美國訂貿易合同人與投資者的款項，第二，她無力付還合衆國所執的政府債券利息的餘欠。

那些債券中，有一種為三千萬元，這筆款子係於古巴向德國宣戰時，由合衆國財政部代她募集的。其實這宗借款，是從來沒有要求過的。而該款中一部分又被扣算那迫着古巴購買的四隻驅逐艦，也是未經請求過的，當這種債券的利息遲了一月不能照付，合衆國就立即要求古巴改組她的財政，並以干涉的話語來

恫嚇。

那時，花旗銀行——實際是站在所有美國糖業投資者背後，並管理着那古巴鐵路 (Cuba Railroad) 的——趁着這個共和國財政困難之便，就來阻止取贖許許多多本地糖產種植地的業產。這些種植地，後均為總糖業公司 (General Sugar Company) ——附屬於花旗銀行的——取得去了。這樣一來，所有古巴的收成，幾近百分之十又落於美國人手中去管理了。

為穩定古巴財政，美國財政顧問拉什奔就提出了十四條建議。這個建議，於克洛德將軍第二次來巡察時，就不問反對的程度如何，從事施行了。

- (1) 撤消停兌令以便恢復信用。
- (2) 救濟船舶處的淤塞，使無影響於美國船隻的停泊。
- (3) 使美國紙幣為唯一法定紙幣，禁止古巴紙幣的發行。
- (4) 募集五千萬至一億元的債款。

- (5) 這宗債款的債券應在合衆國銷售。
- (6) 組織一個債務委員會去保管這種債款至償還清楚時爲止。
- (7) 以三十日作撤消停兌令的準備。
- (8) 立即將那堆積起來的糖產收穫，照市價賣與美國人。
- (9) 請求合衆國正式核准該項債款。
- (10) 停止古巴政府控制糖價，如果不理，就不批准該項債款。
- (11) 撤消那禁止美國現金輸出這個國家的法令。
- (12) 設立票據清算所。
- (13) 擔保銀行存款人的損失。
- (14) 請求美國的合作編訂銀行法。

一九二三年摩爾根公司遂按照這十四條發行債券五千萬元。這筆借款——爲拉什奔所特加指明的——亦像合衆國政府照着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條約的

規定允許發行的。』摩爾根公司曾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將這個借款條約載在發行的布告中，指明勃拉特修正案的用意與政治管理和財政讓與權的關係。該布告中說：『這種債券的本利，永遠免除任何現行的或以後施行的古巴稅捐。……遵照一九〇一年三月二日合衆國的律令，有某幾條條款，已在古巴憲法中正式規定了，並且也包括在合衆國與古巴於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所訂的條約裏面。依着這種規定，即普通所謂勃拉特修正案的，古巴共和國承認不得訂借任何國債，是爲經常收入所不能付該債款的利息，以及儲積減債基金等。除開這種財政上的保證外，該共和國亦不得締結任何有損於她的獨立的條約或協約；再還要給與合衆國這樣的權限，去參與以保障古巴獨立爲目的，及扶持一個政府，俾得善於保護生命和財產。……這種債券，均由古巴共和國負直接義務，而以其極可靠的信用作立付本利的擔保。此外，還有用着擔保的，爲以下幾項：

『(A)以該國某項稅收(關稅亦包括在內)，作爲現在的擔保品，并於該稅

將來再作擔保時，得有優先權。

「(B)由每年六千萬元以上的政府收入中，先扣百分之十。

該發行布告還另外加着說：「克洛德將軍，於過去兩年中曾在古巴充當合衆國政府的代表，係圖輔佐古巴政府爲目的的。因他的報告與對於此項借款建議的結果，合衆國政府已允准其發行了。」再摩爾根公司因拉什奔的建議的結果，又來聲明着，「僅除開他的輔幣外，古巴盡用合衆國的貨幣。所以古巴國自從大戰終結，復入於整理時期後，就完全不受貨幣的拘束了。」

在逼迫古巴政府實施這些提案的過程中，克洛德將軍曾實地在古巴干預一切政務有兩年之久，致古巴的政務與財政，盡屈於合衆國國務院與銀行界的支配之下。

(七) 古巴經濟權的佔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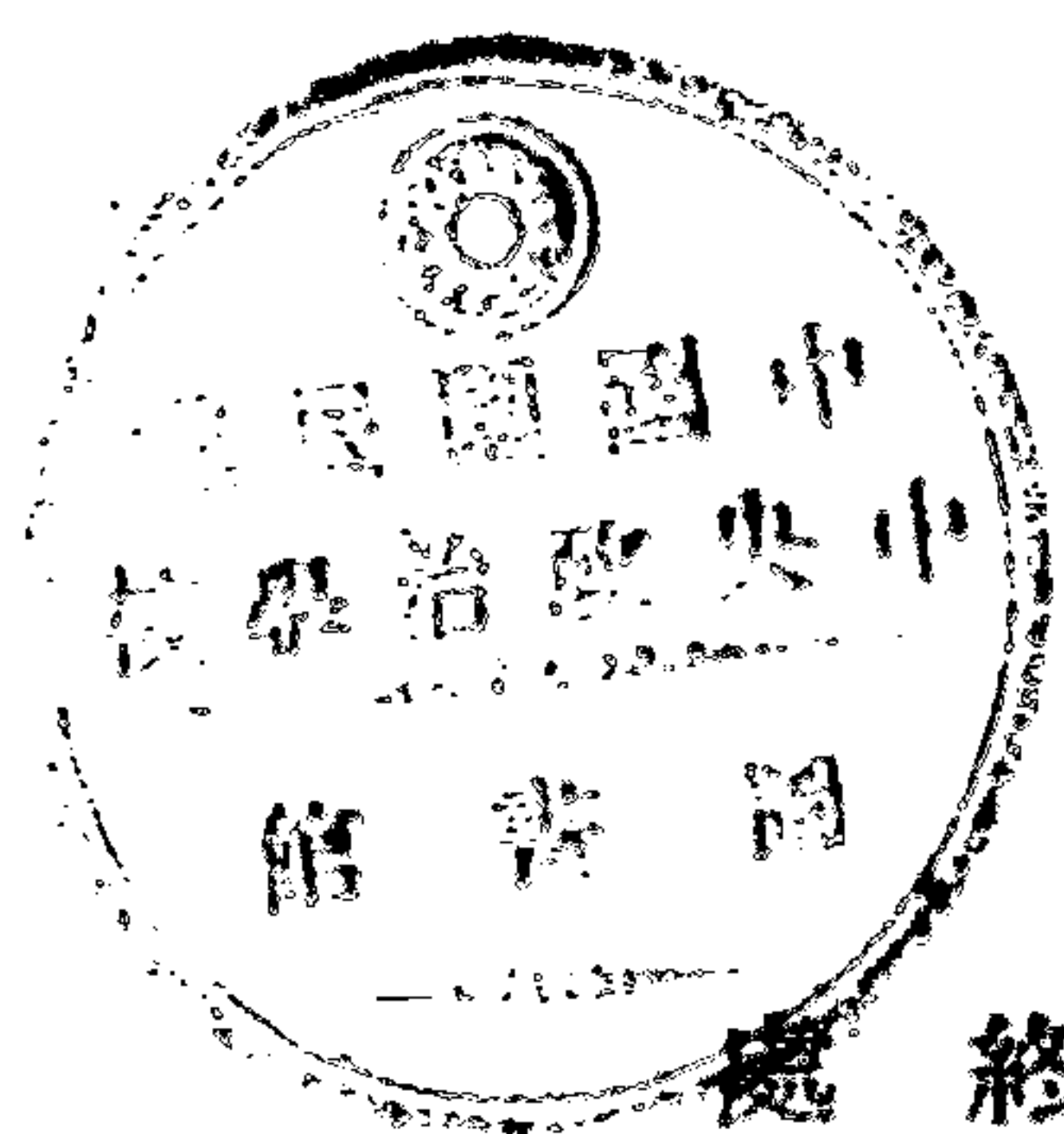
從本世紀初合衆國對古巴作第一次的武力佔據，復經不斷的軍政統治後，美國的經濟利益，在這個海島上就有了深固的發展。前羅斯福總統的最初特別法令中有一條，便是堅要國會減低古巴貨品的尤其是糖產的進口稅。又有一個議案，係主張與古巴實行相互的利益，將糖稅減低百分之二十，但是美國的糖業界——曾反對合併夏威夷的那一般人——却力持異議，因為該議案，是來威嚇美國製糖實業的發展。那時主張相互利益最力的，是爲美國煉糖公司 (American Sugar Refining)，即普通所稱之糖業托辣斯 (Sugar Trust)。羅斯福總統因見這個力量非同小可，遂於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三日遞與一個特別通告，堅要將該項議案提出通過。

當爭論的時候，美國的糖業界曾指着說，這個議案的積極宣傳者圖爾柏 (B. Thurber)——合衆國出口聯合會社 (United States Export Association) 的總理，曾散發過互利主義傳單——係受有美國煉糖公司與伍德將軍的賄賂。果然，

這種暴露竟在國會中把那個議案推翻了；乃因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與古巴已訂了一個條約，故羅斯福政府，還是使這種互利主義建立了起來。如是古巴的出產得允許減低至百分之二十的進口稅，美國的出產輸入古巴時，得減低至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三十，以及百分之四十的進口稅。該約還規定：既然以這種條件去實施，則無論那一種糖進入合衆國時，不得徵收低於丁萊稅則 (Dingley Tariff) 所定的稅率。自這個條約簽訂後，美國對古巴的輸出，在一九〇二年時，爲二千五百萬元，到一九〇六年時，便增至四千八百萬元，可是從古巴輸入的，便由三千四百萬元增至八千六百萬萬元。

像這種優先稅則，主要是爲美國煉糖者的利益，因他們輸入古巴的糖產總額，約計有百分之八十五那麼多。

除開糖產以外，在古巴中所代表最重要的美國投資，卽爲鐵路與海口。這兩項，大都是依靠輸運古巴糖產，而取得收入的。古巴鐵路 (Cuba Railroad) 綜



合起來，可分爲兩個系統。在東部與中部省份裏的，均爲那古巴公司（Cuba Company）所管理的古巴鐵路的路線。這個公司，係美國人所組織，握有廣大種糖的地畝與作坊。該路路線，恰恰是經過該島種糖的區域，並且還是該島東部僅有的一條鐵道。另外古巴鐵路又握有卡馬圭與紐費塔斯路線（Camaguey and Nuevitas Railroad），以及 *Compania Industrial Naviera Cubana* 公司——專造皮帶，挖泥機，駁貨船的。這個第一條大鐵路系，爲古巴併合鐵路（Consolidated Railways of Cuba）所經營，牠係塔拉法大佐（Colonel Jose Tarafa）建築的，亦爲彼所擁有。古巴的北海岸邊境，簡直是在該路的管轄中。該路於過去三年各間，每年計輸運牠所經過的區域中的糖產品，平均有六百五十萬袋。牠的東部終點，爲 Puerto Tarafa，那裏牠幾握有十二個堆棧。總計這兩條鐵路所經過之處，完全把古巴所有的各糖產商埠包括進去了。

第二條大鐵路系爲 *United Railways of the Havana and Regales Warehouse* 所

經營。牠是在英國組合起來的，所以牠的董事多為英人。牠雖然還管轄哈瓦那中部鐵路 (Havana Central Railway) —— 一個握有永久讓與權的公司，於一九〇五年在紐拆爾西 (New Jersey) 組合起來的。—— 但其大多數董事，均為住在紐約方面的美國人。而大部分路線所轉運的糖產，又都是在美國人的管轄之下。

一九二三年塔拉法大佐 —— 古巴北部鐵路的所有者，古巴獨立戰爭的老將 —— 曾負責提出一項提案，使他的鐵路與古巴鐵路，以及卡馬圭與紐費塔斯鐵路一齊併合起來，外並給與這個併合路線糖產運輸的合法專利權，和在該島的未來鐵路發展權。塔拉法在這個行動上，確係代表古巴鐵路；但據說該項提案，是塔拉法與種糖者間爭論的結果，因種糖者，違犯他們利用他的鐵路的合同，而來把他們的糖由他們私人的港口去運送。該議案的內容如下：

(1) 所有古巴鐵路併合的組織，應使運糖及百里地的運費，立即減低至百分之二十。

(2) 既僅定爲一個整個的系統，其他各鐵路公司應依併合的方法聯合起來。

(3) 以取消一切讓與權，去建立二十個法定的港口，裁撤其餘一切的私人港口。

(4) 凡糖產有由那鐵路線所不能將其與法定港口相聯絡的非法定港口輸運出去的，須激納賦稅。

立刻美國糖業界，便向國務院要求抗議這種提案；且有在古巴的別種美國企業一併加入在內。如美國五金公司 (American Metal Company) 等，都是私人港口的受益者。至抗議中所反對的，係謂該項提案是帶有沒收的性質，有限制遺傳財產的損失；而且以數百里的陸運來代替就近的水運，也屬太不經濟。又 *Roberts Club of Cuba* 亦曾提出抗議，謂糖業——這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將要受莫大的創痛了。

當時力特爾吞 (Martin W. Littleton)——古巴鐵路的法律顧問——對於這些

抗議回答說，這個爭鬥，係美國投資者一種含糊舉動，華盛頓政府，請不要處處來壓迫古巴罷！他又說，私人港口的所有者，他們如要享受特殊權利，他們就需負納稅的義務。他還加着說，塔拉法大佐，在他提出這個提案以前，已與美國實業界斟酌過了的。

雖然國務院視着這種聯合，極利於增進效能與糾正海關的苛斂，却還要來反抗牠所謂該提案之帶有沒收性質的一點。及至華盛頓方面，已替美國作坊所有者——行將受到擬議的賦稅的苦痛的人們——得到比較輕微的條件後，古巴國會還於未通過之前，等着國務院的允可；可是他方面，則爲古巴的輿論，大大反對鐵路專利，有優待美國實業界的規定。駐倫敦的古巴公使，曾因他出言反對提案與加入控告的原故，竟被撤職召回。那獨立戰爭的老將，以及各種經濟組織，藉着輿論作後盾，都竭力起來反抗。結果，還是因賄賂的公行，竟在國會中，照原議通過了。

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塔拉法大佐的古巴北部鐵路以及牠的一切財產，就已變爲古巴鐵路系中的一部，塔拉法大佐亦變爲該兩公司的董事。古巴鐵路的董事，和古巴公司中的董事一樣，都是美國人。轉運機關，即爲花旗銀行；外有三個古巴公司的董事——洛克斐勒（Percy A. Rockefeller）亦在內——又都爲花旗銀行的董事。

當爭執塔拉法提案時，有一件駭異的事實而爲塔拉法所述說出來的，即：『對於塔拉法提案所持異議的百分之八十五的糖業投資者，是爲合衆國所把持。……亦有同樣投入鐵路中的資本額，是爲美國人所掌握。』

總之，從理論上說來，古巴是一個自主的國家；而實際上，該島的經濟與政治命脈，却均爲紐約與華盛頓所統轄。這種統轄的方法，既可避免移殖的耗費，而且還代美國投資者放置了一塊自由區。古巴的所有權幾全在花旗銀行的手中。該行直接統轄着總糖業公司，牠的董事統轄着併合鐵路和古巴公司的廣大糖產

租借地，以及許許多多別的古巴公司。除此以外，花旗銀行在古巴的二十四家分行，均以百分之十的利息，借款與本地的糖產種植人。按照塔拉法提案，併合鐵路還得向牠所間接管理的糖業去籌款。至古巴的政務，是由國務院的代表去指揮。美國之統治該島算是已無微不至了！

第七章 征服與購買

(一) 由經濟發展至政治統治

在合衆國境外取得權利的進行步驟，是以貿易與其他企業爲開端，並無操縱所在國政治的用意，但結局，終於統轄着所在地的政治。

合衆國擴張主權於新土地，其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征服；二是購買，如美國獨立宣言所揭示，所有公正政府均由其被治者之同意而取得政權。這也許是不錯，但歷史——尤其是現代史——却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千百萬的亞，非二洲

人民被統治於歐洲國家，從未開先徵得他們——被治者——的同意的。除掉墨西哥戰爭外，在幾次南美戰爭和一八九八年的西班牙戰爭中，合衆國却絕少着眼於取得外國土地的管理權，然而有不少實例——尤其是近年來的——合衆國的主權已擴充到無需要她的統治的居民身上去了。

拍托里科的合併，斐律賓的征服，以及維爾京諸島的購買，可作為合衆國主權擴充的三個顯著的事實。拍托里科係一八九八年與西班牙戰爭期中佔領的，該處居民並無反抗情事。斐列賓係由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一年間的戰爭征服來的；而維爾京諸島係一九一七年從丹麥購買的。拍托里爾自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為美國軍隊所佔領；依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一日條約割與合衆國（註：大總統麥金利 (McKinley) 一八九八年七月三十日和康盤 (Cambon) 公使的商議，要求讓與拍托里科以賠償損失為條件）再經了長久的爭論，拍托里科人民依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的法令就變為美國籍的人民了。該處對美國的統治，從未有過有組織的

反抗。該地簡直是一種戰爭的獎品。居民大部對此因戰爭而變更了主權均極感滿足。

(二) 斐律賓共和國

斐律賓的征服却是用另一種方式。這些島嶼，曾經在西美戰爭前對西班牙行過反叛的，也像拍托里科居民所爲，拒絕美國的侵佔。他們寧願爲獨立而出於一戰。

一八九六年阿基納爾多 (Aguinaldo) 所率領斐律賓的叛變，結果是與西班牙訂立一個條約 (布立克納巴陀 (Brigandato) 條約)。依照該約，該島總督答應接受幾種改革內政的要求，而革命軍領袖也答應退出該島，以百萬元爲條件。爲此條約的實行，阿基納爾多遂於一八九八年五月，移居新加坡去了。

當杜威海軍上將 (Admiral Dewey) 在香港正預備動身往民尼拉 (Manila)，忽

得到新加坡美領事的報告，謂阿基納爾多願與美國合作。對此杜威立即回電說：「請阿基納爾多速來罷。」乃自民尼拉海灣一戰之後，阿基納爾多就同十三位同黨由美國砲艦「麥加樂」到民尼拉去。他得允許於喀維得（Ozama）上陸，因得了不少的刺激，又重新組織革命黨人；並從西班牙武庫取得許多軍器。

斐律賓人都以為斐律賓將一定能受得古巴所遭的同樣待遇，阿基納爾多亦稱讚美國人為其人民的解放者。在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他曾宣言：「現在強有力的美國已允許給與公平無私的保護以恢復我國之自由。」

組織斐律賓共和國的計劃已成熟了，六月十八日阿基納爾多宣告成立一個臨時的「獨裁政府。」

於是阿基納爾多與其信徒就從事肅清在菲島的西班牙軍備，期於年底，他們能佔有全羣島。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阿基納爾多代表革命政府公佈「斐律賓共和國憲法。」

(三) 與阿基納爾多的「合作」

一八九八年七月四日指揮駐在斐律賓美國軍隊的安迪生(Auderson)將軍給阿基納爾多的信說：「我希望與你有和協的關係，更希望你和你的人民在軍事上和我們協力驅除西班牙的軍隊。」

美國當局與阿基納爾多的協商以及他行抵斐律賓後兩者合作的程度，在一九〇二年杜威海軍上將呈與上議院的公文上已表示得極其明顯。阿基納爾多及其軍力和美國軍隊協力從事奪取民尼拉。一八九八年八月十三日兩軍就襲擊該城。迨征服後，依照合約，美軍進佔城內，而斐軍則留在郊外。

麥利特(Meritt)將軍之來斐島，係受有特別訓令——不承認斐律賓共和國，祇許設立臨時政府的。繼麥利特將軍之職的烏得司(Otis)將軍拒絕繼續和阿基納爾多聯合佔領民尼拉。至一八九八年九月八日竟指揮阿基納爾多撤退他的軍隊，

他說：『除非你的軍隊在星期四——本十五日——前退出本城防線之外，不然，我將以武力行動來對付。』阿基納爾多也就如命退却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總統麥金利命令烏得司將軍擴充軍事政府於全斐律賓羣島。其訓令最末一節說：

『軍事政府最真誠而主要的目的，是在取得斐律賓居民的信心，以及尊敬與感情。其方法爲擔保他們得享受各種權利與自由，和證明合衆國的使命，是一種和善的同化；以溫和的法理代替專橫武斷的規則。故欲實行此偉大的使命，使被治者得到最大幸福，實有維持一個武力的統治者之必要；蓋非此，不足以壓平糾紛，剷除障礙。此種糾紛與障礙皆有礙於美國旗幟下斐律賓政府之穩固與福利。』

這種總統式的宣告，就決定了斐律賓共和國的命運。從此，敵對行爲的暴發，祇不過是時間與機會問題而已。這個宣言的公布，大大的增進斐律賓黨徒的

膽力。當阿基納爾多阻止戰爭的宣告達到目的時，少數的斐人就和美國哨兵於一八九九年二月四日打起架來；如此就發生暴動，延至一九〇二年七月四日才告終止。在這個斐律賓戰爭的期間中，共有四千零六十七位美國軍官和一二二，四〇一名入籍兵士服役於斐律賓。至死亡人數，長官有一四〇人，兵士有四，二三四人；受傷者，長官有二〇四人，兵士有二，八一八人。

(四) 斐律賓的處置

斐律賓革命政府與合衆國政府的敵視行爲，直至取消了斐律賓共和國的名稱時才止。但此時，仍留着該島的政治處理問題。

杜威海軍上將在民尼拉的勝利，使斐律賓首都置於美國管理之下。但當時美當局並沒有向西班牙要求該羣島爲已有的意識。一八九八年八月十二日所簽訂的草約，規定祇限於合衆國得佔領該民尼拉城，海灣，以及海港；而和戰條約却留

着未議。這個和戰條約，是決定斐律賓的統治，處置，以及政府各問題。

一個月之後（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六日，）總統致和戰諸委員的訓令書說：

「我們軍隊在民尼拉的成功，所給與我們的，是一些不可忽視的責任……其次，我們佔領斐律賓，所給我們的，便是商業機會。這一點美政治家斷不容漠然置之。這是合於運用各種正當方法以擴大美國的商務，但我並不尋求在東方與眾不同的特種利益，祇是要求對我們門戶開放，而我們自當也對他人門戶開放……」

：「合衆國不能接受少於呂宋(Luzon)島全部權利與主權的讓與。」

斐律賓問題的討論，佔了巴黎和會一個月之久的時間。至十月杪，美國委員電請本國再給以訓令，國務卿嘿氏就回答說：

「自從你出發之後，總統所得的報告，使他深信祇呂宋一島的割讓，留下其他諸島仍屬於西班牙的統治，在政治上，商業上或是人道上的立場均不能認為適當，割讓必須係全羣島，不然完全不要。但後者是全不能允，故前者是必需的。」

西班牙委員反對此種要求，其理由為該要求有違背議定書之規定；最後，合衆國願付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而西班牙也就讓與全羣島了。

在割讓時，西班牙人差不多全部被逐出境，民尼拉為合衆國武裝軍力所佔據；至其餘的地方就暫為菲律賓共和國臨時政府統治着。

(五) 調和政策與民政府

美國人對保持斐律賓要求的變更，如麥金利總統所再三說過的，是由於該島可作為商業市場。故於一九〇一年七月四日就任命塔夫特 (William H. Taft) 為內務總督，且立即再建設種種法規。

民政府的工作，係專注意於公共秩序，教育，道路以及衛生等種種設備；且擬定各種方針以便進行。但斐律賓人自己倒還不拋棄獨立的願望，因此合衆國却認該羣島尚無自治能力。

一九〇二年民政府提案在國會討論，至一九一六年瓊斯條例 (Jones Act) 通過的期間，民主黨曾固執着『修正獨立』制。一九一二年威爾遜的選舉，在講台上他說，『對斐律賓或其他地方，我們決採納民主黨在國民大會中一再宣示的旨意，去反對在斐律賓羣島的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掠奪的政策……一到穩固的政府能夠成立時，我們深願承認斐律賓的獨立。』當一九一三年八月哈禮孫 (Francis B. Harrison) 就任斐律賓新總督時，此種希望似乎更加得了保障。因他得有總統這樣的訓令的：

『我們僅以付託人自居，故不以合衆國的利益爲前提，而專以斐律賓人民的福利爲目的。』

『我們所取的每種步驟，均期以達到斐律賓獨立或獨立之預備爲標準；如果該島的安全與永久福利得以維持，我們尤希望立即達到他們獨立的目的。到了第一個步驟的實行後，便有經驗來指導第二個步驟的進行。』

「執政政府將立即採取一種步驟，即讓該島人民任大多數的民選議員，如此，則在立法部上下兩院，他們就可取得大多數的代表權。」

根據此種政策，哈禮遜總督就用斐律賓人代替美國官員，並擔保自治的情勢如一成熟，便允許他們獨立。一九一六年三月，國會於通過瓊斯法(Jones Law)時，對於這種政策亦加採納，外並附有下列的序言：

「在與西班牙戰爭開始時，合衆國人民從未有征服或擴充土地的企圖；並且深願於穩固政府成立時，即取消斐律賓的統治而承認其獨立，爲使迅速達到這個目的，由斐人自行管理其內部事務而不損及合衆國人民的權利者實屬必要；因爲這種試用的辦法，使他們將來獨立時，庶能負全責來行使他們的職權咧。」

教育，民政府，工商業的發展爲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間的重要步驟，同時，斐人領袖間亦產生了一種斐人治斐的熱烈的要求。再該島除未開墾的廣大土地（據斐人報告有六，三五六，九二七黑克達兒（每黑克達兒約合我國十二畝九

分譯者註）公地可供耕作）和六五，〇〇〇方英哩的樹林以外，該羣島的地位，還爲將來世界貿易必經之地，由此可見該羣島的價值了。

斐人領袖所以堅持斐人必須自己開闢斐島者，到還另有一種原因。他們深怕美國資本大宗地投資於該羣島上，會成爲延期或甚至無期拖延他們國家獨立的一種口實或理由。故爲未來自衛計，斐律賓國家銀行，就不顧及其他銀行的憎惡，遂於一九一五年組織成立。此外，政府還收買了民尼拉鐵路，組織了一個國家煤炭公司和一個國家事業發展公司。這些組織的目的，係以財政幫助爲全國公共福利而設立的各種企業呵。

（六）美國利益的進展

當時在該羣島的美國經濟利益，已急速地發展着，到一九二〇年，已有一百三十五個合衆國的有限公司，具有資本股額四十三億元，在該島註冊成立。其中

有八十七家公司係經營商業，十六家係經營農礦業，二十五家係經營製造業等。

那些未開發的斐律賓的富源，與合衆國人民在該羣島中的大量投資，以及斐人領袖們之努力國有實業企圖增進斐人經濟上的管理權等，綜合在一起，適足以加緊合衆國投資者與斐律賓獨立運動間的衝突。

(七) 伍德佛白司的報告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曾有一個議案提出於那以伍德陸軍少將爲主席的特別委員會。該會對斐律賓地位於詳加研究後，遂再作一報告書申述種種情形。其報告書如左：

(一) 大部耶教徒的斐人，都有種熱烈要求獨立的願望；他們中多數要求受合衆國保護的獨立；祇有少數要求立即脫離合衆國而獨立；也有少數資本家反對獨立——尤其是在目前的這個時候。

(二)『摩洛哥 (Moroc) 係反對獨立的一個團體，其組織目的，在擁護美國繼續統治斐律賓。假如一旦斐律賓脫離了合衆國，他們也深願他們的一部分仍留爲美國的領土，受美國的統治。』

③『在該羣島的美國人，是反對獨立的一個團體。』

對於公共秩序，警務官維持得很好：『學校制度的改進，是非常可觀的。』經濟上的發展，也極滿意——尤其是自一九一三年之後。國債爲數極少（平均每人祇有一·八一元，而古巴則有二十五元，合衆國有二百三十七元之多，）惟斐律賓國家銀行則頗受虧損，半由於管理之不得法，半由於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間嚴重的商業恐慌所致。

『政府已從事經營數種商業——通常爲私人所經營的商業……依我們的見解，政府是應盡量地避開或脫離商業的經營。』

再該委員會的結論中，還有這麼幾條：

「我們深知斐人是快樂，安逸，和興盛的，且能熱烈地尊重美國統治所給與的福利。」

「我們深知耶教徒的斐人，均盼望該島於合衆國保護之下得到獨立。其他非耶教徒以及美國人民，却都贊成美國繼續統治。」

「我們深知獨立在其他任何國保護之下是屬虛假的。這一點實爲大衆所不能解。……」

「我們深知在過去的八年中，他們實有事實上的自主；但這八年來的經歷，尚不足以辯明美國是有抛弃斐律賓，撤退海陸軍，而讓該島成爲列強的掠奪物的那種傾向。」

該委員會所提出的議案第一號說：「非到該島人民能夠完全運用他們已得的政權，則該島現狀，暫應維持下去。」又第三號說：「如對於選任官員事，總督與斐律賓上議院間有難解的糾葛，則美國總統得有權作最後的裁判。」

這個報告書發表後，伍德將軍遂被任爲斐島總督。因此遂釀成斐律賓立法院與總督間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斐人領袖們遂藉政治的壓力，逼迫柯立芝總統實行瓊斯條例的允諾，以及威爾遜總統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七日的宣言：

「斐島人民，自從上次國會爲他們獨立的問題開會後，已能維持一個穩固的政府。如此，則他們已完成了國會所允許商議他們獨立的先決條件。我十分誠懇地說，此先決條件實已履行；故現今我們應踐前約，允許他們旦夕所期待的獨立罷。」

柯立芝總統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回復洛克塞斯 (Mannel Roxas) (斐人領袖) 信中，所述重要之點如下：

「世界是在緊張的形態中……那種政治或經濟紊亂的可能性，足使斐人受莫大災難或不幸。此爲不可否認的一件事實。」

「在過去的兩年間，華盛頓會議對於軍備限制與遠東問題商議的結果，斐人

地位，已得到改進與保障。因太平洋和平的保證，他們所取得的種種利益，都是美國政府的提議與努力有以致之。且視世界事態那樣不確實，而自己能夠那樣安全，這也是不該忽略的事實。

「雖然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間斐人進步得很快，但在財富或經驗方面，他們並未有充分準備，實難肩負政治獨立時的那種重任。他們在世界的地位，如沒有美國的保護，實不能應付外交的緊迫和維持重費的海陸軍的軍備。」

「就是極端地努力，把自己團結起來；而一面又具着那種不適宜而執迷的愛國心，則他們能否在世界上維持獨立地位到永久的時間，的確還是一個疑問。」

「細察以上所說及其他種種情形，我深信如在這時應允你們的熱望，准許你們的國家獨立，則合衆國政府對斐人之責任尙未完畢，亦即對世界文明改進的義

務未爲終了。

「現任總督行動的表面，似有超過他的職務，但仔細一察，却是立法部的措置失常——常侵入行政職權的範圍之內，致引起此項的糾紛。」

「美政府極其信任現任總督的能幹，善意，公平，與誠懇。他一切所爲，並未超出其職責範圍之外，這是我們所深知者。因此之故，決定保留他的職位，而以鼓勵斐人與美國得有廣大精神的合作爲目的。」

*

*

*

「如果獨立對於斐人較爲有利的時機一成熟——從他們的國內情形與世界地位而言——與斐人要求完全獨立之時機一到達，美國政府與人民定極願意賦與那種獨立，當無可懷疑了。」

看了這封信的措詞，不管斐人怎樣的死力抗議，他們還是如麥金利總統於「八九八年十二月廿一日所說的，暫迫於「合衆國的統治之下。」

(八) 維爾京島——軍事要隘

維爾京島既不是勢力範圍與被保護國，又不是因鼓動當地革命而取得的戰利品，却是以一宗有價值的財產去購得的。因這個交易，二萬六千居民遂被置於美國完全統治之下了。

該島對於合衆國的價值，完全是屬於軍事上的。因牠正位於加勒比海中。有一位海軍戰略專家曾經這樣說過：『有一件事是很正確的，在加勒比海有個貫通兩大洋——大西洋與太平洋——間的軍事要隘，爲我們海軍的屏障。』

維爾京諸島，可分爲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包括有庫勒布拉 (Culebra)，維埃期 (Virginnes) 以及相連着的諸小島。這些島嶼，前係屬於西班牙，但自西美戰爭後，就爲美國所屬了。第二部分包括叻叻拉 (Forotia)，安聶格達 (Anegada)，以及維爾京哥達 (Virgin Gorda)，是爲英國所屬。第三部分（至一九一七年時，

通稱爲丹麥西印度）包括聖多馬斯（St. Thomas）聖約翰與聖克拉斯（St. John）諸島以及其他約有五十小島，面積一百五十方英哩。這一部份係位於拍托里科之東——聖多馬斯東四十英哩，聖克拉斯一百英哩。

這些島嶼，係哥倫布一四九三年第二次航行所發現的。最初於一六六六年丹麥國人移民於聖多馬斯島。八年之後，便又運進黑奴到這島上來。至一六八〇年時，已有五十處耕種地作爲栽植煙草之用。丹麥握有聖多馬斯，聖約翰，以及聖克拉斯這三海島，計共二百五十年之久，至居住在那些島嶼中的居民，到現在還都是黑人。

合衆國之第一次爭取丹麥西印度，是在一八六五年林肯總統第二次執政的時候。國務卿西華德（Seward）對於那些海島之軍事上的價值，曾具有極深的印象；因爲當南北戰爭時，那些海島都做過南方戰艦的遁避所和逃亡者的避難地。一八六六年西華德曾親往該地，並於翌年向丹麥提議以五百萬元來購買那些海

島。這個談判是很祕密地進行，後因林肯的被暗刺，與西華德的受傷，談判便暫時擱置着了。不過最後國務院終和丹麥商定，以七百五十萬元把聖多馬斯與聖約翰兩島交換得來。當交換時，島上居民都羣起反對，但不料經民衆投票的結果，到多數贊成讓與合衆國。如是兩方遂訂立移讓那兩個海島的條約。這個條約很快地得了丹麥國會的批准，以及國王克立斯姜第九(Christian IX)的簽字。可是合衆國的參議院到不與以批准了。主要的原因，係約翰孫總統(Andrew Johnson)與國會間懷有政治上的意見。

購買丹麥西印度的計劃當哈禮孫和克利夫蘭秉政時，又重新提出；不過是毫無結果可言。直到一八九八年合衆國正踏進世界帝國主義的戰場時，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洛治，遂積極要求取得那些海島作為海軍與煤業的根據地。至洛治的報告，是着重於那些海島在軍事上的重要，所以他的報告中說：

「從軍事上的立場，那些海島對合衆國的價值是絲毫不能忽略的。我們常常

渴望在西印度方面要有一個完善的海軍與煤業根據地。因為牠不僅在和平時是屬重要，一旦戰事發生，更爲國家安全上所不可少的。……聖多馬斯的優越海港，正適合於所必備的海陸軍條件。

洛治的報告書，係根據海軍參謀長梅漢(A. T. Mahan)軍長的意見而作的。關於聖多馬斯島，梅漢曾說：「合衆國實有取得該島的必要，如已取得，則我們還須嚴密討論此島或庫勒布拉敦宜爲主要軍港。依我對於這兩個地方的主見，當以前者爲宜；因從位置與防守的價值而言，均比較後者來得優勝些。」

國會因根據洛治的報告，遂令麥金利總統向丹麥購買維爾京羣島。如是國務卿嘿氏即來談判以五百萬元購買那些海島的條約。這個條約此時到給參議院批准了，但是丹麥國會，却加以拒絕。

一九〇二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又提議購買該島。此項提議，亦係着重那些海島在軍事上的價值，並且指聖多馬斯島爲一重要煤業根據地，且爲對西印度貿易

的一個要隘。那裏的港口是非常良善的，外再『加上拍托里科，則不論在軍事上或商業上都是有重大意義的。』該委員會還另把一個軍長的軍事報告摘錄一段載於牠的提案中：

『聖多馬斯島可供最適合於發展一等軍備的各項條件。該島因又佔有各種天然的優越地位之故，可使牠變為第二個直布羅陀(Gibraltar)』這種稱讚的力量，遂使羅斯福總統於一九〇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向參議院呈鑒他和丹麥所訂的以五百萬元買得聖多馬斯，聖約翰及聖克拉斯三島的條約。但這種計劃又歸失敗了。

(九) 維爾京島的購買

巴拿馬運河的完成與合衆國在加勒比勢力的發展，使維爾京羣島的佔有，成爲國務院政策中的要點。一九一五年伊干(Maurice Francis Egan)——美國駐丹麥的公使——曾奉命去進行談判。至其談判的經過，伊干在他手著的 *Ten Years*

Near the German Frontier 一書敘述得極其詳細。

談判的經過，簡單地說來，是：威爾遜政府和其前輩，一樣對於那些海島有軍事上重要的印象的。『苟沒有丹麥的安提爾(Danish Artilles)，則拍托里科是沒有多大軍事上的價值。我們祇要把地圖略看一看，就可知道拍托里科是沒有大的海島去容巨大的船舶，並且又沒有長的海岸線，所以是不便於防守的。』至歐戰爆發後，美國更急於要佔有那些海島。同時還深怕德國要來奪取丹麥在加勒比區域的所有權。所以當一九一五年中，凡深知當時情況的人，沒有不知道美國是不能不加入戰爭的渦漩中去的。

伊干公使曾奉命與丹麥外交部長談判購買那些海島事。及至談判開始時，該公使便猜想着：『他一定要索五千萬元的代價……他是比任何人都知道得確實，說美國不到一年就要來對德宣戰。』可是丹麥外交部長並沒有要求五千萬元，他祇要求三千萬元而已。同時還帶着歉意似地說：『我深知這個價格太昂了。』美公

使却回答說：「敝國是素來慷慨非常，毫不計較到這些的。……」

有很多丹麥人都表示反對這種交易。但美公使却決意要來設法制止。當自由主義的丹麥婦女們反對合衆國是爲違背了民主精神，而給與婦女選舉權的。美國公使遂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作一次公開演講，竭力提倡婦女普選制。另一種普遍的反對聲浪，而且是丹麥皇后也曾參加在內的，便是合衆國將以待遇在美國南方的黑人的手段，去對待維爾京羣島的黑人。丹麥政府堅持在國內開一個國民大會，以取決該問題。乃適於投票之前，而私自殘殺一黑人的消息，洽從合衆國傳來。這個消息是爲美國公使禁止披露了的。那時在丹麥與維爾京羣島兩處所舉行的民衆投票，都是贊成讓與合衆國。如是，一九一六年八月四日就在紐約簽立一個條約。這個條約，是經參議院與威爾遜總統以及丹麥國會的批准，而於翌年正月公布了。

依照這個條約，美國以二千五百萬元換得聖多馬斯，聖約翰，聖克拉斯以及

毗連着的諸島。合衆國並應允維持丹麥政府在那些海島中所准許的讓與權，內包括海港的改良，電話，電報以及電燈等。

該約也規定居在那些海島中的丹麥人民得任意去留而無影響於已取得之財產權利的。如果他們居留着，他們可依當地有效的法律取得各種權利。至欲居留該島中的，須向登記法院宣告保留其丹麥國籍；不過在條約互相批准後一年內，如還有不向登記法院去宣告國籍的人，則認定爲拋棄丹麥國籍，而認爲是合衆國籍民了。

(十) 海軍統治

關於那些海島中的二萬本地黑人爲合衆國與海島所一齊賣得的，却沒有那樣詳細的規定。該約第六條說：「那些海島居民的民權以及政治地位，將由國會取決之。」然而國會至今猶未有固定的辦法。依一九一七年三月三日的法令，暫

時成立一個「海軍獨裁」以代替丹麥治下土人所有的那種民政府。這個法令規定着：

「管轄那從丹麥取得的西印度諸島所需要的一切軍事，民政，以及司法諸權，均授與總督及總統所任命的其他各官吏。在國會對該島政府未有所規定以前，一切均由總統之命是從。總統得任命海陸軍官員為總督去行使職權；惟任命時，須得參議院的同意。至那些官員的薪俸，依此法令，均由總統去決定。」

雖然海軍法規之成立係暫時性質，但時至今日——購買後八年，歐戰和議後七年——該法規仍屬有効。在丹麥統治下所成立的殖民地會議雖繼續存在，却完全由總督管轄着。他可以否決他們的提案，甚至可以隨時解散他們。簡直可以說，該總督的權力實有半軍事獨裁制的一般性質。海陸軍長官得為法官！維爾京島的海軍總監——烏們海軍上將(Admiral Oman)——曾於法官馬爾明(Malmoin)歸美時期中，竟奪取其職權。當合衆國巡行法庭(Circuit Court)送馬爾明回任

時，哈定總統即出面干涉。馬爾明祇好拋棄法官職權，轉回合衆國去了。一九二二年繼烏們將軍爲維爾京羣島總督的啓忒爾海軍上將 (Admiral Kittelle) 逼迫着殖民地議會授與他解法官職位之權。該議會因拒絕不允，竟被解散了。

從前美國之佔領土地，均用陸軍與水兵去進攻島上的土人。在這一方面雖大有改良，然而那些海島中的土人仍大覺不滿，因爲維爾京羣島的警察自伍長以下，均爲本地黑人。他們是不能逮捕水兵或兵士的。就是本地的法庭，也不能裁判他們。從前在丹麥統治之下，島上的法庭，是有裁判這種兵士與水兵的權限。

丹麥皇后與丹麥自由主義者在一九一五年時就深怕美國人虐待黑人，在該羣島引起民族的歧視出來。原居在那裏的丹麥人，常娶黑人爲妻。歸國時，也一併帶她們同行。再黑人也能得任官職或其他社會職務等。可是在美國統治之下，本地黑人不但沒有此等權利，並且還受到前此所沒有的那種放逐的徒刑。

海軍政府，完全操縱着島中的議會，法庭，以及輿論機關。一九二二年聖多

馬斯解放報主筆兼本地工黨領袖法蘭西斯 (Rothschild Francis)，因批評合衆國對聖多明谷的行爲，就大受搜查的恐嚇。又聖多馬斯Mail Notes報主筆，因做了一篇社論，不但處以罰金，並且還把他監禁了起來。又哈密爾敦約克孫 (D. H. Milton Jackson) 聖克啦斯的 Labor Herald報主筆，因發表了一篇文字，也被法庭處以徒刑。又一九二三年正月，有一個英屬西印度土人，因在解放報上批評警務部竟被驅逐出境了。

土人最引爲不滿的，莫如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國務院曾否認維爾京羣島爲領土，不過和斐律賓一樣，爲一種所有權罷了。結果是合衆國憲法與各種法律之不適用於局部的，也就不在那些海島中去引用了。一九二〇年國務院曾以明文規定那些海島中居民的身分是和斐律賓人一樣。他們不得稱爲合衆國的公民，所以不能取得公民的權利。不過他們因完全在美政府統治之下，却都屬美國籍民。至發給該處土人的護照，均標明他們爲『受合衆國保護的維爾京島居民。』依這種決

定，則現居紐約城的一萬維爾京島人，便爲無國籍的人了；他們既非美國公民，又非外國人，自不能由歸化而成爲公民了。

土人祇能選舉殖民理事會的會員。這個理事會，係當地的立法機關，照着一九一六年八月四日的條約丹麥的統治法規所設立的。至選舉權則非人人都有，僅限於二十五歲以上的男人，擁有每年可得六十元收入的不動產或是每年三百元以上收入的，才能享有這種權利。以該處工資的低微，則此種限制，就等於拋除產業工人去參加政治的活動了。

前在一九一九年時，華盛頓方面曾有部分官員們主張變更該羣島的政治地位。於是，國會就組織了三個聯合委員會，而以參議員聖雲 (Morton) 爲主席，從事考察該羣島的情形。該聯合委員會調查後，遂於一九二〇年作一報告。據這個報告上說：『本委員會，認爲那些海島的現行政府的組織，是無改革的需要。』同時該委員會却提議說，政府的變更，可展至該地法律修正後才實行。但該地法

律已於一九二二年修正完結，並且彼時就發生効力了。

另一方面，由勞工部長所委派去考察該羣島實業與經濟狀況的委員會却又提議說，應立即通過一個新法令，以便依據美國人的理想，去商訂一種新法典，來保證按着美國的慣例去執行。最重要者，法庭必須重新組織，使人民有信心。人無論高低貴賤，在法庭之前，當一律視之。那設於菲列得爾非亞(Philadelphia)的上訴法院，該委員會尤其主張應遷移於較近的地方，以便貧苦人得以接近。

可是該報告又說：『無論怎麼完備的政治制度，都不能救濟那種痛苦，除非那些海島的實業與經濟具有適宜的整頓才行。』當該委員會實地考察時，發見不少失業者呱呱待哺。土人從事鑛工者，三分之二為婦女們。每週工資，不過一元二角，而生活費，却又和合衆國差不多。頭等種糖工人，一天做九小時工作，才得工資四角，而二等工人，則祇能得其一半。

當合衆國取得那些海島時，其經濟狀況，簡直如江河日下的形勢，到取得

後，更加惡劣不堪。如聖多馬斯原為輸出口岸，乃自經大理院對於酒類之輸進合衆國加以限制，聖多馬斯的運輸生意，遂為其他西印度海港所奪去了。而且輪船又多不用煤炭而專用煤油，更使聖多馬斯失了供煤海港的作用了。

土人屢次努力着想取得經濟上的輔助與穩固的民政府。這種運動的主腦者為該島上的兩工會：一在聖多馬斯，為美國勞工聯盟的會員；一在聖克拉斯，則係獨立的。維爾京羣島委員會代表土人及美國自由主義者於一九二四年草就了一個取締海軍統治的議案。這個議案，就在三月十日呈交參議院。內容是：（一）規定在維爾京羣島設立一個永久的民政府；（二）保證賦與那在拍托里科所發生效力的各種權利；（三）准許在維爾京羣島以及在合衆國內的土人取得公民資格；（四）設立一個簡單形式的地方政府。

同時海軍統治的暴虐，仍是繼續着。一九二四年的夏季，土人羣起向總督菲立普威廉 (Philip William) 與柯立芝總統抗議，反對威廉 (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 爲該島的地方法官。反對的理由，係稱威廉之在該島，爲引起民族的歧視者；又在一九二三年時，他經曾阻礙參議院通過准許該島設立民政府的議案；再從他與土人間的惡感看起來，他也不適宜於充當法官。然而抗議自抗議，威廉還是在那裏做他的地方法官。

對威廉加以政治批評之主要人物，卽爲解放報主筆，聖多馬斯工會領袖兼該理事會會員法蘭西斯氏。原法蘭西斯與威廉間就常在文字上互相攻擊。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法蘭西斯因發表一篇批評聖多馬斯警署的文章，就以損害名譽罪被捕。乃被捕之後，復歸他素所反對的法官威廉去裁判。因此，輿論均謂該法官與被告既素爲政治上的仇敵，實難得着公平的裁判。不料威廉變本加厲，竟不用陪審官，就獨行獨斷地定他三十天的拘禁。後法蘭西斯提起上訴，且在解放報時評上說，處在這種情形之下，自己實無得到公平裁判的可能。如是威廉又於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以蔑視法院罪來控告他。總計除開司法上的種種苛虐外，還有

該島理事會以不服從總督的命令，而遭解散。像這種立法機關在美國海軍統轄下之遭解散，此為第二次了。

(十一) 帝國主義政策的歸納

美帝國的先鋒隊在前世紀時就橫過墨西哥，中美洲，經加勒比附近諸國，與極西的斐律賓，而來到中國和土耳其，去積極活動，從事建立經濟與政治的基礎。至那班先鋒隊所經營的帝國主義政策，是有一種原則去統治着的。這種原則是什麼？看聖雲聯合委員會對於維爾京羣島所說的一段話，就可知道了：

「自然，合衆國購買維爾京羣島，並非專為投資之用，而是以軍事上的關係為其鵠的。聖多馬斯以及其海港在西印度一帶是最堅固易守，可作為我們堅固的砲壘以及商業與運輸的根據地。」

「堅固的砲壘以及商業與運輸的根據地」——即為軍事勢力與經濟利益。近

世實業帝國主義的全盤經營，實在都可以用這幾個字來包括牠。表面雖很簡單，而牠的詳細內容與枝節，却是無窮盡的。如要來完成牠，也非幾個年月所能完事，而必須有幾世紀的長時間才行。這好似一種建築，是基於根深蒂固的經濟與社會勢力之上的。

斐律賓就站在這種勢力的道上。牠們是合衆國征服得來而變爲美國領土的。維爾京羣島係由購買而得，現處於合衆國海軍統轄之下。尼加拉圭與哄都拉斯，海地與古巴，聖多明谷與拍托里科，巴拿瑪與哥倫比亞，均在合衆國佔有的範圍之內。這許多地方也曾經聽見過合衆國海軍的腳踏聲，也曾經感覺到外交與經濟的壓迫呢！

第七章 征服與購買

第八章 戰債與解決方案

(一) 戰債與財政帝國主義

自歐戰暴發後——一九一七年——合衆國就和十六個歐洲國家發生了財政上的關係。這種關係，爲美國國庫貸出借款藉供購買戰備，救濟傷兵，以及建設之用。至加諸戰敗國方面的條約義務，她——美帝國主義——也是其中的主幹。

一國政府貸款與另一國政府，本是常有的事情。而凡爾賽條約所規定的戰爭

賠款，祇不過是適用互爭霸權的一種慣例而已。但是一九一四年戰爭所引起的借貸與賠款數目太大，因而在國際關係上遂具有新的意義了。

富強的國家，來征服貧弱的國家，本也是常有的事。征服的方法，到也極其殘酷，如不是強佔其領土，就是奴隸其人民。但自歐戰後，所運用的方法，却是基於近世商業經驗，而以命令式的條約，來代替強佔其領土，以附有担保品的公債，來代替奴隸其人民了。

目前這種新奇的特質，係聯盟國間因戰爭結果所舉的債務，竟和戰勝國加諸戰敗國的罰金一樣的煩重。當歐戰發生時，合衆國政府貸與歐洲諸聯盟國債款，約共有九十六億元。依條約與賠款的規定，合衆國簡直不得稱爲是個受益的人。蓋德國所負美政府的債務，祇限於那些戰爭損失以及軍隊佔地的費用而已。可是英國所負的，約有四十六億元；法國約有四十億元；意大利約二十億元；比利時約有五千萬元。

(二) 戰債的抵押

一九一四年戰爭的結果，致同樣債權債務關係，越見擴大，而合衆國並非唯一的債權人。當初，英，法，德，三國會替弱小同盟國分担過無力償還的債款。乃至戰爭期間中，這種互相連鎖的債款，就大增其前所未有的數量了。例如英國一方向合衆國借款，一方却貸款與比利時，捷克斯拉夫，愛沙尼亞，法國，希臘，意大利，拉笛維亞，立陶宛，波蘭，俄國以及其他的國家，爲數約有一百一十二億元。法國大都向英美兩國借款。但同時却又貸款與比利時，巨哥斯拉維亞，羅馬尼亞，波蘭，俄國，希臘以及其他的國家，共有三十五億元。實在，所有波蘭的及巴爾幹諸國，在過去的八年間，幾無不問法國借款。

歐戰告終，國際貿易恢復了常態時，每種債務，在債權者方面，就成爲一種歲入的大宗來源。這種債款是非常之大的，使英國如能收到四厘息戰債以及一厘

息戰債準備金，則每年便可獲得約五億元，約與她戰前二百億元的國外投資，每年所收獲的一半相等。不過這種債款，是從沒有償還過，祇是一方面有一筆有名無實的資產的存在，另一方面有一筆空的債務負擔罷了。

(三) 合衆國對歐洲各政府的債權

合衆國在戰時與戰後均爲最大的債權國，而英國次之。依照自由借款條例 (Liberty Loan Acts)，她所借與歐洲各政府的款額如下：

以百萬元爲單位

比利時	三四九·二元
捷克斯拉夫	六七·三元
法國	二·九九七·五元
英國	四·二七七·〇元

希臘	四八·二元
意大利	一·六四八·〇元
羅馬尼亞	二五·〇元
俄國	一八七·七元
塞爾維亞	二六·八元
合計	九·六二六·七元

這幾筆債款，使九個歐洲政府竟對合衆國負有九十億元的債務。後來又將盈餘的軍用材料，賣與這些以及其他歐洲國家，也爲數有五億七千四百八十萬金元之多。

假如那許多國家每年能夠償還四厘利息及百分之一的本金，則合衆國國庫每年便可收到五億元以上或足等於聯邦總預算五分之一的數額了。

(四) 英國債務解決法

英國債務的解決法，曾經英美財政當局認為聯盟國間財政關係之最適宜的整理方法。

依雙方所定的合約，英國對合衆國所負債務的本金，估定爲四十六億元。英國對此，就發行由三至三厘半實價公債來償還。除了付還公債利息外，英政府答應依預定償還表，逐年攤還本金。依照這個表去計算，頭十年，平均每年還一億六千萬金元，以後五十二年，每年約償還一億八千萬金元。照着這種協定則英政府將付還四十六億元的本金與六十五億元的利息，總共爲一百一十一億元。最後一期的付款，爲一九八四年。

一九二三年英國總純淨收入，爲九億一千零八十萬金鎊。依債務解決的辦法，則一九二三年合衆國的要求，就等於英國總歲入的百分之三·六了。假如在

以後六十二年中，英國歲入固定不變，則依債務解決辦法，必須二年又一季的歲入，方夠償付她的債務。

假如以英國債務解決辦法爲先例，而法，意，比三國又來照着實行，則合衆國將自這四個國家的國庫，每年可收到四億二千五百萬元，其最後付款的期限，約在一九八五至一九九〇年之間。這許多債款的總額——利息與本金——如完全償清，將超過二百五十億元。

英，法，意，比，爲一九一七年合衆國加入戰爭的四個主要聯盟國。合衆國幫他們作戰，又供給他們經濟上的協助。合衆國所加諸這些國家經濟上助力的總值，竟於以後五十年中，年年要超過四億元的數額！

從歷史上看起來，戰勝國加重担於戰敗國，實爲常見而不足奇的事，但是却從沒有見過那四個國家，爲邀得一同情的聯盟國，而要來負擔二百五十億元的借款呀。

至於債務——本金或利息——之能否歸還，那自然是不易確定，但是，合衆國財政部長梅龍 (Mr. Mellon) 已再三說過，這些債款是代表商業債務，苟有破壞情事，其影響於現代商業所依靠的信用，是非常重大的。如果這種意見，終被接受並在原則上去依照英國債務解決辦法，則十六個歐洲國家當然還是爲合衆國的債務國，直至本世紀的末年時止。而資本帝國主義，在未來的經營上，就將以此爲前例而從事於同樣的勒索了。

(五) 經濟勁敵的革除

以上所說，爲同盟國間因借貸而發生之最近的事實。而歐戰的結果，却將歐洲的幾個大國，變成合衆國半世紀多的納稅者了。這種債權與債務者間所實施的原則，又爲戰勝國運用來對付戰敗國。如德意志——戰敗國間經濟地位之最優越者——所受的待遇，就是最顯著的一個明證。

戰爭的結果。奧匈聯盟是解散了，土耳其被壓服了，祇有德國單獨擔負聯盟國所勒索的重担。聯盟國的人民均深信各本國政府的宣言，謂戰爭的目的，是爲剷除軍閥及保障世界和平，而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一九一七諸年間，聯盟國間所簽定的密約，却很顯明地表示各聯盟國，正出其全力於經濟利益的爭奪了。

爲使意大利協助聯盟國作戰所訂下的條約（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包括有借與二億五千萬元的債款和割讓沿亞得里亞海（Adriatic）的某塊領土於意大利。該約共有十六條條文，並對於意大利行將取得的經濟利益，也都有正確的規定。

由外交部長所給與駐在彼得格勒法公使的一封信，曾聲明共和國政府，除其他和平條件外，還想取得亞爾薩斯（Alsace）與洛林（Lorraine）。『同時因經濟上的需要，必須把法境的洛林鐵礦全部與薩爾（Sarre）地力的煤礦全部包括在內。』後來還是在與駐巴黎俄國公使的祕密電文中，法國表示所渴望取得

的，是包含着亞爾薩斯，與洛林，以及薩爾與在德國外萊因境內建立一獨立國家。

此外俄國提議瓜分土耳其，亦接受了，同時還應允給與意大利與希臘種種經濟利益，期使他們加入到聯盟國這方面來。

苟對於聯盟國的野心與經濟計劃還有所懷疑，就請看凡爾賽和約的規定，便可立即消釋。這是在許多書籍中，都指點出來了的。如「和會之經濟的效果」與「德國付債能力」兩書，均申述得極其明白。

Keynes 氏曾指示歐戰前，德國經濟系統是基於以下三種原素上面的：

(1) 海外貿易，係以商務船舶，殖民地，國外投資，以及海外商務關係等來代表的。

(2) 德國煤，鐵富源的開發，及其所收獲的利益等。

(3) 德國境內的轉運及運輸。關於這一點，Manton 與 Mc Guire 兩氏曾更

深切地說，德國藉着轉運，銀行，商務，以及投資等業的經營，在英，法，比，意，俄及巴羅幹諸國，實為一大買賣商，因此德國商務，不啻是歐洲商務的一個主要連鎖線了。

在商訂和約時，有兩種勢力是在互相爭辯的，即：一為企圖壓制德國至無恢復經濟的能力，一為使德國賠償戰爭的損失。但結果，兩方均未獲得完全的勝利，而條約中的各條款，也無非是摧殘德國經濟命脈的實力而已；

(1) 德國應把已建造的與正在建造的一千六百噸以上的商船全部讓與聯盟國；至在一千至一千六百噸間的，讓與一半，一千噸以下的，讓與四分之一；還有海外財產則完全交付出來，使德國的商業機能盡行破壞，而無力去購買原料，運入食料了。

(2) 洛林的鐵產，薩爾地方的煤礦，西里西亞上游 (Upper Silesia) 的煤礦，德國均一齊失掉了。此外，魯爾 (Ruhr) 煤產，拿來作為抵押品。一九一三年

時，德國四分之三的鋼鐵，產自洛林；五分之四的煤炭，產自西里西亞上游，薩爾，以及魯爾三地方。所以這個條約，簡直是給德國的重工業一極大的打擊。

(3) 依照道威司計劃 (Dawes Plan)，使以前屬於德國國家的鐵路，現都改由私人公司去管理。

(六) 剝削的技倆

那個條約，很足以消滅德國的競爭能力，尤其是在於重工業方面的。實際，德國重工業的恢復仍非常迅速，時想從法國鋼鐵業主的手中，取得中歐方面的市場。至德法間重工業競爭的經歷，德之 Philips Price 氏法之 Francis Delaisi 氏均有精密的論著。

在這種情況中，還含有其他危險成分。如德，奧，波蘭，以及巴羅的海與巴羅幹各國的金融均已陷入一種紛亂時期。法，比，意等國的金融，亦俱有同樣的

危機。這種金融上的紛亂，加速了一九二三年歐洲經濟的恐慌。除此經濟紊亂之外，更有因佔領魯爾，而引起的政治緊張。當一九二三年春季，英國工黨秉政時，魯爾問題，已不單是德，法間的爭執，而且成爲英法間的一種爭執了。當時的情勢在這一年內越加嚴重起來。直到最後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各聯盟國政府，同意賠款委員會所委派的兩專家委員會去考察德國預算之能否平衡，金融能否穩固，以及調查德國資本輸出的數量等事。到經過兩星期後，賠款委員會又決議聘請杜威斯 (Charles G. Dawes) 與楊格 (Owen D. Young) 爲美國專家，前去考察法國財政的情況。至四月後——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那兩個專家委員就有報告書呈遞出來了。

在杜威司計劃中，有四條條文是俱有特殊意義的。第一條是關於一家銀行的組織，「完全不受政府之管理與干預」。且在德國境內得有五十年期的絕對發行紙幣權。此外，又設立一董事會管理該行。至該董事會須以七個德國人與七個外

國人組織之。而這七個外國人，由英，法，意，荷，比，美，瑞士等七國各派一人充任。不過董事長必須爲外國人。固然，任何關於德國與聯盟國間事宜的議案須有十位董事的同意方得通過，而事實上，該行就等於在外人（非德人）管理之下了。這樣，則德國最高財政權便操諸外人之手，舉凡一切財政政策，均非仰給外人之鼻息不可，結果，德國的中央財政機關，簡直變爲一私人的，外國的組織了。

第二條重要的條文，爲德政府以下的賦稅，如關稅，酒精稅，煙草稅，啤酒稅，糖稅，須讓與賠款委員會去征收。這種種賦稅，如每年超過十二億五千萬金馬克的，則將那超過的額數，歸還德政府。其餘十餘億馬克，便作償付賠款之用。

第三條條文，係規定由德國實業公債中，每年撥還九億六千萬金馬克。德國之最大的唯一經濟本位——鐵道，在杜威司計劃未施行以前，均爲國有。但依該

計劃的規定，則歸私人公司所有了。該公司亦設有一董事會去指揮一切。董事共有十八人，一半為德政府選任，其餘九人，由該鐵道公債的保管人指定之。至該國鐵道，估計共值二百六十億金馬克。如是該新公司便拿這筆財產，發行一百一十億金馬克的公債券，二十億金馬克的優先股票，一百三十億的普通股票。這種公債券歸賠款委員會代表所有，而四分之三的優先股票，由公司出售，作為成本與清還債務之用；其餘的優先股票與所有的普通股票，均歸德政府所有。外債券附有利息五厘，減債基金一厘。故依這個計劃實行起來，則賠款委員會所握的那一百一十億金馬克的公債券，每年就可得六億六千萬金馬克的進項了。

此外對於德國的工業，也有類似的規定。如以德國工業作抵，而來發行五十億金馬克的債券。這許多債券，仍歸賠款委員會所有，外並附有利息六厘，這樣，則每年又可得三億金馬克的報酬了。

該計劃第四條條文，殊屬奇異。據謂預算案，鐵道與工業債券，以及二億九

千萬金馬克的轉運稅，將於一九二八年之後，可得二十五億金馬克的收入。再自那一年後，數量則逐漸增加。但此還稱爲是最低額的付款。故該報告書且於此最低額之外，還另以遞加指數法的方式，加上一種不定的額數。至商業，預算的收入與付出，鐵路稅，糖，煙草，啤酒，酒精，消費的價值；人口總數，以及煤的消費量等等，均按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的狀況，去編成表冊，使爲遞加指數計算的根據。苟一九三〇年遞加指數超過那用作計算根據的十分之一以上，則除付還二億五千萬金馬克之外，德國還須加付百分之十或共付二億七千五百萬金馬克。依照這種辦法，並以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爲基年，去計算德國的發展，而應付的款額亦將自最低限度二十五億金馬克，逐漸增至最高限度五十億金馬克，表明在發展中增加到一倍。

當和約開議之初，本擬決定一個數目使德國能於相當年數還清。但一接受了杜威司報告書，這個計劃便拋棄了。代替那種付款辦法的，卽爲設立一個銀行，

置於聯盟國管理之下。這個銀行，便成爲德國經濟命脈的操縱者；此外並以鐵路及某項工業作抵發行大宗債券，俾賠款委員會能取得一定的收入。再聯盟國方面，還深怕德國經濟能力還能很快的進展，如是想出一計劃使聯盟國得依照比例率，對於德國經濟的進展去課以稅收。

每年的付款數目是規定了。但杜威司報告書，却未把付款的年數來確定。實際講起來，是要德國去付賠款，一直到賠款委員會認爲足夠時方止呵。

像這種極完全而又極新奇的剝削方法，在各大國間，是前此所未實施過的。過去財政帝國主義之對待破產的弱小國家，也還不是常加以這種同樣殘酷的條件？例如尼加拉圭借款，即附有操縱該國經濟命脈的條件的，而這種條件，甚至較杜威司計劃所加於德國者，還要來得苛刻。所謂財政帝國主義，就是指厲行種種方法，支配弱小債務國付還強國的債務的那些國家。至其交付的詳情，前面已經敘述過了。可是這種方法，在各強國間，到是未嘗實施過的。

平常弱國向強國借貸，使讓與一種歲入作担保就夠了；杜威司計劃，則還要來發行鐵路實業債券，備着額外的一種擔保。這樣，則工業上的收入就如同國家的歲入一樣，均成爲償還債務的担保品了。

杜威司計劃是已博得全世界主要國的嘉納了，他們既已嘉納，則無異於是當作一種樣本來接受，而爲他們未來的指南。

(七) 世界征服的原則

杜威司計劃，可算是一種新的試驗。雖然這是一種近世互爭霸權的結果，可是歐戰後國家間的關係是不允許這種試驗長期存在，西方文明在牠和新事物的實驗中，偶然發見這種國際掠奪的方法。不論這方法能否行之長久，在目前是可以實行，這確沒有疑問的。

總括起來，凡爾賽條約，色佛爾條約 (Treaty of Sévres) 以及杜威司計劃之

所以成立，是根據以下的幾個原則的：

(1) 如一個敵國戰敗了，則戰勝國就加以下列的各種處罰：

A. 政治的瓦解，例如對付奧斯利亞匈牙利以及土耳其的辦法。

B. 或經濟的瓦解，例如對付德國的辦法。

C. 這種瓦解的程度，除非是有影響及戰勝國的利益的，則以達到經濟破產為止。如遇到這種情形時——即有影響及戰勝國的利益時，

D. 就處以長期的賠償與罰款。因依照這種辦法，可使戰敗國所有經濟上的盈餘，得讓與戰勝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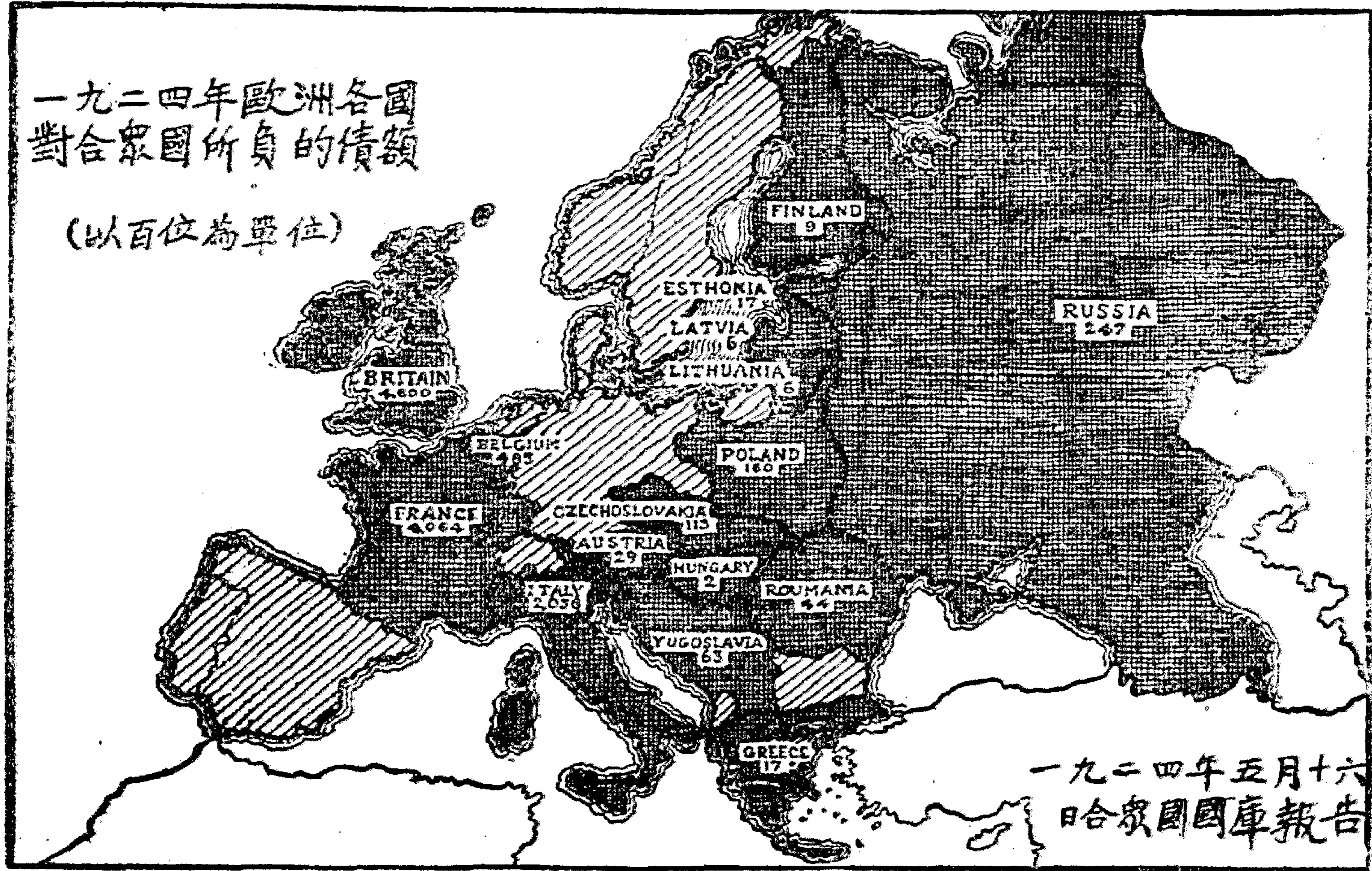
E. 這種進貢式的賠款，只有緊握着戰敗國的歲入，與抵押牠的工業財產，方才有完成的可能。

(2) 在這些辦法之下，則那佔有最大經濟實力，而又非戰敗的國家，將必然迅速地佔有全世界，使盡行付款到牠的金庫裏去。

以前資本帝國主義剝奪弱小民族的方法，從此爲戰勝國用來剝削戰敗國，到是很顯明的事情。各帝國主義前以用於統治本國事務的原則，現在則應用到國際鬥爭中去了。這種原則之健全與否，此處我們是無須加以評論。不過其主要者，無非是使世界大部分的人口，去交付一定貢品於那世界征服和統治的國家主義集團罷了。

一九二四年歐洲各國
對合眾國所負的債額

(以百位為單位)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六日
合眾國國庫報告

下編 帝國主義政策的發生

第九章 美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的演進

(一) 帝國主義的目的與要求

自從美共和國建立以來，她的外交政策是始終和她的經濟發展相併行的。所謂「外交政策」依國務卿休士（Charles E. Hughes）的說話，「並不是建築在抽象的概念上，牠是從那歷史背景中的一時切要上所發生出來之實際國家利益觀念的結果……肩着帝國主義擔負的政治家，片刻也不能忘掉帝國主義的目的與要

求。」合衆國帝國主義的目的與要求，在創立共和政體時，就征服了那橫陳於太平洋之西的大陸，發展着那沿着大西洋邊岸的工商業。故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合衆國歷史，簡直全是一種不間斷的土地侵略的記錄呵。

在十八世紀末，很有些人們，如亞力山大哈密爾敦，(Alexander Hamilton) 就想做亞美利加帝國的幻夢，去把合衆國，中美洲，以及南美洲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大亞美利加系統，使超於外大西洋的統治勢力之上，並得以操縱新舊大陸間聯絡上的各項條件」。西半球的天然財富，在一七八八年時，就激起華盛頓希望「北美合衆國脫離歐洲的政治和戰爭的羈絆」。他曾在他的告別講演中，立下合衆國照着實施至五十年之久的外交政策的根基。他說：「我們關於對外之主要任務，是儘量地去發展我們的商務關係，減少政治上的關係……就目前我們能夠自由行動時，應避免和世界任何國家發生永久的聯盟關係，到是一種腳踏地的政策」。同樣傑弗遜 (Jefferson) 也定下使與各國發生「和平的，貿易的，誠實友

誼的，而不與任何國聯盟的政策。』

一八〇三年爲適應新領地的要求之故，遂對這種孤立政策生出了初次違背的現象，如那畢生反對土地擴充者傑佛遜，當時因迫於發展新國家經濟的需要，也不能不向法人手裏把路易斯安那(Louisiana)空地購買得來。這種購買，還是爲暫時滿足新土地的要求的。到了一八一〇年西班牙人忽把巴坦魯治(Baton Rouge)佔領，並宣佈其獨立時，馬的孫(Madison)總統即推測西班牙人將會出賣西佛羅里達(West Florida)，如是便不顧英國的抗議，派兵去把那塊地方佔據了起來；同時——一八一一年正月十五日——國會亦通過了一個決議，申述『合衆國在這種特殊情形之下，不能坐觀那塊地方落於任何外國的手裏去；並且爲求自己的安全起見，是有不得不暫來把那塊地方佔據，以防萬一。』因此美國的外交政策，遂依着領土擴充的要求，而立下兩種規約：(1)美洲不去干涉歐洲的事務。(2)歐洲也不許干涉美洲的事務。

(二) 門羅主義

在這個時期中，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遂藉着因拿破侖戰爭而起的混亂，都起來反叛而自已宣佈獨立了。一八二二年五月，合衆國因門羅總統請求承認南美的各殖民地爲獨立國家，遂在國會中設法投同意票，藉使這種承認得以發生効力。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奧，俄，波斯，英四國神聖同盟在味羅那 (Vienna) 會議，並簽訂了一個密約。這個密約的目的，是在消滅歐洲任何國家採行代議制的政體，以及防範那猶未明晰此制的國家去採用。

自從一七九二年製棉機器發明後，棉花便居南美農產的首位。新的棉產地，也逐漸需要起來了。那時對於聯邦政府，已操有莫大勢力的南方各奴隸州，就來向西北擴充，想把那裏的各自由州也來實行奴隸制度；並且已迫近佛羅里達和得克薩斯 (Texas) 而想取得古巴。然而神聖同盟的進行，足使這種計劃不能

實現。

英國反對神聖同盟恢復拉丁亞美利堅的殖民地歸還西班牙的計劃，同時英國內閣總理坎甯(Oakley)便提議與美國共同宣言，擁護南美諸共和國的獨立。英國所以在這裏放棄她的「合法」原則，是因為她和南美的那些國家商務的關係日見密切，假使這些地方歸還了西班牙，於她就有極大的損失。坎甯所提議的聯合宣言，曾含有這種誓願：『我們的目標，並不是要自己來佔領這些地方的任何部分……我們實不能坐觀這些地方的任何部分，被他人侵佔去了。』

當時對於坎甯提議反對最力者，為國務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

他說，『坎甯的目的是在抵抗美國自己去獲得南美的西班牙屬地，故和她——英——連合起來，無異壓制自己，而給她一種實質的担保，而得不到什麼報酬……現在且不必問及歸併得克薩斯和古巴於我們的集體中是否有利，我們却至少要自由地去應付環境，斷不可給什麼條約把自己束縛起來。』至亞當斯之對於

聯合宣言係反對與英國聯名發表，而主張美國單獨去發表的。

可是當時的情勢，因俄國要求西北方領土以至第五十一緯度爲界，以及俄國商人計劃在加利福尼亞設立一個驛站等問題，更形複雜起來。一八二三年七月亞丹司通告俄國公使說：「我們特別地要來反抗俄國對本大陸的任何地域有佔有權，我們應繼續採用這一種原則，即：美洲這塊大陸，再也不能給歐洲任何國家，用作新歐洲的殖民地。」

這種意思，早在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門羅總統的文書中已包含着了，所謂門羅主義的原則，也就是在該文書中立了下來。門羅氏還藉言美洲與歐洲是有區別的，不能相符合的話，曾一再確定「不陷入錯綜聯盟」的政策。他所以要這樣來確定，係謂歐洲的政治制度，是不得擴張到西半球這方面來，而且殖民時代已經到了終點了。

「我們對付歐洲在戰事初期所取的政策，就到現在仍不變更，即我們不去干

涉他們各國內部的事情，而承認他們實際政府爲合法政府……但是關於美洲的各大陸，情勢却就很明顯的不同了，蓋因那些同盟國家，爲任其擴充他們的政治制度到我們大陸任何部分，是未有不妨礙我們的和平與幸福的；同時也不會有人相信我們南方的同胞，會去採取那種制度的。時機已經判明了，美洲從此以後是再不會作爲歐洲各國將來的殖民地。」

這種主義已代美國自己開闢了一條殖民和佔據這個大陸的道路。在馬的孫的意念中已經有這種思想：整個灣流都是美國的海領。而門羅的宣言，就是在對抗俄國侵佔西北的疆域。至其即時功效便是一八二四年，俄國與合衆國所訂的一個條約，指定由五十五到四十度的緯線爲俄國在美洲所有地南邊的界限。如是美國便得有所藉口，去要求那爲英國所爭執的俄勒岡(Oregon)地方的領有權。因此，門羅主義，真算洽合于美國領土擴充的需要了。

(三) 門羅主義之最初的實行

在各列強中視門羅主義爲對歐洲帝國的一種威嚇與美國領土和商業發展的一種表現的，卽爲法國一國，該國外交部長謝多勃良（Chateaubriand）曾宣說這種主義，『凡在美洲握有領地或商業利益的，都應共同起來反對。』至美國決意要實行這種門羅主義，於後二年就更表現得明顯。一八二五年時，曾謠傳西班牙將把古巴賣與法國。故當法國艦隊駛到古巴時國務院便立刻宣言說，『美國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是不許西班牙以外的任何國家佔有古巴或是拍托里科。』果然，法國艦隊也就撤退了。

當年那新解放出來的西班牙美利堅共和國，便在巴拿馬召集一個會議，並邀請美國列席。亨利克雷（Henry Clay）遂卽主張接受他們的請帖。但是據有奴隸的南方各州却羣起反對。他們反對的是古巴之解放黑奴，且也不願和他們所認爲黑

奴的海地和聖多明谷的代表一同在巴拿馬列席。且南方各州既已實際握有國家的政權，則合衆國的外交政策，就變成反對那新西班牙美利堅共和國了。這樣一來，便有一方面要來解放古巴與拍托里科——西班牙的殖民地；而另一方面——美國——却要牠們仍隸屬於西班牙。蓋因在屬於西班牙的時期中，合衆國可以來購買或以武力去征服他們的。如果他們得了自主權，則他們就要成爲美國發展的障礙。結果亞當斯總統終於派了幾位代表去——參與那在巴拿馬舉行的全亞美利加會議。乃代表們因南方的反對，未能如期到達，結果還是沒有趕到列入議席。

一八四三年時，古巴又成爲門羅主義的爭點。當時國務院因在韋白斯特 (Daniel Webster) 指揮之下，就更確定牠的方針，不許古巴改變政體，除非是合衆國認爲適於去把她歸併時，方才不加阻止。及至傳報英國軍艦取道往古巴開駛的時候，韋白斯特便這樣說，「西班牙政府之對於古巴，早已接受本政府的政策

與期望。這種政策，將是永遠不變的；本政府且已再三聲明過，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美國始終是不許英國的武力來佔據該島，如果有侵佔行爲，美國將罄其全國海陸軍軍力以保護之。」

門羅主義之直接引用於美國領土的擴充，是始自坡克總統（一八四五年）。原坡克之所以得當選爲總統，是因爲他擔保歸併得克薩斯，這地方是美國握有奴隸者從墨西哥方面佔了來，而將其當爲殖民地的。除此而外，他還擔保歸併俄勒岡。這個地方係西北邊居留民所要求過的。至關於英國對俄勒岡的要求，他曾於十二月二日通告國會說：「這是本國人民以及世界各國所深悉，本政府是從不干涉其他各國間的關係……同樣，我們要求歐洲，也不來干涉本大陸的事務，現在我們認爲適當時候，應一再申述門羅氏所宣布的主義，以及我對於這種主義是認爲一種良善而又穩健的政策這件事。」隨後因墨西哥戰爭的發生，以及得克薩斯的歸併，遂增加了奴隸握有者不少的領土統治權。那時坡克對於門羅主義的解

釋有美國武力爲後盾，有得克薩斯，新墨西哥，以及上加利福亞爲保障，故後來商議的結果，俄勒岡依舊歸美國所有了。

奴隸州既已將其勢力擴張到墨西哥灣和格蘭得河(Rio Grande)一帶，他們又想来實行併合古巴的舊計劃。一八四八年正月十七日坡克總統密令駐馬得里的美國公使散得斯(B. M. Saunders)向西班牙提議以一億元作收買古巴的代價。但是西班牙却沒有允諾。故從那時起一直到南北戰爭開始止，古巴的歸併問題，遂成爲政治爭論的焦點了。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五二年中間，一般美國專心於奴隸制度的野心家曾竭力幫助古巴人反抗西班牙。如是斐爾摩總統(Fillmore)遂發表一個宣言，禁止有組織的野心者去侵略美洲領土，並下令給紐約以及新奧爾良(New Orleans)等口岸的軍政當局防止那種企圖侵略的人們出境。

可是南方仍繼續幫助那班在古巴的野心家，故當他們中有些人被古巴的西班牙當局拘捕依法處置時，那反對西班牙人的暴動，便在新奧爾良暴發了起來，西

班牙領事館，也被搗毀了。那時南方各州的民氣是那樣激昂，以致英，法兩國均令自己艦隊，在西印度水上拒絕任何國具有野心的人民於古巴登岸。

雖然斐爾摩總統曾經禁止自己向外侵略，然而這時候——一八五二年——他又本着羅門主義的精神宣言合衆國認這種海軍的示威爲失策。當時法國公使就在他的答覆中提議說，如果將來西班牙放棄古巴，則該島的所有權或保護權，不應歸於世界任何擁有強大海軍的國家所有了。可是這個提議，却沒有得到合衆國的同意。

歸併古巴的問題，繼續地激盪着國人的注目。在一八五二年總統選舉競爭中，這個問題，卽爲爭論的要點。當南方各州正急於要歸併古巴，並企圖於古巴境內鼓起叛變時，致駛往該島的美國船隻，時常被西班牙當局扣留檢查。雖屢次提出賠償損失的要求，而西班牙政府却置之不理。一八五四年中皮爾司 (Pierce) 總統曾要求駐在西班牙，英國，以及法國的合衆國公使去斟酌各該國的意見與

徵求採取一致的行動，以協助那在馬得里方面所開的談判，這一半是把牠當作一種恐怖去謀解決，一半是來宣佈嚴厲的外交政策；可是這三個公使，都是從梅遜 (Mason) 和狄克孫 (Dixon) 底下放出來的人，就立即與奴隸的握有者接合起來，集議於俄斯坦德 (Ostend) 地方，發表宣言。那個宣言，係把要求賠償損失置於一邊，而堅持古巴的合併，

他們在俄斯坦德宣言中說：『美國應來收買古巴，因為她接近我們的海岸，應自動加入聯邦裏來，而歸其保護；再因為她握有美西西比河的要隘，為大宗貿易出海的大道；因為如不把她歸併於合衆國的版圖之內，合衆國是永不得高枕而臥，亦永不會覺得着安穩的。』又說：如果西班牙出賣古巴，那美國祇有訴諸武力，當時國務院就立即來辯駁這個宣言，但是古巴併合問題，仍繼續搖動了全國。後至一八五八年時，林肯——答格刺士 (Lincoln-Douglas) 辯論中的要點，即為這個問題；第二年在國會中經過不少時間的爭辯。

國內戰爭的暴發，遂把古巴問題擱置起來了。但是在別一方面，林肯政府因歐洲對於西半球的干涉，又重新給了他申述門羅主義的機會。一八二一年時，墨西哥已從西班牙取得獨立，但該國政府因自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九年遭遇着不斷的革命運動的暴發，竟使趨於破產的地步。致令一八六一年，墨西哥的國會，議決延緩外債的歸還。乃法，英，西三國，遂利用這個機會，訂立協約，同來索償。如是於十月三十一日，他們的戰船，就一齊把委拉克路斯的海關佔據起來，去徵收該國的關稅。結果西班牙和英國戰船還是依然撤退了，祇有拿被命第三，乘美國的內亂無暇他顧，故決定來建立墨西哥帝國，用以抵抗美國的南侵。曾推奧國太子馬克西米連 (Maximilian) 卽位爲王。迨美國內戰平息後，華盛頓的態度，到更加強硬起來。一八六四年四月四日，衆議院便通過一個決議，謂：『無論在任何歐洲烈強的庇護之下從事破壞在美洲大陸上的共和政體，而來建立君主專制的，是有違背了美國向來的主張，而爲其所不能容許。』及至第二年十餘萬

聯邦大軍休戰回來就駐防於墨西哥邊境。當時國務卿西華德(Seaholt)就來通告法國說：『法軍在墨西哥的表現與動作及在那裏所建的統治權，完全是出於威脅，而非出於墨國人民的心願，故對於合衆國，實有莫大關係的。』一八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法軍乃全部撤退，馬克米連因失去助力，致被處決，而他的帝國也就是這樣消滅了。

(四)商業外交

在南北戰爭以前，美國的外交政策，是根本建築在土地的發展上。這種政策，大半是受南方各州需要更多的奴隸區域的影響。內戰結果，北方勝利，奴隸勢力消滅，新的實業文明，就於是開始了。這種新的制度，是暫不需要什麼額外的土地的；蓋沿海岸，已有三千英哩的大森林曠地，鑛產，以及肥沃的田畝；再還有許多鐵道等須待建築，工廠須待設立，銀行亦待開辦。而且製造品又須大量

的增加，方能供給那正在發展的國內的市場。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年間，美國製造家已經達到在國內市場中，不能完全銷售他們的剩餘製造品的階段。故至一八八〇年時，美國對外貿易額，已有九億三千萬金元。一八九八年，又增至二十二億三千萬金元。關於這個時期變動的主原因，最近紐約銀行家信托公司出版的刊物上，述甚之詳，茲錄一節如下：

「在我們國家成立的第個一世紀中，我們生產者的目標祇在供給本國的需要。這種需要，已隨着人口而逐漸增高了。他們也願意讓國外市場——除了一部原料品自己有盈餘外——給先進國家的生產者佔領去。但年來我們製造業飛躍似地發達，因而完全變更了我們貿易的形態。我們再也不能墨守成訓，自給自足。我們如果能戰勝歐洲的生產者則那對外貿易的急迫，不但要來逼着我們去應付我們所獲得的需求，而且還要我們去尋覓最善的方法，以引起南美，俄國，以及東方的各市場對美國出產品的需要呢。」

「祇要能夠找到穩固的市場銷售我們所出產的貨物，則我們的發展，就可天長地久了……爲要使所投的資本應用到最經濟的生產上去，則我們的製造家，就要不斷地去尋求國外貿易之更大的出路，以便銷售我們所能生產的一切製品。」

合衆國爲對於市場的需要，遂注視到南美洲方面來了。共和黨的領袖兼產業界的政治代表者布梭(James G. Blaine)曾敘述美國政府的新商業政策如下：「我們爲要從和平中獲得勝利，我們就要特別地來和我們本大陸的各友邦，共同去發展我們的商業。……當着歐洲勢力逐漸在亞，非兩洲擴張他們殖民地的時候，卽爲本國最好的時機，去改良，去發展她對美洲各國的商業。蓋地球上沒有一處像那裏一樣，有這麼多地方可以取得；也沒有一處像那裏一樣，有這麼多地方沒有開墾。我們今後的外交政策，應爲一種最廣義的亞美利加政策，卽：和平的，友誼的，發展商業的政策。」乃布梭努力的結果——所謂「大姊妹」(Big Sister)政

策——便於一八八八年在國會中通過了一個召集泛亞美利加會議的議案。這個泛亞美利加會議，遂於一八八九年時居然在華盛頓召集了。布梭以國務卿的資格，當選為該會主席。他曾竭盡全力，要替合衆國在南美洲取得商業的霸權。因此，就來組織一個海關聯盟，俾合衆國在這聯盟中，要代替歐洲去做南美洲農業國的商品供給者了。又布梭以及國務院還想在西班牙亞美利加代美國商品開闢市場，故特來和巴西，洪都拉斯，尼加拉圭，以及那代表古巴與拍托里科的西班牙訂立互利的通商條約。

這個第一次泛亞美利加會議，却沒有什麼結果。合衆國也還沒有達到能輸出大量商品的經濟地位，去掌握南美的市場。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在南美已有大宗的投資與普遍的商業關係。而美國自己，尚須依賴歐洲的資本，去開發自己的財源，那還有餘裕投資到南美洲來？除此以外，還有一種為商業發展的阻礙的，是這個西半球的兩大陸間，缺少水陸之直接的交通。故一八八九年會議之

僅有的結果，就是當日泛亞美利加會議召集成功而已。

(五)近代帝國主義外交的破曉

一八七八年，是爲世界歷史上一個轉變的時期。「從這個時期起，歐洲各國的關係，受自身方面所發生的問題的影響較少，而受歐洲以外因爭奪殖民地與市場而起的鬥爭的影響較多。」那年柏林國會，就標明歐洲已走進近代經濟帝國主義的程途中去了。同年美合衆國在暗中簽訂了爲人所不注意的條約，也無形地預表美國已達到近代帝國主義勢力的第一個步驟。這個條約是和太平洋南部赤道以下的薩摩亞 (Samoa) 王國訂立的。依照該約，美國得有權利利用土土伊拉 (Tutuila) 島的巴哥巴哥 (Pago Pago) 海港，爲海軍根據地。而美國對於該王國的報答，是允許「如此後薩摩亞政府不幸與任何美國友邦的政府間有所爭執，美政府將願派遣專使去作圓滿的和解。」如是國務院遂利用這個條約去維持薩摩亞國家

的獨立，而防德國或英國的佔領。這一點在一八八五年中常駐薩摩亞的德國領事籍口已與馬利杜王(King Malietoa)訂了條約，於皇家別墅升起德國國旗時，美國立時提出抗議，即已證明了。第二年，美國領事，遂正式宣佈薩摩亞為美國保護國。可是他的這種行動，却立即為國務院所否認，並根據一八八八年華盛頓條約派遣一個委員會，前去調查爭端，以及和英，德領事訂立協約。乃剛於一八八九年時，情勢忽變得極其緊張，美，德，英三國的戰艦都停泊於薩摩亞水面，宣布開戰。不料這場海戰，竟給颶風把戰船驅入遁避所，而避免了。這樣一來，各國代表，就一齊來商議解決方法。結果是將薩摩亞變為英，德，美三國的保護國。從此，美國遂再向西擴張而離開她自己的海岸，橫亘一半海洋的水道，加入這個國際協約。至關於這個協約，依國務卿格勒善(Gresham)所說，『是有違背我們那避免與不在本半球範圍內的烈強訂立聯盟的傳統政策。』

薩摩亞問題，不過是偉大帝國主義運動剛形成前，一種不足輕重的事件。蓋

在那個時期，廣大的美國工業，正在本國儘量發展，其他，爲糖業等，也開始向古巴，拍托里科，以及夏威夷等處去擴張着。因此，美國的外交就隨之而有所變更。正如十九世紀前半期，美國外交政策，是着眼於土地的擴張，後來則着重於商業上面，俾得適應新興工業階級的需要了。至這種政策，現在還在竭力協助美國在國外——尤其是熱帶國家中——的投資。合衆國剛正達到那從前逼着歐洲國家向遠東與非洲進展的一種地步，故使以前僅爲求得市場與貿易出路的美國，現在却要來尋找投資的機會。合衆國自一八四四年特派迦勒卡醒 (Caleb Cushing) 來與中國要求通商後，遠東便一變而爲美國的一個重要市場了。且合衆國佔有世界上最長的太平洋海岸線，夏威夷又爲原料——糖產——的來源，亦爲美國資本得以投資的熱帶國家；而且也可當爲向亞洲發展貿易的一個階梯。這幾點，早在一八七三年時爲國務卿菲士 (Hamilton Fish) 所明白述說過了。

夏威夷島的美國種糖者既一再堅決要求合衆國去接收該島，故國務院遂以新

式經濟帝國主義所必需的戰略去整頓自己；如一八八一年國務卿布梭曾給駐夏威夷美國公使一封公文中說：「橫貫大陸南北，凡可為美國投資之地，均應迅速佔領之。這種進取精神，既已在南美取得鑛產，在墨西哥取得鐵道權，則尤宜迅速地在各處，甚至在海島中去尋找企業的機會」。合衆國既視夏威夷為已有之後，最先仍取觀望的態度，如在十九世紀前期對於古巴和南美洲一樣。又因認為有優先權利，遂在一八八八年中拒絕與英，法兩國同去保護夏威夷政府的獨立。

關於美國投資者如何指揮夏威夷革命，美國公使如何加以幫助，以及一八九八年最後該島如何併合於美國，已在另一章說過了。夏威夷的併合，既已表明為美國經濟發展中一個極大的變遷，所以美國公使的行動，就在外交政策中，也有同樣的改變。這種改變，是為適應美國在國外投資之所必需的一種外交的開始，正如那適應土地擴張與商務發展的舊外交政策一樣。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中，美國資本還是用來發展國內的工業與組織大規模的托辣司。雖然在美西戰爭以前，

曾有二個時機給合衆國重新確立門羅主義，以示合衆國在西半球有無上的威權，可是英國與委內瑞拉（Venezuela）間曾因對英屬基阿那的界線問題，發生爭執。至這個爭執的內容，係爲二萬方英哩的領地。委內瑞拉願將這個問題請各國公斷，但英却拒絕不理。及克利夫蘭二次當政時，國務院曾極力催促英國容納公斷之議。結果，克利夫蘭總統還是決定去干涉這個爭端。一八九五年國務卿奧爾尼（Richard Olney）便通告英國說：『今日之合衆國，事實上已執有本大陸管轄的權限，故她對於本大陸人民所下的諭令，便可算得是法律了。爲什麼緣故呢？這並不是因有純粹的友誼或良好的願望存乎其間，也不是純因爲她是文明國家，也不是因爲美國夙著公道與平等的特質，却是因爲牠那無限獨享的富源。有不得不屏除別國的分沾。』這種門羅主義之武力的擴張，在克利夫蘭總統遞給國會的公文中就曾加以保障。該公文係述及在西半球用強力擴張境界以取得土地，是侵犯了門羅主義。故他請求國會撥款供給一個委員會，去決定境界問題。他又宣言合

衆國應當去擁護該委員會的判斷，同時還加着說：「對於這種推薦，對我自負一切責任，並且也急於想實現將有的結果。」當時國會對於該項提案投票通過了。如是英，美兩國的輿情頓形激昂，戰事幾有一觸即發之勢。然而在該委員會調查尚未結束前，英國終於同意把那個爭論歸於公斷了。

(六) 戰線的延長

自美西戰爭暴發後，美國之急於要成爲近代帝國主義，即成爲一種事實了。戰爭的爭點，爲的是古巴要從西班牙恢復自治。至合衆國一向就注全力於佔有古巴，這點是早已說過了。內戰告終後，國務院對於古巴之主要的目標，是在發展商業和保護在該處的美商權利。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七八年戰爭的時期中，古巴曾發生過幾次暴動，企圖脫離西班牙而獨立。當時合衆國因想實行歸併該島，特以干涉來恐嚇。一八九五年中，在古巴暴發過對西班牙最後一次的叛變，並繼之以

殘酷的鬥爭。結果，竟使西班牙人畏縮了。

幾近一世紀來，合衆國除不斷地企圖歸併古巴外，其在古巴的投資於一八九三年時，即超過五千萬美元，貿易數額亦在一億元以上，債款則有一千六百萬之多。所以當一八九七年麥金利執政時，即開始和西班牙談判停止仇視的條件。

西班牙允許古巴實行自治，但是叛黨們却堅持要完全獨立；致一八九八年正月十三日，曾在哈瓦那發生反自治計劃的示威運動。乃美國總領事見勢不佳，遂電告華盛頓方面，請求派艦保護在哈瓦那的僑民。如是 *Marine* 軍艦即行派去，停泊於哈瓦那港口。那時極力主戰的 *Herald* 報，忽登載了駐美西班牙公使的一封私信。該信的內容，係批評麥金利總統「一味順從其本黨野心家的主張。」據國務卿黎氏 (*Day*) 說，該信是以詐偽的方法竊取得來的。可是該報却達到目的了。一般主戰的聲浪，一天天的增高。加以二月十五日晚上 *Marine* 戰艦又在哈瓦那海港被炸毀，死軍官二人，水兵二百五十八名。雖然沒有什麼證據可證明

有誰聯絡在古巴的西班牙當局計劃破壞該艦，但是該戰艦是給西班牙人所炸毀，自必無疑。於是主戰之聲浪更加喧囂塵上！

那時駐馬得里的美國公使正在討論美國購買古巴問題。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七日，他曾寫一封信給國務院：『如出於一戰，最後我們定能佔有該島。不過我們如能以相當的代價去購得，則可免去可怕的戰爭，以及浩大的戰費。』可是西班牙拒絕出賣；僅在回答麥金利總統對於與古巴的革命黨議和，以及由合衆國給以協助的提案中，允准把這問題和 *Maine* 軍艦的炸發事件，提出公斷，而將該島的治安，暫歸古巴國會去維持。再德，奧地利，匈牙利，法，英，意，^德俄等國的代表，亦正式向麥金利總統請求保持和平；教皇也極力勸服西班牙停止敵對行動。這個時候合衆國與西班牙間所有的爭點，已有一大部分解決了。美國已無人被拘禁於古巴的牢獄中；以移民為侵佔土地的政策，也停止運用；美國人的賤濟工作，得在該島進行；*Maine* 艦事件，願歸公斷；大赦准許實行。可是麥金利總

統於四月十一日把該問題向國會進呈的公文中，關於西班牙和平的提案，竟完全沒有述及。

總統的公文與國會的辯論表明合衆國對於古巴所持的態度，並非完全是合於人道的。參議院的議員們特來指明着，「本政府堅決申述有管理古巴最後命運的權利，業經七十幾年了。」該公文還贊同合衆國可以中立國資格根據以下的幾個立場，去用武力勒令停止戰爭：

「第一爲維持人道主義與制止那種野蠻的，流血的，飢荒的，以及其他可怕的災殃……第二我們應保護移居古巴的本國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的賠償……第三，因該島的荒涼，財產的損害，以及對本國商務的影響等，則我們的干涉，實屬正當。第四，尤屬重要，即目下古巴的現狀，是不斷地在破壞我們的和平，致大政府蒙莫大的損失。」

該公文又說：「美國商務受害甚大，美國人民所投於古巴的資本，幾損失殆

盡。」到底麥金利對古巴的真意是什麼，可在下面他所說的話語中看得出來：

「並非爲利益計，我主張本政府無妨在目前去承認所謂古巴共和國的獨立。如專爲合衆國得以去干涉該島的糾紛，而使歸於和平，這種承認則可不必。並且承認古巴任何特殊政府的成立，我們也負有一種國際義務，苟受第三國的干預，我們的行爲便取決於該特殊政府能否也得其他國家的承認這點。那末，我們就祇得來聽從這種趨向並認定和古巴祇有一種友誼聯盟關係而已。」

四月十九日國會曾通過一個聯名決議案，宣言「古巴人民依法是應該享受自由與獨立的權利。因而合衆國來承認古巴共和國爲該島之實際的合法政府。」並且還賦與該島總統，有調遣海陸軍的權限，以厲行該決議案中的各項條文。可是合衆國內有部分反對古巴歸併的意見，在塔拉修正案中 (Teller amendment) 已明白的表顯出來。該修正案宣說，合衆國從此除維持和平所必需的限度外，再不要求該島統治權，司法權，或管理權的掌握；並於歸還政權於該島人民時，

即將此種決議明白宣佈出來。兩天之後，總統下令封鎖古巴港口，戰爭因以開始。同時統率香港艦隊的司令杜威奉到了一個命令，囑其將所有艦隊開往屬於西班牙的馬尼拉海灣，去拘獲或毀滅在那邊西班牙的艦隊。

(七) 美國——東方的強國

解放古巴的戰爭已開始，而美國的艦隊派到菲律賓做什麼呢？一八九七年秋間，杜威司令謁見海軍總長羅斯福的助理秘書，請求給與亞洲艦隊的指揮權，以備對西班牙開戰。這種權限，他後來竟得到了。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差不多在戰爭開始兩月以前——，羅斯福曾電杜威說：「命令該艦隊至香港，裝足煤炭，如與西班牙宣戰時，該艦隊的責任即在於看守西班牙艦隊，使不得離開亞洲海線，以及進攻斐律賓羣島。」這個密令以及美國在斐律賓的權利的意義，直到四個月的簡單衝突，合衆國戰勝了西班牙後，而於一八九八年十二

月十日在巴黎簽立和約，以及一八九九年二月六日該約經國會批准時，才完全明白了。

那個和約，係規定承認古巴的獨立，將拍托里科，關島 (Puerto Rico)，以及斐律賓羣島讓與合衆國，而合衆國則以二千萬元與西班牙，作取得斐律賓的代價。當時美國的和會代表等所接到的訓令，以及後來對於和約的討論，均認爲取得斐律賓，剛適合美國工業與商務發展的需要。一八九八年八月十三日杜威司令在香港得到海軍部這樣的一個公文：『總統急欲得知關於斐島的情況，地方的需要，居民的特質，煤炭和其他礦產的數量，海港和商業的利益，以及海軍與商業兩方面的比較，那一方爲較有利，望你快快告知』。杜威司令回答說：『無論在任何方面，呂宋是急欲取得的，因該島包括有極重要的海口。馬尼拉最近北方，產有最好的煙草……也許更有富饒的礦產。……宿比格灣 (Subic Bay) 爲煤業和軍事上之最好的海港：水深，地險，易於防守。就軍事上說，蘇比格灣與馬尼拉城的

控制，與設立兵工廠於喀維德均屬極有價值的。『至奪取斐律賓之主要的原因，不但因為牠是原料的供給地，而且是爲對中國貿易一個極重要的要隘。蓋斐律賓之於美國，正如膠洲之於德國，香港之於英國一樣；同用於發展各該國在滿洲勢力範圍的根據地。』

自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八年美國輸入中國的貿易數額，爲六千二百二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元。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七係棉織品與煤油。自一八九〇年及至美西戰爭前止，合衆國輸入中國的貨額，增加了三倍。故一八九八年對中國的全部貿易價值，幾等於對歐洲全境——除俄國——的總額。關於斐律賓爲對華貿易根據地的價值，美國亞洲聯合會的祕書曾經這樣說過的：『如果我們在華沒有商務利益，則斐律賓的取得簡直是沒有絲毫意義……』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中，美國在華的商務與條約權利因當時所生的情況，很明顯的是大受危害。俄滿鐵路(Trans-Manchurian Railway) 協約規定俄國比其他各國少賦三分之一的關稅，我們的權

利就已受到損失。且當時情勢，因滿洲和遼東半島方面俄國勢力的威懾，以及牛莊商埠——該埠大部分的棉織物是由美國運進的——隨時有被俄國宣布爲自己帝國領土而將其當作自己的海關去徵稅的危險。總而言之，那是很明顯的，中國北部全境祇把主權一割讓，就可變爲俄皇的屬地。乃事情恰又這樣湊巧：合衆國輸入中國的棉織布十分之八與被單料十分之九以上，都要經過北方的三個商埠，即：天津，煙台與牛莊。因此，我國的製造業就不能坐視而無所表示。當時關於這種危險狀態，起來申訴的第一個團體爲紐約商會，該會於一八九八年二月呈遞請願書於合衆國總統說：「合衆國對華貿易，進展甚速，如無被他國政府所壟斷，則該國以後開闢的新市場，我們的貿易可預定更有擴充的餘地。」

紐約商會曾請求麥金利採行保障他們在華的重要利益的方法。這種請求（包括門戶開放政策在內，）便使麥金利給與巴黎和議代表這樣的一個訓令：「關於我們握有斐律賓的商業利益，美國政治界對之是不能漠視的。」

當時巴黎方面的代表團即來電復國務院，詳述斐律賓在經濟上的價值，尤其是關於糖，麻，煙草原料等類的。所以他們遂堅請從速購買斐律賓全島，以免德國將來在那處從事商業競爭。

(八)合衆國的命運

巴黎條約承認斐律賓，拍托里科，關島的取得，以及夏威夷與一九〇〇年時薩摩亞正式的歸併，遂使合衆國成爲世界的強國了。自十三州聯合以來，殖民地之管理問題，此時爲第一次的發生。在條約簽訂以前，代表團中的某代表曾執問華盛頓政府，謂「在美國的統系中，並無所謂殖民地行政，或治民政府的存在。」同時在提交於參議院某項提案中也引起來說過，依美國憲法，聯邦政府沒有取得土地而永遠作爲殖民地的權限。」但是這個提案却被否決了。那許多島嶼終於歸併起來。美國政府，也正式陷入於帝國主義的政策中去了。這種因取得

土地而生出的重大變化，頓引起了極深的反響，在帝國主義者與反帝國主義者的辯論中，也同時反映到了的。

擁護帝國主義者認為土地的擴張，是合衆國的「命運。」康涅狄格的參議員普拉特（O. H. Platt）曾在上議院說：「我們土地的怎樣擴張，完全是循着一種不可抵抗的發展規律的。土地擴張史，是我們國家進步與光榮的歷史，是值得驕傲，而不是可為悲怨的事情。我們應該樂受上帝給與我們的機會，使我們在那些與我們隔絕的地域中發展勢力，建設事業，發揚文化。」而對於帝國主義之一般的反抗，遂使巴黎和會代表團的一個代表，並兼任紐約報主筆的黎德氏（M. R. Reid）於一八九九年中遊說全國，藉以保障新領土的取得。他很着重於遠東方面的斐律賓，稱為美國商業發達最有希望的場所。他說：「現在太平洋，是在我們的掌握中；實際上，我們亦已取得這一邊海岸線的一大半，並且在散得維齒（Sanwich）與阿留西安（Aleutian）島中，還得有中途的根據地。所以現在擴張合

衆國的主權到斐律賓羣島去，就是爲保護我們在中國海中的利益，和在太平洋的那邊取得一種同等指揮地位，使於二十世紀時，我們可以得到雙倍的統治權與商務上的利益。苟將其運用適宜，且可使太平洋變爲美國的湖了……沒有人疑惑到我們商人從政治的優越地位中所取得的商業利益。有一班人否認『商務隨國旗而行』，但是他們却也承認如果國旗離開了，商務也是不會獨自存在。……且對斐律賓的與對華的貿易比較起來，簡直如一滴水之在一個桶裏面一樣，使無斐律賓則我們便無對華貿易之立脚地了。』

黎德氏曾敘述那指導他和巴黎其餘代表們的政治方略如下：『以往的政治方略，是用保護政策以發展我們國內的財源，現在和未來的政治方略，却在發展我們的對外貿易，和取得可銷售我們大宗盈餘生產產品的市場。我國今天是地球上最富裕的國家，我們的貿易價額，越過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總有二十億元之多……未來的世界金融中心將是紐約而不是倫敦了。』

赫起遜(Robert Hutcheson)曾對新興美帝國主義的產生，這樣敘述過：「不管我們的心願與需要如何，合衆國再也無孤立的可能，我們並不像在華盛頓時代那樣自由地可避免歐洲的糾纏。蒸氣與電氣已減去不少的空間，因而使世界各國如擁擠街市中的行人左衝右撞了。那陳腐的東方問題，再也不集中在君士坦丁堡，乃自西比利亞鐵道完成後，便轉移到旅順口去了。自從俄國尋到了那離我們西邊海岸線不遠的大海後，我們已和他對視了起來。鷹與熊那能相容？……南美洲柔弱的政府和落後的文化，終久是要消滅的，因水道的開闢，我們將可更快的和那些地方的人接觸了……我們應該去多加注意他們的未來命運。」當時國務卿約翰嘿也看到了這種新時代的產生，所以他說：「債務國已變成主要的債權國了。世界的金融中心，經過幾千年才從幼發拉的(Tuphrates)移到泰晤士(Thames)與塞納(Seine)，現在似乎在旦夕之間就將轉移到哈得孫(Hudson)來了。」



(九)門戶開放主義

斐律賓，拍托里科，關島等係在十九世紀末葉由帝國主義的掠奪方法去征服得來的。夏威夷是由鼓動革命的方法去取得的。合衆國已由帝國主義發展的政策中，又產生了許許多多政策，而施之於他的國外貿易和投資的主要場所——遠東與南美洲了。這兩處地方，在實際上，本爲歐洲的「勢力範圍」以及歐洲的保護國。

門戶開放主義是由滿洲的美國勢力範圍所發生出來的。在麥金利總統遞給那在巴黎與西班牙簽訂和約的代表的訓令中，曾經明白說過：「我們並不想在東方尋求與衆不同的特種權利。至於要求門戶開放，並非對我們一國而言，其他各國，自然也包含在內。」中國之分爲許多勢力範圍，惹起諾克斯於一八九九年九月間特發出通牒，請求對中國市場實行門戶開放。至關於門戶開放主義的起原與

實行，國務卿諾克斯曾經這樣敘述過：『隨着一八九八年和一八九九年中國幾處領土之租借於德，俄，法，英等國，並由這幾個國家以及日本，互換公文，承認各該國在中國幾省內具有特殊利益後，合衆國已從各該國得到一個宣言，擔保在各該國所謂權利範圍中之平等待遇，此外並於解決拳匪叛變之初，合衆國復向各握有權利國家說過，要求他們贊同保護中國領土的完全，與行政的統一，以及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合衆國爲保持這種原則，故對於哈爾濱市政府問題，對於沿奉天安東鐵路鑛產的開採，錦州愛琿鐵道的建築，以及提議使滿洲鐵路的中立等，均積極地從事活動；再對湖廣鐵路借款，也想取得參加權。』國務院曾經本着是種政策，特和美國銀行家極力合作，期以得到近東與遠東的各種讓與權。

斐律賓仍爲美國對於東方擴充商務和發展財政利益的根據地。最近某財政刊物上說：『獨立問題之商業的背境，是比任何決議都來得重要，從金錢上來說，就是國外投資問題。或東或西，商業不一定是隨着國旗而是一定隨着金元以及金

鎊與日金走的……在這一千七百英哩的半徑之內，陳列着那達到太平洋商業霸權的關鍵。向北，爲日本的橫濱，神戶，大阪等商業中心；再北爲大連天津等中國北部的口岸；從上海到廣州和香港爲中國的海岸線；再次爲貢西，盤谷（Bangkok）新加坡；再次爲在荷屬東印度的巴達維亞（Batavia）與蘇羅巴耶（Surabaya）——這許許多多的地方，都祇要五天的航程就可達到。如以馬尼拉爲中心，在二千五百英哩半徑內，幾乎占有全世界人口的半數。在這圓圈內包括那往西比利亞之太平洋門戶的海參威，往印度的亞拉伯海，以及往澳洲的伯斯（Perth）和比利斯本（Brisbane）的大洋。

（十）保護國

國務院一面標着門戶開放主義，幫助在東方與近東的美國國外投資者，一面又以門羅主義作爲對付南美洲——尤其是加勒比——經濟侵略之外交的門面。

「那穩固的，暗中的，不知不覺的，向南的國際關係的發展，事實上已變成國務院固定不移的政策。」美西戰爭之後，大宗的美國資本便狂湧似的衝進古巴，而合衆國因沒有答應不在古巴運用統治和司法權。依照伍德將軍所提議的魯特陸軍部長所詳細草就的，麥金利總統的國務院所討論過的，以及一九〇一年經國會通過的勃拉特修正案，古巴事實上已宣告爲合衆國的保護國了。就依照一九一九年一月十日國務院發出的公文，古巴在法律上的地位也係「一被保護的獨立國」罷了。

洽於勃拉特修正案把古巴變爲美國保護國以後，合衆國便開始解釋門羅主義對於商業機會的意義了。這種解釋，結局又把聖多明各與海地變成了保護國。當一九〇二年，英，德，意三國因企圖收回各該國投資者的債款起見，把委內瑞拉封鎖時，關於這種主義，曾經過一次重新的解釋，國務院還令駐委內瑞拉公使，勸誘該國把該問題請求公斷。時英，意兩國的軍隊已撤退了，惟德國獨自繼續封鎖着。如是羅斯福總統，遂通知德國公使說，除非德國撤退艦隊和接受公斷之

議，不然，美國戰艦便於十天之內，下令開往委內瑞拉。」結果，德國還是同意於公斷之議了。

(十一) 大棒政策

雖然這次的事件使門羅主義用於對付歐洲的勢力愈加鞏固着，而羅斯福總統還在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三日的常年政見書上說：如南美洲國家自身有過失行爲，合衆國並不保護使牠不受他國的處罰；但是這種處罰，要不以土地的取償爲限。」一九〇四年聖多明各發生財政困難時，他——羅斯福——先而用行政協約，後以條約方式，把牠建立爲一個保護國。在他一九〇四年的常年政見書上所規定的干涉政策，係言「長期的妄爲或是怯懦無能，而不足與文明社會作一種普通連繫的，在美洲，如同在別處一樣，是有賴於文明國家來干涉的必要。在這個西半球，合衆國對於門羅主義的堅持，可逼着她不問那種妄爲與怯懦之若何兇惡，還是要

去運用國際警備勢力。』這個「大棒」政策後來果以武力干涉的方式，應用到聖多明谷方面去了。隨着聖多明谷保護國建立之後，該島國的最大糖產栽植地，便歸美國所有了。美國投資者收買大批田地，取得藥物貿易的專利權。一九〇八年魯特就預言說：『合衆國的加勒比保護國，不單是聖多明谷與古巴；如果英國在海地與尼加拉圭的利益達到了同等的程度，則對古巴的那種干涉將同樣行之於這兩個地方。』他於一九二二年又對紐約商會說：『尙未取得墨西哥，中美洲，以及其他的那些島嶼，都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不久總會歸到我們的旗幟之下。』根據處置聖多明谷的方法，在一九一二年時，塔夫特政府，爲了 Brown Brothers & Co. J. and W. Seligman & Co. 和紐約銀行界的利益，又實行把尼加拉圭建立爲保護國；一九一五年時，威爾遜政府，又把海地建立爲保護國。聖多明谷，亦爲一九一一年時美國在叻都拉斯藉着那以摩爾根公司爲首的銀行團的利益，而實行外交壓迫的先例。當時在中國與南美實施「金元外交」的國務卿諾克斯總括政府

給與美國投資者的協助說了以下幾句話：『在一年中，合衆國總有好幾次要派兵到中美各共和國的商埠那裏去，用以保護外人的生命和財產。像這樣做去，是需要大宗費用的。據海軍部非正式的統計，每年政府要花費一百萬元以上的數額。』

（十二）美洲的直布羅陀

美國在他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中，取得了不少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優越地位。從夏威夷，薩摩亞，斐律賓的佔有後，合衆國就有了立脚地。從此，祇須有強有力的海軍，便可統轄整個的太平洋了。拍托里科既已歸併，古巴亦已變爲一個保護國，則開闢通過巴拿馬土腰的運河與通過尼加拉圭的另一運河，藉以貫通環繞亞美利加兩側的大洋的計劃，應來規定了。此後美國的外交，除了保護投資，債權，條約以及軍事勢力外，那在設立海軍根據地於加勒比區域，以便發展美帝國的勢力，那給與合衆國的巴拿馬運河管理權，而沒有引起過抗議的一九〇一年

嘿！朋舍夫特條約 (Hay-Pauncefote Treaty) 即表示美國對於加勒比的統治權，已得到歐洲各國的默認了。麥金利總統說，該運河的開闢，在美西戰爭後就擬定了。至開闢該河的目的，係專供『東西兩岸的交通可緊密連接起來，而為歸併夏威夷羣島與發展在太平洋中我們的勢力與商務的需要。』當該運河竣工時，美國鼓動巴拿馬革命後，世界地圖就有所變更。加勒比亦已變成商業與投資的重要中心了。此外，在一九一六年中，以武力強迫尼加拉圭簽訂條約後，合衆國又取得通過尼加拉圭的另一條鐵路建築權。至連貫的海軍根據地——從歧衛斯特，佛羅里達，並包含瓜拉那漢 (Guantanamo) (係與古巴簽訂條約所得取的，) 拍托里科，以及維爾京羣島 (一九一七年購買的)——已使合衆國得着加勒比全境的絕對統治權。一九〇七年與聖多明谷所訂條約，合衆國又取得在薩馬那灣建築海軍根據地的權利；一九一五年與海地所訂的條約，又在摩勒聖尼古拉斯取得同樣的權利；一九一六年布利揚察据摩洛條約，又允許她可在封舍卡海灣和附近尼加拉

主的穀島，建築海軍根據地呢。

關於海軍勢力的發展。門羅主義於一九一二年時就有所變化；因當時有種傳說，謂某日本貿易公司所買得土地，將給與日本在墨西哥的馬革達雷那海灣（*Magdalena Bay*）作爲建築海軍根據地之用。雖然這個傳說不久就證明是沒有根據，而參議院終於通過該院議員洛治的提案。該提案爲：『在亞美利堅大陸上的任何海港或地方，如有公司或團體用來給與美洲以外另一個政府而爲海陸軍駐紮地以助長其本國利益，而有阻礙合衆國的交通或安全的，則合衆國政府，決不坐視而不加以干涉。』

（十三）金圓外交

在塔夫特當政的時期中，國務院所給與美國投資者的協助，已進展到一種確定而明顯的政策。這種政策，即普通所謂金元外交。

這種協助已擴張到遠東，企圖取得財政與鐵路讓與權爲目的。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以摩爾根公司爲首的美國銀行團之努力於湖廣鐵路借款與滿洲銀行計劃。關於在中國實行的金元外交，塔夫特總統於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三日所給與國會的外交關係公文中說：『鼓勵在中國投資的政策，是在於使該國以自己的能力，去取得新生命的結果與門戶開放政策的實施。本政府素來的目標是在鼓勵美國資本的利用，使在中國的發展中，藉着條約的保證，去圖實際的改造。』同時，國務院也幫助着美財政家，侵入到尼加拉圭，洪都拉斯以及南美洲的各處。

門羅主義在加勒比區域中的作用，及其對於美國銀行界利益的關係，塔夫特總統曾這樣述說過：『那是很顯著的，門羅主義之在巴拿瑪運河的附近與加勒比界內諸地，比較在其他任何地方，要來得重要。……所以在該範圍內的國家，是不能容許有大宗的外債，以免國家財政的紊亂與引起國際間的糾紛。因此，合衆國很樂於鼓勵與協助那班願意出力的美國銀行界，去幫助那些國家財政上的恢

復。……中美與加勒比的共和國，俱握有大宗國富，他們祇要國內穩固，如有革新財政的工具，便可走入和平的，繁盛的新紀元，同時對我們的貿易，也會因而發達。』爲保護美國投資者的利益，便派遣了二千名以上的水兵與陸戰隊在尼加拉圭登陸。因有了這許多軍隊的駐紮，尼加拉圭政府遂得注全力於解決內部的糾紛，與消滅革命的醞釀。』

保護美國投資的政策使塔夫特政府去干涉尼瓜多爾（Ecuador）的內政，以求美國權利的安全。同樣，在同一年中，美國戰艦也駛往古巴，去保護美國投資的利益。金元外交，在弱小國家中常附以干涉的行動；其主要原因，塔夫特總統曾略略地述說過：『我們的外交政策固然分寸也不離開正義，但爲取得商品市場和投資機會以利兩國而來實行干涉的，並不違背這個正義呀！』

直接協助美國投資者的政策，到威爾遜政府時，仍繼續進行着，並且還加以擴張。例如，爲了聖多明谷改進公司而行之於聖多明谷，爲了Brown Brothers與

J. and W. Seligman 而行之於尼加拉圭，以及在一九一五年也爲了花旗銀行在海地等國中，都實行過武裝干涉。再國務院依一九一六年布利揚察摩洛條約，仍繼續統治着尼加拉圭。另一個干涉的例子就是一九一六年爲了在加勒比區域內的美國財政利益這個事實。這在國務院電駐古巴公使的訓令中，現露得極其明顯。該訓令中說：「國務院接到報告，謂英國資本家的將逼迫古巴國會租與自紐維塔斯 (Newitts) 至凱巴林 (Caribbean) 的鐵路讓與權。」

『你必須竭誠地去勸該國總統必須將此議案擱置起來，以便盡量地考慮與斟酌，着重那不屬於美國的，又不屬於古巴的資本，得加古巴財庫的負擔。』

這就是那經濟門羅主義的趨向中的一種固定的步驟。事實上，早在政府對美國煤油投資者的援助以前，威爾遜總統就把門羅主義實施到這種地步：合衆國將來不但反對歐洲在西半球取將領土，且亦反對外國投資者的插足。一九一三年合衆國政府阻止過英國煤油團在科倫比亞取得讓與權。不久之後，威爾遜總統便在

阿拉巴馬 (Alabama) 的摩比爾 (Mobile) 地方的講演中說：

『你們只聽到外國資本家在南美洲取得讓與權，你們却沒有聽到在合衆國內有外國資本家的讓與權。他們是不會得有這種讓與權，他們祇可以來投資……現今各國，因為他們的土地並非近世企業的主要場所，故不得已，在此情形之下來允許這種讓與權；那末，外國資本就很容易壟斷該國的國內市場。此種事態既係危險之至，自屬不能容忍的……我最歡喜看他們從那些情況之下解放出來，我們應該努力去援助他們的這種解放工作。』

(十四) 油權與干涉

在墨西哥的美國煤油投資，使得威爾遜政府於一九一四年實行政治的干預與武裝的干涉。那曾經幫助，並鼓動夏威夷，巴拿馬，以及尼加拉圭的革命，而完全照着那承認實際政府政策的合衆國政府，現在竟拒絕承認衛塔政府。原承認主

義係捷福遜所定下用以抵消歐洲神聖權利 (Divine Right) 主義與美國獨立宣言原則的，即各政府應由被治者的同意而取得其應有的權力。可是這種主義就首先爲羅斯福總統在聖多明谷的實例中，所未顧及到了。蓋他曾經對革命領袖們說過，假如他們革命成功，他們也不會承認他們爲合法政府的話的。當時因威爾遜的拒絕承認之故，遂於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日派遣軍隊到委拉克路斯，把該地海關佔領了起來。這種干涉，驚動了整個南美洲各國。那ABC團——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便急着請求和解。乃於五月二十日尼亞格拉 (Niagara) 會議的結果，便使衛塔離了職了。至八月喀朗渣將軍——一革命黨的首領——就前來執掌墨西哥的政權；但是費拉將軍與之爭權甚烈，無法調停他們的鬥爭，合衆國遂取斷然手段，於一九一五年十月承認了喀朗渣政府。如是費拉遂圖報復，特幾次來侵害在墨的美國公民。一九一六年三月拍幸 (Pershing) 將軍帶領軍隊，實行討伐，以致大軍均紛紛齊集於墨西哥邊境。當時在墨西哥的煤油，開墾，鑛產，橡皮第

企業中的美國投資者，就大聲要求着宣戰；可是威爾遜總統却採取一種「觀望」政策，直至準備加入世界大戰時，對墨西哥的戰爭便避免了。

在干涉墨西哥事實的背後就深藏着美國投資者對未開墾國家的掠奪，與合衆國政府對於他們協助的一頁史跡。那種政策，在美國資本達到相當數量的時候，就不斷地照着實行了起來。這種政策可說是一種外交壓迫，去用以變更那美國人握有讓與權的國家的法律與行政。在亨利雷因威爾遜 (Henry Lang Wilton) (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合衆國的駐墨公使) 於參議院委員會前的證言中說：「凡遇有機緣時，我便代表重要投資者，向墨西哥政府去交涉。但是這種種交涉，與國務院所去的訓令，竟毫不相上下。」約翰林得 (John Lind)，(威爾遜總統特派駐墨西哥的代表)，在一九一三年中也說過：「那些握有煤油權利的人……無不希望實行干涉。他們希望合衆國來到墨西哥，去保護他們以及他們的貿易，和他們已得的種種讓與權。」

一九一七年喀朗渣政府所採行的新憲法，其中第二十七條規定：

「(A)外國公司或個人，苟非拋棄其本國國籍，不得在墨西哥取得合法的鑛產，油井，土地或其他不動產。

「(B)無論本國或外國的公司，均不得在墨西哥擁有農業的，畜牧的或其他耕作地。如有公司已取得該種土地的所有權，政府得以國家公債去贖回。

「(C)經營鑛產，油井，工廠或其他實業的公司，其佔有土地，不得超過其直接所需之界限。此種界限，由聯邦或地方行政取決之。

「(D)外國公司或個人，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均不得取得國境六十英哩或距海岸線三十英哩內的土地或水上的所有權。

「(E)所有五金的，固體的，流動的，或煤氣質的鑛產的所有權，均歸於國有，而不得引用那本於舊憲法現行權利之規定。

「(F)自一八七六年所訂立關於取得天然財源的各種契約，現政府有權修改

之，行政部並有權宣告其無效。」第二十七條，並且更進一步地規定：「政府得依公共利益的需要爲限，隨時得向私有財產課稅，正如有權整頓天然財富的開發一樣……庶乎可以來保存牠們以便平均分配國家財富……」

「國家賦有各鑛產的直接所有權……」

「國家也同樣賦有領海權」

墨西哥企圖把天然財富變爲國有化的計劃，即碰着美國投資者的一種堅強的反對；結果使合衆國政府採取直接手段，來保護投資者了。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九日國務卿蘭孫訓令駐墨西哥的領事西里門 (John R. Sullivan) 說：「本院得有報告，謂該實際政府計議着頒佈一個法令，規定煤油國有；果屬事實，則向來從事於那種實業的美國人與其他外人之利益，將蒙極大影響了。速以明文曉示喀郎渣將軍，告以那種帶有沒收性質的法令如一旦施行，其危險情形在所難免。務請要求墨西哥暫緩施行，俾本院得以詳加考察。並請將該法令拿一份寄來。」至一九

一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國務院遂通告喀朗渣政府說：『美國政府，萬不能同意於在墨西哥的外人財產之直接或間接的被沒收。』

喀朗渣將軍爲使此天然財源國有的憲法發生効力，便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發出一個明令，命『對油區的地面課以一定的稅捐，同時對於地租贏餘從開採中所得的生產品等也一概課稅。』如是國務院又來抗議並宣言，『合衆國不能同意墨國以任何手續，或以賦稅方式或運用其統治權，而事實上則是來沒收私有財產與剝奪他人已得的權利的施行。』該明令曾囑咐各天然財產所有者，應編製一財產目錄，以爲其所有權之根據。但據多漢——美國在墨西哥的主要投資者——說，美國煤油公司因得了我們國務院的允許與建議，均拒絕編製。四月二日國務院又發出正式而嚴重的抗議，反對該項明令的執行，而謂大有損害與干犯美國人由合法手續所取得的私有財產權。隨後國務院又以威懾的言辭來說：『合衆國政府很誠懇地請墨西哥政府注意：如本公民在墨國財產有因上說明令之執行而蒙損

害時，則本政府爲保護職務所關，將出以必要的行動。」

(十五) 國務院——商業顧問

除掉依照條約去發展商業，取得海軍根據地，設立保護國，干預選舉，不加承認，以及利用海陸軍去逼迫債務者外，合衆國政府還充當那在中國，在近東以及在南美洲的美國投資者的商務辯護士。海軍之派遣於世界各國，其任務不僅在報告海軍上的事務，而以供給商務部以投資機會則尤爲重要。國務卿休士說：

「爲使美國在近東的權利於歐戰後得有充分的保護，合衆國遂設有代表滿佈其地；且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已有海軍駐紮於近東水面。直至一九二二年十月止。此種勢力，自二隻至九隻毀滅艦不等，外並加以其他各種小艇爲輔佐，這些船隻，對於國務院的代表及近東美國投資者的權利，實有無量的助力。」

歐戰開始後，資本大宗地輸入與盈餘的積集率加大，政府對美國商務——尤

其是美國財政，越是加意協助了。自從那一向與工商業迥異的財政，一變而為美資本家的主要活動的力量後，世界經濟生活的提高，即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反映了出來。當二十世紀初美銀行界的國外貿易尚在萌芽時期；大戰前，對中國與南美洲的財政投資已得有政府的協助；到大戰開始，合衆國便奪得了世界財政的操縱權。一種新時代的標記，就是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在華盛頓召集的汎亞美利加財政會議 (Pan-American Financial Conference)。當時出席該會的有合衆國及二十個南美洲國家的財政部長，以及銀行界的領袖們。這次的新會議祇代表一般預備投資於外國公債，鐵道，運河，公益事業，鑛產及其他天然財源的銀行家，正如布梭以前所召集的全美會議代表美國製造業與商業的利益一樣。此次新會議的目標，財政部長美加都 (Wm. Gibbs McAdoo) 在歡迎各代表的演講中說：

「現在我們要在合衆國與中南美洲的人民間造成一較密切財政關係的時期已成熟了。要使此次會議發生重要而永久的效果，本部長相信這是本會議諸代表所心願

的。因此遂邀請合衆國諸有名望的財政專家，以及商業界的領袖們，來和諸姊妹國的代表聚集於一堂。且本會議俱連續會議的性質，以便諸共和國代表，得與財政部諸代表從長計議，庶可得有完滿的結果。『實際上，那些銀行界中人，並非財政部長的代表，財政部長到是該銀行界的代表了！』

一年之後，新時期的趨勢，威爾遜總統又用了以下話語來明白說過：『時勢的變遷是不能計算的，……不管我們要不要，我們是必須加入世界舞臺上去。你們是否知道這種意義，即：我們在過去的兩年內，已由債務國變爲債權國了；我們現在佔有着全世界的餘金比以前還多；我們的商務從此將去協助和改進世界和平的大事業？至我們掌握全世界的財政，已至極重要的程度，不過那班欲掌握全世界財政的人，必先用他們的精神與頭腦去明瞭世界與統治世界。』

在大戰期中以及戰後，國務院和美國財政界已竭力合作，企圖取得在世界各國中的讓與權。最顯明的例子，便是一九二〇年的中國銀行團借款。關於這點，

合衆國政府担保在可能範圍內，『必來幫助在國外的本國人民得將所訂之可靠的平等契約的執行。』那狂熱般的活動，想爲美國煤油投資者取得讓與權，威爾遜與哈定倆人曾經都具着同樣的熱心和毅力去進行。煤油已成爲現代經濟組織操縱要素之一，各強國政府，莫不鈞心鬥角，圖謀世界煤油供給的掌握。某煤油大資本家曾經說過：『無論那個國家能利用煤油以操縱全世界的，同時他必也能操縱世界的商業。陸軍，海軍，金錢甚至全部人口，苟如缺乏煤油，簡直等於虛無。』但自發生了燃料革命，石油便變成外交的重要焦點，一九二〇年英國將取得米索波達米亞委託管理權的消息剛一傳出後，國務院立即提出要求：須准許美孚煤油公司在該地開採油礦。所謂門戶開放政策，在一九一三年因欲阻止英國油權之侵入哥倫比亞時，曾把牠丟在一邊。至一九二〇年爲美國煤油利益計，却又大唱特唱起來了。在美國公使所給與英外交部的第一次通牒中說，『美國的輿論有種不幸的印象，即大家都以爲其政府在佔有的領土上給與英國煤油投資者種種優越權

利，而不給與美國公司同樣權利，況且英國正預備着統有該地油鑛……合衆國政府深信有權去參與那種讓與權的討論，此不但因美國公民賦有這種現行的權利，而且也極符合美國政府素來所主張的平等待遇的原則。』這個通牒所提及的美國商人在近東的現行權利，係指支斯得爾讓與權，內包括着摩蘇爾部分，和美孚煤油公司所要求在巴力斯坦（Palestine）的權利。此外華盛頓政府曾爲了美孚煤油公司，繼續要求着均沾土耳其煤油公司——英，法，荷，三國財團——據爲權利範圍的摩蘇爾以內及其附近的煤油鑛的開採權。

國務卿科爾比（Baithbridge Colby）曾經通告英國說：『關於所報告的米索不達米亞的財源，供給了合衆國，英國，及其他各國的輿論當作一種經濟鬥爭的題目……因煤油的缺少，又逐漸增高商業上的重要，以及吸收未開發地方所深藏的富源，以供給世界不斷的需要，所以一定要把那各國所認爲公平的原則，應用到煤油實業方面，以便維持各國經濟關係之和平的處置。』

在威爾遜和哈定秉政時，倆人都拒却承認聖勒摩協約；蓋依此種協約，則土耳其煤油公司便可取得米索不達米亞油產專利權。但國務院活動的結果，美孚煤油公司就取得在巴力斯坦的開採權。至美國「非正式」代表在羅散 (Lansanne) 會議所竭力爭持的門戶開放，也是一直等到美孚煤油公司共沾着土耳其油公司的權利後，方才把爭端解決下來。

此外又為美孚煤油公司去爭奪荷屬東印度的丹比 (Djambi) 煤油礦的權利，這時國務院又自居於商業顧問的職位。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九日駐海牙的美公使宣示荷政府說：「將來大宗煤油的供給，定成爲我全國生存與財產上所不能或免的。因爲合衆國爲一工業國，長遠的距離足使運輸不便，且農業又大部依靠利用油產以省工。故在這種環境之下，我政府實沒有其他的出路，祇有來採取機會均等原則，規定外國資本如欲運用於美國領土之內，則該外國政府，亦須給與同種權利於美國公民。」

美國公使接着又以威懾的話來說：『如果這種機會均等原則不爲外國所容納，則那種有限的與純粹防衛的各項規定，也許是不足夠合衆國將來的需要的。』該通牒又說：『將開採油產之極重要的專利權賦與美國以外的外國資本，這對於美國實有重大的關係的。』然而無論如何，國務院的努力終不能阻止丹比煤油鑛之爲英荷公司所有。

在國務院與美國煤油投資者的合作中，已將多漢的勸告履行了。他曾經對參議院說：『爲實業的達展與人民的福利計，合衆國應保存美國人在世界各地所有或已取得的油產地。這種種油產地斷不容任何政府，無論是英國的，墨西哥的，或其他的，來加以沒收。牠們是應該保持着的。』

國務院與美國國外投資者間的密切關係，使得前者於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勉勵投資的銀行界對於承募債款有關連到別國的事務的，須於事前詳加考慮。當時國務院曾發出一個報告書，申述道：

「去夏哈定總統，某幾位閣員與美國投資的銀行界間所開的會議，政府對於在美國市場所募集的外國公債，均已詳加討論；並希望在該公債交易完成之前，得到充分的報告，庶政府於需要時，可發表對該項交易的意見。隨後銀行界就來通知總統，謂他們和同行者，均贊同政府的意見，並將遵照進行……在美國市場中所發行的外國公債，漸漸地會增高其重要地位……希望老於投資外債的美國商界，在相當期內，把主要事實，及重要的發展報告於國務院。担負責任的美國銀行界，將足以定奪何種報告他們應當去供給，及何時去供給等。……」

自從孤立以來，合衆國是經歷了很長的路程。除了土地的取得外，便是美國財政不斷地侵入實業落後的南美洲與亞洲的國家中去，甚至於侵入到發達到極高度的歐洲各國家中去了。至侵入的進行是爲資本的輸出。國務院對於這種種投資的協助方法：在南美洲則採取門羅主義；在亞洲，則採取門戶開放主義；在歐洲，則採取杜威司計劃的各種方式。

華盛頓軍縮會議，明示着合衆國是爲遠東方面一個優越的烈強。乃因英，日兩國爲其最大的勁敵，故她便利用四國條約以及中國銀行團形式之國際財政托辣司的組織，來代替勢力範圍的競爭，因藉以打消英日同盟，此實爲美國財政與外交的一大勝利。

對革命政府的承認而採行允許與控制的要挾，是爲美國外交協助美國投資者的一方法。差不多有一世紀，承認他人的實際政府，是合衆國的政策。惟在加勒比區域中美國投資者地位優越時，這種政策，才初次被她拋棄過。但現在又對着俄國實行起來，如同以前幾次對墨國所實行的一樣。至操縱這方面的，亦有時採用輸運或扣留軍火的方法。國務卿休士曾坦白地承認過，關於軍火的交易，美國拒絕依從澤門（Goblet）協約；因爲這個協約『會阻礙本政府出賣軍火給鄰近諸共和國的……』對於衛塔，合衆國扣留着該國實際政府的軍火，而來把牠們運給該國的革命黨；對於阿白里貢（Oregon），方法却又相反。一九二五年日

內瓦軍火交易會議，合衆國保留着得運輸軍火與任何政府的權利，至其他各國承認不承認，則一概不顧。

華盛頓與美國投資者間的關係，國務卿休士曾經宣述過，謂合衆國政府有時同意於保持借款担保品之監督的方法。監督的方法，已由國務院的代表，海軍長官，以及水兵等於強迫加勒比諸共和國簽訂條約，給與美投資者管理關稅，政府機關，以及強迫借款等，實地執行過了。海軍繼續統治着海地，及至一九二二年，還另行派遣了美國大員去督促一九一五年條約的實行。再美國駐在聖多明谷的軍隊，還是於當地政府簽訂一個條約，承認美國軍事佔據的法令以及對於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二二年美國銀行界所募的債款有了保障後，才在一九二四年時來撤退的。一九二五年美國戰艦雖退出尼加拉圭，但是統治權却還是由美國所指揮的警務官去把持着。且在這三個共和國，關稅全係美投資者去徵收。

自從一九一九年之後，商業顧問的國務院的活動力量，又來提出過抗議，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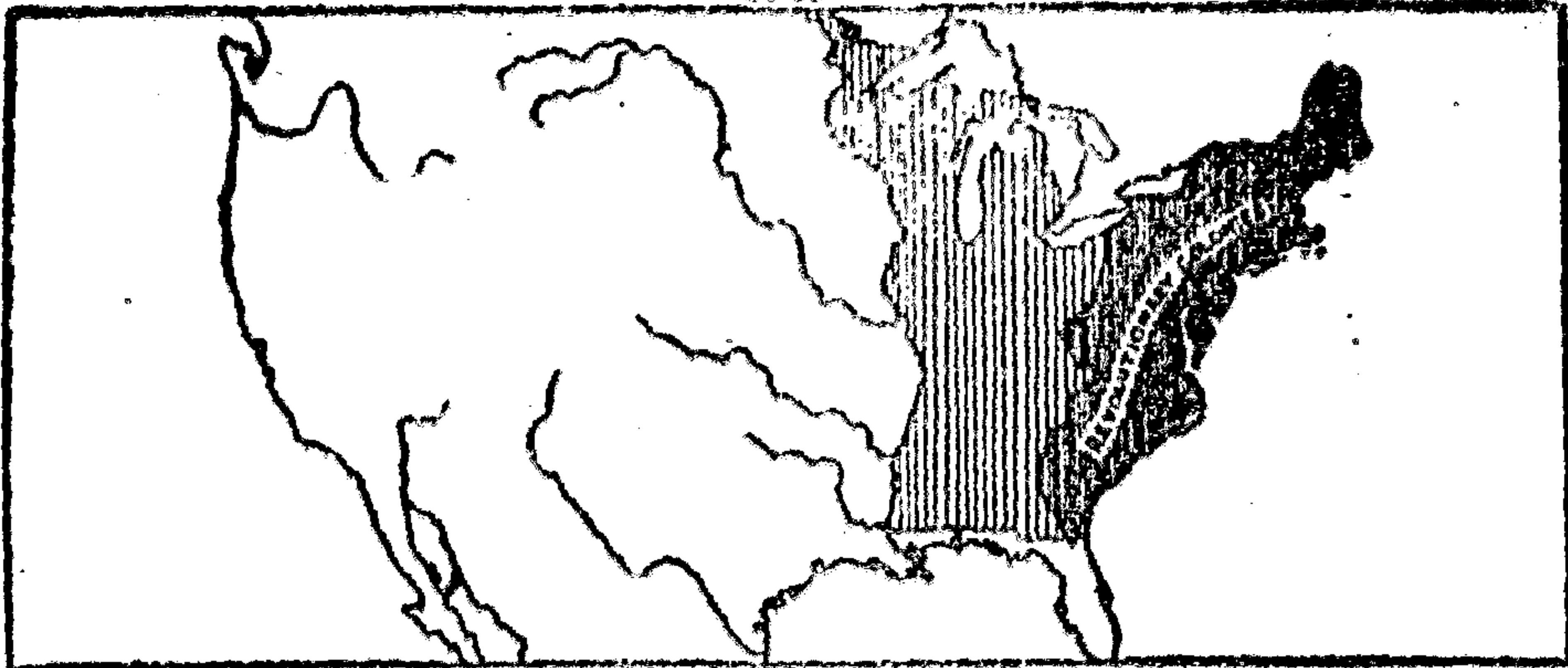
對沁克雷 (Sinclair) 煤油公司，將取得立脚地的波斯，變爲英的保護國；反對歐洲在米索不達米亞取得油的專權利；反對勒摩會議的決議，瓜分奧托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爲法，意，英勢力範圍，因此種瓜分，大有影響美孚煤油公司與支斯得爾團的權利的；反對荷蘭在東印度的不平等對待，因這種待遇，在該處的美孚煤油公司大蒙不利；反對法，日，在西伯利亞與滿洲，英國在高加索與北波斯之企圖取得俄國的權利，因在該處，摩爾根銀團藉中國銀行團之力已取得財政和鐵路權利，以及美孚與沁克雷有煤油權利的；反對英國與奧國企圖那給與瑙魯 (Nauru) 島委托管理權條約的破壞，和反對日本同樣企圖侵犯太平洋的雅浦 (Yap) 島；爲聯邦電報公司，反對遠東海底電線與無線電的專利；反對法國對摩洛哥不履行門戶開放主義；反對中俄關於中東鐵路的協約，因爲這條鐵路，自哈里曼來經營以後，美國財政就在設法奪取；得反對日本專有滿洲勢力範圍，因爲有不利於摩爾根銀行爲其主幹的新中國銀行團。

概括美國政府與美國財政界在南美洲的通力合作，就足以表明門羅主義已由文字的警告，進而入於武裝干涉與保護國的建立了。這包括着邊界的劃定；防止美國財政利益之被掠奪，以及協助美國財政從事掠奪別人的權利；再聖多明谷，海地，以及尼加拉圭的海關之美國人的管理；拍托里科的歸併，與維爾京羣島的購買；對中美及古巴之財政的歸併，並先後變為各種形式的保護國；武裝干涉，以保護債權或銀行界的利益，或煤油業的利益；三共和國獨立政府的消滅；鼓動巴拿瑪，哄都拉斯，以及墨西哥的革命；巴拿瑪運河的開闢；在尼加拉圭之運河河路的選擇，並圖取得第三條河道；選舉的干預；對不願為美國投資者所統轄的政府，去拒絕承認，對於那為美國投資者所贊助的政府，去極力協助；在瓜塔納摩，三馬納海灣，穀島，封舍卡海灣和聖多馬斯谷等處，取得海軍根據地；在美國長官指揮下設立本地警察，與英國殖民制度無異；為杜絕歐洲投資者與南美洲發生密接關係，又把門羅主義加以經濟上的新解釋，以實行其外交干涉；為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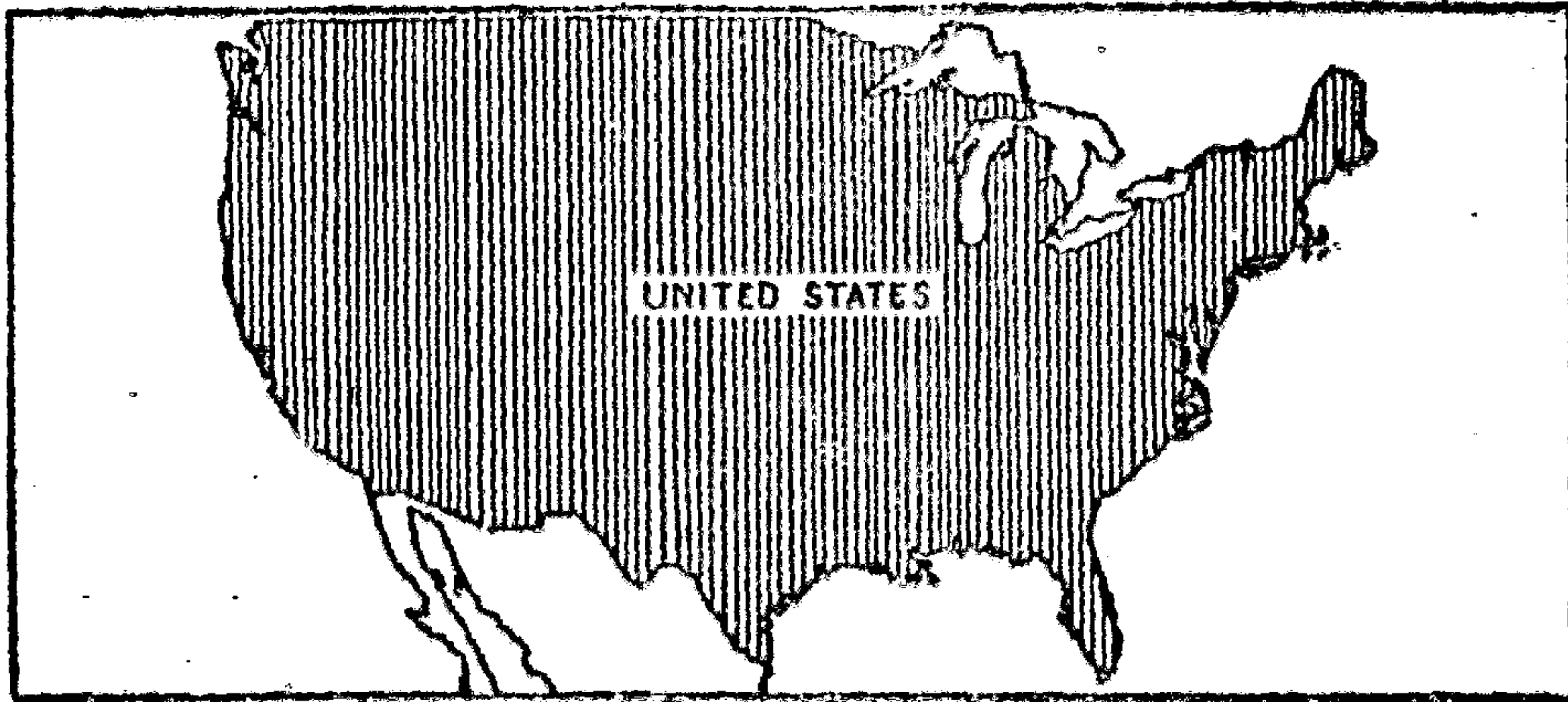
約銀行界積極尋求借款的生意；爲煤油投資者的利益，便繼續不斷地進行反對墨西哥把天然財富沒收歸國有的圖謀。

合眾國的領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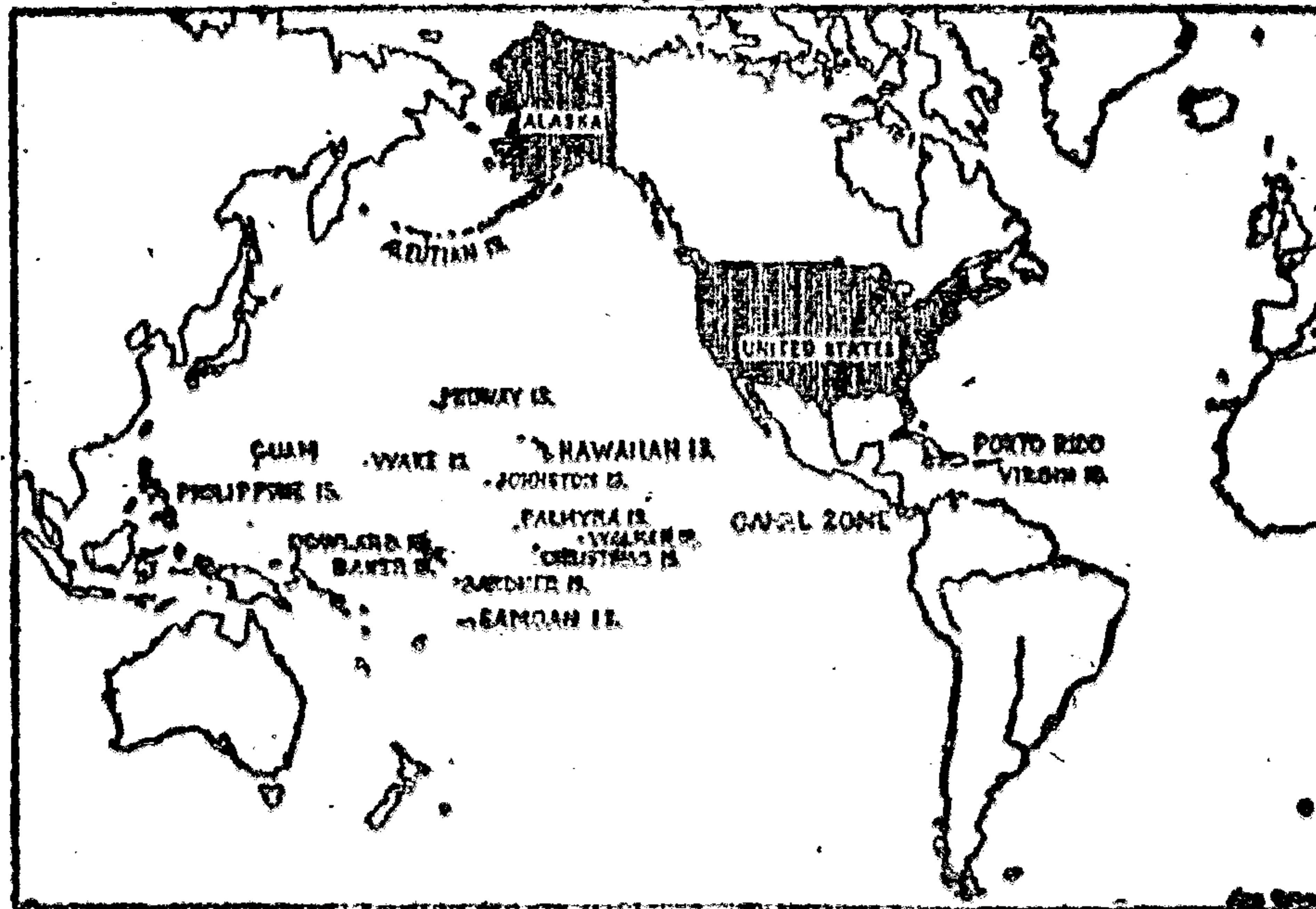
1789



1850



1924



一八九八年後合衆國的領土擴充表

名稱	年代	取得方法	土地的面積 (單位方里)	人口
夏威夷	一八九八	歸併	六,四五〇	二五〇,〇〇〇
古巴	一八九八	實際保護國	四四,一五〇	二,九〇〇,〇〇〇
拍托里科	一八九八	美西戰後的併	三,六〇〇	一,二五〇,〇〇〇
斐律賓羣島	一八九八	美西戰後的併	一一五,〇二五	八,五〇〇,〇〇〇
瓜汗	一八九八	美西戰後的併	二一〇	一四,五〇〇
薩摩亞	一八九九	與英德依條約歸併的	七七	七,二五〇
巴拿瑪	一九〇三	全部管理	三二,四〇〇	四五〇,〇〇〇

一八九八年後合衆國的領土擴充表

一八九八年後合衆國的領土擴充表

二

聖多明谷	一九〇七	財政監督	一八,五〇〇	九五五,〇〇〇
海地	一九一六	武力統治	一一,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五	財政監督	四九,五〇〇	七四六,〇〇〇
尼加拉圭	一九一三	實際保護國		
	一九一六	運河利權與 海軍根據地		
維爾京羣島	一九一七	讓與合衆國 購買所有權	一三二	二六,〇〇〇
合計			二八一,〇四四	一七,五九八,七五〇

後 話

尼埃林的著作，已多有譯成中文，惟真名著「金圓外交」一書，猶付缺如，故譯者不揣冒昧，特來於短促時間中把牠譯了出來，以供國人閱讀。

但譯者却有幾點是不能不向讀者加以申明的：

一、原書後面的附錄，譯者因迫於時間短促，且認為無甚關重要，祇好暫時省下，容日後有空再行補譯。

二、書中有極不關重要之處，譯者酌量省略，然為數極少。

三、原書中作者常引用別人的話語——無論是一句數句，或一段——均加有括弧。至這些話語的出處，作者均於書頁下端註明，譯者認為無關重要，一概從略。

譯 者 一九三〇年三月。

一九三〇年三月初版發行

——二〇〇〇

金圓外交

實價
四一元
角元

權 作 著 有

原 著 者	尼 福
翻 譯 者	埃 禮
出 版 者	林 門
	張 丘
	伯 瑞
	箴 曲
水 沫 書 店	

發行所

上海
北四川路
公益坊內
水沫書店

